張繼禹 主編

中華道藏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二四册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册主編　陳　静

華夏出版社

目録

001 墨子……一
002 孫子註解……九九
003 孫子遺説……二四九
004 公孫龍子……二五七
005 尹文子……二六七
006 韓非子……二七五
007 鬻子……四一一
008 子華子……四二二
009 鶡冠子……四四七
010 黄石公素書（魏魯注本）……五〇〇
011 黄石公素書（張商英注本）……五〇八
012 淮南鴻烈解……五一七
013 鬼谷子……七二三

001 墨子

經名：墨子。舊題墨翟撰。十五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版本：一、《墨子閒詁》，孫詒讓撰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簡稱《閒詁》）；二、《墨子校注》，吴毓江撰，孫啓治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簡稱《校注》）。

目録❶

卷一
親士第一
修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三
尚同上第十一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卷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卷九
非樂上第三十二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十
經上第四十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説上第四十二
經説下第四十三

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公孟第四十八
卷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第五十一闕
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闕
第五十五闕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闕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闕
第六十闕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備蛾傅第六十三
卷十五
第六十四闕
第六十五闕
第六十六闕
第六十七闕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第七十一

❶此目録係整理者據正文補。

墨子卷之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吴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内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

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

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謟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

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于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

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❶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埴❷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親戚不附，無務多業。舉物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物不博❹，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❷。名不徒生，而譽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

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黄則黄，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

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❻、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❼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❽，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瑶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絶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圜❿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⓫。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12]，豢犬猪，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

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12]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14]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侍[16]客，三患也；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仕者待祿，游者憂反[16]，君脩法討臣，臣徹驂騑，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17]，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騑，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

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18]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

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19]，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

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20]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21]，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内，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22]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23]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

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温，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税，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歛於百姓[24]絲麻，梱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25]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

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㉖。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

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是以㉗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㉗，欲㉗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

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㉚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衰㉗。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㉜：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

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㉝。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樂㉞，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卷之一

---

❶《閒詁》本『源』字下據王念孫説補『之水』二字。《校注》本據正德本改『源』爲『原』，『原』下據《初學記》第六補『之流』二字。

❷《閒詁》、《校注》二本『埔』字皆作『埔』。《校注》稱，《道藏》本作『埔』，形微譌。

❸《閒詁》、《校注》二本『傳』皆作『博』。

❹《閒詁》、《校注》二本『博』皆作『博』。

❺《閒詁》、《校注》二本『耗』皆作『秏』，《校注》曰：『畢云：秏，舊從耒，非。』

❻『山』，一作『由』。

❼《校注》『君』下依《治要》及《吕氏春秋》補『者』字，是也。

❽『肚』，畢沅本作『胜』。

❾『刁』，《閒詁》、《校注》皆改作『刀』。畢沅云：經傳或作『竪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刁』，非。

❿『圜』，一本作『圓』。

⓫《閒詁》本、《校注》本據王念孫説或別本並删『而可』二字。

⓬《校注》本『羊』上依畢沅等説增『牛』字。

⓭《閒詁》、《校注》二本皆依畢沅説『兼』下補『愛』字。

⓮『賊其』，《閒詁》、《校注》皆依他本校作『其賊』。

⓯『侍』，一本作『待』。

⓰王念孫校『待』作『持』，『反』作『交』。

⓱『五』，《校注》據正德本校作『三』。

⓲『餓』，一本作『饑』。

⓳『全』，《校注》依正德本改作『完』，近是。

⓴《校注》將《辭過》篇『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四十字移於『極』字下。

㉑『槨』，《校注》依正德本作『椁』。畢沅云：舊作『槨』，俗寫。

㉒《閒詁》、《校注》二本『費』上依正德本，《治要》補『凡』字。

㉓『賑』字，《閒詁》、《校注》依《治要》改作『振』。

㉔此四十字《閒詁》本删，《校注》本移於《七患》篇。

㉕『且』下《閒詁》、《校注》皆依畢沅、王念孫之説補『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十二字。

㉖『衣之』《閒詁》、《校注》依俞樾校作『之衣』。

㉓『是以』《閒詁》、《校注》皆作『足以』，是也。

㉘『餒』，《校注》依他本改作『餧』。畢沅云：『餒』，當爲『餧』。《説文》云：『餧，飢也。』

㉓『欲』上《閒詁》、《校注》二本依畢沅説補『雖』字。

㉝『止』，《閒詁》、《校注》依畢沅據他本改作『上』。

㉛《閒詁》、《校注》依王念孫據《治要》重『姦亵』二字。

㉜『曰』下《閒詁》、《校注》依王念孫説補『夫子曰』三字。

㉝『自作樂，命曰《九招》』，《閒詁》、《校注》依畢沅説補爲『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

㉞『樂』下《閒詁》、《校注》依王念孫校增『又自作樂』四字，是也。

墨子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

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

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

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政之本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❶，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而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

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❸，則由得士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愼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

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鬱❶，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鬱❶，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鬱❶，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

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❺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

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

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詬天侮鬼，賤傲❻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

散，室家喪滅，絶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

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

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哉？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善孰不善？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唯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善孰不善？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善孰不善？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唯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則此尚賢者政之本也。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者也。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❽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善孰不善？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善孰不善？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唯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則此尚賢者政之本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若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唯有骨肉

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

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傅說也，武丁之舉傅說也，雖舜也，湯之舉伊尹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竪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

曰：今也天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⑩。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而能者也。使不知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

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⓯。推而上之以⓬。

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⓯，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⓫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尚賢之爲説，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

❶「近」，《校注》據正德本和《治要》補作「遠近」。

❸「異」，《閒詁》、《校注》皆依他本作「富」，是也。

❸「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閒詁》、《校注》依王念孫據《群書治要》補正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

❹「鬱」，《閒詁》、《校注》二本依盧、王之説改爲「爵」。

❺「未」，《校注》據李本改爲「皆」。

❻王念孫云：「賤」亦當爲「賊」，「傲」當爲「殺」，是也，《校注》依之。

❸畢沅云：「究」，一本作「窕」，非。王念孫云：作「窕」者是也。《閒詁》、《校注》依王説改「究」爲「窕」。

❽「賢」下《閒詁》、《校注》依王念孫説增「爲」字，是也。

❻「言」，《閒詁》、《校注》依王念孫説改爲「之」。

❺以上十二字據王念孫説補。

❺以上八字據王念孫説補。

❿王念孫云：此五字與上文義不相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

❺王念孫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據王説移置於此。

⓫「上」字依王念孫説補。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❶。

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死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

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發政里之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説以亂哉。察鄉之所❷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説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之所是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死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

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爲唯知辯慧之人，固不可使治萬民，故選擇天下賛閲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

其國之義。

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

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説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

其❸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説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

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子❹何説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❺：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❻，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

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❼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

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

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文❽此。政以爲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

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

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

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之善非也。苟若❾明於民之善非，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説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蕩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説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

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❿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毁❿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毁，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毁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❿？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

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13]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14]，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

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15]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16]，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17]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

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18]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19]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20]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故當尚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21]譽令問[22]，與人舉事，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者有語焉，曰：一目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

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

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

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❶，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㉖察，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

墨子卷之三

❶《閒詁》、《校注》『是也』作『也是』，『是』字屬下句讀，然也。

❷《閒詁》云：『所』下據下文當有『以』字。

❸『其』上《閒詁》、《校注》據王念孫說補『鄉長治』三字。

❹『子』一本作『下』。

❺此下至『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有錯簡。《閒詁》、《校注》校作：『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舉事成，入守固，出誅勝。曰：何故之以也？曰：唯而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

❻畢沅云『事』下當據後文增『得』字。

❼『以』爲『吕』之誤。

❽『文』字《閒詁》、《校注》校作『反』，是也。

❾『民於』《閒詁》、《校注》校作『於民』，是也。

❿『苟若』《閒詁》、《校注》改爲『若苟』，是也。

⓫『賤』王念孫校作『賊』，是也。

⓬『毀』一本作『賞』，近是。

⓭『然』下王念孫補『則義不同也然』六字。

⓮畢沅云：『禍』一本作『偏』。

⓯『之』下畢沅據他本補『不善言之』四字。

⓰『天下』《閒詁》校作『國之』。

⓱『之』下畢沅據他本補『義』字。

⓲『禍』《閒詁》作『偏』。

⓳『是』下畢沅據他本補『其』字。

⓴畢沅云『義』字衍。

㉑『禍』《閒詁》作『偏』。

㉒『同』畢沅校作『用』。

㉓『先之』畢沅據他本校作『光』。

㉔『問』《閒詁》校作『聞』。

㉕『士』上王念孫據各篇補『上』字。

㉖『不』下畢沅補『可』字。

墨子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當察亂何自起？起不孝君父，所謂亂也。臣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

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遂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父子不相愛，則必相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父子不相愛，則必相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

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不以爲政，而士不以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❶羊之裘，韋以帶錢❷，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❸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胠❹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❻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蓋❼之水。北爲防、原、泜、滹沱、嘑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蓋❼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

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❽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

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⑪，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萬⑫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⑬，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⑫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獨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

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❶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

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

❶『牂』《閒詁》作『牂』。
❷『錢』畢沅校作『劍』。
❸『踐』下王念孫補『於』字。
❹『肱』畢沅據《太平御覽》校作『脇』。
❺『危』王引之校作『色』。
❻畢沅云：『曰』字衍。
❼『蓋』《閒詁》、《校注》皆作『孟』，是也。
❽《閒詁》『自』下補『生』字。
❾『事』，一本作『士』。
❿『難哉』王念孫校作『雖我』。
⓫『子』王念孫校作『乎』。
⓬『萬』畢沅校作『先』，云一本如此。
⓭畢沅『睹』下增『其』字。
⓮『君』，王念孫校作『者』。
⓯『即』下《閒詁》、《校注》補『取兼』二字。
⓰《閒詁》、《校注》『相』下依王念孫說補『愛交相』三字。

墨子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枹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義又甚，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❶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説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説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黑，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謂之❷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住❸而靡弊腑冷不及❹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絶，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勝數也。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絶，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雨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

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虚數於千，不勝

而人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飾攻戰者也言：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夫❻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故❼安而惡危，故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内，擊智伯，大敗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説將何❿？爲其上中天之利，而

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鬼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譽之。今天下之所同養者，聖王之法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説，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❶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鬪，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橈乎哉，罪死無殺！以譴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剥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粮食不繼僚，食飲之時，厠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

今還❷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説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

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揖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⑬至乎夏至⑭桀，天有皓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⑮命湯於鑊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⑯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王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緣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

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緊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吕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並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並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

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爲馬然。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强。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誁諸侯之弊，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並國之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臣務矣。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説，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其倍之，非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大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❶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❷。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

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

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與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僵禦、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

---

❶「君」下畢沅據後文增「子」字。
❷畢沅云「謂之」二字倒。
❸「住」畢沅據他本校作「往」。
❹「及」《閒詁》、《校注》作「反」，下句「及」字同。
❺「人」畢沅校作「入」。
❻「夫」《閒詁》、《校注》作「大」。
❼「故」畢沅校作「欲」。
❽「比」《閒詁》、《校注》作「北」。
❾「分」《閒詁》、《校注》作「爪」，是也。
❿「何」下王念孫補「哉」字。
⓫「愚」畢沅校作「鬼」。
⓬「還」《閒詁》作「遝」，《校注》作「逮」，二字通。
⓭同⓬。
⓮「至」《閒詁》、《校注》作「王」。
⓯「乃」上畢沅據《文選》補「天」字。
⓰同⓯。

術而起與？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❸，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❹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

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❺。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强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❻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❼於土塯，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

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

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

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

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❽夏，下潤濕，上重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

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既若此矣。

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❾。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焉諸侯死者，虚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印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紘挻、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殉從，曰：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絰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强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隰，顔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説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既已不可矣。

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説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隰，顔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

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説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

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説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行[11]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内續奚吾，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11]衆盜賊而治之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己也，治之説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

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説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伍，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者。無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

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説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净潔

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

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闐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埳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意亦使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輸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14]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15]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

❶「無」下王念孫據下文及中篇補「用之費」三字。

❷「多」下《閒詁》補「矣」字。

❸「之」下王念孫補「費」字。

❹「二十」二字《閒詁》校作「世」字。

❺本句《閒詁》校作：「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

❻「建」《閒詁》、《校注》作「逮」，是也，形近而訛。

❼「飲」王念孫校作「飯」。

❽「建」畢沅校作「逮」。

❾自「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至此，《校注》校作：「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貴、衆寡、定危、治

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誰賈，而使民非之，終身勿爲」。

⓯畢沅云：「行」字衍。

⓰「先」《閒詁》校作「夫」。

⓱「也以」二字畢沅據後文改作「之」字。

⓲「取」畢沅據《前漢書注》改作「則」。

⓳「秉」畢沅據《列子》、《太平廣記》改爲「渠」。

⓴「若」下王念孫據上文補「以」字。

㉑王念孫云：「謂」爲「請」之訛。

墨子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❶君子❷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

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義❸所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

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

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正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説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

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别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夫❹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别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謂之暴王。

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❺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❻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

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❼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説諸侯，下説列士，其於仁義則大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

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爲政乎貴且知者出也。然則義果自貴且知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偪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今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則夫天之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用❾足，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❿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

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❾此而已，欲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今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者何也？人不❿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祟也。若己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

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事天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

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

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爲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其子長，而無報子之德也。聚斂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

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爲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驩若愛其子，其子長，而無報子之德也。聚斂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

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爲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

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⑭而知也。

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⑮。觀其言談，順天⑯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然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君子，皆明於天正⑮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

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

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内，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

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18]，殺一[18]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20]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

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强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歛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

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

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㉓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大㉓夫以爲僕圉㉓胥靡，婦人以爲舂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綑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㉔，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爲正㉕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

故子墨子言曰：是賁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賁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賁白黑甘苦之別者哉。

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

❶『之』下王念孫據上下文補『士』字。
❷『君子』下王念孫以意補『之於』二字。
❸『義』畢沅改作『我』。
❹『夫』《閒詁》、《校注》作『天』，是也。
❺『色』畢沅改作『邑』。

❻「子」《閒詁》、《校注》作「予」，是也。
❼「義」下畢沅據他本補「政」字。
❽「大」畢沅改作「天」。
❾「上」畢沅校作「止」，其上王念孫補「不」字。
❿「用」上《閒詁》、《校注》有「財」字。
⓫「不」《閒詁》作「之」，是也。
⓬「憎人」下畢沅補「賊人」二字。
⓭「大」上《閒詁》有「處」字。
⓮「謂」《閒詁》校作「得」。
⓯「非」《閒詁》校作「行」。
⓰「天」下《閒詁》有「之」字，是也。
⓱本句王念孫「天」下補「之」字，「正」下補「天子」二字。
⓲王念孫云：「國」字衍。
⓳「殺一」下王念孫補「不辜者必有一」六字。
㉕「天」《閒詁》作「而」。
㉕「勁」畢沅校作「勁」。
㉕「大」《閒詁》校作「丈」，是也。
㉕「園」畢沅校作「圉」。
㉔「庫」上王念孫據上文補「府」字。
㉕《閒詁》不重「爲正」。
㉖王引之云：「馬」下脱「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十字。

墨子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一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强於聽治，賤人之不强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

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衆，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説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

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聞見神鬼❶有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

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愼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謀，若此之憯遬！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絶，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走❷。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❸。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祈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爲法乎？故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❻，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搖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之而橐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

君鮑之時，有臣曰祈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爲法乎？故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❻，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搖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之而橐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爲法乎？故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

何祭分哉。非爲❽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菆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以爲犧牲；珪璧璜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效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菑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

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❾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

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❿觀乎《商書》⓭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⓮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

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

賢而罰暴，則雖昔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也，奚以異此？雖昔者桀紂幽厲之亂天下也，奚以異此？

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⑮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罰，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

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蟜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⑯推哆大戲，主別⑮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

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⑱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强、力勇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

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則此言鬼神之所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毋⑲，非兄而姒也。今潔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⑳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

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

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具矣。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爲㉓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絇屨，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不主㉔。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㉕粟，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緂，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㉓布緂，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㉖粟，不足。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㉕粟，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緂，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㉓布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㉖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士君子就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就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㉕粟，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緂，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㉓布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㉖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士君子就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

⑭同注⑲。

⑮『現』畢沅校爲『見』。

⑲畢沅據《太平御覽》補爲『有勇力之人。』

⑲『主別』畢沅校作『生列』，是也。

⑱『芟』《閒詁》作『楚』。

⑲『毋』《閒詁》作『母』，是也。

㉘『特』上畢沅補『非』字。

㉑『譬之』至此，《閒詁》移下文『然則當用樂器』之下。

㉘『大』《閒詁》作『丈』，是也。

㉘『爲』下王念孫補『樂』字。

㉔『主』《閒詁》作『生』，是也。

㉘王念孫云：『升』當爲『叔』，叔與菽同。

㉖同注㉑。

㉘『細』《閒詁》校作『綑』。

㉘『日』畢沅校作『百』。

墨子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强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不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於❶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❷出國家、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

曰：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說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❼？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命以教誨，賞❽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❾，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❿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⓫，必不能曰我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

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驅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而罷⓬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心⓬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

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14]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原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騁田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桀紂而天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窮術之，此皆疑衆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力也。然今天[15]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

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脣呧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足以爲強必治，不強必危，故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不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不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緣，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户，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

取妻身迎，祇惴爲僕，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

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傳㉓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絫，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和㉓，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

有强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遠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

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窺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爲，恃人之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㉔者，皆嘗新矣，而古人㉕服之、則㉕君子也。然則必法㉓古人，然則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人㉓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强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雨㉓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㉓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群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

又曰：吾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己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

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㉛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㉓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33]，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貶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

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説，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好樂而淫人，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事，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容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34]。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及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吴，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吴。三年之内，齊吴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

孔丘爲魯司寇，舍公家而於[35]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争門關，決植。

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爲苟義[36]。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

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然就[37]，此時天下坡[41]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亦[41]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肹以中牟叛，求雕刑殘，莫大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

❶「於」上畢沅據下文補「在」字。
❷「所」下畢沅據下文補「以」字。
❺「王」《閒詁》作「主」。
❹「持」《閒詁》改作「特」。
❺「昔」《閒詁》作「也」。
❻「降」上王念孫據下文補「下無以」三字。
❼這兩句《閒詁》作「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
❽「賞」上《閒詁》補「明」字。
❾盧紹弓云「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十七字爲衍文。
⓳「一」字王念孫據下文刪。
⓳自「一不顧」至此，《閒詁》移至下文「內沈于酒樂而」之下。
⓳「罷」上畢沅據他本補「我」字。
⓳「心」畢沅校作「必」。
㉔「原」上畢沅據他本補「有」字。
⓳「天」《閒詁》作「夫」，是也。
⓳「升」王念孫校作「叔」。
⓳「當若有命者言也」《閒詁》據王念孫補爲「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
⓳「其」王念孫云衍文。
⓳「後」上畢沅據下文補「妻」字。
㉓「户」《閒詁》作「尸」，是也。
㉓「弗」下《閒詁》補「斂」字。
㉓「傳」畢沅據下文改作「儒」。
㉓「和」畢沅以意改爲「私」。
㉔「之」下《閒詁》依王引之校增「言服」二字。
㉖「人」下《閒詁》依王引之補「言之」二字。
㉖「則」下《閒詁》依王引之補「非」字。
㉖「法」《閒詁》據王引之校作「服」。
㉓「人」畢沅以意改爲「又」。
㉓「雨」《閒詁》作「兩」，是也。
⓳「傳」王念孫校作「儒」。
㉛「昔」王念孫校作「皆」。
㉓「用」王念孫校作「周」。
㉓「行易而從也」《閒詁》據王念孫校作「行明而易從也」。
㉔「儒」畢沅校作「博」。
㉓「可」下盧紹弓據《晏子》補「以補民」三字。
㉖「善」上畢沅據《孔叢子》增「公曰」二字。
㉓「於」畢沅據《孔叢子》校作「奉」。
㉓「曩與女爲苟義」畢沅據《文選》增爲「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
㊶「坡」畢沅以意校作「圾」。
㊶「亦」《閒詁》校作「亢」。「亢」古「其」字。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

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

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缶❶相

中，缶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

敬也。圜，一中同長也。行，爲也。

方，柱隅四讙也。實，榮也。倍，爲二

也。忠，以爲利而强低也。端，體之無

序而最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

也。信，言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

佴，自作也。纑，間虛也。誚，作嗛也。

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不

相外也。令，不爲所作也。攖，相得

也。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似，有以

相攖，有不相攖也。勇，志之所以敢

也。次，無間而不攖攖也。力，刑之所

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

處也。佴，所然也。卧，知無知也。説，所以明也。夢，卧而以爲然也。攸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而惡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謂、故。譽，明美也。名，達、類、私。辯，爭攸❷也。辯勝，當也。利，所得喜也。爲，窮知而儼於欲也。誹，明惡也。謂，移、舉、加。舉，擬實也。知，間❸、説、親。名、實、合、爲。言，出舉也。聞，博❹、親。且❺，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也。欲缶權合，缶、宜、必。功，利民也。同，重、體、合、類。罰，上報下之功也。利，且惡缶權害。賞，上報下之罪也。爲，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也。異，二、體❻、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久，彌異時也。守❼，彌異所也。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❽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諾，不一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誽音利。巧轉則求其故。大益。儇稹秖。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説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説，推類之難，説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説在宜。物盡同名，二與鬬，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夫與履。是也，説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説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❾。無欲惡之爲之。意未可知，説在可用過仵。景不益損也，説在宜。損而不害，説在餘。異類不比，説在量。知而不以五路，説在久。偏去莫加少，説在故。必熱，説在頓。假必詩，説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説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可擔，説在搏。景之小大，説在地缶遠近。宇進無近，説在敷。天而必缶，説在得。行循以久，説在先後。貞而不過。擢慮不疑，説在有無。合與一，或復否，説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説在宜歐。物一體也，説在俱一惟是。均之絶不，説在所均。宇或從❿，説在長宇久。而處於古，而異時，説在所義。二，臨鑑而立，景　到，多而若少説在寡區。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説在重。鑑位，量⓫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説在中之外内。使，殷、美，説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説在。荆之大，其沈淺也，説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説在因。以檻爲博⓬，於以爲無知也，説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説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説在可用過仵。景不從⓭，説在改爲。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説在建。住景二，説在重。非半弗斬，則不動，説在端。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説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説在嘗然。景迎日，説在博。缶而不可擔，説在搏。景之小大，説在地缶遠近。宇進無近，説在敷。天而必缶，説在得。行循以久，説在先後。貞而不撓，説在勝。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

之相召[14]也，說在方。契與枝板，說在薄。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倚者不可正，說在剃。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唱和同患，說在功。買無貴，說在仮其賈。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賈宜則讎，說在盡。以言爲盡誖，誖，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爲外內也，內說在仵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絫。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15]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16]，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仁，愛己者非爲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僈焉，等異論也。行，所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也，若爲盜。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服。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佴，與人遇人，衆惰。誚，爲是爲是之台彼也，弗爲也。廉，己惟爲之，知其也䎽也。所令，非身弗行。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力，重之謂下，與重，舊[17]也。生，楹之生，商不可必也。卧。夢。平，惔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譽[18]，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虒也。言也，謂言猶石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待時，若衣裘[19]。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事君。今[20]久，古今且[21]莫。宇，東西家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但止動。始，時或有

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鼃爲鶉。損，偏[illegible]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去[illegible]存，謂其存者損。儇，昫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祭從者，户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illegible]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必，謂臺孰[illegible]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圜，規寫攴也。方，矩見攴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有聞[illegible]，謂夾之者也。聞，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内。及，及非齊之及也。纑，虚[illegible]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illegible]。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攖不相盡。端。仳，兩有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厚可。法，意規負三也俱，可以爲法。佴，然也者民若法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若當犬。爲，欲雠其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雠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illegible]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爲窮知而儞於欲之理。雠脯而非恕也，雠指而非愚也，所爲與不。所與爲相疑也，非謀也。已，爲衣，成也。治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爲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咸，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灑謂狗犬，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之，聞也。方不廙，説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爲也。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二者盡也。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咸之爲，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爲，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霄盡，蕩也。順長，治也。鼃買，化也。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毋長少也。兩絶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爲姓，故也。賈宜，貴賤也。諾，超城負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

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負[51]，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疑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麋同名，俱鬬，不俱二，三與鬬也。包、肝、肺、子，愛也。橘茅，食與抬[51]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爲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爲非以人，是不爲非，若爲夫勇不爲夫，爲屨以買衣爲屨，夫與屨也。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舉不重，不與箴，非力之任也。爲握者之頗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蚓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52]之，使智也。疑蓬，爲務則士，爲牛廬者夏寒，蓬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51]也。鬬者之敝也以飲酒，若以曰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己爲然也與？愚也。俱

高，兩輪爲輣，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軶，而縣重於其前。是埽，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扡，或害之也。汙埽者不得汙[42]，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跨也。若夫繩之引軶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舶倚焉則不正。誰竝石絫石耳。夾帚者法也。方石去地尺，關石於其下，縣絲於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絶，引也。未變而名易，收也。買，刀輕則羅不貴，刀重則羅不易。王刀無變，羅有變，歲變羅則歲變刀。若鸞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讎也。其所以不讎去，則讎。缶賈也宜不宜，缶欲不欲。若敗邦鸞室，嫁子無子。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己爲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42]。謂有智焉有不智焉，若酒之於人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黰乎？應之曰：黰何謂也？彼曰黰施，則智之。若不問黰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天[44]常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47]，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若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42]。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黰乎？應之曰：黰何謂也？彼曰黰施，則智之。若不問黰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天[44]常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47]，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疒病之於疒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且[46]，必然。且已，必已。猶是也。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47]後已。均，髮均縣，輕[48]而髮絶，不均也。均，其絶

也莫絶。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臞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腲。使，令使也。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使，殿。荆沉，荆之貝也。則沈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事於屨，可用也。成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49]也。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斬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爲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斬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斬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偏宇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50]，必先近而後遠。遠脩[51]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一方貌盡[52]，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53]也。

盡貌猶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説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54]與馬不類，用牛[55]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56]。則或非牛或可，牛馬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窮無窮。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粹。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溥。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以牛有齒，馬有尾，説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54]與馬不類，用牛[55]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56]。則或非牛或可，牛馬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窮無窮。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粹。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溥。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以牛有齒，馬有尾，説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54]與馬不類，用牛[55]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56]。則或非牛或可，牛馬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窮無窮。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粹。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溥。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以牛有齒，馬有尾，説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54]與馬不類，用牛[55]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56]。則或非牛或可，牛馬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窮無窮。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粹。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溥。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

是狂舉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誖。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文焉。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❸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説也。

墨子卷之十

❶「缶」《閒詁》作「缶」。畢沅云：「缶」即「正」字。下同。
❷「攸」《閒詁》作「彼」。
❸「閒」字畢沅據《經説上》改爲「聞」。
❹「博」《閒詁》作「傅」。
❺畢沅云衍一「且」字。
❻畢沅云「體」前脱「不」字。
❸王引之云：「守」當爲「宇」之誤，是也。
❸「也」字畢沅據下文改作「之」。
❷俞曲園云：「循」當作「脩」，隸書兩字相似而誤。
❸「從」畢沅以意校作「徙」。
⓫王引之云：「量」爲「景」字之誤。
㊺「博」《閒詁》校作「搏」。
㊺同注❸。
㊹「召」王引之校作「合」。
㊺俞曲園云：「箕」當作「甚」。
㊺顧千里云：「恕」當從《經》作「恕」。
❸「舊」《閒詁》作「奮」。
❷「譽」《閒詁》作「舉」。
❸後「功，功不待時，若衣裘」爲重文，畢沅疑衍。
㉑王引之云：「今」字衍。
㉑「且」王引之校作「旦」，是也。
㊷「偏」下王念孫補「去」字。
㊺「去」下王引之補「或」字。
㊹「夫」王引之云當爲「矢」，是也。
❷「孰」《閒詁》作「執」。
❸「聞」畢沅以意校作「間」。
❸「虛」前王念孫據《經》補「間」字。
❷本句《閒詁》校作「端與端俱盡」。
❸《閒詁》「未」下補「可」字。
❸「負」《閒詁》據吴鈔本校作「負」。
㊺「抬」《閒詁》校作「招」。
㊷「吉」王引之校作「告」。
㊺「楯」《閒詁》據《經下》校作「循」。
㊹同注㊺。
㊺「止」《閒詁》校作「上」。
❸「庫」盧文弨以意校作「庳」。
㊺「柂」《閒詁》作「柂」，下同。
❸王引之云「於」下脱「中」字。
❸「亦」王引之校作「亢」。
㊹「如」字畢沅據意校作「加」。
㊹「心」畢沅以意校作「正」。下文「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的「心」字同。
㊹「汙」畢沅據上文校作「汙」，吴鈔本亦作「汙」。
㊹「也」《閒詁》作「可」。
㊹「天」《閒詁》作「大」。
㊹「木」《閒詁》作「水」。
㊹「且且」王引之云當作「且然」。
㊹王引之云：「工」下當有「而」字。
㊹「輕」下孫星衍據《列子》補「重」字。
㊹「件」張仲如依《經》校作「仵」。
❸張仲如云「行者」誤重。
㊺俞曲園云「脩」字衍。
㊺王引之云「貌盡」當作「盡類」。
❸「台」王引之校作「合」。
㊹盧文弨云「之」上當有「牛」字。
㊷「牛」下王引之以意補「有」字。
㊺《閒詁》無「可」字。
❸「於」《閒詁》作「與」。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

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騷❶，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爲己。

語經：語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

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爲辯。

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

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

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❷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

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

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

利人也，爲其人也。富人，非爲其富人也，爲其同也，爲其人❸。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

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之盜也，非今之愛人也。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

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

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

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❻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

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特❺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

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

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❻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蛇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

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之親若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❼，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❽以取之。是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❶❶。且愛盜非愛人也，愛盜人非殺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

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19]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爲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黄，則謂之牛黄；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20]。馬或自[21]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22]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22]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24]於白苦之毚，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22]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26]，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

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説書者説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20]，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20]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二[26]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20]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

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猶[21]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

文，行則譬於狗猶，傷矣哉。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譬大[32]王，是譬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譬大王，是譬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譬而不譬，仁[32]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

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

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譽就[32]，去之道苟，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見之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

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

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衛君無道，乃以石爲狂，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甚厚，設之於鄉。高石子於衛，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去而之齊，見子墨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鄉。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

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

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見之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疾不[36]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説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説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説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説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説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説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説子亦欲殺子，不説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蘜犧，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37]勝食也。見人之生[37]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37]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41]，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41]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

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

❶『䁾』《閒詁》校作『掔』，即捥字。
❷《閒詁》云『非欲之』三字當删。
[37]畢沅云：『也人』二字倒。
❹王引之云，『慮獲之利』當重。
❺『特』《閒詁》作『持』。
❻《閒詁》無『於』字。
❼王引之云：『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應爲『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
❽『有』下王引之據下文補『所』字。
❾王引之云：兩『害』字俱爲『周』字之誤。
❿王引之云：『視』當作『親』。
⓫『故也』王引之據下文校作『也故』。
⓬『殺』畢沅校作『然』。
⓭『同』下畢沅據上文補『類』字。
⓮『然』上王念孫補『不』字。
⓯俞曲園云：『失』爲衍字。
⓰王引之云：『待』前當有『不』字。
⓱王引之云：『後』下當有『爲』字。
⓲王引之云：此五字爲衍文。
⓳王引之云：『祭』下脱『人』字。
⓴此四字王引之云爲衍文。
㉑『自』畢沅以意校作『白』。
㉒『我』畢沅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作『子』。
㉓畢沅云：『子』上脱『子墨』二字。
㉔《閒詁》據《玉海》于『卜』前增補『雉乙』兩字。
㉕畢沅云：『人』當爲『又』，其前脱『乙』字。
㉖『諫』王引之校作『謀』。
㉗畢沅云：『此於』二字倒。
㉘畢沅云：『子』下脱『墨子』二字。
㉙『二』《閒詁》作『三』，是也。
㉚王念孫云：『子墨子』下脱『曰子』兩字。
㉛『狶』《閒詁》作『豨』，下同。
㉜『大』《閒詁》作『先』，下同。
㉝畢沅云：『仁』前脱『非』字。

㉞畢沅云：『所以』二字倒。

㊴畢沅云：『譽就』二字倒。

㊱畢沅云：『疾不』二字倒。

㊴『之』下畢沅據《太平御覽》增『不可』二字。

㊴『生』《閒詁》作『作』。

㊴『三意』畢沅據《太平御覽》改爲『四竟』。

㊶王念孫云：『禁社』當爲『蔟社』，下同。

㊶『視』《閒詁》作『祝』，是也。

墨子卷之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子墨子自魯齊即❶，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若藥然，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❷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

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

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❺，是蕩口也。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❹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去憎，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

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冕❺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❻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子墨子曰：今事❼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於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子墨子仕於❽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也❾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不若視負粟者

之[11]。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財[11]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爲[12]。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此君子之所疑惑也。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爲[12]。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攘粟也。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11]。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偏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

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忍，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忍、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⑯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⑰，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

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⑱冠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幽厲，繭爲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子曰：子以三年之喪亦非也。子墨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猶倮謂橛者不恭也。

子墨子謂公孟子曰：昔者聖王之父母、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喪之間，誦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

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㉑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㉒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㉓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人莫之好，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福爲善者富之，暴㉓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强良，不得福，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㉔？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子墨子曰：不得福，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㉕曰：不仕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曰：不能。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弟曰：子無㉖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求？

四弟曰：吾未㉗予子酒矣，子葬子父，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生以鬼神爲不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笑子，故勸子於學。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

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㉝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㉛？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强爲之㉜？

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告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㉝，猶愈亡也。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跛㉞以爲長，隱以爲廣，不可久也。

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

墨子卷之十二

---

❶畢沅云：『齊即』二字倒。

❷『君若』《閒詁》作『若君』。

❸『以遷行而常之』前王念孫據上句補『不足』二字。

❹俞曲園云：『者三』二字倒。

❺『一彘』前王念孫據《群書治要》補『一犬』二字。

❻『墨』畢沅校作『黑』。

❼『事』《閒詁》作『士』，是也。

❽『於』前《閒詁》有『人』字。

❾『也』畢沅據《太平御覽》改爲『之』。

❿『之』《閒詁》作『也』。

⓫『財』《閒詁》作『則』，是也。

⓬『而』前畢沅據《史記·日者列傳集解》及《事類賦》補『至淄水不遂』五字。又，『而反爲』之『爲』字《閒詁》作『焉』。

⓭王念孫云：『精』當爲『糈』，下同。

⓮『星』字王念孫據下文校作『筮』。

⓯『義』畢沅以意校作『戴』。

⓰『忽』《閒詁》作『忽』，下同。

⓱『慱』《閒詁》作『博』，下同。

⓲《閒詁》倒『用節』二字。

⓳王引之云：『亦』當作『亢』，下同。

⓴『治』前王念孫據下文補『國』字。

㉑『以』下畢沅補『爲』字。

㉒『以』下畢沅補『天』字。

㉓『各』王念孫校作『若』，是也。

㉔自『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至此，《閒詁》移于『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强爲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强爲之』下。

㉕畢沅云：『子』下脱『墨子』二字。

㉖『無』《閒詁》作『與』。

㉗『未』《閒詁》作『末』。

㉘畢沅云：『夫欲富貴者』下脱『豈曰我族人莫之欲』八字。

㉙『暴』前王念孫補『爲』。

㉚『而』下王念孫據《魯問篇》和《太平御覽》增『閉』字。

㉛『從』下王念孫據《魯問篇》和《太平御覽》增『入』字。

㉜自『夫義』至此，《閒詁》移至『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强爲之』下。

㉝畢沅云：『毀子』二字倒。

㉞『跛』畢沅校作『跂』。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吾願主君，之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❶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❷，願無可爲者。

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子墨子曰：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❸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❸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❹不至乎？魯陽文君曰：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貸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吾❸。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

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

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

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❻太祖廟諱上字其邪，而入其善，尚❼而無下比，以❽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❾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興❿爲是也。夫⓫者之恭，非爲魚賜也；蚔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糴，糴讎，則慍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天下而食之人矣⓬，盛，然後當一農之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有。子墨子曰：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

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14]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糴也。鈞之糴，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節用、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葬；國家憙[17]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16]攻；曰[17]擇務而從事焉。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17]，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17]，家厚於始也。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有家厚，謹祭祀鬼神。

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

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

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不然。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

子墨子閒耕柱子曰：子之於鬼神也，可謂忠矣，其賞我甚薄。耕柱子曰：我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諂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21]利則退其[21]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21]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曰[22]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之

備，退者鉤之，進者强之，量其鉤强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强，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强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强，賢於子舟戰之鉤强。我鉤强，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25]；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强，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强，賢子舟戰之鉤强。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24]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25]，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于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26]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説。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説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争，不可謂忠。争而不得，不可謂强。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

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25]，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25]，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25]，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

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25]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

守閒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第五十一 闕

墨子卷之十三

---

❶王念孫云：「函」當作「亟」。下同。

❷王念孫云：「非」下脫「此」字。

❸「敖」畢沅校作「敝」。

❹「亦」《閒詁》作「亓」。

❺「多吾」《閒詁》作「我多」。

❻「外」下《閒詁》補「匡」字。

❼「尚」下畢沅據《尚同》補「同」字。

❽「以」前王念孫據《尚賢篇》補「是」字。

❾《閒詁》據吳鈔本「謂」前補「所」字。

❿「與」《閒詁》作「與」。

⓫「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王念孫據下文校作「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

⓬「而」下《閒詁》有「以」。

⓭畢沅云：「與」下脫「不」字。

⓮「不」畢沅校作「奚」。

⓯「悬」《閒詁》作「悬」，下同。

⓰「非」下王念孫據上文及《非攻篇》補「攻」字。

⓱「曰」上王念孫據上文及《非攻篇》補「故」。

⓲「藿羹」王念孫以意校作「藜藿之羹」。

⓳此句《閒詁》據王念孫校補爲「今而以夫子之教」。

⓴《閒詁》倒「退其」二字。

㉑「利」下王念孫補「而」。

㉒《閒詁》無「曰」字。

㉓「速」下畢沅以意增「狎」字。

㉔「翟」王念孫據《太平御覽》改作「匠」。

㉕「巧」《閒詁》作「功」。

㉖「與」《閒詁》作「予」。

㉗「舍其文軒」之下，「鄰有短褐」之上，畢沅據《太平御覽》增補「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十二字。

㉘「方五千里」下，畢沅據《太平御覽》增補「宋之地，方五百里」七字。

㉙「爲與此同類」下《閒詁》有「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十一字。

㉚「楚」下《閒詁》有「王」字。

墨子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强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❶、突❷、空洞、蟻傳、轒轀、軒車，服❸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❺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間扁❻數令相接三寸，施土扁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爲

度，塹之未❼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户皆令鑿而慕孔。孔❽之。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

救車火，爲姻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塗之，持水麻升❾，草❿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一滲⓫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

門植關必環鍋，以鍋金若鐵鍱之。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一莧，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關人桓淺深。

挾斧、斤、鑿、鋸、椎。

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⓬，辟長六尺。一二步一答，廣九尺，表⓭十二尺。

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

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矢，節毋以竹箭，楛、趙、揳、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衛及攏樅。

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壁，皆可善方。

二步積苣，大一圍，長丈，二十枚。

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蠡大容一斗。

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瓮亦端，堅約弋。弋長四尺。

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

二十五步一⓮，竈有鐵鐕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爲湯。及持沙，毋下千石。

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傳之，夏蓋亦上。

五十步一藉車，藉車必爲鐵纂。

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

五十步一廁，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⓯，貍三尺，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

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鬬。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雨⓭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貍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爲坎。

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厠，與下同圂。之厠者，不得操。

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百步一攏樅，攏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衰殺之。

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軔居坫，出城十二尺。百步再⓰，再十壅，以木爲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⓰者百。

百步一積雜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

百步爲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術。

百步爲幽牘，廣三尺高四尺者千。

二百步一立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

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鬬。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

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⓭，貍三尺，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雨⓭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貍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爲坎。

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厠，與下同圂。之厠者，不得操。

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

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扒，扒勇勇必重。

士[19]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

城下州道内百步一積籍[23]，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

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吏士、一帛尉。

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閨門兩扇，令各可以自閉[23]。亭[23]尉，尉必取有序[23]忠信可任事者。

二舍共一井竈，灰、康、粈、杯馬夫[24]，皆謹收藏之。

城上之備：渠譫、籍車、行棧、行樓、到，頡皐、連挺、長斧、長椎、長茲、長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爲爵内[25]，三尺而一爲薪皐，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

瓦石：重二升以上，上。城上涉[26]，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焉，與涉同處。

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

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以蓋瓦後之。

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

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衘，使重室乎[23]子居卞上候適，視卞傕狀，與卞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

適人爲内[23]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23]，匝[31]而穴之，爲之且内弩以應之。

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蓋上之。不從令者斬。

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銻。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鬬，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32]。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23]深以廣，樓撕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34]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尺[31]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

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

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以蓋瓦後之。

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

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衘，使重室乎[23]子居卞上候適，視卞傕狀，與卞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

適人爲内[23]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23]，匝[31]而穴之，爲之且内弩以應之。

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蓋上之。不從令者斬。

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銻。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鬬，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32]。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23]深以廣，樓撕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34]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尺[31]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

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扒，扒勇勇必重。

士[19]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

城下州道内百步一積籍[23]，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

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吏士、一帛尉。

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閨門兩扇，令各可以自閉[23]。亭[23]尉，尉必取有序[23]忠信可任事者。

二舍共一井竈，灰、康、粈、杯馬夫[24]，皆謹收藏之。

城上之備：渠譫、籍車、行棧、行樓、到，頡皐、連挺、長斧、長椎、長茲、長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爲爵内[25]，三尺而一爲薪皐，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

瓦石：重二升以上，上。城上涉[26]，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焉，與涉同處。

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

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以蓋瓦後之。

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

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衘，使重室乎[23]子居卞上候適，視卞傕狀，與卞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

適人爲内[23]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23]，匝[31]而穴之，爲之且内弩以應之。

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蓋上之。不從令者斬。

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銻。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鬬，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32]。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23]深以廣，樓撕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34]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尺[31]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

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39]。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41]，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

宕[41]馮面而蛾傅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42]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41]，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

城持出必爲明填，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亦故人，乃亦稹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壍城內內[44]亦土直之。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丈五尺，地[41]，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鞄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40]迎之。

令陶者爲月明，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亦竇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41]，以不潔十餘石。

趣狀[54]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亦橐口，疾鼓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皋衝之，灌窯壁迎穴爲連。

鑿井傅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陝而爲鑿井，慎勿失。城卑內高從內難。鑿井城上，爲三四井，內新斬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爲頡皋，必以堅杖[39]爲夫，以利斬艾與此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二尺一柱，柱下傅爲，二柱共一負十一。兩柱同質，橫負土，柱大二圍半，必固亦負土，無柱與柱交者。

穴二窯，皆爲穴月屋，爲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爲葢，塗亦上，以穴高下廣陳[39]爲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內者

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爲窯，客[59]三員艾者，令亦突人伏尺。伏付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內予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予。內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予長七尺。穴中爲環利率，穴二。

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偏，已而移版，鑿一偏。頡皐爲兩夫，而旁貍亦植，而敷鉤亦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59]。

城上爲爵穴，下堞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爲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城莖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壟竈，入[59]壇苣長五節。冠在城下，聞鼓音，燔苣，復鼓，內苣爵穴中，照外。

諸藉車皆鐵什，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亦貍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爲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籍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

寇闉池來，爲作水甬，深四尺，堅慕貍之。十尺一，覆以月[60]而待令。以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藉車投之。爲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代[59]，代長七寸，我[62]間六寸，剡亦未。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犬耳施之。

備高臨第五十三

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挈爲人數。爲薪蕉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亦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

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亦中，上爲發梁，而機巧之，比傅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奈何？

子墨子曰：子問[59]？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64]，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之，技機藉之，奇器□□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

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杖[59]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圜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59]。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六寸，厚三

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爲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鹿卷牧。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入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爲高樓以射道，城上以答、羅，矢。

第五十四 闕

第五十五 闕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及[67]管酒槐脯，寄于大山昧棻坐之，以樵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亦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間衆，以弱輕强，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爲身薑。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土[68]吾城，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69]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陝爲度，環中藉慕，毋廣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儡，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間以鐫、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

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施劍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

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爲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

第五十七 闕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並船以爲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

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爲轥轀。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劍甲鞮瞀，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爲異舍，食亦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轥轀，決外隄，城上爲射撬疾佐之。

第五十九闕
第六十闕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爲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爲亦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窯竈，門旁爲橐，充竈狀柴艾，寇即入，下輔[75]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75]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大鋋，前長尺，蚤長五寸。兩鋋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亦兩末。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雅[75]穿亦穴，令亦廣必夷客隊。

疏束樹木，令足以爲柴搏[75]，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爲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强塗，毋令土漏。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爲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善塗亦外，令毋可燒拔也。

大城丈五爲閨門，廣四尺。爲郭門，郭門在外，爲衡，以兩木當門，鑿亦木維敷上堞。

爲斬縣梁，酌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爲外。鑿亦間，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

令耳屬城，爲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今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爲兵弩簡格。

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兩杖合而爲之輼，輼長二尺，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

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舄，下高丈，上九尺，廣、喪各丈六尺皆爲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爲寧。

城上爲攢火，夫長以城高下爲度，置火亦未。

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藜。

渠長丈六尺，夫長丈[75]，臂長六尺，亦狸者三尺，樹渠毋堞堞三尺[83]。

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爲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81]人下上之，勿離。

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

城上三十步一鬻[82]竈。

傅火[83]者必以布麻什[84]、革盆，十步

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85]。敝裕、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

城上十步一欽。

水瓶，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

爲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盆、蠱各二財。

使積燥處。令使守爲城内堞外行餐。

置器備，殺沙礫鐵，皆爲坏斗。令陶者爲薄瓶，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祕合束。

堅爲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刻亦一未。

爲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

救闉池者，以火與争，鼓橐，馮埴[86]外内，以柴爲燔。

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内弩，弩半，爲狗犀者環之。墻七步而一[85]。

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

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横行，高廣各十尺殺。

俚兩罌，深平城置板亦上，牉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揣若松爲穴户，户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户，户爲環，壘石外墐，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爲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85]，橐以牛皮，鑪有兩瓶，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有儀竄爲之户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

五十人。攻内爲傳士之口，受六參，約臬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亦穴，深到界[85]。難近穴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

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86]，以鉤客穴者。爲矩[91]矛、短戟、短弩、矢，財自足，穴徹以鬬。以金劍爲難，長五尺，爲銎、木尿；尿有慮枚，丈一，以聽穴者聲。

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傳置。具全牛交橐，皮及及圾，衛穴二，蓋陳靡及艾，穴徹熏之以。

斧金爲斫，尿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鑹、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

爲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横穴八櫓，葢具橐臬，財自足，以燭穴中。

蓋持醢，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盛醢置穴中，丈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醢上及以沺目。

備蛾傅第六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85]人强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以爲洎程，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止不止，後射既

疾，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傅之守邪？蛾傅者，將之忽[94]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迫之，燒答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傅之攻敗矣。

備蛾傅爲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璅敷縣二脾上衡，爲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難[95]。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

爲纍，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索大偏之，染其索塗中，爲鐵鑲，鉤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傅城，燒答以覆之，連筵，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間廣大以圉，犯之。鉏其兩端。以束輪，偏偏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爲旁，命曰火捽，一曰傅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傅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

城下足爲下說鑱杙[96]，長五尺，大圉半以上，皆剡其末，爲五行，行間廣三尺，狸三尺，大耳樹之。爲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蓐其一後。答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四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答爲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斲植以押慮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下之，爲上下鈐而斲之。

經一鉤、禾樓、羅石、縣答，植內毋植外。

杜格，狸四尺，高者十尺[95]，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

爲前行行棧、縣答。隅爲樓，樓必曲裹。土五步一，毋其二十畾。爵穴十尺一，下壤[95]三尺，廣其外。轉脯城上，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

凡殺蛾傅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毋使可拔。

二十步一殺，有壙，厚十尺。殺有兩門，廣[95]五步，薄門板梯狸之，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揭。

縣大[95]，四尺一椅，五步一竈，竈門有鑪[95]炭。傳令敵人盡人[95]，車火燒門，縣火次之，載[95]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侍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

敵引哭而榆，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之[95]必或，破軍殺將。以[95]衣爲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四

---

❶『穴』《閒詁》作『穴』。

❷「窅」《閒詁》作「突」。
❺「服」《閒詁》作「敢」。
❹「則」下俞曲園據下句補「猶」字。
❺「縣」下畢沅據《太平御覽》增「門」字。
❻「問扁」二字畢沅據下文改爲「門扇」。
❼「未」《閒詁》作「末」。
❽「孜」畢沅以意校作「孔」。
❾「升」王念孫校作「斗」。
㊴「草」王念孫校作「革」。
㊴「滫」王引之校作「涿」。
⓭「尺」《閒詁》作「丈」。
⓭「表」畢沅據《漢書》注校作「袁」。
⓮「一」下畢沅據《太平御覽》補「竈」字。
㊴「再」畢沅據《太平御覽》改作「井」。
⓰蘇時學云：「什」當作「斗」。
㊴「五」下王念孫據《褧守篇》補「尺」字。
㊴「雨」畢沅據意改作「兩」。
㊴「士」畢沅據意校作「土」。
㊾「籍」王引之校作「薪」。
㊾「閉」《閒詁》作「閉」。
㊷「亭」下王念孫據《太平御覽》補「一」字。
㊾「有序」王念孫校作「有重厚」。
㊹「夫」畢沅據《太平御覽》校作「矢」。
㊾「内」畢沅據意校作「穴」。
㊾「涉」畢沅校作「沙」。
㊾「卞」畢沅據意校作「亢」。下同。
㊾「乎」字畢沅疑衍。
㊾同注㊾。
㊴「本」王念孫校作「士」。
㊴「匝」王念孫校作「迎」。

㊷自「城四面四隅」至此，《閒詁》移至「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系繩，長四尺」以下，「大鋋，前長尺」以上。
㊴「也」王引之校作「池」。
㊹「交」畢沅據意校作「支」。
㊴「尺」畢沅據意校作「民」。
㊴「牧」畢沅以意校作「收」。下同。
㊴「代」畢沅以意校作「伐」。
㊴自「爲之奈何」至此，《閒詁》移至《備穴篇》「禽子再拜……或中人」以下。
㊴自「此十四者無一」至此，《閒詁》移至「各爲二幕二，一鑿而而罰嚴足畏也」之後。
㊾「本」王念孫校作「卒」。
㊾「宕」畢沅以意校作「客」。
㊷「大」《閒詁》作「丈」，是也。
㊾王引之以意校作「凡四千人」。
㊹同注㊾。
㊾王引之云，「地」上脱「下」。
㊾「内」《閒詁》作「穴」，下同。
㊾「疾」王引之校作「灰」。
㊾「翟」畢沅以意校作「習」。
㊾「予」畢沅以意校作「矛」。下同。
㊴「攸」畢沅以意校作「版」。
㊶王引之云，「徒」當爲「從」，兩字隸書相似而訛。
㊴自「侯望適人」至此，《閒詁》移至《備穴篇》。
㊴畢沅云，「杖」及「材」字之誤。
㊹「狀」畢沅以意校作「伏」。下同。
㊴「讋」《閒詁》作「讋」
㊴「傅火」二字王念孫校作「持水」。
㊹「什」王念孫校作「斗」。下同。
㊴俞曲園云，「十」字乃「斗」字之誤。
⓰「埴」《閒詁》作「垣」。

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
㊴「入」王引之校作「人」。
㊾「月」王念孫據上文校作「瓦」。
㊾「代」畢沅以意校作「弋」。
㊷「我」《閒詁》作「戈」。
㊴此句王念孫據《墨子》文例補爲「子問羊黔之守邪？」
㊹同注㊾。
㊾俞曲園云，「杖」當作「材」。下同。
㊾「斤」《閒詁》作「釣」。
㊾「及」畢沅以意校作「乃」。
㊾「土」畢沅據《太平御覽》改作「上」。
㊾「之」下王念孫據《墨子》文例增補「守」字。
㊴畢沅據《備蛾傅》於「門」上增「竈」字。
㊴「間」下畢沅據《備蛾傅》删「載之門」三字。
⓭「持」王念孫據《備蛾傅》校作「待」。
㊴「死」下畢沅據《備蛾傅》補「士」字。
㊴「雅」畢沅據下文校作「邪」。
㊴「縛」王念孫校作「縛」。
㊴「搏」《閒詁》作「摶」。
㊴「丈」下王引之據他篇補「二尺」二字。
㊴「樹渠毋傑堞三尺」王引之據《備城門篇》及《褧守篇》校作「樹渠毋傑堞五寸」。
㊴《閒詁》倒「一令」二字。
㊴「讋」《閒詁》作「讋」
㊴「傅火」二字王念孫校作「持水」。
㊹「什」王念孫校作「斗」。下同。
㊴俞曲園云，「十」字乃「斗」字之誤。
⓰「埴」《閒詁》作「垣」。

㊺自「大鋌，前長尺，蚤長五寸」至此，《閒詁》移於《備城門篇》「……斧亦兩端。三步一」下。

㊻「槀」《閒詁》作「橐」。下同。

㊼「界」王引之云當作「泉」。

●「微」《閒詁》作「徹」。

㊽「矩」《閒詁》作「短」。

㊾「斤」王念孫校作「斗」。

●「敵」《閒詁》作「適」。

㊿「忽」洪頤煊校作「忿」。

(51)「勿難」俞曲園據《備城門篇》和《備穴篇》校作「弗離」，是也。

(52)「杙」王引之據《備城門篇》校作「杙」。

(53)「尺」《閒詁》作「丈」。

(54)「壞」蘇時學據《備城門篇》校作「堞」。

●「廣」前畢沅據《備梯篇》補「門」字。

●「築」前畢沅據《備梯篇》補「勿」字。

●「大」《閒詁》作「火」。

●「鑪」《閒詁》作「爐」。

●「人」畢沅以意改作「入」。

●「載」上畢沅據《備梯篇》補「出」。

●「之」字畢沅據《備梯篇》改作「人」。

●「以」下畢沅據《備梯篇》補「白」字。

墨子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闕
第六十五闕
第六十六闕
第六十七闕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

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厨給事，弟之。

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❶人掌右閽，二人掌左閽，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墻，無以爲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鷄食其肉，斂其骸以爲醢腹，病者以起。

城之内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爲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擊緯。静夜聞鼓聲而謬，所以閹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謬則民不疾矣。

祝、史乃告於望四❷、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不脩義詳，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厦，必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問❸，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第六十九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黄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❹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莅旗，劍盾爲羽旗，車爲壟❸旗，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

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雚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

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六❻城，鼓八，舉六幟；乘六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郤解，輒部幟如進數，而無鼓。

城爲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

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眉❼。在他❽於左眉，中軍置之胸。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

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彉。於道之外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圜，高丈。爲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心❾爲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

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蓿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

諸守牲格者，三出却適，守以令召賜食前，予大旗，署百户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内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

靳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功王⑬。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菜⑪。多財，民好食。爲內牒，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⑫其旁，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近⑬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爲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

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而所以備姦也。

乃傅⑭城，守城將營無下三百人，里缶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窮巷問⑮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并守他門，他⑯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心，罪車裂。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⑰，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里爲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將之行，不從令者斬。

及會計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　自死罪⑱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

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

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里缶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窮巷問⑮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并守他門，他⑯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心，罪車裂。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⑰，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

諸竈火爲井㉑，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譁譁，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其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㉑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　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

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曆㉘、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産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

其疾鬬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内侯，輔將如今㉓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者守㉔，十人及城上吏北㉕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

吏㉖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勇敢爲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閲之，莫，鼓擊門閉一閲，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顔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悦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待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佔有功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

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合㉓有以執將。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爲人下者常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牧㉛，以屬都司空若候，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

客卒守主人，及以㉓爲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録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爲符，符合入，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㉓者，衣服，他不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鬼。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黄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㉓，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候以聞守，不牧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爲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

悉舉民室材木、凡㉜若蘭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

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

城外令任，城内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

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

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

宫府城下吏卒民皆[33]，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燔人，斷。諸以衆疆凌弱少及彊奸人婦女，以讙譁者，皆斷。

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爲答。若他以事於敵。

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苦[37]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産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理中家人皆相葆，苦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36]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

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37]城，上下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

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苦[37]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産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理中家人皆相葆，苦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36]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

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37]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内毁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鄗，署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斷。譽客内毁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鄗，署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横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

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内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黄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

守人㊳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入而藉之，狐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宫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

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宫之墻必三重，墻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墻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

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墻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

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㊴，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

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爲期，其在尊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㊵，令吏卒欺㊶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㊷、錢金，出内畜産，皆爲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

守入城，先以候爲始，得輒官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爲異官，父母妻子皆同其宫，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間，守宫三難，五尺爲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宫中，厚三尺以上。外環隅爲之樓，内環爲樓，樓入葆宫丈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負同所，給食之酒肉。遺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禄，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之，其不欲爲吏，而若贖士㊸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㊹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

受賞，而欲爲利[45]者，許之三石之候[46]。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禄、罪人倍之。

士[47]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48]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産。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爲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内，立其表，令卒之少[49]居門内，令其少多無知可[50]也。節有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51]，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52]，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53]可得汲也。外空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枚數。當遂記取之。事爲之券，書其枚數。當遂枚[54]木不能盡内，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

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爲埤踰時不寧，其罪射。謹囂驁衆，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有司不使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涓二人，夾散門内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56]。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厠利之。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爲羊坿，積土爲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坿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坿之政，遠攻則

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爲柱後，望以固。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云[55]。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56]不殆。

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繁下失、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賞審[57]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無使主慮恚癒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乃怠。衝、臨、梯皆以衝衝之。

渠長丈五尺，其理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渠答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

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爲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詎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閻術，可要塞及爲微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

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産、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唯弇逮[58]。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産，皆爲置平賈，與主券書之。

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其曹一鼓。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望見寇，鼓傳到城止。

升[59]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60]；六食，終歲十二石。升[61]食食五升，參食食叁升[62]，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

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

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小大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内，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乃積聚之。

城守司馬以上，父母[69]，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曰五閲之，上逋者名。

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69]者。墻外水中，爲竹箭[69]，箭尺廣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内亦内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

隊有急，極急[70]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

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

百步一隊。

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70]。

取疏，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爲。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鳥喙、祩葉，外宅溝井可寘，塞不可，置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

寇至，諸門户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牧其支[72]革、筋、角、脂、茴、羽。彘皆剥之。吏橝桐卣，爲鐵錍，厚簡爲衡枉。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元本空爲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茷。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

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内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内之。民相惡，苦議吏，吏所解，皆禮[72]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今給事官府若舍。藺石、厲矢、諸林[74]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爲解車以枱，城矣以軺車輪軜，廣十尺，轅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70]，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

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者[76]；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墨子卷之十五

❶俞曲園云：『三』當爲『二』。
❷《閒詁》倒『望四』二字。
❸『問』畢沅以意改爲『門』。『斗』，《問詁》，校爲『升』是。

❹『男』《閒詁》作『童』。
❺『壟』畢沅據《北堂書鈔》校作『龍』。
❻『六』畢沅以意校作『大』。下同
❼『眉』畢沅據《禮説》改爲『肩』。下同。
❽『在他』二字《閒詁》作『左軍』。
❾『心』畢沅據意校作『必』。
❿『功王』《閒詁》作『王公』。
⓫『棄』《閒詁》作『桑』。
⓬『心』王引之校作『止』。
⓭『近』畢沅校作『迎』。
⓮王引之云：『符』當爲『府』。
⓯俞曲園云，『乃傅』當爲『及傅』。
⓰『他』下畢沅以意補『門』。
⓱『罪』下王念孫補『以』字。
⓲俞曲園云『間』前脱『幽』字。
⓳『之』前畢沅據下文補『得』字。
⓴此句畢沅據《藝文類聚》改爲『諸竈必爲屏』。
㉑畢沅云：『吏部』二字倒。
㉒『曆』畢沅以意校爲『麾』。
㉓蘇時學云，『今』字當爲『令』。
㉔畢沅云：『者守』二字倒。
㉕『北』《閒詁》作『比』。
㉖《閒詁》無『吏』字。
㉗『合』畢沅以意校作『令』。
㉘『以』《閒詁》作『其』。
㉙『上城』《閒詁》作『城上』。
㉚王引之云：『之取』當爲『取之』。
㉛『牧』畢沅以意改爲『收』。下同。
㉜王引之云：『凡』爲『瓦』之誤。
㉝『皆』《閒詁》作『家』。
㉞『心』畢沅以意校作『止』。
㉟『苦』《閒詁》作『若』。
㊱『乃』《閒詁》作『及』。
㊲『不』《閒詁》作『下』。
㊳『人』《閒詁》作『入』。
㊴『報守上』《閒詁》作『上報守』
㊵王引之云：『占悉』當爲『占不悉』。
㊶王引之云：『欺』當作『敉』。
㊷『布』下王念孫以意增『帛』字。
㊸王引之云：『士』當爲『出』。
㊹蘇時學云：『官』當爲『宮』。下同。
㊺王念孫云：『利』當作『吏』。
㊻王引之云：『三石之候』當作『三百石之吏』。
㊼同注㊸。
㊽同注㉕。
㊾『少』《閒詁》作『半』，是也。
㊿《閒詁》『知可』二字倒。
(51)『望』下王念孫據下文補『見寇』二字。
(52)『入』下王念孫補『郭』字。
(53)『無』下王念孫據下文補『令』字。
(54)王念孫云：『枚』當爲『材』。
(55)王引之云：『伐』當爲『代』。
(56)『正』《閒詁》作『止』。
(57)『云』畢沅以意校作『去』。
(58)『乃』前畢沅據下文補『卒』。
(59)『賞審』二字王念孫據《備梯篇》校作『審賞』。
(60)『侯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唯弇逮』《閒詁》移至『守烽者事急』下。又，『寇至隨葉去』王念孫校作『寇至葉隨去之』。
(61)『正』畢沅以意校作『止』。下同。
(62)『又』畢沅據意校作『火』。
(63)『升』《閒詁》作『斗』。
(64)『升』俞曲園校作『四斗』。
(65)同注(60)。
(60)『升』下《閒詁》補『小半』二字。
(67)『母』原作『毋』，據《閒詁》改，下同。
(68)『疏』《閒詁》作『疏』。
(69)『箭』《閒詁》作『箭』。下同。
(70)《閒詁》云，『急』字疑衍。
(71)自『先行德計謀合』至此，《閒詁》移入《備城門篇》『時召三老在葆宮中者，與計事得』下。
(72)『支』畢沅據意校作『皮』。
(73)王引之云：『禮』字當爲『札』。
(74)『林』畢沅據意校作『材』。
(75)蘇時學云『四（原稿脱）高尺』當作『高四尺』。
(76)『者』畢沅校作『也』。

（鄒桂良、郭沂點校）

002 孫子註解

經名：孫子註解。又名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版本：一、宋本十一家孫子注。二、諸子集成本《孫子十家注》。三、郭化若譯《十一家注孫子》。

目録❶

卷一　計　篇
卷二　作戰篇
卷三　謀攻篇
卷四　形　篇
卷五　勢　篇
卷六　虚實篇
卷七　軍爭篇
卷八　九變篇
卷九　行軍篇
卷十　地形篇
卷十一　九地篇
卷十二　火攻篇
卷十三　用間篇

❶此目録係整理者補。

孫子註解卷之一

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❶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計神加德宮，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❷論兵，亦以計爲篇首。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爲篇首耳。王晳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衆、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内，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强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隃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堯臣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晳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晳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晳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為其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曹操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為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

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皞註同杜牧。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士民，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為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訛偽，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共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賈林曰：將能以道為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晳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月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鬬閒興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

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退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為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為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為絕紀，向山坂陳者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❸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今可目睹者，國家自元和已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

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太公曰：不然。黃帝所謂刑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天不助人，且避之。崔浩曰：千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為一琀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

行止也。周瑜為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敘之也。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賈林曰：讀時制為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王晳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敘之也。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賈林曰：讀時制為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為誦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

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為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晝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❹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為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為誦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

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斷，嚴能立威。王晳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厮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夫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將宜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厮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曹操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筭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晳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曹操曰：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已上五事，人人同聞；但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張預曰：道，路也。主，掌也。用，爵賞也。道，路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厮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已上五事，人人同聞；但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官長也；道，糧道也；主，主將也；用，軍用

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道德也；必先考校兩國之君，誰知誰否也。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而不能强諫是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王晳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也❺。梅堯臣同杜牧注。王晳曰：若漢王問魏大將柏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之類是也。張預曰：察彼我之將，誰有智、信、仁、勇、嚴之能❻。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操李筌並曰：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梅堯臣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王晳同杜牧註。張預曰：審察地利。王晳曰：知誰兵器强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晳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强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法令孰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牧曰：縣法設禁，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杜佑曰：發號出令，校孰下不敢犯。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王晳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❼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吕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為如此？

兵衆孰强？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為强，卒衆車多為强。梅堯臣曰：内和外附。王晳曰：强弱足以相刑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為然？

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明開合，知進退，閑馳逐，便弓矢，習擊刺也。杜佑曰：知誰兵器强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晳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强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晳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録；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

於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賈林曰：以上七事量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操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之，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皞曰：孫武以書千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闔閭，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自為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千吴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晳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吴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曹操曰：常法之外也。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勢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筭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已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内，為勢於外，以助成勝。王晳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為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利勢，須因敵而為。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操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筌曰：謀因事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王晳曰：勢者，乘其變者也。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李筌曰：軍不厭詐。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王晳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

塵，欒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婁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衆，械婁敬于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祖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鷙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若孫臏減竈而制龐涓。王晳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嬴師誘❽高祖圍于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如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公從之。公乃引軍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杜佑曰：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誑耀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梅堯臣曰：使其不能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矩，越為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徉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為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采樵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傉檀，悉驅部内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傉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晳曰：亂，謂無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為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為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邾是也。

實而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陰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備兵，遂為蒙所取，而荊州没吳。則其義也。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對壘相持，不論虚實，常須為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脩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為備也。陳暲曰：敵若不動完實，我當謹備，亦自實以備敵也。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王晳曰：彼將有以擊吾之實，而未見其虚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虚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為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虚則進，見其實則止。

强而避之，

曹操曰：避其所長也。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强之敗也。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强氣鋭，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虚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為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林曰：以弱制强，理

須待變。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晳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操曰：待其衰懈也。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曰：是亞父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撓之者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擾之。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激輕戰。王晳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為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陳皞曰：所欲必無所顧，子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騎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王晳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為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為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操曰：以利勞之。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為三師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衆而出；彼出我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矣。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為三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而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利勞之，我之佚，待彼之勞。王晳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彼好殺之；彼奢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杜佑曰：以利誘之，使各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敵相親，當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親而離之。

曹操曰：以間離之。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為秦所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滎陽，漢王遁去。陳皞曰：彼惓爵祿，此必捐之；彼奢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杜佑曰：以利誘之，使各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敵相親，當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鍾離昧、龍且、周殷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滎陽，漢王遁去。陳皞曰：彼惓爵祿，此必捐之；彼奢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杜佑曰：以利誘之，使各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敵相親，當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鍾離昧、龍且、周殷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操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李筌曰：擊懈怠，襲空虛。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備也。故曰：兵者無形為妙。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梅堯臣、王晳二註同上。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❾，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遺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不意，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可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日中，吾取寶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寶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陳，未及成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為慮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寶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可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不意，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可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曹操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也。故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祕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為，不可先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晳曰：夫校計行兵，是謂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曹操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情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為未戰而廟筭勝，太一遁甲置筭之法，因六十筭已上為多筭，六十筭已下為少筭；客多筭臨少筭，主人敗，客少筭臨多筭，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筭者，計筭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筭，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筭，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筭矣。王晳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擊焉。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筭，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筭。筭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註解卷之一

---

❶『李』原爲『子』，據宋本改。

❷原爲『孫了』，改爲『孫子』，據宋本改。

❸『濟』原爲『清』，據宋本十一家孫子注改。

❹『設右爲牝，益左爲牝』，宋本十一家孫子注爲『益左爲牡』。

❺『也』原脱，據宋本十一家孫子注補。

❻據宋本十一家孫子注補『梅堯臣同杜牧注。王晳曰：若漢王問魏大將柏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之類是也。張預曰：察彼我之將，誰有智、信、仁、勇、嚴之能。』

❼『人德而從』，宋本德作聽。

❽『誘』原誤『説』，據宋本改。

❾『烏桓』原誤『烏栢』，據宋本改。

孫子註解卷之二

作戰篇

曹操曰：欲戰必先筭其費，務因糧於敵也。

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王晳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張預曰：計筭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操曰：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車駕四馬，率三萬軍，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廐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為率，則百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即攻車也；革車，即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舉成數也。古者車戰，革車，即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即攻車也；

必有賓客論議。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王晳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購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曹操曰：鈍，弊也；屈，盡也。杜牧曰：勝久，謂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衄，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晳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梅堯臣曰：何氏曰：其後，謂共不勝之患。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晳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共不勝之患。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晳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共不勝之患。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晳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共不勝之患。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操、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其無也。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為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為巧矣。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陳暲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

瞬目。杜佑註同孟氏。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王晳曰：晳謂久則師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符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苟曜竪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恭為謀主，問計於思恭。思恭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王晳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曹操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

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入，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起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為伍，因内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陳暭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梅堯臣同曹操註。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迓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杜牧曰：兵甲戰具，因敵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孟氏曰：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餉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産而從之，竭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皆暴貴。賈林曰：師徒所聚，物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斂，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家國虛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王晳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為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晳謂將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

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操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皞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王晳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一本作十去其七。曹操曰：丘牛，謂丘邑之牛❶。大車，乃長轂車也。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晳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為本，故先言車馬疲敝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也。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即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操曰：六斛四㪷為鍾，萁，豆稭也。秆，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萁，音忌，豆也。七十斤為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杜牧曰：六石四㪷為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萁，豆稭也。秆，禾藁也。或言：萁，秆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腄，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❷軍將之智

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孟氏曰：十斛為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梅堯臣註同曹操。王晳曰：曹公曰：惹，豆稭也；秆，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晳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惹，今作箕。秆，故書為芊，當作秆。張預曰：六石四斗為鍾，一百二十斤為石。惹，豆稭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操曰：威怒以致敵。李筌曰：怒者，軍威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即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王晳曰：兵主威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即墨，齊之降者盡劓，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絶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操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李筌曰：利者，益軍實也。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為戰。後漢荆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衆，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恣聽射獵。兵士喜悦，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潜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

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踴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孟氏同杜牧註。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王晳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為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操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為官，卒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官，長一人；車滿十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曰：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偏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乃可用也。士卒自獲敵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王晳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張預曰：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而更其旌旗，

曹操曰：與吾同也。李筌曰：惡色與吾同。賈林曰：令不識也。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曹操曰：不獨任也。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録也。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王晳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張預曰：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為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强。

曹操曰：益己之强。李荃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

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

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强。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為我用也。王晳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强。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為我用，則是增己之强。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操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何氏曰：因敵力也。何氏曰：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曹操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却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杜牧曰：則其義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强。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王晳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强。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為我用，則是增己之强。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操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何氏曰：因敵力也。何氏曰：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曹操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却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杜牧曰：則其義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强。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王晳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强。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為我用，則是增己之强。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孫子註解卷之二

❶『牛』據宋本十一家注補。

❷『達』宋本遠作『遠』。

孫子註解卷之三

謀攻篇

曹操曰：欲攻敵，必先謀。李筌曰：合陳爲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杜牧曰：廟堂之上，計算已定，戰争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王晳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鋭於伐兵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定，戰具已集，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曹操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絶其内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李筌曰：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説，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説，此為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後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為上。杜佑曰：敵國來服為上，以擊破為次。王晳曰：若韓信舉燕是

也。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即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吊民伐罪，全勝為上；為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曹操、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五千五百人為軍。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操曰：五百人為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操曰：一校已上，至一百人也。李筌曰：百人已上為卒。杜佑曰：未戰而敵自屈服。一校下至百人也。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操曰：百人已下至五人。李筌曰：五人為伍。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王晳曰：國軍卒伍，不間小大，全之則威德為優，破之則威德為劣。何氏曰：自軍至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之為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張預曰：茂已破，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為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戰自屈，勝善也。李筌曰：以計勝敵也。陳暭曰：戰必殺人故也。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為上也；詭詐為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杜佑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張預曰：能勝，必多殺傷，故云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杜牧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孟氏曰：重廟勝也。王晳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為大善。若吳王黃池❷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孟氏曰：重廟勝也。王晳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為大善。若吳王黃池❷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孟氏曰：重廟勝也。王晳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為大善。若吳王黃池❷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杜牧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孟氏曰：重廟勝也。王晳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為大善。若吳王黃池❷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孟氏曰：重廟勝也。王晳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為大善。若吳王黃池❷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為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為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趨❸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公曰：齊未可伐。上軍佐卑駢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卑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言以奇策祕筭，取勝於不戰，兵之上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其次伐交，

曹操曰：交，將合也。李筌曰：伐其始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陳皞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故太公云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衛也。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梅堯臣曰：以智勝。王晳曰：梅堯臣曰：以威勝。王晳曰：謀。梅堯臣曰：以智勝。王晳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

事小敵脆也。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鄰既為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為掎角之勢，則我彊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操曰：兵形已成也。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操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

將不能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曹操曰：蟻附，若蟻之緣城也。

杜佑曰：言攻城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闉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類也。

梅堯臣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攻臺城，則其器不能致，師老卒惰，攻守勢殊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

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轒轀，四輪車，排大木為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填塹，木石所不能傷，今俗所謂木驢是也。距闉者，積土為之，即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梅堯臣曰：以戰勝。王晳曰：戰者危事。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

杜佑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兵之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者有撞車、剋鉤車、飛梯、蝦蟇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夫攻城者困。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闉，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蓋不獲已耳。

其下攻城；

曹操曰：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為下攻也。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舉櫬轅門，百姓怡悅，攻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攻臺城，則其器械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闉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類也。

梅堯臣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攻臺城，則其器不能致，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杜牧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

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操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杜牧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

將不能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曹操曰：蟻附，若蟻之緣城也。

杜佑曰：言攻城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闉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類也。

梅堯臣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攻臺城，則其器不能致，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杜牧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梅堯臣曰：以戰勝。王晳曰：戰者危事。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

杜佑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兵之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者有撞車、剋鉤車、飛梯、蝦蟇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夫攻城者困。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闉，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蓋不獲已耳。

其下攻城；

曹操曰：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為下攻也。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舉櫬轅門，百姓怡悅，攻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攻臺城，則其器械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闉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類也。

梅堯臣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攻臺城，則其器不能致，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杜牧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

待此而生忿速，必多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災也。

杜佑曰：轒轀，上汾下温。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為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虚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也，治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

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尚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尚恐不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虚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内離，城乃自拔。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反乘堙而闚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趨不拔，還為己害。故以其經時而畢上也。皆不得已之謂。

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轒牀上葦屋，以蔽矢石者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也。杜牧曰：此言為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謂櫓為大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

曹操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墻，殺傷士卒也。李筌曰：將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為敵人所殺三中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此。

韓非曰：夫攻逾二時，敵猶不服，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張預曰：攻城器，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緣墻，殺傷士卒為敵人所殺者，此攻城災也。杜牧曰：此言為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死者過半。乃解退。傳曰：一女見疾病甚衆，乃解退。以此校之，尚恐不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尚恐不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虚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内離，城乃自拔。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反乘堙而闚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趨不拔，還為己害。故以其經時而畢上也。皆不得已之謂。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七

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勾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梅堯臣曰：戰則傷人。王晳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何氏曰：上謀不鬬。至於戰。故司馬法曰：前所陳者，庸其旨見矣。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為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不可戰而服之。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鄭侯臧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梅堯臣曰：攻則傷財。王晳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杲是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弊，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操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弊。隋文問僕射高熲伐陳之策，熲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又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為之。行其謀，陳始病也。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為父母。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梅堯臣曰：久則生變。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張預曰：以順討

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敵國滅，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曹操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强，則圍之，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十對一，可以圍之，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敵雖盛，所據以能擒，非曹公兵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杜佑曰：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為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伐，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陳暲曰：兵分也，豈止分為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梅堯臣同杜佑註。王晳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五則攻之，

曹操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一術為奇。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為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等，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為此計。曹公謂三術為正，二術為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内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為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符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杜牧曰：王僧辯至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分則為奇也。杜氏不曉兵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於其他哉？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即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説也。杜佑曰：己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彼一我二，不足為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王晳曰：謂分者，分為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倍之利也。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分半為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曰：彼我相吾之衆一倍於敵，則以正為奇，以奇為正，變化紛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設術為正，一術為奇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分則為奇，聚則為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操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李筌曰：主客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奇擊之。齊將田單守即墨，燒牛尾即殺騎劫，則其義也。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尚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咎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阪山，擊敵汜水之戰也。陳皞曰：此説非也。

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為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杜佑曰：高壁堅壘❹，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逃守匿其形。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去❺而勿戰。王晳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宫。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强耳。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張預曰：小敵不若者，勢力交援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杜佑曰：引兵備之，强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待利而動。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王晳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操曰：小不能當大也。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為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張預曰：小敵不度强弱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殺匈奴是也。孟子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能避，故為大者之所擒也。言小國不量其敵强，寡固不可以敵衆。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

曹操曰：將周密，謀不泄也。李筌曰：將才足，則兵必力，敢與大邦為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敗也。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王晳曰：如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註同梅堯臣。何氏曰：如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杜牧曰：言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前將軍信胡人，降為翕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為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無歸意也。張預曰：小敵不度强弱而堅戰，必為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强。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

曹操曰：將周密，謀不泄也。李筌曰：將才足，則兵必强。杜牧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必之强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强；不輔於君，內懷其

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操曰：形見於外也。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必弱。杜牧曰：猶曰：才不周也。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王晳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強；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孟氏曰：已下語是。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操曰：縻，御也。李筌曰：縻，絆也。不知進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騁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符融揮軍少却而敗，是不知其退。杜牧曰：猶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為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為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杜佑曰：夫治國尚禮義，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陳暲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晉彘季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為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

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號公不修慈愛，而為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為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衂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曹操曰：不得其人意也。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陳暲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之道，而參其任用，其衆疑貳也。王哲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任，惑其所為，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哲曰：引諸侯勝己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操曰：引，奪也。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己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張預曰：下五事也。張預曰：下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筭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迫懤主客之計者，必勝也。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梅堯臣曰：知可不可之宜。王晳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何氏曰：審己與敵。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

李筌曰：量力也。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强，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王晳曰：謂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晳曰：不備不虞，不可我對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操曰：君臣同欲。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陳暭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梅堯臣曰：心齊一也。王晳曰：上下一心。若先穀剛復以取敗，吕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孟氏曰：不備不虞，不可虞，度也。左傳曰：以師。待敵之可勝也。陳暭曰：謂先為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以我有法度之慎備非常。王晳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鄢。鄢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鄗。自鄢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豫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

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洟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張預曰：常為不可勝以待敵。故吴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操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真將軍也。吴伐楚，吴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杜佑曰：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梅堯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王晳曰：君御能將者，知勝之道也。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操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孟氏曰：審知彼己强弱利害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乎。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王晳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杜佑曰：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梅堯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王晳曰：君御能將者，知勝之道也。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操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孟氏曰：審知彼己强弱利害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乎。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王晳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

危。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李筌曰：自以己强，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符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以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杜牧曰：恃我之强，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諫符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張預曰：自以己强，而不料敵，内不知己，用戰必殆。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王晳曰：全昧於計也。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杜佑曰：外不料敵，内不知己，用戰必殆。梅堯臣曰：所謂知彼者也。

孫子註解卷之三

孫子註解卷之四

形篇

曹操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之形。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疏；密則勝，疏則敗也。王晳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强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可勝在敵。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操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不可勝在己，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李筌曰：守則多具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尚橦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在山川、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善戰

---

❶『後』原作『不』，據宋本改。
❷『地』原作『池』，據宋本改。
❸『趨』原作『起』，據宋本改。
❹『高壁堅壘』原作『高壁聖』，據郭化若譯《十一家注孫子》改。
❺『去』原作『女』，據宋本改。

者掎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故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外，故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王晳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張預曰：守之故在己，攻之故在彼。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為。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焉。

不能使敵之可勝。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為己備，不能强令不己備。杜佑曰：在己，故練兵士，策與道合；深為備者，亦不可强勝之。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為，在敵故無必。王晳曰：在敵不在我也。張預曰：若敵强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操曰：見成形也。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陳皞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

而不可爲。

曹操曰：敵有備故也。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為我可勝之資。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强為勝敗。杜佑曰：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强使為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梅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為。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為之勝在敵，敵無形也。張預曰：己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

曹操曰：藏形也。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己則藏形，為不可勝之備，以自守也。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

曹操曰：敵攻己，乃可勝。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橦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識辨五令以節衆，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杜佑曰：敵攻己，乃可勝也。己見其形，彼寡我衆，則可攻。梅堯臣曰：見其闕也。

王晳曰：守者以於勝不足，攻者以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鬬也。後人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强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操曰：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變者，動於九天之上。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為九天，後二所臨宮為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二遁，以九地為山川，九天為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橫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咎，則其義也。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陳皞曰：春三月寅功曹為九天之上，申傳送為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為九天之上，子神后為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為九天之上，寅功曹為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為九天之上，午勝先為九地之下也。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王晳曰：守者，為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為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為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言其祕密邃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

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祕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當見未萌。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嘸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知也。杜牧曰：衆人之所見，廟堂之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破軍上，罇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玄，非衆人之所見也。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絶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王晳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爭鋒也。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必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陳暲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梅堯臣曰：見不過衆，其不可勝也。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梅堯臣曰：以謀屈人，則善矣。張預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聽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艱；見於微，則勝於易。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

曹操曰：易見聞也。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為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為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王晳曰：衆人之所知不為智，力戰而勝人不為善。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為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為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為明，師曠聽蚊行蠕步為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為知兵矣。張預曰：人皆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

微，故曰易勝也。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於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操曰：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也。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搴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鬬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貳也。陳暭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張預曰：力戰而求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則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操曰：察敵必可敗，不差忒也。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杜牧曰：措，循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致必勝之功，不差忒也。賈林曰：讀措為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梅堯臣曰：善料也。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❶兵以能之。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秦軍敗趙，先據北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燕，過大峴而勝。山者勝；宋師伐燕，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皆得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為不可勝❷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陳暭註同李筌。杜佑註同杜牧。梅堯臣曰：常為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為勝所。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衄，是不失敵之敗❸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操曰：有謀與無慮也。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必❹反，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❺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

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歐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付敵，方始趍趙，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説，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咮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戰，勝可得乎？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强，勝未必也。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操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為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虚實。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污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為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為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王晳曰：法者，下之五事也。張預曰：修治為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為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王晳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虚實。

三曰數，

賈林曰：筭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虚實可見。王晳曰：百千為數。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王晳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操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陣之法也。李衛公曰：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

地生度，

曹操曰：因地形勢而度之。李筌曰：既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户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杜牧曰：量敵遠近强弱，須備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强，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王晳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本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强弱也。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王晳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量生數，

曹操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李筌曰：量敵遠近强弱，須備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杜牧曰：知其遠近之計，大小之舉，多少之數，同杜牧註。

數生稱，

曹操曰：稱量敵孰愈也。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强。杜牧曰：稱，校彼我之勝負也。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王晳曰：稱所以知輕重，喻强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舉，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稱生勝。

曹操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分明見也。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王晳曰：重勝輕也。陳皞、杜佑、李筌同杜牧上五事註。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疏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形而變是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操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為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强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註解卷之四

勢篇

曹操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王晳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强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張預曰：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操曰：部曲為分，什伍為數。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陳皞曰：若聚兵既衆，即須多為部伍，部伍之内，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

曹操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為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强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註解卷之四

勢篇

曹操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王晳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强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張預曰：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操曰：部曲為分，什伍為數。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陳皞曰：若聚兵既衆，即須多為部伍，部伍之内，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

❶『措』原作『指』，據宋本改。
❷『勝』原作『爲』，據宋本改。
❸『必』原誤作『也』，據宋本改。
❹『田』原誤作『曰』，據宋本改。
❺『必』原作『然』，據宋本改。

分數多少，制置先定。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王晳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屬。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為伍，五人為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二隊為官，二官為曲，二曲為部，二部為校，二校為裨，二裨為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杜牧曰：旌旗鍾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為形名？鬬衆如鬬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為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陳皞曰：夫軍士既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説是也。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王晳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晳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旌旗。今用兵既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操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李筌曰：當敵為正，傍出為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争利。漢吴王濞擁兵入大梁，吴將田伯禄説吴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為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杜牧曰：解在下文。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梅堯臣曰：動為奇，静為正；静以待之，動以勝之。王晳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為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為正。正亦為奇，奇亦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晋，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晋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鏌鋣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

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説，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此皆以正為正，以奇為奇，曾不説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為正，使敵視以為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為奇，使敵視以為奇，則吾以正擊之。兹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實是也。曹操曰：以至實擊至虚。李筌曰：碬實卵虚，以實擊虚，其勢易也。孟氏曰：碬，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虚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碬石投卵也。梅堯臣曰：碬，石也，音遐。以實擊虚，猶以堅破脆也。王晳曰：鍛，治鐵也。何氏曰：用兵識虚實之勢，則無不勝。張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虚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虚；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虚，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虚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操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為趙將，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絶趙軍後，又五千騎絶趙壁間，趙兵分為二，糧道絶，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絶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為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掎角置陳，選善射者為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鋭千餘騎為奇兵，皆黑衣玄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齩金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斃，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間道先入沼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

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静也。

不竭如江河。

李筌曰：通流不絶。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宫、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黄、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操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飪也。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王晳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孟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團圓，不可窮端倪也。梅堯臣曰：變動周旋之不極。王晳曰：敵不能窮我也。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為變，如循歷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張預曰：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鷙鳥之疾，至於毁折者，節也。

曹操曰：發起擊敵。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毁折物也。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鸇之攫撮也，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

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鷙雖微，節勁則折物。王晳曰：鷙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鷙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張預曰：鷹鸇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李靖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

曹操、李筌曰：險，猶疾也。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上文曰：疾則殺人也。王晳曰：險者，發則中也。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杜牧曰：彉，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絶，反為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陳暲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梅堯臣曰：鷙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如弩之張，音霍，彉張也。如弩之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張，勢不逡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者，近也。孟氏同杜牧註。張預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何氏曰：險，疾也；短，近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張預曰：如弩之張，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也。王晳曰：險，疾；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以有待也。梅堯臣曰：險，疾也；短，近也。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上文曰：疾則殺人也。王晳曰：險者，發則中也。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發則不中也

號令齊整也。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為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星，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衆萬計遏隆。隆依八陳法，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步分。孔疏曰：言軍之且戰且前，弓矢所，人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虜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舁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固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隊間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奔迸，退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為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

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盩厔司竹園仍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王皙曰：曹操曰：皆毀形匿情也。李筌曰：亂，以金鼓齊之矣。皙謂紛紜鬬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皙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何氏曰：此言鬬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為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昔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鬬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散，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操曰：皆毀形匿情也。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為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為有道齊整也。皙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何氏曰：此言鬬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為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昔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鬬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散，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操曰：皆毀形匿情也。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為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為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為敵所敗。秦王符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為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齊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為於黃池，陵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杜牧曰：言欲偽為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為偽亂也。欲偽為怯形以侮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為偽怯也。欲偽為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為偽弱也。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梅堯臣曰：治則能偽為亂，勇則能偽為怯，彊則能偽為弱。王皙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為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

紛亂，必已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已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已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人。

治亂，數也；

曹操曰：以部曲分名數為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灾，陰陽之數，不由人興，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為治，然後能為偽亂也。夫為偽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為亂，存之乎分數。王晳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其部曲行伍之數也。上文所謂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勇怯，勢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曰：言以勇為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為實怯也。陳皞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不進，即以我為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氏註同陳皞。梅堯臣曰：以勇為怯，示之以不取。王晳曰：勇怯者，勢之變。張預曰：實勇而偽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彊弱，形也。

曹操曰：形勢所宜。杜牧曰：以彊為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陳皞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人，用為後圖，此類也。梅堯臣曰：以彊為弱，形之以羸也。言我彊敵弱，則示以羸形，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彊弱而成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為實怯也。張預曰：實彊而偽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操曰：見羸形也。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彊，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與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為彊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減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大喜曰：齊魯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為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彊弱，而敵從之也。言我彊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彊，則示之以彊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令入魏境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五萬竈。亂不亂，隊伍本整也。

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也。入吾境土，亡者大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膑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為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今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為救兵雲集，覩塵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强，示之以强，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王晳曰：誘敵使必來從。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隋，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操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以精卒待之。王晳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奮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為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操曰：以利動敵也。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

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户，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没。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為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强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勢。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曹操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説，無棄物也。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人。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人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吴孫權十萬人衆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吴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賈林曰：讀為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陳暭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為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任之。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王晳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

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操曰：任自然勢也。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鬬，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李筌曰：崩通以為坂上走丸，言其易也。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强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强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鄴，終滅吴。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王晳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説奇正。善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欒戰，志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如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註解卷之五

孫子註解卷之六

虚實篇

曹操曰：能虚實彼己也。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虚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虚。故次其篇。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虚，先須識彼我之虚實也。王晳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虚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説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虚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操李筌並曰：力有餘也。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杜佑同賈林註。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為主，彼為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

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己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争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為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争；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摇，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争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陳；合戰，大破之。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己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彊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

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何氏曰：令敵自來。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操曰：誘之以利也。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杜牧曰：撓之使不得休息。梅堯臣曰：巧致之也。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張預曰：為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即是變佚為勞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操曰：以事煩之。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杜牧曰：高頲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何氏曰：令敵自來。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飽能饑之，

曹操曰：絕糧道以饑之。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杜

牧曰：我為主，敵為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為客，敵為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熲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有畜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穀淮北廩，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偽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陳暲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王晳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乏耳。曹公曰：絕其糧道。晳謂火積亦是也。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亞夫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為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臨沘水，阻兩山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祏遣其偽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為客，彼為主；為客則食不足，為主則飽有餘。若奪其畜積，掠其田野，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為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為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安能動之。

曹操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必❶

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陳皞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孟氏註同曹操。梅堯臣曰：趨其所顧，所不得止。王晳同李筌註。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為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臾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曹操曰：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何氏曰：今敵人須應我。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曹操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迥曰：蜀與中國隔絕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淄，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虜，何人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雖頓及名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淄，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虜，何人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雖頓及名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

漢末，朱雋擊黄巾賊帥韓忠於宛。雋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陳皞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恃天井之險，不為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王晳曰：攻其虚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淄，朱雋之討黄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走，追破之。陳皞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王晳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操曰：情不泄也。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王晳曰：善攻者，待敵有可勝之隙，速而攻之，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為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何氏曰：言攻守之謀，令不可測。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彊也，蓋示敵之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積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李筌曰：言二遁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説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於我，故曰司命。杜牧曰：微者，静也；神者，動也。静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也。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若天之司命也。梅堯臣曰：無形，則微密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知。王晳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何氏曰：武論虚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為虚；吾之虚，使敵視之為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為

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為實，而所不守者為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為不急，而所不攻者為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鬬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間入，星耀鬼行，入乎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案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故敵人死生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及也。

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曹操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于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筌以速字為遠者也。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陳皞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賞詡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而進，敵不知所禦；逐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杜佑曰：神天其虛空也。梅堯臣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故敵人死生之命，皆主於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操、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杜牧曰：我為主，敵為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為客，敵為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梅堯臣曰：攻其要害。王晳曰：曹公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矣。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

亦是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❷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兗三軍為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為陳。軍行十數里，乃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悅軍畢渡，焚其橋。率淄、青、兗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荆棘，廣百步以為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列，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張預曰：我為客，彼為主，我兵彊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使之相救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賊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操曰：軍不欲煩也。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真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為營也。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易也。蓋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操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安，疑虜也。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鬬且却。公軍追至，

圍雲。入營，史大開門，偃旗息鼓。諸葛武侯屯曹公軍疑有伏，引去。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并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候白司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勑軍中悉臥旗息鼓，不得輒出，開四門掃地却灑。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趨北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為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陳曄曰：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于逺市，懸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塹，敵人不敢來攻我也。梅堯臣曰：畫地，言易，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王晳曰：張預曰：我為主，彼為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為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懸門不發，効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偃旗卧鼓，開門却灑。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❸。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梅堯臣曰：約猶少也。我深塹高壘，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正，形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以正為奇，變化不得不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牧曰：我專一而敵分，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備者少，專為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卒，為十共擊一也。王晳曰：多為之形，使敵備已，其實攻者則無備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一者，

大約言耳。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夫勢聚則彊，兵散則弱。以衆彊之勢，擊寡弱之兵，則衆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為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操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王晳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則敵疑。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衆，所在輒為備，遂致衆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操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謂衆離而備我也。杜牧曰：所戰之地，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杜牧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操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北土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衆，奔馳於梁

贏弱乘高艦十餘，由内水向黄武。謙縱果以重兵備内水，齡石滅之。陳暐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未叙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軍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為約？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虚，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至，可不往以勞之。杜佑曰：知戰之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梅堯臣曰：若能度必戰之遠，可剋期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而與戰。王晳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虚，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

故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虚會戰之日者是也。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能知其勝敗乎？陳暐曰：孫子為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當為我分之而寡也。王晳曰：此武相時而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故曰：勝可爲也。

牡牧曰：為勝在我，故言可為之。孟氏曰：若使敵不知戰地期日，我忽遇勍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能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遠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操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也。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能知其勝敗乎？陳暐曰：孫子為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當為我分之而寡也。王晳曰：此武相時而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故曰：勝可爲也。

牡牧曰：為勝在我，故言可為之。孟氏曰：若使敵不知戰地期日，我忽遇勍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能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遠之必勝，可常有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何氏同孟氏註。張預

曰：為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為。今言勝可為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為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為也。

敵❹雖衆，可使無鬬。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鬬勝也。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能併力也。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鬬。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鬬？王晳曰：多益不救，奚所恃而鬬？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為，則計數可知。賈林曰：以策籌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杜佑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筭策而知。王晳曰：策其敵情，以見得失之數。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墜，去地數丈，而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候景知其必勝。風鳥，貪豺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為候字者也。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銳而擊，交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旛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陳暭曰：作，為也。為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賈林曰：善覘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為其勝負也。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王晳曰：候其理當動以否。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竈火旛幟，形之以彊。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陳暭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形。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

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賈林曰：見所理兵形，則可知其死所。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所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曹操曰：角，量也。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精勇，則虛實可知也。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命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王晳曰：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

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知；

曹操曰：因敵形而立勝。李筌曰：因敵形而立勝。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衆人之所知也。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衆人所能得知也。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何氏曰：因敵置勝，衆不能知。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置勝，非衆人所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操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

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之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陳暭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王晳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見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操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杜佑曰：死官也。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王晳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何氏曰：已勝之分，不再用也。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而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

高下也。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吾何以制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必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之，將騷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杜牧曰：因敵之虛也。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梅堯臣曰：隨虛實也。王晳曰：謂隄防疏導之也。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為勢。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梅堯臣曰：因地為形。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杜牧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李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

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者也。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王晳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王晳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王晳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操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為朔，八日為上弦，十五日為望，二十四日為下弦，三十日為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為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王晳曰：皆喻兵之變化，非一道也。張預曰：受君命伐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孫子註解卷之六

---

❶「必」原作「不」，據郭化若譯《十一家注孫子》改。
❷「大」原作「生」，據宋本改。
❸「分」原作「忿」，據宋本改。
❹「敵」原脱，據宋本補。
❺「釣」原作「僞」，據宋本改。
❻「無」原作「有」，據宋本改。

孫子註解卷之七

軍爭篇

曹操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晳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爲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筭，恭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操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為軍陳。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為軍。王晳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張預曰：合國人以為軍，聚兵

曹操曰：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仵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旌為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叙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門為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張預曰：軍門為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交相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為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操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為最難。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操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為近，以患為利，誑紿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陳皞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者，即不能與敵爭也。賈林曰：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者。杜牧曰：上解曰，故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曹操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也。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為利者。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之難也。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為近，以患為利，誑紿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陳皞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者，即不能與敵爭也。賈林曰：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也。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

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閱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閼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為變，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凡欲近爭便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為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善則危。杜皙曰：以輜重故。張預曰：竭軍而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為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賈林曰：恐敵有危也。又一本作軍爭為利，衆爭為危。何氏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絶其後，則己輜重皆悉棄捐。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不可輕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捐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曹操曰：遲不及也。李筌曰：輜重行遲。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

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曹操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為擒。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為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為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為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為一舍倍道。萬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為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十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申未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奢久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及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具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為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為倍道，晝夜不息為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渴者不得飲，飢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飢擊飽，又復首尾不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敵人

相及，故三軍之帥，必皆為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為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

曹操曰：蹶，猶挫也。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者，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無死亡。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步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也？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暲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晳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曹操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亡。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也？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暲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晳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豫，備也。知敵之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也？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暲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晳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豫，備也。知敵之情，

必備其交也。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皞曰：曹說以為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為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與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為患。其鄰國為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操曰：高而崇者為山，衆樹所聚者為林，坑塹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濘涂之所，必先審知。張預曰：高而崇者為山，衆木聚者為林，坑坎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衆水所歸而不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之便利也。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地利也。梅堯臣曰：凡丘陵原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于境外，終不能獲寇矣。何氏曰：鄉導略之，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為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蓁薄。或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畫❶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轂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凡此地形悉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

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為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梅堯臣曰：凡丘陵原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于境外，終不能獲寇矣。何氏曰：鄉導略之，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為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蓁薄。或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畫❶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轂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

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鄫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王晳曰：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張預曰：以變詐為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為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王晳曰：誘之也。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為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陳暲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合則以散為奇，兵散則以合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操曰：擊空虛也。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無形跡。王晳曰：速乘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操曰：不見利也。李筌曰：整陳而行。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為敵人之掩襲也。孟氏曰：言緩行須有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為敵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晳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操曰：疾也。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

往復。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操曰：守也。李筌曰：駐車也。杜牧曰：閑壁屹然，不可搖動也。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梅堯臣曰：峻不可犯。王晳曰：堅守也。何氏曰：所以持重止如山之鎮靜。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杜牧曰：如玄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幽隱莫測。王晳曰：形藏也。何氏曰：暗祕而不可料。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覩辰象。

動如雷震。

李筌曰：盛怒也。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梅堯臣曰：迅不及避。王晳曰：不虞而至。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

曹操曰：因敵而制勝也。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為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三略曰：獲地裂之。陳暤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林曰：廓，度也。度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陳暤曰：夫鄉邑村落，因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掠鄉一作指向。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為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梅堯臣曰：以饗士卒。王晳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操曰：分敵利也。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陳暤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梅堯臣曰：與有功也。王晳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操曰：量敵而動也。李筌曰：權，量稱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為客，後動為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筭，

明動易也。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之賢舉。言權❷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為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王晳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王晳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爲金鼓；

杜佑曰：金，鉦鐸也。聽其音聲，以為耳候。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王晳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王晳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遼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練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晳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為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不能進退者，由旗鼓不正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

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亦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為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兵下之微旨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旌旗，前後左右之軍，各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為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暐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王晳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懃我之威武聲氣也。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為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❸三軍可奪氣，

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之後，彼我不分，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齊伐魯，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晋將毋丘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御枚徑造之。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既而三噪之，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軍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王晳曰：震懾衰惰，則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吴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鬬争，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鋭，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鋭氣，可以奪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絶。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為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王晳曰：紛亂諠譁，則將心奪矣。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歸。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盛鋭，勿與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鋭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鬬，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之，欽不能擊之，可破。既而三噪之，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鋭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鋭，引軍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王晳曰：震懾衰惰，則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吴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鬬争，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鋭，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鋭氣，可以奪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絶。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為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王晳曰：紛亂諠譁，則將心奪矣。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歸。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盛鋭，勿與

之爭也。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王晳曰：士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晳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王晳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杜牧曰：陽氣生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建德列陳，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孟氏曰：新氣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悉列坐石，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陳皞曰：有辰巳列陳，至午未未勝者，午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為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

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鬬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鬬，不啻諸、劌。至于操刃而求鬬者，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强寇如視處女，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即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為事撓，不為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

淨，待敵之諠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也。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王晳同陳暲註。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於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怠，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杜佑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梅堯臣曰：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於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怠，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杜佑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梅堯臣曰：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於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怠，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杜佑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梅堯臣曰：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於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怠，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杜佑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梅堯臣曰：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李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無懼也。杜牧曰：堂堂者，部分也。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地勢不便，及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地勢不便，及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李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無懼也。杜牧曰：堂堂者，部分也。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地勢不便，及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曹操曰：向者，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强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曹操曰：向者，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强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曹操曰：敵人如此，或欲以利誘我，或欲以銳卒擊我，或欲以餌兵食我，或欲以歸師遮我，或欲以圍師令我自闕，或欲以窮寇迫我，皆不可從也。李筌曰：敵背我，倚也。逆者，迎也。言敵人如此，或欲以利誘我，或欲以銳卒擊我，或欲以餌兵食我，或欲以歸師遮我，或欲以圍師令我自闕，或欲以窮寇迫我，皆不可從也。杜牧曰：向者，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不可逆之。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人如此，或欲以利誘我，或欲以銳卒擊我，或欲以餌兵食我，或欲以歸師遮我，或欲以圍師令我自闕，或欲以窮寇迫我，皆不可從也。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地勢不便，及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丘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晳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

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並即奔遁。張預曰：敵處高為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勢不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兵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為變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十六日，陰相殺食。趙卒不得食四日，遂北。括中射而死。趙卒降者數十萬人，皆阬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偽鄭王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戰，子儀偽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整衆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敵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人奔北，必審真偽。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王及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輒

亂，人囂馬駭，此真敗却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隋，隋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隋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隋師敗績。陳暲曰：此説是不從，隋師敗績。陳暲曰：此説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鬬，其鋒莫當，蓋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吴，吴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吴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鋭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御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御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御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

魏末，吴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景王乃令欽督鋭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魏末，吴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景王乃令欽督鋭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

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禦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

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衆討之。王乃多為毒酒；賊既漸逼，使棄營而去。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而為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屯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為于謹伏兵所破。此皆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即知餌兵非止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為餌也。若曹公以畜産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

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步騎來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晳曰：人自為戰也，勿遏塞之。符叡勇果輕敵，不恤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將以為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步騎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説弘所敗。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黄，魏武圍壺關，即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宫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為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追之，為弘所敗。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吕弘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為弘所敗。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敕令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梅堯臣同曹操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雋登山睹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陳皞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也。梅堯臣曰：困獸猶鬬，物理然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

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絶，内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晋，悉降其衆。五代晋將符彦卿、杜重威經恪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晋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衆。彦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决戰，戎人大潰。此彦卿為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來决一戰，則不可逼迫，蓋獸窮則搏也。晋師敗齊于鞌，齊侯請盟，晋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晋人懼而與之盟。吴夫槩王謂困獸猶鬬，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

孫子註解卷之七

❶『晝』原作『醉』，據宋本改。
❷『權』原作『相』，據宋本改。
❸『故』原脱，據宋本補。

孫子註解卷之八

九變篇

曹操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晳曰：晳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争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争。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曹操曰：無所依也。水毁曰圮。李筌曰：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陳皞曰：圮，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孟氏曰：太下則為敵所囚。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何氏曰：下篇言圮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

也。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為圮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交合，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賈林曰：結諸侯以為援。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為交援。

絶地無留，

曹操曰：無久止也。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為絶地，不可留也。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絶，當速去無留。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危絶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因地能通。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為我患，乃可濟也。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結其交也。何若漢高為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操曰：殊死戰也。李筌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於必死之地，人自為私鬬，韓信破趙，此是也。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王晳註上之五地並同曹公。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絶，不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

塗有所不由，

曹操曰：殊死戰也。李筌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為變。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隽，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

軍之所

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為變也。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説周亞夫，避殽黽阨陜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為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操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杜牧曰：蓋以鋭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為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為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皞曰：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之，以待隙也。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衆潰走。入利薄。晳謂餌兵鋭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張預曰：縱之而攸之盡鋭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之，以待隙也。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

地有所不爭，

曹操曰：地形利我，我不爭也。杜牧曰：地有所不爭，蓋以地形險阻，我得之則利，彼得之則害，我爭之則難，彼爭之則易，故不爭也。梅堯臣曰：地有所不爭，蓋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也。王晳曰：曹公曰：地形利我，我不爭也。張預曰：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杜牧曰：蓋以鋭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為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為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皞曰：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之，以待隙也。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

君命有所不受。

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也。杜牧曰：蓋以鋭卒攻銳，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之，以待隙也。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

地有所不爭，

曹操曰：地形利我，我不爭也。杜牧曰：地有所不爭，蓋以地形險阻，我得之則利，彼得之則害，我爭之則難，彼爭之則易，故不爭也。梅堯臣曰：地有所不爭，蓋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也。王晳曰：曹公曰：地形利我，我不爭也。張預曰：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杜牧曰：蓋以鋭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為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為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皞曰：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之，以待隙也。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之，以待隙也。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之，以待隙也。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

是寇三城池浚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為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間，困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梅堯臣曰：有所害也。王晳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為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服為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操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賈林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閫外之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事，將軍制之。梅堯臣曰：從宜而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行也。此而上五利也。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梅堯臣曰：自圮地無舍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曰：得之無益者。王晳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不便於戰，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為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閫外之事，將軍制之。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為五利。或曰：自圮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為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為利也。王晳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何氏曰：孫子以九

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圮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争，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操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鬬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此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之謂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操註。王晳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操註。王晳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而務可信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操註。王晳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而務可信也；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可取則争，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晳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也，非人之用矣。

曹操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鬬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此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之謂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操註。王晳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操註。王晳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而務可信也；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可取則争，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晳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也，非人之用矣。

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王皙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産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操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李筌曰：智者為利害其所惡也。惡音一路反。言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為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王皙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己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操曰：害其所惡也。李筌曰：害其政也。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心目內役，諸侯若此而勞。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皙曰：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為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潰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梅堯臣曰：窮屈於必害之則屈也。王皙曰：令自來也。李筌曰：誘之以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梅

役諸侯者以業，

曹操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李筌曰：煩其農也。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為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耽之，不失❶其機，則能屈敵也。賈林曰：為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彊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操曰：令自來也。李筌曰：誘之以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梅

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曹操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王晳曰：備者實也。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為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為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菩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操曰：勇而無謀也。杜佑曰：將愚而勇者，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梅堯臣同李筌註，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鬬，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操曰：見利畏法不進也。李筌曰：見利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為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將愚而無謀也。杜佑曰：將愚而勇者，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梅堯臣同李筌註，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鬬，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忿速，可侮也；

曹操曰：疑怯可虜也。杜牧曰：晉將劉裕泝江追桓玄，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劒，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秉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是以大敗也。孟氏曰：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為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

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梅堯臣曰：無鬬志。

忿速，可侮也；

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符生遣符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杜佑曰：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狷懁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梅堯臣曰：狷急易動。王晳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晳謂見害亦輕走矣。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為大患也。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噪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操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李筌曰：廉潔之人可辱也。杜佑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晳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杜牧曰：言仁人愛人❷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為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仁，不好鬬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梅堯臣曰：力疲則困。王晳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則煩勞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耻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户；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為兵之凶。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

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為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為大將，用兵必敗也。梅堯臣曰：當慎重焉。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孫子註解卷之八

❶「失」原作「夫」，據宋本改。

❷「人」原作「民」，據宋本改。

孫子註解卷之九

行軍篇

曹操曰：擇便利而行也。王晳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王晳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張預曰：自絶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

相猶察也，料也。

絶山依谷；

曹操曰：近水草利便也。李筌曰：相其依止，則勝軍，我；敵，彼也。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絶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

視生處高；

陳暲曰：若地有東西，其法何如？答曰：然則面東也。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為無蔽冒物也，處軍當在高。杜牧曰：絶，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生地。處軍當在高。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

軍當在高阜。

戰隆無登；

曹操曰：無迎高也。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杜佑曰：無迎高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可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為法。

絕水必遠水；

曹操、李筌曰：引敵使渡。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擊之，利；

李筌曰：韓信殺龍沮於濰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軍桃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内乃汭也，誤為内耳。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王晳曰：内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既濟。司馬宋人既成列，楚人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梅堯臣曰：前為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晳曰：我絕水也，曹説是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為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内，令半濟而擊之，利；

李筌曰：韓信殺龍沮於濰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軍桃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内乃汭也，誤為内耳。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王晳曰：内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既濟。司馬宋人既成列，楚人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梅堯臣曰：前為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晳曰：我絕水也，曹説是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為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梅堯臣曰：附水近水也。王晳曰：無附於水而迎客，謂敵欲戰，我不可附水而迎之。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為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視生處高，謂水草也。王晳曰：無迎水流，謂敵欲渡，我不可迎之於水流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為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曹操曰：斥澤，鹹鹵也。李筌曰：斥澤，潮水所及，草木不生，鹹鹵之地。杜牧曰：斥澤，謂潮水所及，草木不生，鹹鹵之地。梅堯臣曰：斥澤，鹹鹵也。王晳曰：斥澤，謂潮水所及，草木不生，鹹鹵之地。張預曰：斥澤，鹹鹵之地。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

曹操曰：斥澤，鹹鹵也。李筌曰：斥澤，潮水所及，草木不生，鹹鹵之地。杜牧曰：斥澤，謂潮水所及，草木不生，鹹鹵之地。梅堯臣曰：斥澤，鹹鹵也。王晳曰：斥澤，謂潮水所及，草木不生，鹹鹵之地。張預曰：斥澤，鹹鹵之地。

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之謂也。

梅堯臣曰：平陸處易，謂平地也。王晳曰：平陸處易，謂平地也。張預曰：平陸，平地也。

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梅堯臣曰：四帝，謂水上、斥澤、平陸、山陵之軍也。王晳曰：四帝，謂水上、斥澤、平陸、山陵之軍也。張預曰：四帝，謂水上、斥澤、平陸、山陵之軍也。

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操曰：附，近也。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王晳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泜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操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梅堯臣曰：曹公水上亦據高而向陽。王晳曰：水上亦當處其高。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皆用此術也。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張預曰：或岸邊為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操曰：恐溉我也。李筌曰：恐溉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我也。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為法。梅堯臣曰：凡近水為陳，皆謂水上之迎水處高乃敗之。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王晳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而敗。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為力。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溉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曹操曰：恐溉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處水上，當知此五者。梅堯臣曰：凡近水為陳，皆謂水上之迎水處高乃敗之。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為法。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暲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泊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王晳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曹操曰：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一本作背衆木。王晳曰：一本作背衆木。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為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王晳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為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為法。

平陸處易，

曹操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王晳同曹操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前死後生，

曹操曰：戰便也。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之利，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敵之地；後生，我自處。杜牧曰：此兵之利也。

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賈林曰：岡阜，處軍以此四地勝之也。李筌曰：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操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梅堯臣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梅堯臣曰：四帝當為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王晳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王晳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為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王晳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張預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

養生而處實；

曹操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王晳曰：養生，謂水草糧糒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王晳曰：水漲則未定，恐有暴漲。杜牧曰：凡遇丘陵隄防之地，常居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牧曰：凡遇丘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梅堯臣曰：流沫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王晳曰：水漲則沫，謂水上泡漚。曹說是也。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為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為助。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操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李筌曰：恐水暴漲。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王晳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

凡地有絕澗、

天井、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汙濘，車騎不通。

天隙，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注。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操曰：山深水大者為絕澗，中方高、中央下者為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山澗道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隙。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迫狹，地多坑坎，坎陷木石，謂之天隙。賈林曰：蔽，蒹葭深遠，謂之天羅。兩岸深闊斷人行為絕澗；下中之下為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為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難行為天羅；地多沮洳為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而數里，中間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為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梅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王晳曰：晳謂絕澗當作絕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

曹操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不虞，智力無所施也。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木所居也。蔣蒼者，可屏蔽之處也。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蔽葦者為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隱蔽者為天羅；道路迫狹，地多坑坎騎者為天陷；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難行者為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

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蔽葦之所生。皆蔣蒼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伏兵。

張預曰：險阻，丘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蔽葦。皆蔣蒼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為兩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操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杜牧曰：險阻，隘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陳皞曰：敵

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梅堯臣同陳暭註。王晳曰：欲致人也。挑，謂撓驍敵求戰。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分得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即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

曹操曰：所居利也。李筌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人得其地利，則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為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賈林曰：敵之所為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審備之。杜佑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多障蔽，使人疑有伏焉。敵欲追我，多為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為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操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梅堯臣同曹操註。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為兵器也。若獸駭者，覆也。

曹操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陳暭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操曰：結草為障，欲使我疑也。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寨，欲別為攻襲，宜審備之。賈林曰：結草多障，欲使我疑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梅堯臣同曹操註。張預曰：凡敵欲掩覆我，若驚駭伏獸，則易獲其利，故來挑戰。王晳曰：敵人捨險而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已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戰。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或曰：敵欲人為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李筌曰：藏兵曰伏。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操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陳暭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杜佑曰：車馬行疾，塵相衝，故高也。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為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

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王晳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疏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為薪來字。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橫斷絶貌也。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橫。王晳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張預曰：分遣厮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隧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牧曰：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為斥候，故塵少也。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張預曰：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操曰：其使來卑辭，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塗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間來，必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有矣。奢既遣秦間，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梅堯臣曰：辭卑而益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曹操曰：詭詐也。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還焉。杜佑曰：詭詐驅馳，示無所畏，是知欲退也。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王晳曰：辭彊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來日請相見。晉庾騅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曹操曰：陳兵欲戰也。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壇界也。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即其義也。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太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款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為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陳暐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和好者，此必敵人國内有憂危之事，欲為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為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便來請和，有間諜也。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立旗為表，奔走赴表，以為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為表，奔以赴列。王晳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張預曰：立旗為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杜牧曰：偽為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晳曰：詭亂形也。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杖而立者，飢也；

李筌曰：困不能齊。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一本從此仗字。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為表，奔走赴表，以為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敵人國内有憂危之事，欲為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為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便來請和，有間諜也。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立旗為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杜牧曰：偽為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晳曰：詭亂形也。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杖而立者，飢也；

李筌曰：困不能齊。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一本從此仗字。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

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王晳曰：倚杖者，困餒之相。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之汲水，未及而先取者，渴也。梅堯臣曰：敵大作營壘，示我以此見其衆；而鳥集止其中者，虛也。梅堯臣曰：敵既去，營壘空虛，鳥無留形而遁也。杜佑曰：此篇蓋孫子辯敵之情偽也。張預曰：凡敵潛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則知其是設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為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陳暭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則知其是設留形而遁也。陳暭曰：此言敵人若是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曹操曰：士卒之疲勞也。李筌曰：士疲倦也。杜佑曰：士卒難用也。張預曰：凡敵潛退，營壘空虛，鳥烏無猜，來集其上。梅堯臣曰：敵大作營壘，示我以此見其衆；而鳥集止其中者，虛也。梅堯臣曰：敵既去，營壘空虛，鳥烏無猜，來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烏，師其遁也。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

夜呼者，恐也；

曹操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暭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

旌旗動者，亂也；

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孟氏同陳暭註。張預曰：三軍以將為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

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陳皞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怒。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却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缻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决一戰爾。缻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缻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决戰而求勝也。王晳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久也。軍無缻，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决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釜及缻，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茲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

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曹操曰：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李筌曰：諄諄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翕翕者，顛倒失次貌。如此者，憂在内，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翕翕，曠職事也；緩言彊安，恐衆離也。王晳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將者也。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為叛，數賞以悦之。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梅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悦衆。王晳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悦之。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王晳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頻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曹操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戰者，不精之甚也。杜牧曰：料

敵不精之甚。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彊暴伐人，衆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王晳曰：敵先行列暴，後畏其衆離，為將不精之甚也。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事也。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己，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王晳曰：勢不能久。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操曰：備奇伏也。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孟氏曰：備有別應。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操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王晳曰：晳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為益。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操曰：未見便也。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王晳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張預曰：武，剛也。未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操曰：厮養足也。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厮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并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陳皞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厮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賈林曰：雖無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并給役厮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王晳曰：晳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間，取勝人而已。故雖厮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説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厮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己。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己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為敵人所擒也。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為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王晳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為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為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梅堯臣曰：傳，至也❷，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王晳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法齊之，則怒恚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王晳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之，人人聽服。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乃聽服。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操曰：文，仁恩；武，法也。李筌曰：文，仁也；武，威罰。杜牧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也。王晳曰：吳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張預曰：文恩以悦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愛威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勢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王晳曰：民不素教，難卒為用。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常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陳皞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

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王晳曰：知此者，始可言其並力勝敵矣。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之法，少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註解卷之九

---

❶「疑」原作「度」，據宋本改。

❷「至也」原作「上世」，據宋本改。

孫子註解卷之十

地形篇

曹操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王晳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丘陵也。

有遠者。

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也。梅堯臣曰：平陸也。杜佑曰：此六地之

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操曰：寧致人，無致於人。李筌曰：先之以待敵。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賈林曰：通利者，無有岡坂，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于望候，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己先據高地，分為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絶己糧道也。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道❶，阨敵人來至，我戰則利。王晳註同曹操。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居高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絶，然後為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為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為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為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支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陳皞曰：此説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偽去引敵，半出而擊。王晳曰：敵不肯至，則設奇

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為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曹操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稱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為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陳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杜佑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為，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為，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杜佑

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澇之患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操曰：挑戰者，延敵也。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皞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晳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

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操曰：不料力。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為駐止矣。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遠致我，勞也。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強吏弱，曰弛；

曹操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壞。杜牧曰：吏不能統，故弛壞。梅堯臣曰：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坼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剄身死。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為？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王晳同曹操註。何氏曰：言卒伍豪強，將師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坼壞散也。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

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强卒弱，曰陷；

曹操曰：吏强欲進，卒弱輒陷，敗也。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為戰，是以强陷也。杜牧曰：言欲為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强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陳皞曰：夫人皆有血氣，誰無鬬敵之心？若將乏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强獨戰，徒陷其身也。梅堯臣曰：吏雖强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晳曰：為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操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李筌曰：將為敵所怒，不料强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却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師之以勇，故陷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陳皞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强與敵鬬，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晳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

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王晳曰：亂者不勝其敗。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為將若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

曹操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為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强。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鋭氣也。東晉大將軍謝玄北鎮廣陵時，符堅强盛，玄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玄以牢之領精鋭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背道也。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鋭，以弱擊强，皆奔北之理也。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為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若得地形，可以為兵之助，所凡軍衆既具，而已。以取勝也。助，一作易。陳暭曰：銳之士，須趫健出衆、武藝軼格者，天時不如地利。孟氏曰：地利待人部為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而險。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灌，高勝卑，險勝平也。王晳曰：兵類，皆品量配之也。張預曰：設若道則在人。能審地形者，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强，又不選驍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勇之士，使為先鋒，兵必敗北也。凡之本也。戰必用精鋭為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臻極之道。王晳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

害，此兵道也。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為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可戰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梅堯臣曰：立主人者，發其行也。杜牧曰：主者，君也。王晳曰：戰與不戰，君命有所不受。張預曰：進退皆保人，非為身也。故戰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晳曰：皆忠以為國也。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戹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為身也。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王晳曰：以仁恩結人心，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也。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

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

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勃逆之心，不可用也。杜牧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揭，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不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畏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負。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陳皞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梅堯

臣曰：知彼而不知己，或有勝耳。王晳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決勝也。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强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操、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王晳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張預曰：既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陳暤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闇，舉不困窮也。王晳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梅堯臣曰：知彼利，知地形、故不危；知天時、知此利，故不窮。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孫子註解卷之十

---

❶『道』原作『通』，據郭化若校改。

孫子註解卷之十一

九地篇

曹操曰：欲戰之地有九。李筌曰：勝敵之地有九，故次地形之下。王晳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操曰：此九地之名也。

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李筌曰：卒恃土，懷妻子，急則散，是為散地也。杜牧曰：士卒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杜佑曰：戰其境内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同曹操註。何氏曰：散地，士卒恃之，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為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鬬；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各衆，聚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之，爲衢地。

曹操曰：四通之地，先至得其衆助，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内，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鄙人將伐楚師，楚鬬廉曰：鄙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鬬志。果為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曹操曰：士卒思還，是輕返也。杜牧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地，士卒恃之，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為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言民心。李筌曰：輕於退也。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王晳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鬬志也。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言民

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開之耳。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争地。

曹操曰：可以少勝衆，弱擊强。李筌曰：此阨喉守險地，先居者勝，是為争地也。杜牧曰：必争之地，乃險要也。前秦符堅先遣大將吕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凉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吕光新定西國，兵强氣鋭，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困渴❶，人自然投戈。如以為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廢此二要，難為計矣。地有所必争，真此機也。熙不從，竟為光所滅也。陳皞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强也。杜佑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争。梅堯臣曰：無我無彼，先得則利。王晳同陳皞註。何氏曰：争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争之。吴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争地之法，先據為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争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鋭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强者，是必争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皋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操曰：道正相交錯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陳皞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横，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絶，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相無可絶。梅堯臣同陳皞註。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絶之，絶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絶。吴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絶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絶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張預曰：地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絶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操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孟氏曰：若鄭界於齊、楚、晋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操曰：先至得其國助也。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為之屬，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杜牧曰：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天下，猶言諸侯

也。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得諸侯之助也。王晳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晳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助，則天下可從。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屬，當往結之，以為己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曹操曰：難返之地。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為重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為所恃，要衝皆為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已多，津要絶塞，故曰重難之地。王晳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衝枚而行，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内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是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

曹操曰：少固也。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圮。沮洳圮地，不得久留，宜速去也。梅堯臣曰：水所毀圮，行則猶難，況戰守乎？何氏曰：圮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為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衝枚而行，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内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是難退之地也。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為所恃，要衝皆為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杜佑曰：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

曹操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已多，津要絶塞，故曰重難之地。王晳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衝枚而行，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内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

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為圍地也。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何氏曰：圍地入則隘險，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為奇變，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强敵，後有險難，敵絶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鬬後拓，左右掎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曹操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杜牧曰：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衛公李靖曰：或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絶，鴈行魚貫之巖。兵陳未整，而强敵忽臨，進無所憑❷，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於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此乃是也。陳皞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絶澗，外來則易，内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不得不速戰也。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静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絶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陳而勿戰，敗謀之法也。張預

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絶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決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

李筌曰：恐走散也。杜牧曰：已具其上。賈林曰：地無關鬬，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説，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鬬則不勝，是不可以戰也。王皙曰：決於戰則懼散。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吴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來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鬬，吾兵安土，陳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李筌曰：恐逃。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之地，先據乎利；敵若已得其處，則不可攻。張預曰：不當攻而争之，當後發先至也。吴王曰：敵若先至❸，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不當攻而争之，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焚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争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鋭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爭地則無攻，

曹操曰：不當攻，當先至為利也。李筌曰：敵先居地險，不可攻。杜牧曰：無攻者，言敵人若已先得其地，則不可攻也。梅堯臣曰：形勝之地，先據乎利；敵若已得其處，則不可攻。張預曰：不當攻而争之，當後發先至也。吴王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不當攻而争之，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焚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争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鋭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絶，

曹操曰：相及屬也。李筌曰：不可絶間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之斷絶，恐敵人因而乘我。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絶，絶之致隙。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

退，不可以兵絕之。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王晳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結行也。杜牧曰：諸侯，即上文云旁國也。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梅堯臣曰：地雖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王晳曰：四通之境，非交援不强。張預曰：四通之地，先交結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也。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如此。筌以掠字為無掠字。杜牧曰：合聚軍衆，圻無舍止。張預曰：難行之地，不可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也。孟氏曰：因糧於敵也。梅堯臣曰：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重地則掠，

曹操曰：畜積糧食也。李筌曰：無稽留也。李筌曰：不可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衝枚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圮地則行，

曹操曰：無稽留也。李筌曰：深為溝隍，宜急去之。梅堯臣曰：既毀圮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王晳曰：合聚軍衆，圻無舍止。張預曰：難行之地，不可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智者不困。杜牧曰：難阻之地，與敵相

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杜佑曰：居此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强敵，後有險難，敵絶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練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則前鬬後拓，左右掎角。

死地則戰。

曹操曰：死地戰也。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矣❹。陳皞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為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絶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虚，應左則右隙；使倉惶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李筌曰：乘敵之不及，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虚，應左則右隙；使倉惶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梅堯臣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絶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虚，應左則右隙；使倉惶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謹養而勿勞，並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焉不盡力。

梅堯臣曰：設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虚，應左則右隙；使倉惶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鬬。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絶，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操曰：或問也。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

我何以待之耶？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為。故或人問武曰：彼兵❺衆於我，而又整肅，則以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操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為祕要也。所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聽也。杜牧曰：據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强，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撓散亂，無所不至也。王晳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絶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操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

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陳皞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虞之道，攻不戒之所也。王晳曰：兵上神速，奪愛尤當然也。何氏曰：如蜀將孟❻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紿達以安之。達得書，猶與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下為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陷，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

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吕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决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故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鋭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用兵之理，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惟尚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為備也。出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者，勝也。梅堯臣曰：為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主人不能克我。張預曰：深涉敵境，士卒心專，則為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晳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為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之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暲曰：所處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不可不察也。

杜牧曰：言大凡為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梅堯臣曰：為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主人不能克我。張預曰：深涉敵境，士卒心專，則為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晳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為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之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暲曰：所處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夫為客，深入則志堅，主人不能禦也。杜牧曰：言大凡為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梅堯臣曰：為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主人不能克我。張預曰：深涉敵境，士卒心專，則為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晳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為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之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暲曰：所處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夫為客，深入則志堅，主人不能禦也。杜牧曰：言大凡為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梅堯臣曰：為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主人不能克我。張預曰：深涉敵境，士卒心專，則為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晳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為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之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暲曰：所處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不可不察也。

曰：士死無不得也。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士人盡力。

曹操曰：在難地心并也。梅堯臣曰：士安得不竭力以赴戰？王晳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何氏曰：獸困猶鬬，鳥窮則啄，況靈萬物者人乎？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梅堯臣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懼則王晳曰：陷在危亡之鬬志堅也。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操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張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不得已則鬬。

曹操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人窮則死戰，至死無所之。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曹操曰：不求索其意，自得力也。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兵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梅堯臣曰：妖祥之事無有異志也。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言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儻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守即墨，命一卒為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操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王晳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媮生；死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

曹操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割而流涕也。杜牧曰：士皆以死為約，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為禽獸所食也。梅堯臣曰：决以死力，牧説是也。王晳曰：感勵之使然。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為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增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答曰：先决其死力，後激其鋭氣，則無不勝。儻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何由克之？若荆軻於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為羽聲忼慷，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劌之勇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為專諸、曹劌之勇。梅堯臣曰：既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劌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劌之勇也。專諸，吴公子光使刺殺吴王僚者；劌當為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❼首，劫齊桓公。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梅堯臣曰：蛇之為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吴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張預曰：吴、越，仇讎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讎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操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雖❽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鬬，如蛇之首尾，故吴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杜牧曰：縛馬使為方陳，埋輪使不動，雖如此，亦未

足稱為專固而足為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為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為恃也。陳暭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戰之地，使懷俱死之憂，則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蛇之首尾，人之左右手，皆喻相救之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為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取勝；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為政者也。陳暭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梅堯臣曰：使人齊勇之貌，便於回運。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以左為右，以右為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用三軍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既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操曰：強弱一勢也。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杜牧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操曰：齊一貌也。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皆須❾從我之命，喻易也。賈林曰：攜手，翻迭之貌，便於回運。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以左為右，以右為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王晳曰：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操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故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操曰：謂清淨幽深平正。杜牧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偏，故能致治。梅堯臣曰：靜而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王晳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以克敵，況剛強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正則不嬴，治則不亂。張預曰：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操曰：齊一貌也。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皆須❾從我之命，喻易也。賈林曰：攜手，翻迭之貌，便於回運。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以左為右，以右為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王晳曰：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操曰：強弱一勢也。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杜牧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故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操曰：謂清淨幽深平正。杜牧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偏，故能致治。梅堯臣曰：靜而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王晳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嬴，治則不亂。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操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

可與慮始。李筌曰：為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

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如瞽也。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王晳曰：杜其見聞。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士卒懵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杜牧曰：所為之事，有所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也。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為之謀，無使人能識也。王晳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為奇也。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移就崇高而去其梯；

李筌曰：自今但依吾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便，衆人不得知其情。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即遠，士卒有必死之心。陳暤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王晳曰：皆勵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操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曹操曰：險，難也。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為將之所務也。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

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曹操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

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

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察之。王晳曰：亦當極其變耳。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

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

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張預曰：先舉兵者為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王晳曰：此越鄰國之境也，是謂孤絶之地，當速決其事，志一，戰則易散。梅堯臣曰：保城若吴王伐齊近之也。如此者鮮，故備險，一志堅守。張預曰：去己國，不同九地之例。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意。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

張預曰：敵當一面，旁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為家，故心無散亂。

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

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張預曰：前狹後險，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梅堯臣曰：窮無所之。

右前後窮無所之地。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梅堯臣曰：保城備險，一志堅守；候其虚懈，出而襲之。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

曹操、李筌曰：使相及屬。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梅堯臣曰：行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脱有敵至，不有散逸也。王晳曰：絶則人不相恃。張預曰：密營促隊，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操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陳暲曰：二説皆非也。若敵

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趨戰之勞乎？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衆來爭，我以大衆趨其後，無不尅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杜佑曰：利地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我若在後，則當疾趨以爭之。張預曰：爭地貴速，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杜牧曰：嚴壁壘也。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王晳曰：懼襲我也。張預曰：不當阻絶其路，但嚴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梅堯臣曰：結諸侯，使之堅固，勿令敵先。王晳曰：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張預曰：財幣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必為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操曰：掠彼也。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絶也。杜佑曰：深入，當繼其糧餉。梅堯臣曰：自塞其旁道，使士卒必死戰也。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守固。

圮地，吾將進其塗；

曹操曰：疾過去也。李筌曰：不可留也。杜佑曰：疾行無舍此地。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張預曰：禁財棄糧，塞井破竈，示必死也。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操、李筌曰：以一士心也。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為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於鄴南，士馬精强，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孟氏曰：塞其闕，不欲走之意。梅堯臣曰：自塞其旁道，使士卒必死戰也。王晳曰：懼人有走心。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操曰：相持禦也。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杜牧曰：言兵在圍地，

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

不得已則鬬，

曹操曰：勢有不得已也。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鬬。王晳曰：脫死難者，唯鬬而已。張預曰：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鬬。

過則從。

曹操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李筌曰：過則審躡。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深陷於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操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之。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王晳曰：再陳者，勤戒之也。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操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李筌曰：夫并兵震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陳暭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我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此，但以威加於敵，則必敗也。梅堯臣曰：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曹操曰：霸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絶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己威得伸而自私。李筌曰：能絶天下之交，惟得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也。王晳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

仲曰：必先頓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合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合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合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

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合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

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

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合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

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合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

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合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

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操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李筌曰：善用兵者，為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犯嚴明，用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既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絶其交，奪其權，得伸己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隳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賈林曰：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梅堯臣曰：情泄則謀乖。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鬬，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告士卒以徙營是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操曰：勿使知害。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則生疑難。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王哲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操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

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鬬以求生。

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觀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遥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絶，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直聚為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為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絶，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直聚為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為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絶，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直聚為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

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為戰，乃可存活也。項將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地，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難，然後勝敗在人為之爾。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為。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操曰：佯，愚也。或曰：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李筌曰：彼欲進，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為，順之勿驚。假如强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强，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鬬心，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不假多説，但强陳暲曰：順敵之旨，示之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梅堯臣曰：佯怯、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來，我軍，殺其將，則并兵力以向之，可以覆其志乃得。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操曰：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杜牧曰：上文言為兵之事，在順敵人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王晳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乘勢可千里而覆軍殺將也。張預曰：敵既驕惰，則并兵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操曰：謀定，則閉關以絶其符信，勿通其使。李筌曰：政令既行，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為不通乎？答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

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關梁，斷毀符節，使不通也。張預曰：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李筌曰：先攻廟筭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故下文云：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操曰：誅，治也。杜牧曰：厲，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何氏曰：磨厲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厲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操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來也。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來，則疾內之。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兵所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速乘之。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

曹操曰：據利便也。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為軍者，則先奪之也。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何氏同杜牧註。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操曰：行踐規矩，無常也。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杜牧曰：墨，規矩也。言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王哲曰：權，譎也。微者，所以示密。曹公曰：先敵至也。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

戰也。王晳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張預曰：循守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脱兔，敵不及拒。

曹操、李筌曰：處女示弱，脱兔往疾也。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為，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脱走，不可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脱兔。曰：非也。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脱兔，應敵決戰之速也。王晳曰：處女，隨敵也；開户，不虞也；脱兔，疾也。若田單守即墨而破燕軍是也。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脱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即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孫子註解卷之十一

❶『渴』原作『竭』，據宋本改。
❷『憑』原作『息』，據宋本改。
❸據郭化若譯《十一家注孫子》補『言敵人若已先得其地，則不可攻也。梅堯臣曰：形勝之地，先據乎利；敵若已得其處，則不可攻。張預曰：不當攻而争之，當後發先至也。吴王曰：敵若先至』。
❹『生矣』原脱，據宋本補。
❺『武曰彼兵』原脱，據宋本補。
❻『孟』原作『初』，據宋本改。
❼『匕』原作『上』，據宋本改。
❽『雖』原作『設』，據宋本改。
❾『皆須』原作『故順』，據宋本改。

孫子註解卷之十二

火攻篇

曹操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晳曰：助兵取勝，戒虚發也。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潜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杜牧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吴，吴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歐血而殂。梅堯臣曰：焚營栅荒穢，以助攻戰也。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丘，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

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即以兵徑至，且圖速戰。帝整軍出砦。時宣壁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壁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儒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三月，圜陳于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鴈橋，又大敗之。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李筌曰：焚積聚也。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皋，為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陳暲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

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何氏曰：如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至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操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

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隊一作隧。賈林曰：隧，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何氏同賈林註。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張預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

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操曰：燥者，旱也。梅堯臣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而內應也。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操曰：煙火，燒具也。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隙，必有便也；乘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

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曹操曰：以兵應之也。李筌曰：乘旱燥易燎。張預曰：天時旱燥，則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在宿於此也。杜牧曰：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

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

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

杜佑曰：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梅堯臣曰：王晳曰：以不變也。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呼者，有備也；我往攻，則返或受害。不驚撓者，必有備也。杜牧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賈林曰：火可發於也。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其所為。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晳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操曰：不便也。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勢，非便也，敵必死戰。王晳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操曰：數當然也。李筌曰：不終❶始也。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王晳同

梅堯臣註。張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牧曰：須筭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為之。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五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自防其變。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强。

杜佑曰：水以為衝，故强。梅堯臣曰：勢之强也。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强。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操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强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為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水奪險要蓄積也。王晳曰：强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若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也；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操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日有費也。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林曰：費留，惜費也。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利乘便，能作為功也。作為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為用。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剋捷之功。

非利不動，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

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

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

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

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操曰：不得已而用兵。李筌曰：非至危不戰。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王晳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張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王晳曰：不可但以慍也，若晉趙穿。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符堅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為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慍，故以主言之；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之。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賈林曰：慍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杜佑曰：人主聚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因慍恚之而說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晳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故而合戰也。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慍敗。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主當慎重，將當警懼。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悅，得於心者謂之喜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孫子註解卷之十二

❶『終』原作『知』，據宋本改。

孫子註解卷之十三

用間篇

曹操、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操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為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説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磧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禄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静，是為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禄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晳曰：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❶，曰動静，我預知矣。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之動静，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為間也。杜牧曰：知敵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王晳曰：先知敵情，制勝如神也。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❶，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之動静，我預知矣。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之動静，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

如此。又李達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也如此。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絶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操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間者能知敵之情。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此類而求。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張預曰：鬼神象類，皆不可以象類求；天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操曰：不可以事數度也。李筌曰：度，數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偽，度不能知也。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操曰：因人也。李筌曰：因人之重寶也。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張預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遥通書疏是也。

内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如此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賕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杜佑曰：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内應，以火為期。尚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鋭，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争，建德怒，杖出之。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月乃退。寶患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寶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説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鋭，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争，建德怒，杖出之。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月乃退。寶患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寶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説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鋭，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争，建德怒，杖出之。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月乃退。寶患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寶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説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

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為我間也。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或厚賂誘之，或以厚利啗之，反為我用；或佯為不覺，示以偽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為我用也。陳平初為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❷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偽事紿之，或以厚利啗之，或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為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偽辭；或佯為不知，疏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為我利也。趙奢善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墮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為秦昭王相，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睢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而以括代之。括至，悉更約束，出擊秦軍。秦軍詳敗，張二奇兵絕趙壁後。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壁後，趙軍分為二，糧道絕。秦王發兵，遮絕趙糧，四十餘日，趙軍內餓。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四十萬人遂降秦，秦悉坑殺之。

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李筌曰：情詐為不足信，吾知之，今吾動此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為非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

令吾間憑其詐迹，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脱，則為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説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襲之；田横怒烹酈生，此事相近。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諭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己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貸免，相勑勿泄，佯不祕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乖必殺。王晳曰：詐而聞，使敵得之；間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❹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歸。又如隋達奚武為東秦刺史時，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虚偽以赴之；吾間至敵，為彼所得，彼以誑事為實，必俱殺之。我朝曹❺太尉嘗貸人死，使偽為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為其所囚。僧以彈告，即下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戎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詣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

李筌曰：往來相通報也。

生間者，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壯，趫捷勁勇，閑於鄙事，能忍飢寒垢耻者為之。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杜佑曰：擇己有賢材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静，知其事；計彼❻所為，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為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然生問之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吕延攻乞伏乾歸，大

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為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

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卧内。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禄賞，則反為敵用，洩我情實。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為親近。王晳曰：以腹心親結之。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為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以重賞賞之，而賴其用。梅堯臣曰：爵禄金帛，我無愛焉。王晳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暤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為我用也。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者，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王晳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事莫密於間。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為己害。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王晳曰：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獨將與謀。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梅堯臣曰：知其情偽，辨其邪正，則能用。王晳曰：聖通而先識，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則事無不通，智明於事。張預曰：聖為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陳暤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為我用也。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者，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王晳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為己害。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王晳曰：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張預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虚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偽。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晳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陳暤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何氏曰：兵

謀大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為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馬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間來，我當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説。漢高伐秦，至嶢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間導之，又何由得登其床也？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則不可不知，亦因此知敵之情。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

間也。張預曰：索，求也；謁者，典賓客之官也；門者，闇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遇而舍之，則可令詭其辭。

曹操曰：舍，居止也。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為我反間也。杜佑曰：故能取敵之人也。必先知之為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可不知，亦因此知敵之情。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為我反間也。王晳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内間可得而使

也；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反間，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陳暭曰：此説疏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者皆可得使。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陳暭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返，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疏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又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操曰：伊尹。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操曰：呂牙，大公也。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為民也。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為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辭耳。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于殷；呂望，殷臣也，後歸于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犁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于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為主，為將者可不慎之哉。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

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説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親貴左右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偽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為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為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王晳曰：未知敵情者，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用非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為耳。

孫子註解卷之十三

❶「機」原作「幾」，據郭化若本改。
❷「列」原作「利」，據宋本改。
❸「所」原作「戍」，據宋本改。
❹「生」原作「上」，據宋本改。
❺「曹」原作「智」，據宋本改。
❻「彼」原脱，據宋本補。
❼「鄢」原脱，據宋本補。

（宋立卿點校）

孫子序

魏武帝製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黄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奇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説，況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吴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宫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背；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吴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

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晋，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絶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説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齊公子馳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❶忌一不勝而再❷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擠，批亢擣虚，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虚，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❸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❹。龐涓❺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❻，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❶『田』原誤爲『四』，據《史記·孫子傳》校改。
❷『再』原誤爲『時』，據《史記·孫子傳》校改。
❸『鑽火燭』原誤爲『清水濁』，據《史記·孫子傳》校改。
❹『失』原誤爲『史』，據《史記·孫子傳》校改。
❺『龐涓』原缺，據《史記·孫子傳》校補。
❻『剄』原誤爲『到』，據《史記·孫子傳》校改。

003 孫子遺說

經名：孫子遺說。鄭友賢撰。
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
太清部。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備法也；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户，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内。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内。是外之生死，繫内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略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筭之多、少、無之義？曰：武無筭，何以是多？得筭之多，得筭之少，況於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筭，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筭，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没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守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己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困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短長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鋙，而後可以濟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而勝；破交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者，乃謀攻之法也。見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車乘聘幣之奉；或使間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法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起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而任。能❶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筭。亦猶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爲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爲上，以破次之。得其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張遼、樂進，守鬬之偏才也，合淝之戰，有殺士三分之灾。軍爭之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而勝；破交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者，乃謀攻之法也。見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車乘聘幣之奉；或使間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法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起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而任。能❶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筭。亦猶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爲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爲上，以破次之。得其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張遼、樂進，守鬬之偏才也，合淝之戰，有殺士三分之灾。軍爭之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而勝；破交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者，乃謀攻之法也。見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大帥之略，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概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縻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爲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略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發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爲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豈非可爲者，以其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不可爲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間，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親之義，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北肆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間疏之。夫釁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釁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釁隙者，乃不可爲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己實彊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己勝敵。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以奇勝。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以奇勝。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編之脆也，彊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鷙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爲受敵，以勝爲無敗，不其明哉。

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之名，未嘗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但文辭差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即虛，非虛即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實在我也；不致於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害之也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害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敵❷不知所守者，鬬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乖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衆争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争利也；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己者，能料虛實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争，則不及於利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而反受其危矣。蓋軍争者，案法而争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也；衆争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無益於勝敗者，越將不識吴之虛實也。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先❸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長者，實也；往者，虛也。日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此，但説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争爲利，衆争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争爲利者，下所謂軍争之法也；夫惟所争而得此軍争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争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争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争，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争者，案法而争也；衆争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先❸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長者，實也；往者，虛也。日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此，但説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争爲利，衆争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争爲利者，下所謂軍争之法也；夫惟所争而得此軍争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争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争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争，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争者，案法而争也；衆争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略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其法也，固止能用吾三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嘗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鬬，將軍主於謀；鬬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鬬争，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主之也。氣奪則怯於鬬，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鬬，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鬬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間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爲智。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烏乎？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争、交、衢、重、圮、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舉其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烏乎？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爲智。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絶地無留，當作輕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

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絶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芻牧樵採之利；四面受敵，則絶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隆高丘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登隆、向陵、逆丘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絶柴壁之糧道，此興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絶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曰：恐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也。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誡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咎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皆不避，況於生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盡其力乎？此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方爲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作放字。武之説，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彊爲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爲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不可探測而蘊于中者，情也；見於施爲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

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誡也。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誡備者，固在中情秘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間，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爲兵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絶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絶者，所以禁人内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絶，是謂絶顧壹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絶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絶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爲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争、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争利、出没、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争之法，方變迂爲直、後發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争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塗，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不行其野，彊違其馬，欲争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其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吴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武曰：若驅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間使間，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間者，用間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間敵哉？使間者，使人爲間也。吾之與間，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我有害己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間之心，非義斷不足以决己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功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間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

虜也，吾無問其出入者，義決己之惑也。

或問：伊摯、吕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間邪？武之所稱，豈非尊間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于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盡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能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吕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吕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間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于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間，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于詭詐之域，故名曰間。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吕之權也。權與間實同而名異。

或問：間何以終于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間爲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于吴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筭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虚實、軍争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間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遽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筭，非不難也，何不列之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間。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間而後知，宜乎以間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後知十家之説不能盡矣。

孫子遺説

（宋立卿點校）

❶『能』原誤爲『用』，據宋本改。
❷『敵』原誤爲『實』，據宋本改。
❸『先』原誤爲『兵』，據宋本改。

004 公孫龍子

經名：公孫龍子。舊題周公孫龍撰。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版本：王琯《公孫龍子懸解》，簡稱王琯本。

目録❶

卷上
跡府第一
白馬論第二
卷中
指物論第三
通變論第四
卷下
堅白論第五
名實論第六

❶目録原缺，據正文標題補。

公孫龍子卷上

趙人公孫龍著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輩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

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爲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説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鬬，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思，未至大道。尹文曰：言之敢無説乎？既言齊國失政，敢不説其由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鬬，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鬬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鬬者，必榮敢鬬者也。榮敢鬬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黄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聖倍❶十黄帝，不能救其亂也。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説，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善惡，類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

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

曰：何哉？

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

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有親疏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疏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疏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己則附之，君之疏己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疏於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可乎？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疏，不可謂無人也。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❷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若使馬元無色，而獨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疏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合，是相與以名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爲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於馬也，未可。主責實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乎？實曰未可也。

曰：以馬之有色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於馬也，未可。主責實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乎？實曰未可也。

曰：以有馬

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爲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黄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虚統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黄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黄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疏天下，則天下各守其疏，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物適足增禍，不能静，亂也。無去者，非有去取也。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黄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黄白之在馬，猶親疏之在人，私親而皆疏，則疏者叛矣。疏有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虚心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燭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静。故能處親而無親，在疏而無疏，雖不取於親疏，亦不捨於親疏，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❷『而』原爲『如』，據王瑢本改。
❸『是』原爲『不』，據王瑢本改。
❹『以』原爲『有』，據王瑢本改。

公孫龍子卷上

趙人公孫龍著

❶『倍』原誤作『陪』，據百子本校正。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適，故强以物爲指者，未可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無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莫不妄相指

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無是非乎？亦無無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以乎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物各自爲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爲是非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物皆不爲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爲指也。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爲指，謂物也。無不爲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爲指，皆謂之兼也。或一物而有是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天下無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得無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無指也，指既不能與物爲指，故非指也。

使天下無物指❶，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謂指爲非指乎？誰謂指爲指乎？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誰徑謂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爲非指乎？誰謂有無物故非指乎？明本無指也。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物有遷變之道，則不可謂之不變也。有與，謂右移於左，則物一而變爲異類，如鯤化爲鵬，忠變爲逆，存亡靡定，禍福不居，皆是一物化爲他類，故舉右以明一百變而不改一。變隻。鯤鵬二物，隻以變爲二矣，何謂不得一變爲二乎？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

曰：二無一。如白與馬爲二物，不可合以爲二。

曰：二有右乎？

曰：二無右。

曰：二有左乎？

曰：二無左。左右合一，位也。不可合二以爲右，亦不可合二以爲左，明二必無爲一之道也。

曰：右可謂二乎？

曰：不可。

曰：左可謂二乎？

曰：不可。不可分右以爲二，亦不可分左以爲二，明一無爲二之道也。

曰：左與右可謂二乎？

曰：左與右有與，可謂變乎？

曰：右有與，可謂變乎？

曰：可。有與，謂右移於左，則物一而變爲二矣。物有遷變之道，則不可謂之不變也。

曰：謂變非不變，可乎？

曰：可。一不可謂二，二亦不可謂一，必於左，終是向者之右。

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右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

羊合牛非馬，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

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故二物不可爲一，明矣。牛合羊非雞。變爲他物，如左右易位，故以牛左羊右，亦非牛非羊又非雞也。

曰：何哉？

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❷，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牛之無齒，不爲不足，羊之有齒，而比於牛爲有餘矣。以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不爲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於羊固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稟之天然，各足於其分而俱適矣。故牛自類牛而爲牛，羊自類羊而爲羊，又謂羊牛爲羊，而羊牛類而猶之爲也。以羊牛俱有角，因謂牛爲羊者，未可。其所以俱有角者，天然也，而羊牛類異，不可相爲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馬舉牛羊若此之懸，故非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一也，不可以爲二矣。牛一也，不可以爲二矣。則一羊一牛並之而二，可。是羊牛不得謂之馬，若以羊牛爲馬，則二可以爲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上云羊合牛，今曰牛合羊者，變文以見左右，移位以明君臣，易職而變亂生焉。人之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雞有足，而不數其足，則似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二，並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也。非牛羊者雞，以爲非雞，而牛羊之中無雞，故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馬與雞，寧取於馬。以馬有國用之材，而雞不材，其爲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不材而與有材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

曰：他辯。

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

曰：何哉？

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夫青不與白爲青，而白不與青爲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水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鄰也。東西未始不相接，而相接不相害，故曰相鄰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也。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各當其所，居若左右之不相雜，故不害其方也。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强壽矣。青白各靜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辯，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雖無於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黃矣。夫云爾者，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舉，則國强而君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白，君道也。青，臣道也。青驪於白，謂權臣擅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而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白不勝，爲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青染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亂也。君道之所以亂，由君不正舉也。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

碧也。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今相與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染於白，而白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潔白之質，而爲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爲青所染，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者。白爭而明也，青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爲青所染，是爭白明，俗謂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等黃於碧，寧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類矣。故寧取於黃，以類於馬。馬喻中正也。碧，其雞也，其與暴乎。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故相與爲類，暴之青而白，色碧之材，白猶不勝亂。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無有以正焉。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儀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資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爲而業廣，不言而教行。若夫名乖於實，則實不應名，上慢下暴，百度昏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君臣爭明，內離外叛。正道衰者，名實不當也。名實之不當，則無以反正，道之喪也。

公孫龍子卷中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

曰：不可。

曰：二，可乎？

曰：可。

曰：何哉？

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堅，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自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名，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之石，猶此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堅非目之所見，故曰

❶王瑬本無『指』字，此句爲『使天下無物』。

❷『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王瑬本作『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

趙人公孫龍著

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

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石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人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言不可自不能兼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見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其白必滿於堅白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

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❶。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石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吕氏春秋曰，公孫龍與亂，孔穿對辭於趙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爲篇辯。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修，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堅雖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爲三。見與不見共爲體，其堅白廣修，皆與石均而相滿，豈非舉三名而合於一實。

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是不定白於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定，安能獨於與石同體乎？

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

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爲堅而固當自爲堅，故曰未與物爲堅而堅必堅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非有於石，則所取於白矣，言必賴於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之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矣。

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藏故，孰謂之不離？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藏於目而目不堅，誰謂堅不藏乎？白離於手，不知於白，誰謂白不離乎？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有自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乎？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城不相離，安得謂之離不相離。

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故不能自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白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白於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爲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相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不因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謂果失也。若如也夫，不因天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果決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爲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手捶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知者，彌復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爲哉。夫神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目殊能，百骸異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因耳目之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得白，而況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知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雜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冥，即事而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冥，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親，天下安存。則名實不存也。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者❸，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所生者，皆謂之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修廊廟，朝以車服器械，求賢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國，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卑高，器得其材，人堪其職，庶政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出其所位，非位。離位使官，器用過制，或僭於上，或濫於下，皆非其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與制器，莅事之與賞刑，有尊卑，神亦異數，合靜其信，而不僭濫，故謂正也。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以正正於不正，則不正者皆正，以不正亂於正，則衆皆疑之。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正矣。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

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當於彼此之實，故即名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而彼不應者，分不當於彼，故教命不得行也。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不當於此，故此命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行不唯乎此，則唯乎其彼此焉。

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爲當者，彌不當也。故當曰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群物不應，勢其命矣。以不當也。忿物之不應命，而勢位以威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爲當，所以又亂之矣。

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故彼，故❹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名止於彼實，而此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實不相濫，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或以彼名

濫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或以此名濫於彼實，而謂此且與彼相同，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衆政之與，實賁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則皆不命罰矣。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爲辯，以敷王道之至大者也。夫王道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人之所重慎之者也。名者，名於事物以施教者也。實者，實於事物以成教者也。失名，非物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也，而名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因實而立，實由名以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卷下

---

❶「離」原作「與」，據王瑨本改。

❷「有不見焉」四字據王瑨本補。

❸「者」原作「焉」，據王瑨改。

❹王瑨本無「故」字。

（陳静點校）

005 尹文子

經名：尹文子。戰國尹文子著。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版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

尹文子序❶

山陽仲長氏撰定

尹文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先於公孫龍❷。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黄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黄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脱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❶尹文子，戰國時人。曾游稷下，善名辯。所著《尹文子》，《漢書·藝文志》著録爲一篇，列名家。仲長統撰定本爲上、下兩卷，或疑爲襲録、增删殘文而成。

❷「先」字舊脱，《漢書·藝文志》名家《尹文子》班固注「先公孫龍」，今據補。

序
卷上
大道上
卷下
大道下

❶目録原缺據正文標題補。

尹文子卷上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扶問切。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徹吉吊切。終，徹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

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二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❶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❷，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❸，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闇魚巾切。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闇凶愚之名以求頑闇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名有三科，名以求頑闇凶愚之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❹。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疏，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❺。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音捨。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名稱者，別彼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闇聾瞽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丁浪切。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

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❻，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口浪切。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貴工倕音垂。之巧❼。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絶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户説；絶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❽，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扶問切。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❾，制之有道也。田駢蒲眠切。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❿；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争。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質涉切。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支義切。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許浩切。衣紫，闔境不鬻異彩；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法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力僞切。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晋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

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脱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吴，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續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没，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11]，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下愚[12]，物不疏音踈己。親踈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13]，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

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13]，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

中華道藏　第二十四册

二七〇

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檐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檐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録以歸，置於廡音侮。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音故切。復以告鄰人。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14]：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

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與⑬楚人戰於泓，烏宏切。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國之餘⑲，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不正，霸業遂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己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⑳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尹文子卷上

❶『罰』，《四庫》本作『法』，誤。

❷《道藏》本原脱『名』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❸《道藏》本此句前原有『則形也』三字，疑衍。今據《四庫》本删。

❹『別』，《道藏》本原作『何』，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❺《道藏》本原脱『分』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❻《道藏》本原脱『樂』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❼《道藏》本原脱『貴』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❽《道藏》本原脱『夷』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❾《道藏》本『心』字前原脱『無』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❿『未』，《道藏》本原作『求』，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⓫『治世』，《道藏》本原作『治也』，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⓭『下愚』，《道藏》本原作『不愚』，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⓳『科』，《道藏》本原作『料』，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⓮《道藏》本原脱『臣』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⓯『亦有』，《道藏》本原作『亦以』，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⓰『闕』，《四庫》本作『聞』。

⓳『王』，《四庫》本作『曰』。

⓳『與』，《道藏》本原作『以』，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⓳《道藏》本原脱『國』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⓴此句《道藏》本原作『有法食以聚民』。今據文義及《四庫》本删衍字『法』。

尹文子卷下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❶，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❷；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籠絡萬品，治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嬖，以證切。少子孫，疏宗族❸，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内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稟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牛據切。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人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❺，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❻；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一計切。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音博。字犬曰善噬❼；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怒也，人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是人君虛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於己，疏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疏之，以其無益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筭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❾。其敝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怨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❿，弗可怨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疏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於己，疏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疏之，以其無益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三者獨立，無致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於親致疏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

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榮。然而美❶；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重。雖弗酬之，於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❷。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尹文子卷下

（郭武點校）

❶「導」，《四庫》本作「道」。
❷《道藏》本原脱「名」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❸「族」，《道藏》本原作「彊」，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❹《道藏》本原脱「之」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❺「側」，《道藏》本原作「則」，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❻「理」，《道藏》本原作「禮」，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❼「犬」，《道藏》本原作「大」，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❽「必」，《道藏》本原作「力」，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❾「怨」，《道藏》本原作「然」，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❿「制」，《道藏》本原作「貴」，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⓫「之」，《道藏》本原作「也」，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⓬「逸」，《四庫》本作「役」。

006 韓非子

經名：韓非子。韓非著。二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版本：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

目録❶

韓子序
卷一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卷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奸第九
卷三
十過第十
卷四
孤憤第十一
説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卷五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内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卷六
解老第二十
喻老第二十一
卷七
説林上第二十二
説林下第二十三
卷八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卷九
内儲説上七術第三十
内儲説上六微第三十一
卷十
内儲説下六微第三十一
卷十一
外儲説左上第三十二
卷十二
外儲説左下第三十三
卷十三
外儲説右上第三十四
卷十四
外儲説右下第三十五
卷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卷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説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卷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説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卷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飭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❶目録原缺，據正文標題補。

韓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黄老。其爲人口吃，不能道説，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説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任用。李斯害之，因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韓非子卷之一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强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其此之謂乎。以逆攻順者亡❶。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❷，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

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廣而兵强，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❸。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

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❹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❺、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諫而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孚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難❻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

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❽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説，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❾，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人下⓫。秦特出鋭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

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强敵，有畜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强，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韓[11]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强弱，在今年以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説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説，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12]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義，而服於强也。今專於齊、趙，則韓之言，文其淫説，靡辯才甚，臣恐陛下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己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强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

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膺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膺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説，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强。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强，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棄城而敗軍，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⑬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纚纚，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諳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説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

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

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灾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以智說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轉次而傭，故曰鬻。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胣，嘫裂也，勅氏切。尹子窜於棘，投之於窜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鬥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⑭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

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去賢而有功，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去賢則臣事以功。去勇而有强。去君勇則臣武自强。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智者正。爲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己功。此之謂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

韓非子卷之一

❶張榜本有『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據補。
❷趙用賢本『禓』作『禓』，據改。
❸依上句句式，此處脱『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十字，據俞樾校補。
❹張榜本、趙用賢本『可』作『河』，據改。
❺凌瀛初本無『强』字，當衍，據删。
❻張榜本『能』作『難』，注文亦作難，據改。
❼此字上脱『以』字，據陳奇猷本補。
❽此處脱『天下』二字，據陳奇猷説補。
❾據文意，此『忘』字當作『亡』，故改。
❿趙用賢本『人』下有『下』字，據文意當補。
⓫趙用賢本、張榜本『轉』作『韓』，道藏本作『轉』誤，今校正。
⓬『臣』下舊有『聞』字當衍，據陳奇猷本删。
⓭『見』藏本誤作『光』，據陳奇猷本改。
⓮藏本舊作『人』字當爲『仁』字之誤，據陳奇猷説改。
⓯凌瀛初本、迂評本此處有『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十四字，道藏本原脱，今補。

韓非子卷之二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强，無常弱。奉法者强則國强，强爲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❶奉法有强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爲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衛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言魏加兵於齊平陸，故管叔所都。勝兵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爲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

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强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虚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毁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

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内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横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❷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禄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策，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逆法，倍主强諫，臣不謂忠。逆法强諫，淩主者耳。如

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者爲不足，故含己❹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僞。斯術也，先王❺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强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即皆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淩過遊外，即嚴刑者，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不別矣。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其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❽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爲狗服矣。人主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

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德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異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爲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❾震主，亦所以爲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則死，不當則罪，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莫不飾行，故真僞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遂篡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爲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竪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

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耽之過度則捐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乖宜則危君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爲左輔右弼也。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弼之臣斯立，如比則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俱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臣賢之臣，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

用一之道，以名爲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其唯正名乎，故曰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名舉之，復脩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故能均於燥濕。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爲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

禱，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閑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閑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泰也。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則彼自爲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也。構，結也。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伍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雖有所改，無爲而爲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爲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扃，謂閉⑫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寸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由者也。既知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因其所爲善惡，既各自成，善惡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以說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

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疏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虛成羣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兢，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刑名不差則民⑬守職，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去此更求，是謂大惑。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寸以度量之，去至要而不用，是謂大惑也。

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刑勢聚焉，故失其都。

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爲理。

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爲虎，隨後以伺其隙。

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既不知臣之爲虎，臣則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

主不蚤止，狗益無已。上因下考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

虎成其羣，以弒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必見弒。

爲主而無臣，奚國之

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14]，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謂君君臣臣也。

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爲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求人斧，亂人求益斧，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之立，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爲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可以奪君位，故爲臣寶。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四指爲扶。四指爲扶。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淩己。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己。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榮益於下者也。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增其威權覆主，充塞公閭。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虧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一棲兩雄，其鬥噸噸。爭鬥貌。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喻臣也。披，爲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圉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木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大本小，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子既衆，宗室憂唫。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唫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泓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爲。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

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辟得嬖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排優能啁笑者。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⑯姦臣既以金玉內事⑯近習之臣，外又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取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⑰，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⑱？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接⑯，故言談論議希也。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强。何謂威强？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强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强。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强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

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

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防六姦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門之勇無赦罪，邑門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鬥。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强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20]羣臣知不聽，則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己，欲有所構結。今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21]不受之臣誣其君矣。諸侯之不聽則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隳，毀也，或本爲墮也。

韓非子卷之二

---

❶「由」字藏本誤作「田」，今正。

❷「忠臣」下藏本有「之所以」三字迂評本無「之所以」三字，盧文紹、王先慎衍文，據删。

❸張榜本無「之」字，據删。

❹「已」顯係「己」字之誤，當改。

❺「三」字顯係「王」字之誤，當改。

❻「惜」字當爲「措」字之誤。

❼「已」字顯係「己」字之誤，作「已」則不通。

❷「已」當爲「己」，作「已」則不通。

❾趙用賢本「夫」作「大」，據改。

⓳「天」顯係「夫」字之誤，當改。

⓫「羣於」爲「於羣」之倒，注文即爲「於羣」，據改。

⓬「閘」顯係「閉」字之誤，本注文前后皆爲「閉」，前正文亦爲「閉」，故此處不得爲「閘」。

⓳趙用賢本「其」作「民」，據改。

⓮正文作「施刑」，此作「也刑」則義不通。

⓳趙用賢本無「主」字，據删。

⓰「丙事」於義不通。正文作「內事」，據改。

⓳「舉」誤，當爲「譽」。據陳奇猷説改。

⓳上下文皆作「民萌」，此不當作「民明」。

⓳原作「攝」，據陳奇猷説改爲「接」。

⓴此「群臣」二字當衍，據陳奇猷説删。

⓴「人」字爲「受」字之誤，據陳奇猷説改。

韓非子卷之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絶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爲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矣。不可，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❶，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❷，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諫中下。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戎、有緉，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有之機也。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説之，使人問左

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❸，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棟端也。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皇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並鎋，蒲末切。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螣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瘖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知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怒知伯也。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疏，三使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知有異志也。

鐸，安于之屬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閑人也。音羈。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榦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城中窠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言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之謀臣曰張孟談，此皆能制其命。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二主有他心，吾必先之，是不信人也。不信人者人亦不信之，是始不信人而終爲人所不信也。智過出，遂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

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者堯有天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磨其斧迹。之迹，流流，布也。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蔣，草名。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❹，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徙，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❹，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徙，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❹，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徙，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❹，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徙，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

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竪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竪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户。故桓公之兵横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内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君曰：善。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乃警警，飾戒也。秦害交於楚也。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君袒❺楊而觀之。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弗聽。釐負羈歸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内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❺楊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君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黄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

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莅之，此所以絶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之三

---

❶此處脱『公』字，依陳奇猷校補。

❷『命』字無義，迂評本、凌瀛初本作『會』，據改。

❸『曰』字無義，據陳奇猷説改爲『已』。

❹迂評本、凌瀛初本『其』作『期』，據改。

❺原作『祖』，當爲『袒』，依陳奇猷説改。

韓非子卷之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内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擅爲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己，況其餘乎？此所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内爲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内，謂君之左右也。皆

與當塗之人爲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爲之訟冤。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之爲談也。談者，謂爲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❶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❷乃憤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冤，則君無德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故法術之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危，而又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慘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

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其可以功伐借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僞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强，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爲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己國還爲越國，故曰是國爲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己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

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

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絜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士❸但精絜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智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脩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絜，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既精絜，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脩士精絜也。精絜之行決於辯，謂智士辭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故當世之重臣，毀譽，則脩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脩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不以衆伍審罪過，審罪過當衆伍之。衆，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近習之臣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而所愛者愚汙之人，所愛者愚汙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有罪，人主❹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❺，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

難也。不知而説，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説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説之意，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爲難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説，其不可循理，非敢横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凡説之難，在知所説之心，可以吾説當之。既知所説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説能當。所説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説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説之，彼則爲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遺而疏遠矣。所説出於厚利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説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説之，此則爲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説出於厚利者也，而説之以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説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説之，彼則爲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遺而疏遠矣。所説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説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説之，彼則爲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遺而疏遠矣。所説出於厚利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説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説之，此則爲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説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説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説之人，内陰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説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内實疏遠，若察知其内，説以厚利，則私用其言，外明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説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説者汎語言及所匿，似若説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説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所説之人，顯出其事以爲不智而拙之。徑，直。米鹽博辯，則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説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説既知情，露必有危己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説者爲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己漏之，便以爲不密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説行而有功則德忘，説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説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説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❻身危。挑，謂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説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彊，不以而止，必以不討而興怒，故危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弘曠，彼則以爲薦大人以代己也。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彼則以爲短人而賣重也。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謂爲藉君之所愛以爲己資。論其所增則以爲嘗己也。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爲試己也含怒之深淺。徑省其説，則以爲不智而拙之。徑，直。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米鹽之爲物，積羣聚以成斟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己多合而猥交之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己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説之事廣有陳説，不爲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説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説之務，在知飾所説之所矜而滅其所恥。所説之人，其所矜事

急爲多，所以成其高。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説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説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内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内有存恤之言，則爲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爲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爲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爲之顯言，又微誹，當爲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計行若與彼同汙，則大文飾之，言此汙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爲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爲善補適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爲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説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意無拂忤，辭無擊摩，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説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此二人説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以雖以爲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説者皆當矣，厚者爲戮，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己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以雖以爲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

憎❽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厲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武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❾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❿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而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辛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

私者也。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奸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奸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

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臣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

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言成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商君之所以强秦者也。從是觀之，則聖人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爲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衰，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

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强，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讇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説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塏埆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强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也，而國之所以危也。故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

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子而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不若賜死君前。妾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以賜死。妾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

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夫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毁[11]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

世學術者説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以賜死。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

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永絶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强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人主⓭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大臣猶將得勢擅重誅，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以賞使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及公往，崔子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墻。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癘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

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饑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之四

---

❶『仇』原作『求』，舊注亦爲『仇』，據改。
❷『既』字當衍，據陳奇猷説删。
❸『十』字顯係『士』字之誤，當改。
❹『人王』顯係『人主』之誤，據陳奇猷説改。
❺『禍』字顯係『福』字之誤，當改。
❻凌瀛初本有『者』字，據補。
❼張榜本『之』作『其』，與上下文合，據改。
❽『增』字顯係『憎』字之誤，當改。
❾『玉』字顯係『王』字之誤，當改。
❿此處脱漏千余字，分屬和氏篇與姦劫弑臣篇，今據陳奇猷集釋本補齊。
⓫『以』字下脱『毁』字，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⓬『忠』下脱『臣』字，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⓭『人』下脱『主』字，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韓非子卷之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好宫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黎驗，用一人爲門户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好宫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黎驗，用一人爲門户卑，力少而不畏强，無禮而侮大鄰，貪於强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寡斷，好惡無訣，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弗敢行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携，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説而不求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父兄衆强，内黨外援以争事勢者，可亡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内悲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内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强，無禮而侮大鄰，貪復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聚於强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携，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强，内黨外援以争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

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强，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内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大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内外乖，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强，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墻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臣輻輳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

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劫。

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禄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内，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圄圉，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内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慢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大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者，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酖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興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内，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叅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内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叅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叅觀，衆士之端，皆相叅而觀之。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

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絶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己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僞爲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慴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❶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言不復於後，後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慴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大公毋變周，則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大公毋變周，則是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慴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

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内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桓公有武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以愚贛窳墮之車。戒民之備也。是以貪虎受阿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郭賈非載謗。而輮小變而失長便，故鄒人不能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絶。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鄗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❷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徒取。今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主卑者，山東是

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絶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端，故也。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

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强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强，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❸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絶。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❺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

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説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之人，必設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强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

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名則民❻盡死，民盡死則兵强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之五

---

❶『皆』顯係『背』字之誤，據陳奇猷本改。

❷『利』字爲『地』字之誤，據凌瀛初本、迂評本改。

❺『秦』字于此義不通，當爲『奉』字之誤，據陳奇猷本改。

❹『若』字爲『昔』字之誤，據陳奇猷説改。

❺『諸況』爲『設規』之誤，據陳奇猷説改。

❻『即』字顯係『民』字之誤，當改。

韓非子卷之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❶，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❷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攘臂而仍之。道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

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禄。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❹故以久矣。

所謂方❺者，外内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强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聰明睿智，天也。動静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强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者，適動静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静，静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虚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静，知事天者其孔竅虚。思慮静，故德不去。孔竅虚，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

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天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禄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禄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禄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抵。抵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摇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摇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静，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内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内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産業。上内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産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得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内有德

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内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内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内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内暴虐則民産絶，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産絶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輕絶，事輕絶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虚，則不憂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内，疾嬰内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禀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則十有三具者皆爲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之生，生而動，動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皆之死地，之十有三。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絶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故曰：拔❼。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❽。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悅。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絶。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❼。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❽。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悅。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絶。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鷹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絶。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静。重則能使輕，静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静爲躁君。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故曰：重自卑，謂損弱勝强也。有形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旅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爲大乎於其細也，故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聞，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病。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濟，强之於黄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强也。有形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旅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爲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聞，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病。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

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争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晋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晋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❾焉。晋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宫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晋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晋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争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宫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畢具，以假亂真，可以欺世。然而不可以用於實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僇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箧。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静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甚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户，可以知

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⑫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⑬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争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鋭貫頴，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頴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晋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晋，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曜。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强。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韓非子卷之六

❶此處脱『宜』字，據陳奇猷説補。
❷『以』字當爲『之』字，據陳奇猷説改。
❸此處脱『樸』字，據陳奇猷説補。
❹『曰』字爲『日』字之誤，據陳奇猷説改。
❺『言』字爲『方』字之誤，據陳奇猷説改。
❻此處衍『而』字，當删。
❼❽『校』乃『拔』之誤，依陳奇猷説改。
❾『成』顯係『城』之誤，當改。
⓭⓫『官』顯係『宦』之誤，當改。
⓬⓭『王』顯係『主』之誤，當改。

韓非子卷之七

説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説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桓公乃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利以避難。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户之邑，智伯大悦。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晋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内，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説，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

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晋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内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説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睞，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睞。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晋，或宦於荆，犁鉏曰❶：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晋與荆雖强，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

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强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爲不成美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知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爲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❷，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必以人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則異。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爲則異。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❸。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踆肩而腫膝。夫踶馬者也，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

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争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户。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争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溢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晋强，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優，吾爲丈人破晋。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己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于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説？三虱曰：争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腊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蟲有蚘或作蚢者，一身兩口，争食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争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宫有堊器，有滌則絜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絶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伐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❹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❺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

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晋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宫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宫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與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説，除道將内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韓，文侯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内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若，而恐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夫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己，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善。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説，以諫金百溢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韓非子卷之七

---

❶『日』顯係『曰』之誤，當改。
❷『正』顯係『王』之誤，當改。
❸此處脱篇題『説林下第二十三』及正文一千余字。據陳奇猷韓非子集釋本補。
❹此處衍『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據迂評本、凌瀛初本删。
❺此處衍『曰』字，當删。

韓非子卷之八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

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内，二曰斲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静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争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饑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己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强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故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内，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内，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❶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願，邪者反正。大勇

願，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絶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强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之所能服，握庸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其官，輕其責於君。故内無伏怨之亂，外兼官之責於人臣垂拱金城之内，而無扼腕聚脣嗟嗇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虎服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無馬服之患。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

弱不轂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僇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心❷，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爲，故令行。三者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是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伏怨結。勞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私怨立。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不去眉睫之禍，而慕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斷。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④於事。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録功於磐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鈎，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⑤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

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之八

---

❶此處衍『名』字，據迂評本、凌瀛初本刪。
❷此處脱『心』字，據迂評本、凌瀛初本補。
❸此處脱『民』字，據迂評本、凌瀛初本補。
❹此處脱『易』字，據迂評本、凌瀛初本補。
❺『千將』顯係『干將』之誤，當改。

韓非子卷之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

七術：一曰衆端參觀，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五曰疑詔詭使，疑危而制之，譎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户則臣壅塞。其聽其所從，若門户然，則爲臣所塞。其說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惕，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辭，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爲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户之聽。其患在竪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竪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乙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惠，故白公得以爲亂。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擁己，故更貴臣妾以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爲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爲室，盡以備失則體不傷。積疑爲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之言市有虎，猶未可信❶，況三人乎。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産之教游吉也。子産教游吉令法史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弃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孫鞅以爲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幸磔，猶切而不止，則有切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

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卜皮以魏王慈惠，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臣人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勾踐知之，故式怒黿。勾踐知勸賞可以招人，故式怒黿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懼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雜。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割河東以搆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三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爲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爲，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爲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讙詔視轀車。戴讙欲知奉笥者，更使視轀車。周主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樛堅，僞謾樛堅知君疑也。淖齒爲秦使，詐爲秦使知君惡己。齊人欲爲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産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

矣。一人煬則敝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也。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譏。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爲一，則子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内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境内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

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争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説：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言篡殺者，無人疑故也。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竪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竪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竪牛請之叔孫，竪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竪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竪牛曰❷：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竪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竪牛請之叔孫。竪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爲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竪牛爲謝叔孫，叔孫使竪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竪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内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竪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爲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

入王之境内，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而必待勢重之，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未得其術也。牛馬犬彘嘗有鈞也，而後致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共謀，爲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敵之無姦也。傷，此以盡備之不臣，皆所防疑，則姦絶也。言君亦當盡敵於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王曰：諾。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伯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大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將主行道之人，

以爲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重罪❸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行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重罪❸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行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重罪❸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

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雖胥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獸鹿就薦草，人臣歸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兵甲。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之以頭獻。

越王勾踐見怒黿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黿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黿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者也。故越❻王將復吳❼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絶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君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

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爲也。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爲，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爲孟賁。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一曰❽。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爲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弃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之虱。王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市。立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焉？王召公子汜而問間，無以測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反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驩，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遺伺輜車，故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吾不獻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三城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事

於臣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割。割爪，不誠。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同有令入，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吏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止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田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吏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吏。以知御吏陰情。

西門豹爲鄴❾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衛❿，聞王之疑己也，乃僞謗繆竪以知之。繆竪，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忿而言王之疑己也。

淖齒聞齊文王之惡己也，及矯爲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請告。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之九

❶『言』字顯係『信』字之誤，當改。
❷此處脱『竪牛曰』三字，據陳奇猷説補。
❸此處脱『重罪』二字，據陳奇猷説補。
❹『賞』字當爲『罰』字，據陳奇猷説改。
❺『今』顯係『令』字之誤，當改。
❻『越』誤爲『曰』，據張榜本、趙用賢本改。
❼『吴』誤爲『吾』，據張榜本、趙用賢本改。
❽『日』顯係『曰』之誤，當改。
❾『鄴』誤爲『濮』，當改。
❿『衛』誤爲『謂』，據陳奇猷集釋本改。

韓非子卷之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諫❶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吕倉規秦、楚。宋石遣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鶡而季辛死❷，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穰侯請立帝。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諫其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

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重。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矣。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矣。

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黄，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荆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吴，吴不❸受，令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吴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吴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吴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公偏，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内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黄，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吴王，吴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吴，吴不❸受，令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吴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吴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吴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吕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孫。然則救之。

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

曰：二軍❹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王使人問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怒曰：無敢與濟陽君❺曰：誰與恨？對曰：誰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❻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戒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御因揄刀而劓美人。

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悦之，夫人鄭袖知王悦愛之也，亦悦愛之，甚于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悦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王甚悦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强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郄宛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之，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

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有不見先戒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

黎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與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奚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令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見，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曰：晉平公觴客，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平公曰：何謂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

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固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有其弊憎臣者乎？

穰侯相秦而齊强，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

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不能爲之諸侯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舉大事乎？曰：不能。能不能殺臣不亦蚤乎？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

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闚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于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荊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群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荊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荊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使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者時可矣，何不呿以兵來？因佯遺其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鄙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鄙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鄙，遂取之。

鄴令襲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襲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七。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善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

吳攻荊，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子常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呿以兵來？因佯遺其良臣，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桀

荆王左右而内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
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
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
席，曰：吾聞汝令者發蓐而席弊甚，賜
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卷之十

韓非子卷之十一

外儲説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
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
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
行身也離世。其説在田鳩對荆王也。
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宫。夫藥酒
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
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説在宋人之
的，則説者多棘刺白馬之説。不以儀
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
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説
書而後世多燕説。天不適國事而謀先
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説者，皆如
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
鄭人争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
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
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
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
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
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故中章、
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卞、
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
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
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
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
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此三士
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
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

❶『權』乃『諫』之誤，據迂評本改。
❷此處脱『死』字，據迂評本補。
❸『下』顯係『不』之誤，當改。
❹『二軍』誤爲『二君』，據凌瀛初本改。
❺『濟陽君』三字衍，據陳奇猷本删。
❻此處脱漏兩千余字，今據陳奇猷集釋本補齊。

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大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情脩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紫，綬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且爲下走睡卧，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雖瘁飛。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轄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二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蚩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轄，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

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一曰。燕王❶好微士多棘刺之説也。

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説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宫，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兒❷説，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虚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❸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説，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説不應之以度，而説其辯不度以功，譬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説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堅如石，厚而無竅，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大怒，誅之。王所貴者，謂其可以者之晚也。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獻之。仲曰：夫瓠之臣，不察之患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斟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鄭人有相與争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❹。其一人曰：我與黄帝之匠人對曰：此新屋也，謂匠人曰：屋大尊。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

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

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説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强之功，而艷乎辯説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爲虚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説之不止，是貴敗折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説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强之功，而艷乎辯説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爲虚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説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晚必歸饋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秦强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❻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莒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異也，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伏，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

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籧篨捐之，蓆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籧篨犯聞之不喜而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籧篨所以食也，蓆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籧篨所以食也，蓆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於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裙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❼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絶無已也。王登一日❽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❾之半。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裙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❼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鄭人有且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己，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日。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强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王以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

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10]：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

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之十一

韓非子卷之十二

外儲説左下❶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趴危坐子皐。皐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趴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爲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屩。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屩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爲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以危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朋治内也。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爲原令，渾軒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駮行，必得所利，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駮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堂莊，燕當試，令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爲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不如止也。亂之所以産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屠不用玉璧，屠用玉，以魏主用譽故。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爲國之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趴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趴者兒不恥

---

❶此處脱『燕王』二字，據張榜本補。
❷『見』字爲『兒』字之誤，當改。
❸『逢』字爲『逢』字之誤，當改。
❹此處脱『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八字，據陳奇猷本改。
❺『同』誤爲『夙』，據陳奇猷本改。
❻『耘』誤爲『耕』，據陳奇猷説改。
❼『恃』顯係『持』之誤，當改。
❽『曰』顯係『日』之誤，當改。
❾此處脱『邑』字，據迂評本補。
❿『和曰』誤爲『日和』，據陳奇猷説改。

其父趼，以趼所著衣榮人。人所諂媚，爲非猶是。

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能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喻温言訓左右，愈諂。

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臞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臞也。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大逼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仲有三歸，以其大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爲君執逐。虎言明己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二人皆以公舉人，内不避子，外不避讎，虎言己舉亦同之也。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說在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子産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離❷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説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説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屩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黄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黄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説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説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屩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枳棘，非所以教國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子産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離❷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説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説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屩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

也。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臣爲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枳棘，非所以教國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子産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離❷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説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説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屩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

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斷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立，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❹，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居，皆所侮也。簡主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善。乃令烈山氏之子名曰夔，人也，何故一足？曰：夔一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❹，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居，皆所侮也。簡主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墟，轙係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居，皆所侮也。簡主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

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曰❻：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❼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屨雖貴，足必履以履之？履車席如此，大美，吾將何屬？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下而所履。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❽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紂曰：夫仁義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儒者博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弋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

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卑敬。

四。鉅者，齊之居士。屝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內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録功而與官，則莫敢

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❾，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晋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禄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何賀焉！夫爵禄旗章，所以異功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故晋國之法，上大夫二乘，中大夫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晋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有三歸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故晋國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故晋國之法，上

舉士也數十人，皆令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主也不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産者，子國之子也。子國之子産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絶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

二。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巵。昭侯能術，故以聽獨

---

❶此處脱『下』字，當補。
❷此處脱『離』字，據陳奇猷本補。
❸『原克』誤爲『用兑』，據陳奇猷本改。
❹『足』誤爲『之』，據陳奇猷本改。
❺迂評本『王』作『皆』，據改。
❻『曰』字脱，依陳奇猷説補。
❼作『門』義不通，據陳奇猷本改。
❽迂評本『戎』作『伯』，據改。
❾此處脱『管仲』二字，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韓非子卷之十二

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媻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鰥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❶，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趍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絶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

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絶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弒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鑿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至良也，然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以誅之。

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於其軫也。

如耳説衛嗣公，衛嗣公説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者，非爵禄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

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問，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拂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驕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頷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女。而有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對曰❷：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❸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

吏道穴聞之❹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聞之，起攻韓，犀首爲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内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❺：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爲其漏也。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公曰：何患社鼠哉❻？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陁，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内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内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爲其漏也。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公曰：何患社鼠哉❻？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陁，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内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内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

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

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❼。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必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茅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茅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茅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晋，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媪也在中，請歸與媪計之。衛君自請薄媪，薄媪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媪，媪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媪也，曰：衛君之愛❽疑奚與媪？媪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

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徵，不可謂教。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號❾，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❿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⓫，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⓬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❶『貨』顯係『貸』之誤，當改。

❷『曰』字脱，據陳奇猷本補。

❽趙用賢本、凌瀛初本作『王』，據改。
❹趙本無『曰』字，據删。
❺『口』顯係『曰』之誤，當改。
❻『散』顯係『哉』之誤，當改。
❼『曰』誤爲『日』，當改。
❽此處脱『愛』字，據凌瀛初本補。
❾『號』顯係『虢』之誤，當改。
❿『宋』誤爲『朱』，據陳奇猷本改。
⓫『國』字脱，據迂評本、凌瀛初本補。
⓬『亂臣』二字脱，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韓非子卷之十四

外儲説右下❶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明之❷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轊趨飲遂不能制。人主鑒於士也，而子罕爲出轊，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轊之類也。田恒❽爲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强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爵禄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訾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士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己，況君權可借臣乎？吴章知之，故説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侯君名辟彊，行人以辟彊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仁❹，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説在摇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摇木本則萬木

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❺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是以説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兑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税吏請輕重，主欲税，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虚，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宫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吒咤之，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撒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撒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争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❻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❼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子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罕殺宋君而奪其君國。罕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吒咤之，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撒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成恒❽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由圃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於是出威令，誅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

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者，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⑩，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絶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

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今王信愛子之，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内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之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

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❶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闞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人，一日❷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内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虚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必疆，故曰虚也。

四。摇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

偏，左右拊其本而葉偏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14]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制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趙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齊王，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15]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16]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穗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穗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

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内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錣在後，錣，鍼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毁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毁，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

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錣，進❶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韓非子卷之十四

韓非子卷之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也。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僞俗，故無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成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

❶「右」下脱「下」字，當補。
❷「以」字上脱「明之」二字，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❸「恒」爲「恒」之壞字，當改。
❹「仁」誤爲「人」，據張榜本、趙用賢本改。
❺「筴」爲「驚」之誤，據陳奇猷説改。
❻「彘」字脱，據凌瀛初本、迂評本改。
❼「爲」字顯係「馬」字之誤、當改。
❽同❸
❾同❸
❿前皆爲「二甲」，此不當爲「二田」，當改。
⓫「是」字脱，當補。
⓬「曰」誤爲「日」，當改。
⓭「日」誤爲「曰」，據陳奇猷本改。
⓮作「不」不通，據迂評本、趙用賢本、凌瀛初本改爲「若」。
⓯「未及」誤爲「朱及」，據陳奇猷本改。
⓰「管仲」二字脱，據迂評本、凌瀛初本補。
⓱「進」誤爲「筴」，據陳奇猷本改。

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善言也。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言，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而甽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三人爲惡，仲尼請堯爲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之化？若堯以聖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之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❷

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内，竪刁自宫以治内。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❸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虚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竪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❹，故爲爵禄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竪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❺，君垂爵禄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禄。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竪刁，一竪刁又至，非絶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行，禁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弊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之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弊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

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嘆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跡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禄，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虜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内，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行，非刑則戮。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郤子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殉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行，非刑則戮。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郤子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俱弗得，則民絶望於上矣，君上聞惡，更何所望也。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正韓子之過。今郤子

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絶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宦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滑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❼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宫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景公造亡老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興，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説，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百數，猶北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大多爲説，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故其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囷倉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桓公宿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行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君之力也❽？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臣之力也？叔向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寶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君之力也❽？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臣之力也？叔向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寶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君之力也❽？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臣之力也？叔向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寶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禄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禄，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⑫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之後，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⑬，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吾得仲父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爲不易乎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⑭爲湯、武⑬，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之臣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弒其君，今桓公以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⑯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苟且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者，言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⑬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⑱，

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爲脅櫓而自卧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❶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没，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降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没，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説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脅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教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希已。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善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於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北❷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之十五

---

❶『無復』誤爲『古復』，據趙用賢本改。

❷『易非』顯係『易牙』之誤，當改。

❸『毋』顯係『母』之誤，當改。

❹『功』誤爲『乃』，據陳奇猷説改。

❺『君市』二字脱，據凌瀛初本補。

❻『臣』顯係『功』之誤，當改。

❼下『爭』字衍，據凌瀛初本、迂評本删。

❽此處脱『君之力也』四字，據張榜本補。

❾『處』字脱，依陳奇猷本補。

❿『國』字誤衍，據陳奇猷本删。

⓫『以』字脱，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⓬『得』字脱，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⓭『且』顯係『旦』之誤，當改。

⓮『且』誤爲『旦』，當改。

⓯此處脱『湯武』二字，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⓰『不』誤爲『作』，據凌瀛初本、迂評本改。

⓱『入』誤爲『人』，據陳奇猷本改。

⓲『大』誤爲『天』，據陳奇猷本改。

⓳『士』字脱，據陳奇猷本補。

⓴『北』誤爲『比』，據凌瀛初本、迂評本改。

韓非子卷之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糊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糊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惡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❶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即至。二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爲貞，不皆死，然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公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識言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

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地賜與爲寢也。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❸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而說之以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

夫差智大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夫差智大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上，精廉剋己。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

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❺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弱於始也。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所謂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❻恃其不可侵，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其子產之謂也。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强？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孟嘗、芒卯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孟嘗、芒卯率强强與弱奚其擇焉？夫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自❼恃其不可侵，則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强，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强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故曰誣也。

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説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説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觀人之所宴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内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❽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走齊，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季氏，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❿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争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

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説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弒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弒兄，伍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説，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亹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爲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罪戮，不亦可乎哉！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衛侯怒而不誅，故楮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弒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下，一物不能當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曰也。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曰也。夫黿，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黿，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吴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哉！

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❶己，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❷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之十六

---

❶「上」誤爲「止」，依陳奇猷說改。
❷「之」誤爲「五」，依陳奇猷說改。
❸「葉」誤爲「築」，據陳奇猷本改。
❹此處脱「禁於微」三字，據陳奇猷說補。
❺「比」顯係「此」之誤，當改。
❻「自」誤爲「目」，當改。
❼「自」誤爲「曰」，當改。
❽「愛」誤爲「受」，依陳奇猷說改。
❾「離」誤爲「謂」，據陳奇猷本改。
❿「於」字衍，當删。
⓫「主」字當衍，據迂評本删。
⓬「曰」顯係「曰」之誤，當改。

韓非子卷之十七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

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蟫蟜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四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❶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❹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抱無不禁之術，則堯、舜不肖相去遠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禁，而勢之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❹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抱無不禁之術，則堯、舜不肖相去遠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禁，而勢之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❹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雖有十堯、舜而亦不❻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堯、舜，堯、舜至乃食之。夫乘不肖人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禁，而勢之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❹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雖有十堯、舜而亦不❻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堯、舜，堯、舜至乃食之。夫乘不肖人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禁，而勢之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❹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雖有十堯、舜而亦不❻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堯、舜，堯、舜至乃食之。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❺必待賢則亦不❻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抱無不禁之術，則堯、舜不肖相去遠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禁，而勢之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❹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雖有十堯、舜而亦不❻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堯、舜，堯、舜至乃食之。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❺必待賢則亦不❻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

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❼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若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用爲之的彀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驅。何以效之？所聞先王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

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❽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强。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强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❾：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之所加。以勇力之

所加[10]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説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内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

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晋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别賢不肖如黑白矣。

若夫許由、續牙、晋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

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

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晋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内，親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

若夫后稷、皐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10]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

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

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吴王孫額、晉陽成泄、齊竪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説於王，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惛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吴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主明王則不然，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圂圄縲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後明以此人者天下之賢也。内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禄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者，左右之人也。主説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也。内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禄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説之，曰：古之所謂聖君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

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蹙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内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構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内以黨與劫弒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敦適，持私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

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弒其君而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内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14]法易位，全衆傅國，最其病也。

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衣布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箠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饗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内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15]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内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主者有三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譽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利，二曰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賞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17]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内寵並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威，二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譽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

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絶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19]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静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泛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禄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20]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

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静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内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嚴居非世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鉏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窘路，託伏深慮，大者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身[22]死田奪[20]。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

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之十七

---

❶『風』字衍，據凌瀛初本、迂評本刪。
❷此處明顯脱『紂』字，當補。
❸『楊』顯係『相』之誤，當改。
❹『能』誤爲『使』，據陳奇猷説改。
❺『曰』誤爲『日』，當改。
❻『不』字脱，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❼此處衍二十一字，據陳奇猷本删。
❽『責』誤爲『貴』，當改。
❾『日』顯係『曰』之誤，諸本皆作『曰』，據改。
❿此處脱『以勇力之所加』六字，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⓫『白』誤爲『曰』，據陳奇猷本改。
⓬『曰』誤爲『且』，據陳奇猷本改。
⓭此處誤脱『將利之不與我者』七字，據陳奇猷本補。
⓮『身』字衍，據陳奇猷本删。
⓯『千』顯係『十』之誤，據陳奇猷本改。
⓰『敢誣』誤倒爲『誣敢』，據凌瀛初本、迂評本改。
⓱依文例當有『之』字，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⓲『世』字脱，據迂評本、凌瀛初本補。
⓳『吏』字衍，據凌瀛初本、迂評本删。
⓴凌瀛初本、迂評本『近』作『迹』，據改。
㉑『股』顯係『殺』之誤，當改。
㉒『身』字脱，據陳奇猷本補。
㉓『奪』誤爲『敏』，據陳奇猷本改。

韓非子卷之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之所譽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思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譴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

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虚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産男則相賀，産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筭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説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❶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富則兵强，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至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産也，相忍以飢寒，相强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❷，此亂❸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❹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惠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❺，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决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

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❻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内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❼，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❽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爲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税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禄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行必求其功，然則虚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説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禄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争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决誠以參，聽無門户，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從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决，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尊行修則民之産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搢笏之議，干❾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銛不相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干城距❿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極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争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蜃。以蜃爲銚也。即推輪也。上古摩蜃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⓫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争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

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取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説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事衡石者，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盡如衡石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内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母不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⑫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强，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内無變亂之患，計得則⑬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慈惠而輕財者亡，仁者，慈惠而輕財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予則賞多無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爲能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爲能⑭富民者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聖以説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⑮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因情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説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⑯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日⑰，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外國之置諸吏者，誅親暱重帑，則外不藉矣。爵禄循功，請者俱貳，庶嫡⑱不爭。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則虚名掩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强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虚名掩君。

主道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爲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强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虚名掩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

忍不制則下上㉓，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曰易。見㉑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㉒。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傲倖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跱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其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之㉓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 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㉔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毋謁而罪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其威分。故明主之言隔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網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鬥以散朋黨，深一以敬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藉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己喜則求其所納，己怒則察其所講，於己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

衆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上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禄。故民尊爵而重禄。爵禄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舉不當則民疑。民之重之内。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賦紋之政，務爲貨賦。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賦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姓有功則利上㉖，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主威㉕

---

❶『主』字藏本脱，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❷『刑』字脱，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❸『亂』誤爲『辭』，當改。
❹『必』誤爲『心』，據凌瀛初本、迂評本改。
❺此處衍『其欲治又不甚也』，據陳奇猷本删。
❻『名』字衍，據陳奇猷説删。
❼『太』顯係『大』之誤，當改。
❽『治』字脱，據迂評本補。
❾『千戚』顯係『干戚』之誤，當改。
❿『衡』字衍，據迂評本删。
⓫『推』字衍，據迂評本删。
⓬此處明顯脱『之』字，當補。
⓭『則』誤爲『於』，據凌瀛初本、迂評本改。
⓮『能爲』誤倒，依文例改。
⓯『盡』字衍，據凌瀛初本、迂評本删。
⓰『雖』誤爲『誰』，據趙用賢本改。
⓱『日』誤爲『曰』，據陳奇猷本改。
⓲『庶過』顯係『庶適』之誤，據陳奇猷本改。適通嫡。
⓳『因』誤爲『固』，據陳奇猷本改。
⓴『下上』誤倒爲『上下』，於義相反，當改。
㉑『易』顯係『見』之誤，當改。
㉒『止』誤爲『上』，當改。
㉓『之』字衍，依陳奇猷説删。
㉔『必』誤爲『以』，依陳奇猷本改。
㉕『法』字脱，據陳奇猷本補。
㉖『上』誤爲『止』，據陳奇猷本改。
㉕此節缺標題，據趙用賢本補『主威』二字。

韓非子卷之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説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而身爲宋國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❶，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聖人不期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

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之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説之，齊人曰：子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古者文❷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説之，齊人曰：子

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谷水難得，故節以汲者，腰臚而相遺以水。

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❸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君❹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子父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❺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内，海内説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頑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説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❻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跖棄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説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❼以文學取❽。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❾，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法趣上下四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❿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

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内，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内稱惡以待强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疏，有疏則爲强國制矣。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封土厚禄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地敗軍矣。是故事强則以外權士官於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説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禄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説之士孰不爲用嬴縮之説而儌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説，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强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責於外，内治則不可攻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内，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强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强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11]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内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

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説，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内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辯，安得無亂乎？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而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三月，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宋榮子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争，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争，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内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

者貧，而力而儉者富。⑮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説，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則重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⑯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⑮，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悦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黄，區冶⑱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⑲。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禄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强。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説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内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内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

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説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教人，是以智與壽説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21]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説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説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捌痤則寖益。謂癰也。疈威而潰之，披疈也。剔首、捌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懇草以厚民産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爲貪。境内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欲以擊禹也。子産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産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韓非子卷之十九

❶『胈』誤爲『肢』，據張榜本、迂評本改。
❷『文』藏本誤作『大』，今正。
❸此處脱『稱』字，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❹『君』誤爲『民』，據張榜本改。
❺『未』字脱，據迂評本補。
❻藏本作『溢跖』顯係『盜跖』之誤，今正。
❼『先生』藏本誤爲『先王』，據陳奇猷本改。
❽『取』字脱，依陳奇猷本補。
❾『介土』顯係『介士』之誤，當改。
❿『言』藏本誤爲『民』，據趙用賢本、凌瀛初本改。
⓫『嚴』字藏本脱，據凌瀛初本補。
⓬『孔墨』二字脱，據迂評本補。
⓭依文例當有『之』字，據陳奇猷本補。
⓮『入』藏本誤作『人』，今正。
⓯『富』字誤衍，當删。
⓰『以』字衍，據陳奇猷説删。
⓱『宰子』顯係『宰予』之誤，據陳奇猷本改。
⓲『區治』顯係『區冶』之誤，據陳奇猷本改。
⓳『平伍』顯係『卒伍』之誤，當改。
⓴『朝』誤爲『或』，據陳奇猷説改。
㉑『聒』藏本誤作『栝』，據張榜本改。

韓非子卷之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弒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弒其君，湯、武爲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之，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弒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吕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

記曰：舜見瞽叟，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得爲父子邪？父之所以欲有賢子之，是天下偏死而願夭❶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離❷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以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臣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絶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叟爲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内不爲家，亂世絶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死而願夭❶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離❷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以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

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强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謗誹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

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悗，忘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❸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治之害也。天下太上❹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下❺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❻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❼，五霸不待從橫而❽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❾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❿，而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撓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離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

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使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⓫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説桀而傷其四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説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⓬定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强，既王且强。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禄以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末⓭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授官爵，雖受不多，然無當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禄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⓮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内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莫爭。言此謂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⓯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⓰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静，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繁，亂之本也。去其本，服戰於民心。禁先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彊，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

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積而不同，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亂君操權而上重，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⑰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⑱，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

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上尊，上尊則必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心者不令得忘，鬬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鬬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發矣。奪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内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⑳知，過刑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所生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鬬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罪心相坐。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鬬，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理不得相鬬，惟恐不得免。有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何也⑲？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

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故實⑳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卷之二十

（白奚點校）

---

❶「夭」藏本誤爲「天」，據陳奇猷本改。
❷「離」藏本誤爲「雖」，據陳奇猷説改。
❸「罰」字藏本脱，據凌瀛初本補。
❹「平」當作「上」，據張鼎文本及顧廣圻校改。
❺「平」當作「下」，據張鼎文本及顧廣圻校改。
❻「大下」顯係「太下」之誤，依文例當改。
❼「正」誤爲「止」，據趙用賢本、凌瀛初本、迂評本改。
❽諸本皆有「而」字，據補。
❾「太」誤爲「大」，據陳奇猷本改。
❿「人主失力」四字脱，依陳奇猷説補。
⓫「而」誤爲「以」，據趙用賢本改。
⓬「斷」字衍，據陳奇猷本删。
⓭「末」誤爲「者」，據凌瀛初本、迂評本改。
⓮「北」顯係「此」之誤，當改。
⓯「不」字脱，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⓰「至」字衍，據凌瀛初本、迂評本删。
⓱「而」字誤衍，當删。
⓲「也」誤爲「治」，據凌瀛初本改。
⓳「也」字脱，據凌瀛初本、迂評本補。
⓴「難」誤爲「雖」，據凌瀛初本、迂評本改。
㉑「故實」誤倒，據凌瀛初本、迂評本改。

經名：鬻子。周鬻熊撰。唐逢行珪註。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版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

目録❶

進鬻子表
序
卷上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大道文王問第八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卷下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禹政第六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上禹政第六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慎誅魯周公第六

❶目録原缺，據正文標題補。

進鬻子表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聿興；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啓。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縟，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徽烈。逮乎周文作❶聖，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啓心實❷申師傅。鬻子稱賢，意合道同，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啓沃，彌綸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説微言，務於遺翰而已。鬻熊爲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睹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爲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剪

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帝王之炯誡，股肱諒直，獻替无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革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舜，擊壤謳歌，周施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沉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

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逄行珪❸上。

❶『作』，《四庫》本作『傳』。
❷『實』，原作『寔』，據《四庫》本改。
❸『珪』，原作『圭』。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❸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❹。聊爲注解，略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❶『因』，《四庫》本作『同』。
❷『惟』，《道藏》本原作『雖』，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❸『立』，《四庫》本作『力』。
❹『歲』，《四庫》本作『禩』。

鬻子卷上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爲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為法教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

言君子修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❶，守沖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❷妄為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君子不以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違道飾非，不以苟命求正❸。由，用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❹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感❺由於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

而不能必見受；

衆目視於偽，不留視於真；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主必惑於衆，豈能受於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

能必忠，

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譎也。

而不能必入；

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必忠言之不入。

能必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清真實，必存之於信也。

而不能必見信。

信言不美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信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信也。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

言君子但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非人，施之於行，不顯之於言説也。

故非非者行是，

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非人；自行是道，以論彼之非。

惡惡者行善，

善惡在身，是所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以惡惡於人，所以彰惡於行善道也。

而道諭矣。

謀事必忠，出言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斥八極，高而無際，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説，應無間之迹，終政教之端，包萬

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爲而不有，行而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❻道，可爲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昔者，言往日也。雖臨馭億兆而不獨專，從師問道以求政術之門❼。敢問人有大忘乎？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道以終政事，心迹在於經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

對曰：有。

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

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

鬻子前不即以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文王欲然❽終大忘之理，故曰其事奈何矣。

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惡去於身也，豈但墨面髡髮是為形餘❾哉？故其蚩尤見誅，四凶就戮，夏癸絶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爲政以德，必貴於道，爲化國之福焉。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昔者，以遠喻近，為之勸也。

所以爲明者，以其事史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人惟邦本❿，得衆斯昌；建極乘時，必資兆庶；人皆效力⓫，以成其功也。

力生於神，王者有國⓬，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神迹玄符，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戡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於神者也。

而功最於吏，王者度政施令而不自為⓭，必屬賢能以任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

福歸於君。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國土平康⓮，而為君之福者也。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五帝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

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道大不淪，可以崇遠也⓯。

故其道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也。夫黃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史官，為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杵臼以利萬姓，作弧矢以威天下，造律管，興封禪。顓頊平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鞀鞞、鐘鼓、莞席。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為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咎為司徒以教百姓，皐陶為士師以理獄訟，垂為共工以典衆作，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為秩宗以典三禮，夔為樂政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履不顧，敷九土，乘四載，鑿龍門，闢伊闕，導百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為盛，故百代不易，為福為教也。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為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跡不見，其賢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故曰⑯：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

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鬙之謂。夫賢與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

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為時須，王者必任，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

杖能側焉，

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常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

懷盡忠之節，必修於道。修身貴真，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

民者，積愚也。

冥然無知，愚之謂也。

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

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取良吏而不獨任也。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得於衆心，善於政事，上所以舉用之也。

士民若之❶，明上去之。若如人者❶，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斥去之也。

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人主總羣謀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己取賢，唯聖者能之。是故取吏之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杖，故為諸侯之丞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主去之。

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主去之。此隨之也。

政曰：民者，至卑也，極卑下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聖主不違人以獨用也。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

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愛樂之，多少殊別也。

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

人愛之多，則必堪為政事。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主之所拔，不可失賢也。

卿相者，諸侯之丞也。

卿相者，人主之杖，故為諸侯之丞也。

故封侯之土，秩出焉。

賢者得之，列土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焉。

卿相者，侯之本也。

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離散，故為侯之職，在卿相也。

鬻子卷上

❶「要」，《四庫》本作『安』。
❷「妄」，《四庫》本作『安』。
❸「正」，《四庫》本作『王』。
❹「言」，《四庫》本作『言之』。
❸「感」，《四庫》百子本作『咸』，是。
❻「問」，《四庫》本作『聞』。
❼《道藏》本原脱『求』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又，《道藏》本『門』字下原有『曰』字，疑原文『文王問於鬻子』後當有『曰』字，錯衍至注文中；今據《四庫》本删。
❽「然」，《四庫》本作『熊』。
❾「餘」，《四庫》本作『食』。
❼「人」，《四庫》本作『民』。
❼此句《四庫》本作『人效其力』。
⓬「王」，《四庫》本作『生』。
❼「度」，《四庫》本作『發』。
⓮「土」，《四庫》本作『士』。
❼「崇」，《四庫》本作『耑』。
⓰「故」，《四庫》本作『政』。
❼「若」，《四庫》本作『苦』。
❼此句《四庫》本作『如苦人者』。

鬻子卷下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周公裨益政禮，故稱之以爲篇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

稱周公之言，以明政者也。

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善者，體道懷德也。人主行善於上，百姓變善於下，堯之日比屋可封。知善道之為善而不行用者，是狂悖之人也。

知惡不改者謂之惑。

惡者，賊以喪軀。人主為惡於上，則百姓為惡而不悛者，是昏惑❶。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必至狂惑者。此聖王之明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夫開國崇基，必先於道。道既符合，無往不貞❷。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乙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

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賢不肖，是為明也。不似之人，豈自稱哉？言不知也。

而不肖見於行。

丹朱傲虐，無捨晝夜；額額肆惡，曾無休息。此則見於外不以隱微者也。

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

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以賢者視之，不肖之迹見矣。雖以彼賢，以自賢，人豈以為賢乎？

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

昧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蒙哉？而愚迹見於辭說也。

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愚者豈自以為愚哉？以智視之，愚迹見矣。雖以彼智，以自智，人豈以為智？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數始五帝者，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有之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爲政，故同稱之也。言帝者，豈可妄❸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

昔者帝顓頊，

黃帝正妃曰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而佐黃帝，

顓頊，為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❹，以土德王，故軒轅氏，少典次子也。

年十五而佐黃帝也。

二十而治天下。

升為天子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

因修黃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也。

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化迹不及❺，所以效也。效其通道而常用之。

昔者帝嚳，
黃帝正妃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
德日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年矣。
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升為帝也。
佐顓頊以理天下，三十而治天下。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
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
之而已矣。
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政教所為，效顓頊而行❻。其言不能
常習之也。

禹政第六

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珪，德諧元始，任賢立政❼，以致太平，可爲法則。故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
黃帝玄孫，祖顓頊，姓姒，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禪成功，曰禹。
受舜禪以臨天下。
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
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
此以上七大夫之姓名也。
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俟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人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統萬機而理天下，得賢大夫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故終始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
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湯。征葛伯，放傑，順取天下以理也。
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
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為相。東門等，並姓名也。
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七大夫皆有賢行，斥救弼諧，故得天下咸又也。
二十七世，
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爲上也。

上禹政天下也，以五聲聽，
禹之治天下也，下言難進，所欲百姓反斥九重幽深，以五聲聽，所欲百姓反斥救之事，故懸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
門懸鐘、鼓、鐸、磬，
懸之於簨簴也。
而置鞀，
置於地也。
以得四海之士。
四海之士有進於言者，必造五聲以揮擊傳聞也。
爲銘於簨簴，
懸樂器之具，刻銘於其上也。
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鼓以動物，故動合於道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下咸又也。
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教義者擊也。

鐘也。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鐸，金鈴木舌也。所以事務有可行為所欲言者，以振鐸也。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憂者，聲悲。磬聲消燥而近於悲，故憂而擊磬也。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

訟獄之事務於疾速，故揮鞀以陳之。此以上並刻銘於簨簴之文也。

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

急於政事，無暇安於一食，所以示接士之急也。

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

常行之處，非所宜憂也❽。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事必得道，必合上下，應會無不至也。

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不暇飽食，聽政不疲，朝廷閑靜，然後無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❾，昭昭然，人保其福。既去，暗暗然，人失其教。此得政典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與之，主用之❿。不賢者豈能用之哉？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夫有國者，豈自寧、豈自亂也？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

智者，非一日之志。

積功累業，行道不倦，以成其志。

治者，非一日之謀。

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為尚寬重道，修政作教以至誠平之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

治志治謀⓫，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

夫君上有道，化行於下，遠近慕義，四境無虞，百姓淳和，盜賊屏息，故人知所安也。

而知所避。

富貴貧賤不相犯，仁義禮智由其門⓬，無違政教，下民為福，是知所避也。

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

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之以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故得禍亂不作。為福之道，此之謂歟？

上下相親，謂之和。

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之，上下同心，是謂和矣。

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

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不勞於事，不苦煩苛，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此豈外求之哉？上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矣。

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兼愛萬物，慈惻外施，至若成湯征葛伯、放桀於南巢⓭，夏禹之別導山川、置立州國，故得天下免於暴亂，百姓宅其所居。仁遠乎哉，斯至仁也。

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

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所以樂推

也⑭。苟有違之，而天下離叛，非其所有也。

凡萬物皆有器，

所用利之，是以為器；而違其用，豈得其器哉。

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其所營為，必以其器用。得其器也，故和之⑰；不行其器，於利遠矣，豈有成哉。

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之，王氣而來，可以宰割⑯。必行仁與信、和與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維。西伯以敬讓興邦，南陽以仁道得政，非其人也，豈妄成之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⑰，爲政之方；極於始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坤，其靜也翕斂，其動也開闢。是以廣大而生萬物也。

萬物生而人爲政焉。

政也者，所以正於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相制，須人以為政以正之。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也。

無不能生而無殺也，

言天地能生而不能無殺。

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

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殺之，人豈生之哉？是不能生之也。

人化而爲善，

萬物之中，人其為貴，化而為善，理既彰，以統之⑳。夫數以一終十，乃至千萬。九九之數，天之運度，亦數之義也。

獸化而爲惡。

稟氣以生，不有知飾⑱，非人之類，豈不惡哉。

人而不善者，謂之獸。

天有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是曰天常。今為不善者，與彼飛虛蹠實亦何以異矣⑯。

有天然後有地，

天在於上，地在於下，先天後地，理亦自然。

有地然後有別，

三才克定，萬物區別。

有別然後有義，

夫婦之義著，君臣之義彰也。

有義然後有教，

百官立，政教行；父子存，家設教。

有教然後有道，

所以效達於上也。

有道然後有理，

事名各立而理自存。

有理然後有數。

名理既彰，以統之⑳。夫數以一終十，乃至千萬。九九之數，天之運度，亦數之義也。

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

天有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為數也。

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有虧有盈。日月或合於次，或離於次，終於一歲。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此。則日月星辰運行至十二月，皆周匝於故處。紀，猶會者也。

四者皆陳，以爲數治。

春夏秋冬各統於一歲之日月也。此以上為政之道，當法則也。

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為之天周衛，始化之，終安之，無得之也。

愼誅魯周公第六

刑法有倫，宜於時政；好生之德，理適典章。故明聖之資，輔成周室，誠勸之道，可得稱言。國之大經，在於賞罰，二者或替，將何訓焉？可爲政先，故紀之爲篇目矣。

昔者，

此昔者，往日之辭也。

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

康叔，周公母弟也，衛三監之地。殷人數叛，故使賢母弟王也。

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

人命所懸，理須詳正；夫刑或濫，其何則焉？故不可輕殺不辜，寧可失於有罪。此亦寬仁之道也。

無有無罪而見誅，

罰而不明，雖刑不禁。言罰必施於有罪也❷❶。

無有有功而不賞。

賞而不明，雖賞不勸。言賞必加於有功也。

戒之，封，

重稱戒者，所以示於殷勤。封，康叔名也。

誅賞之愼焉。

誅賞者❷❷，國之柄也。怒而加誅，未必當罪；喜而行賞，不必當功。且賞僭懼及於淫❷❷，誅濫則懼及於善。賞得其功則賢人以勸，罰得其辜則姦人以息。此不可不審愼之。

鬻子卷下

（郭武點校）

❶《四庫》本後有『之人也』三字。
❷『貞』，《四庫》本作『真』。
❸『妄』，《四庫》本作『忘』。
❹此句，《四庫》本作『二十四月生』。
❺『化』，『四庫》本作『比』。
❻《道藏》本『效』原衍作『效效』。今據《四庫》本改。
❼『任』，《四庫》本作『仁』。
❽『憂』，《四庫》本作『留』。
❾『入』，《四庫》本作『光』。
❿『主』，《四庫》本作『王』。
⓫《道藏》本『志』前原脱『治』字。今據《四庫》本補。
⓬『智』，《道藏》本原作『則』，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⓭『於』，《道藏》本原作『保』，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⓮『推』，《四庫》本作『用』。
⓯此句，《四庫》本作『得其用也，故違之』。
⓰此句，《四庫》本作『難以處王之器而未可以宰割』。
⓱『別』，《四庫》本作『則』。
⓲『飾』，《四庫》本作『識』。
⓳『瞻』，《四庫》本作『渡』。
⓴此句，《四庫》本作『數統之矣』。
㉑『必』，《道藏》本原作『不』，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㉒此句，《道藏》本原作『賞之重』，不通。今據《四庫》本、百子本校改。
㉒此句，《四庫》本作『賞僭則懼及於淫』。

008 子華子

經名：子華子。原題春秋時晉人程本著，疑係宋人偽託。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版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

目録❶

序
卷一
　陽城胥渠問
卷二
　孔子贈
卷三
　北宮子仕
卷四
　虎會問
卷五
　晏子
卷六
　晏子問黨
卷七
　執中
卷八
　大道
卷九
　北宮意問
卷十
　神氣

❶目録原缺，據正文標題補。

子華子序❶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閑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

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争，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醻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録。臣向昧死上。

❶序稱：子華子姓程，名本，字子華，春秋時晉人。《四庫提要》則謂：程本與子華子本非一人。秦以前原有《子華子》書，《吕氏春秋》曾引其文，然《漢書·藝文志》已不著録，則劉向時其書已亡。此本出自宋南渡後，『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託其名於古人』。

子華子卷之一

晉人程本著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宫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窮。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焱本相應，孰究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知其所以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❶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陽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黄潛於中宫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宫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斡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❷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焱本相應，孰究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知其所以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❶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陽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黄潛於中宫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宫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斡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❷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焱本相應，孰究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知其所以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❶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陽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

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藏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奫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❸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黄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絶。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耶❹？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僞，則知者正之。譌甚而殽亂，則知者止之。夫黄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❺。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

將甘心於黄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黄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❻？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黄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❼，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黄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黄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郯子以達于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郯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摇之也。夫禮，先王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黄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宫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羅罝，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潜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郯子非徒摇之也，又從暴之也。郯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導塗而歸。

子華子卷之一

❶『兩兩』，《四庫》本作『兩端』。
❷『生生』，《四庫》本作『生育』。
❸『六欲』，《道藏》本原作『欲欲』，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❹『賓』，《四庫》本作『實』。
❺此段，《四庫》本作『帝乃采銅者，神鼎熟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鍊剛質物之器也』。
❻此句，《四庫》本作『何所臣使』。
❼『庭』，《四庫》本作『其』。

子華子卷之二

晉人程本著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虚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❶者管散，一開一斂，萬形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麋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奄息以相薄也，庬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虚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響，響欲絶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之，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❹再拜以肅使者而進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禄從者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禄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没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❺宫子曰：意之弗叛，悲夫。是正❷坐於夕室也，是縱櫂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❸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❹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纆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禄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没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❺宫子曰：意之弗叛，悲夫。是正❷坐於夕室也，是縱櫂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❸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❹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纆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禄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没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❺宫子曰：意之弗叛，悲夫。是正❷坐於夕室也，是縱櫂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❸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❹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纆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禄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没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❺宫子曰：意之弗叛，悲夫。是正❷坐於夕室也，是縱櫂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

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反❻自郯，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澨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爲可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强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貺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弊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茭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絶人之善意，而又刮❼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王韅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韅者也。王不得已，乃釋蔪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臣❽能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❾，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子華子卷之二

---

❶「勇」，《四庫》本作「布」。
❷「正」，《四庫》本作「旦」，爲是。
❸「幣」，《道藏》本原作「弊」，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❹「幣」，《道藏》本原作「弊」，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❺「北」，《道藏》本原作「比」，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❻「反」，《道藏》本原作「友」，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❼「刮」，《四庫》本作「剖」。

❽「臣」，《四庫》本作『君』。
❾「及」，《四庫》《百子》本作『反』，是。
❿「林」，《四庫》本作『材』。
⓫「反」，《四庫》本作『灰』。

子華子卷之三

晉人程本著

北宮子仕

北官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頤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問，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也，己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愎，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説。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文❶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諵諵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精白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爲而不鬬？鬬且不止，小則❷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説，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扃，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❸，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

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碏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並忽或作思。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❹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寇賊之寇，加法度焉爲冠冕之寇❺。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爲賊。夫穿垣竇、發鍋鐺，其盜之細也夫。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

❶『文』，《四庫》本作『交』。
❷《四庫》本『精白』前有『其』字。
❸『共』，《四庫》本作『恭』。二字古通。
❹『大道』，《道藏》本原作『火道』，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❺《四庫》本無『爲冠冕之寇』五字。

子華子卷之四

晋人程本著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説如主也？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摧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沿而下，控諸羣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晋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夏，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勳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辯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之，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聞❶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邳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强其師，以伉慧❷懷。于斯時也，晋國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鴆者，展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寶叔子之爲人也，强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剉；其事主也，齊戒祓濯而無

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强記，恥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鴆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折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頹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繄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鴆恐焉，裹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爲功，而不博❸，敬守其一，正性内足，羣衆不知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窮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唯彼❹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諸侯之賓客膏其脣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慆心也，造爲謌謠以蠱君心，君曾不之知也。冕旒清晨位宁以聽，愁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戇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❺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之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神農曰：若何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爲功，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

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説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説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奠處乎？其可絶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子華子卷之四

---

❶『聞』，《道藏》本原作『問』，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❷『慧』，《四庫》本作『惠』。
❸『博』，《四庫》本作『薄』。
❹『彼』，《四庫》本作『被』。
❺『日』，《道藏》本原作『目』，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子華子卷之五

晉人程本著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机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柘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楩柟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顔嶇嵁之區，抉剔之，掎摭之，剥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噩虺蜴之變，雷霆崩墜

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鷙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大夫無甚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爲敵❶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夫人之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訾訾，巧觜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己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俱尷蹙，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門如鬧市，惟利是視。儉人乘軋己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册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眯，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隽老也，然且慆焉而不自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强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窿而不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忮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禄而邀覬於一時之幸，虛愒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曖是用。絜然知者遠之，灑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崩角摘齒，恐人之出于厥躬，門如鬧市，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隽老也，然且慆焉而不自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强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窿而不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忮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禄而邀覬於一時之幸，虛愒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

❶ 敵，原作「敵」，據文義改。

晋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爲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爲之大哀矣乎。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黄祚衍于天下，于❷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横兵，挾轂而能戰，非公臣也。公族綏纚纚，位列而籍居，非公士也；結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❸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爲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爲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❹此而已也，而又公斂其怨，私受其福矣；公賓❺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亡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之五

---

❶『敵』，《四庫》本作『蔽』。
❷『于』，《四庫》本作『子』。
❸『分財賄』，《四庫》本作『分財一賄』。
❹『乎』，《四庫》本作『卑』。
❺『賓』，《四庫》本作『竊』。

子華子卷之六

晉人程本著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榦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椓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媕婀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惎惡，因以隳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願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盭氣伏息，灾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茀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❶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媕婀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温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

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臠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則有罪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内，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❷，精氣動薄，神化回潏，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摇，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宫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産，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❸。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説，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宫，垂衣而襞幅，邃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黄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畡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以❹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❺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圉❻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之聞也。終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卷之六

❶『護』，《四庫》本作『獲』。
❷『官』，《四庫》本作『宫』。
❸『執』，《四庫》本作『埶』。
❹『以』，《四庫》本作『有』。
❺『偪』，《四庫》本作『偏』。
❻『圉』，《四庫》本作『國』。

子華子卷之七

晉人程本著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❶，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贏，不能盡其所以爲温也，必隨之以揫歛之氣而爲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墻而僵矣，必墜於阬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渝❷也；五色玄黄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惻然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恍如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❸出拓或作宕。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平故也。恢潏濛澒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虚故也。惟虚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閡，無所於忤，虚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胸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嶔嶇，太行鴈門横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充❹，薄氣發喑，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虚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虚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庳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庳；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革雖柔，擴之則

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數❺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爲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兑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摇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内也。内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决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兹心爲慈，如心爲恕❺，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羣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所以相運也。紬之紬，思或作絲由是以相屬也。姓伷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别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止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子華子卷之七

❶『執』，《四庫》本作『埶』。
❺『渝』，《四庫》本作『淪』。
❺『四』，《四庫》本作『曰』。
❹此句，《四庫》本作『謂中滿則克』。
❺《道藏》本原脱『數』字。今據後文及《四庫》本補。
❻此二句，《道藏》本原作『此兹爲慈，如是爲恕』。今據《四庫》本改。

子華子卷之八

晋人程本著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禀，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畀禀受而不加貧，醻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前也；揠足窘行，去而違之，玄瞠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暴❶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鋭，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磴訇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甚神闊疏而無法；人之訐❷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媕婀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澀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之氣藏也，土之氣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官❸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内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悦也；然而蒙之以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衣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貴饌矣；抱壁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繢拱，猱狖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虚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以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若窳也，而醜則堅牢；華壁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

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墻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嚮而不得也，昧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温、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怛乎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而其形有餘。正氣之神經乎變則涸，而其形閡而響易矣；涸淡芳奥，湛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宫，以制萬品，胃之實也❻，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宫，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横，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黄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砰訇淙射，湛於所閡而響易矣；洄洑淈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奥，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

❶「暴」，《道藏》本原作「慕」，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❷「訐」，《四庫》本作「詐」。
❸「官」，《四庫》本作「名」。
❹「神」，《四庫》本作「形」。
❺「不務白」，《四庫》本作「務不白」。
❻「胃」，《四庫》本作「謂」。

子華子卷之九

晋人程本著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黄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槙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虚，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沖，注之而不滿。彼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槙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没，天下大亂，父子質❶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蓍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悦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繢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

養也，甽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腑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瀹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知無意之爲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❷之爲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❸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禀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釋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❹，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户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惛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忮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澀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知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之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臟❺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瓢，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

金，其氣爲兑，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黄，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爍之，土以滫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鋭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土爰稼穡，火爨冶也❻，木、金器械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强，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不能汩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爲醫。大和之俗，無得❸於養而爲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虚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静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❸之説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子華子卷之九

---

❶「質」，《四庫》本作『失』。百子本作『貿』是，亂也。

❷「無待」，《四庫》本作『無養』。

❸「五」，《四庫》本作『吾』。

❹此二句《四庫》本作『六腑化殺，津液布湯』。

❺「臟」，《道藏》本原作『六』，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❻此二句《四庫》本作『水并洫也，火文焚治也』。

❼「得」，《四庫》本作『待』。

❸「吾」，《四庫》本作『五』。

子華子卷之十

晉人程本著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鉤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内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蹎蹎，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❶。黄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牾，百疾俱作，時方疫癘，道有繈負，盲禿狂傴，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痾，夏霜冬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成❷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❸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則脱，緩之則淹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猳。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子車氏之猳，其色粹而黑；一産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己也，囓而殺之，決裂其腎腸，麋盡而後止。其同於己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

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颺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霄零而朱草立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桮。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雞喑於塒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鼯吟而鼬啼，且曉昏而日昳❹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溉，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絶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藹草之芳，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汾河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鼎於郊鄙，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❻里之璞也，其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曰大❼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同穎，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❽並於温。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❺，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覿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

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真❾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强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其小人❿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窀穸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允釐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修。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勖者，則惟無宗君之黍，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子華子卷之十

❶『永』，《道藏》本原作『水』，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❷『成』，《四庫》本作『感』。
❸『滑』，《四庫》本作『骨』。
❹『昳』，《四庫》本作『映』。
❺『嘻』，《四庫》本作『喜』。
❻『井』，《四庫》本作『并』。
❼『大』，《四庫》本作『太』。
❽『國』，《四庫》本作『固』。
❾『真』，《四庫》本作『直』。
❿『其小人』，《四庫》本作『而小人』。

（郭武點校）

009 鶡冠子

經名：鶡冠子。戰國鶡冠子撰。北宋陸佃解。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版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

目録❶

序
卷上
博選第一
著希第二
夜行第三
天則第四
環流第五
道端第六
近迭第七
卷中
度萬第八
王鈇第九
泰鴻第十
泰録第十一
卷下
世兵第十二
備知第十三
兵政第十四
學問第十五
世賢第十六
天權第十七
能天第十八
武靈王第十九

❶目録原缺，據正文標題補。

鶡冠子序❶

韓子曰：《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黄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説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脱繆，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陸子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駁，著書初本黄老，而末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黄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奥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脱繆，不可考者多矣。語

鶡冠子卷上

陸佃解

博選第一

王鈇❶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

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勢❷法制，人主之斤斧。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持久，難哉。

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

命者，所以令之。

權❸人有五至，一曰伯己，百於己者。

二曰什己，十於己者。

三曰若己，與己等也。

四曰厮役，事我者也。

五曰徒隸。又其下者。

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道無所治，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爾也。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

所謂地者，常弗一作不去者也。道無所住，有之者，以稽於地所以爾也。運者，天道也。處者，地道也。

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

莫不聽之之謂命。

君也者，端神明者也。

無為而尊。

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

因人則逸，任己則勞。

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

舜發於畎畝，傅❹説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

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

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

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❺，則什己者

❶鶡冠子，相傳為戰國時楚人，姓名不詳；隱居深山，用鶡羽為冠，因以為號。其説『初本黄老而末流迪於刑名』。所著《鶡冠子》，《漢書·藝文志》著録為一篇，列於道家；唐代韓愈稱所見有十六篇，北宋陸佃注本則為三卷十九篇，或疑係後人依托。

至。

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已，異乎承之者也。是以伯已者往，什已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己趨，與之雁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為有禮焉。

樂嗟苦❻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人❼一作者，□□□□□□□也。樂則嗟❽之，苦則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

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

德千人者謂之豪，

此以獸之豪制名也。

德百一作萬人者謂之英。

此以草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萬人曰英。《記》曰：五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茂，十人曰英。今此又以萬人曰俊，百人曰英，蓋莫可考合❾。《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

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身。

無知也故賤，无❿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

信符不合，事舉不成。

一本云舉事不成。

不死不生，不⓫斷不成。

常騎兩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哉。

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著希第二

道有稽，

以道為決。

德有據。

以德為驗。

人主不聞要，故耑一作常與運堯⓬而無以無以下一有自字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

攘雞紛兄之類是已。格，正也。凡此以不聞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益於事也。

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

言幸安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卧其上，雖未及然，終亦必運而已矣。

端倚有位，名號弗去。

言其違道遠矣，所存者名號而矣⓭。

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

方是之時，俯而徇俗、仰以阿時者至矣。

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

羔雁雖有跪乳行列之儀，而以人文格之，野心多矣，又況無羔雁之性者，奈何同之乎。

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

蠻夷，鴃舌者也。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死義，故難却也。

嗜利而不爲非，義然後取。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禮，蓋充此而已。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信猶任也，君子克己就義，蓋充此而已。

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知爲造意⑭，造意，微矣，豈麤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爲道，司巇也。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爲誣，發於義則以爲夸⑮，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絶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

蓋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楊雄《羡新》是已。此非可以⑯而不已者也。夫雄如此，而義不能繩墨者，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之道，浮沉濁世，齷齪阿上，而欲自比於雄，亦已惑矣。

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能易，則雖譽所不譽、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應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一作者。其慎勿慎勿一作順物⑰以爲定情也。凡此所爲亂群焉⑱耳，姑以遠害而已，豈真同也哉。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刻制。日，德也。陽以昭蘇。四時，檢也。有明法而不議。度數，節也。天地之節，即，蓋有度數存焉。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天成象，故曰道。五音，調也。聲成文，變成方，謂之音，斯之謂調⑯。五聲，故也。五聲因習而異，在齊而齊言，居晉而晉語，斯之謂故。五味，事也。賞罰，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赴功，罰所以約之使

辟咎。

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

其所以然者，道也。道無首尾，而欲從迹其所為，譬如捕風，逆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顏子恍然不能定也，又況賜之流乎？

成功遂事，莫知其狀，

夫孰知之。

圖弗能載，名弗能舉，

夫巧者不能畫，則辯者亦不能言矣。

強爲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

芒者似有，芴者似無。

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

夫道，有情有信，非若斷空；雖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

復反無貌。

貌且無之，況於形乎？

鬼見一本作鬼不能見不能爲人業，

露則不神，豈足以建功立事哉。故善為人業者，微矣，妙矣，雖鬼不能窺其密也。

故聖人貴夜行。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微⑳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

楊、墨之屬。

絶流語，

管、蔡之屬。

去無用，

屠龍之技、刻楮之巧，雖號高妙，無所用之。

杜絶朋黨之門，

持禄養交背公死黨，淪淪然患其上，詘詘然思不稱乎上，豈可開之。

嫉妬之人不得著明，

常置卑晦。

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

此況邪弗能奸、禍不能中之義。

日不踰辰，

日月所會為辰。

月宿其列，

言宿其辰之次也。

當名服事，

當箕之名，服箕之事；當斗之名，服斗之事。其他放此。

星守弗去，

各止分域。

弦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選。

夫日陟降而成晦朔，月虧盈而成弦望，反復相尋，如轉磨引鋸，豈有終窮。

踰年累歲，

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

用或作肅不縵縵，

縵縵，漫滅之貌。

此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計者也。

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忒，而天道如上所謂更以臨之。

中參成位，一本作伍，一本作五。

言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

四氣爲政，

政法四時。

前張後極，

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張，或言極，互相挾焉。

左角一作魯右鉞一作越。角，東方之星也；鉞，西方之星也。參伐一曰鈇鉞。

九文循理，以省官㉑衆，小大畢舉。此言簡而不遺也。

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

交元作校。

其澤四被而不鬲。東漸西被朔南暨焉沛然，莫之能禦也。

天之不違，以不離一；所謂趣物而不兩也。

天若離一，反還爲物。天之所以異乎萬物者，抱一而已。《字解》曰：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

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以生死，信之至也。

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

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此跖之所以不可救藥也。

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覆者而已，如其自絶，雖天不可如何。

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載載者而已，如其自棄，雖地不可如何。

人道先貴事者，

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

酒亦或作借保先貴食者，酒保，貨酒者也。此申天貴覆者、地貴載者、人貴事者之況也。

待物□□也，領或作顧氣時也。四時各領一方之氣。

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循度以間之。性命，自然之節也。

列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以斷之，故地各有守、民各有部。

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冤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

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繁霜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真性。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皇之制，

《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緣是歟？

主不虛王，

王德備矣。

臣不虛貴，階級

列等之爵，無虛授也。

尊卑名號。

言卑尊其名號也。

自君吏民，

各君吏民。

次者無國，

入使治之。

歷寵歷録，

歷録，文章之貌。言更歷寵榮，華煥如此。《毛詩傳》曰：棻歷録也。

副所以付授，

非特受封之臣不虛貴梯級，雖無國者亦稱所以付授。

與天人參相結連，

天人一貫，不可解也。

鉤攻之具不備故也。

鉤攻，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能如是。故曰：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夫馬之性固真矣，然其智至於詭竊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言耳，夫太上無法而治，安有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可也。

下之所逼，

逼之言干也。

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者也。

緩則怠，急則困，見間一作門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

恒物之情，緩之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驅雞之喻，戒在疾捻也。間，巇隙也。方其鍵閉，雖有奇計，安得而抵之哉。天節見上，故於此具論人情。

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

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淮南子》曰：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跡所不至，更若誕謾，故曰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無盡無極也，亦無無極，故曰天之則也。

鉤攻之具不備故也。

鉤攻，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能如是。故曰：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夫馬之性固真矣，然其智至於詭竊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言耳，夫太上無法而治，安有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可也。

下之所逼，

逼之言干也。

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者也。

緩則怠，急則困，見間一作門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

恒物之情，緩之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驅雞之喻，戒在疾捻也。間，巇隙也。方其鍵閉，雖有奇計，安得而抵之哉。天節見上，故於此具論人情。

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

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淮南子》曰：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跡所不至，更若誕謾，故曰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無盡無極也，亦無無極，故曰天之則也。

也。上紘㉓下撫者，遠衆之慮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筭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曷曾可合也。爲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毋錦一作綿杠悉動者，其要在杠蓋無錦杠而橑輻俱動者，其要在一也。是故明主好要以一倡萬。以錦韜杠，故謂之錦杠。《爾雅》曰：素錦韜杠。

未見不得其譎而能除其疾也。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

梟，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為負謾而無忌憚也。雖然，秦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耳，而至於土崩，更甚乎無法者，無惻怛之實故也。由是觀之，内無至誠惻怛之實，欲以一切從事於法，則將以考真也，適足以招亂。

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

南適而北轅矣。

冥言易而如言難，言之不作，為之也難。

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

踐言之行，雖在君臣父子之間如此，況卑賤乎。

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無妄天之道也。

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

捨過不以冥冥，不以隱匿捨人之過，必發露而後廢舉善不以潛晦舉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

捐物任勢者，天也。

萬物盡無，因任而已。

捐物任勢，捐或作損。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之理也；損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夭。

其道如上，故莫能宰之而莫不夭焉。

□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

言苟為物矣，無以有已如此以明天之不可轉徙也。

法章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

夫法種種差別，稽之天道，豈得已哉。姑以應世而已，甚不自是也。

以爲奉教陳忠之臣，未足恃也。

此其勢必至於有法也。

故法者曲制，

曲為之制。

官備主用也。

官各守之，以備主用。

舉善不以冥冥，

不以宵宵，

不以潛晦舉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

捨過不以冥冥，

不以隱匿捨人之過，必發露而後廢之。

決此，

句。

法之所貴也。若礱磨不用，賜物雖詘，有不效者矣。

言慶賞者，勵世磨鈍之器也。然而賞不能、勸不勝、罰不能、必不可，若砥礪不用之材而責有於無，玉帛雖卒㉕，有不效者矣。

上下有間，於是設防，知蔽並起。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

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
政在大夫。
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絶者，不與其民之故也。
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相維，豈容至此哉。屋漏知之在下，船漏知之在上。
夫使百姓釋己而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極之舉，不能時贊，故可壅塞也。
所謂無障者，四通六闢。豈疑八極之外，之舉而不能贊明哉。湯之問棘是已。
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
神心恍惚俯仰之間，再撫八極之外，而里之前耳不能聞，墻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政恃道，而不恃耳目。
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膚寸之間，小物足以障之，何足恃哉。
道開而否，未之聞也。

此明道之足恃也。夫道開者，雲霧不能礙其視，雷霆不能亂其聽，雖栖在蚊睫而視之若嵩峰之阿，戰於蝸角而聽之若齊魏之閧，夫孰能否之。
見遺不掇，非人情也。
言無是也。此申未之聞也之況。
信情脩一作循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僇，一本作逆天之人僇。不勝任也。
不畏天禍、人殃、死地，隨之而將以脩生，此如戴粒之蟻欲以冠山，何足以堪其任也。
爲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一作明也。
以為成功則天而得之，不得曰有命者，無所期焉。是道也，非事也。
爲之以民，道之要也。
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强行；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强去。
唯民知極，弗之代一作伐也。
夫因人而不自任者，天也。民實知極，聖人豈侵越而代之。大司徒之物焉，一月普見衆水。
此聖王授一作受業，所以守制也。彼一作被教苦，故民行薄；未至乎孩而始誰。
在蚊睫而視之若嵩峰之阿，戰於蝸角而聽之若齊魏之閧，夫孰能否之。
魚亡江湖而爭於濡沫。
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地，失之本，故爭於末。
各有分域。
地有分於天，
郢有天下。
天有分於時，
秦天早寒、楚天早熱之類。
時有分於數，
春乘木數、秋乘金數之類。
數有分於度，
取數多者脩，取數寡者促。
度有分於一。
一者，度數之原，隨所分而赴之。譬
普徧萬物故也。
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
天體蓋高，而其耳更卑者，精神之運
故聖王天時，人之地之，雅無牧能，因一
作用無功多。
夫文貫三為王，蓋取諸此。

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

處故舊也。言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義。

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

水火以譬恩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義不得奪，方其申大義也，私恩不得干。猶之水火焉，相濟而不相入也。雖然，凡此人道而已，若夫天道，則又不在此域也。故下文云。

明不能照者，

所謂離朱索之而不得。

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

昔宥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爲。

善與國，所與之國，夫天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畸於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

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

引而高之者，天也。

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爲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

此歡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今貽厲階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彌深，其辭益緩，詩人之義也。

怒適也，四者已仞，非師術也。

此言四者或過或適，雖殊而遠離大道一也，豈足以據師之席哉？《列子》曰：仞而有之，皆感也。

環流第五

形無以牧乎勢，勢無以牧乎形，故其形齋元作薈，一本作蓋。而亂益者，勢不相牧一作收也。

形無以牧乎勢，勢無以牧乎形，故其弊如此。

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

堯、舜殂落，其骨蓋已朽久矣，而至今詠歎不息者，豈係其身之存亡哉。此萬世之法也。

昔宥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爲。

善與國，所與之國，夫天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畸於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

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

引而高之者，天也。

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爲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

此歡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今貽厲階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彌深，其辭益緩，詩人之義也。

有一而有氣，

一者，元氣之始。

有氣而有意，

意者，沖氣所生。

有意而有圖，

可以象矣。

有圖而有名，

可以言矣。

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

八者具矣，而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

約決而時生，

時生或作時立。

時立而物生。

混沌開矣，於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

環玉不毀，孰爲環玦？玦，半環也。

《禮論》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

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

稻宜下地，黍宜上地。

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

氣所以發之。

通於道，

道所以通之。

約於事，

知道已而[26]則蕩。

正於時，

知事而已則差。

離或作雜於名，

離如附離之離。

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為神，神之在器者為明。遠而反故謂之明。

老子所謂：逝曰遠，遠曰反。

《鄧》詩曰：執轡如組。蓋言此矣。

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干旄》之忠告至矣。

生法者，我也。

非我則無法。

成法者，彼也。

非彼則無所用法。

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

精神之運，隨日以新。

生成在己，謂之聖人。

彼我玄同，盛德之至。

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

非真混沌，孰能如此？

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

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顏如渥丹，肌膚若冰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者昧此，以為黃帝肌色皯黯而黵堯舜如腊，此墨子之道也。

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

言其明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

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

蓋言此矣。

民咸用之。

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

以出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

法貴如言。

無信不立。

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

命也。

莫非命也。

命者，自然者也。

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謂之自然。

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

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蓋言此矣。

命者，挈己之文一作父者也。

夫身在草萊而挈之浮榮之上者，命也。然而俯仰百年，恍然如夢，是文

也，非實也。

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絶。無所不及。

言無適而無有命也。

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

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日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日乖。

夫嚬其里一也，而醜人獻之，更增其陋。

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

《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居，其失之謂者也。

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昧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祇益困窮。此猶枕卧芻狗而更以遭魘，豈易怛也哉。

故所謂道者，無己無己元作己無者也；

隨之而已。

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

亦不失己。

道德之法，萬物取業，

所謂資而不匱者也。

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或作敦。

不知其誰之子也。

故東西南北之道，端一作端然其爲分等也。

《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爲善均也。

《南華》曰：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

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道，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故物無非類者，動静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一人之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之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將一國者。得，一國氣吉。

古人有言：戰猶博也，錢多則氣豪而勝，資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鋭氣，擊其惰歸。

其將一本將字下有失字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敗。賢一本賢字上有故字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或作共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爲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

異之謂道。

空之謂一，空一作同。

萬物莫不無。

無不備之謂道。

萬物莫不有。

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夫社元作天社，或作天杜不刺則不成霧，或作霧氣。

刺之為言，猶曰達也。此言亡國之

社屋之不受天陽，故無以成霧。蓋大社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然後霧生焉。正言社與霧者，社以申立之，謂氣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

氣故相利相害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類故相成相敗也。

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他皆放此。

積往生跂或作政，工或作王以爲師。

跂，跛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跂，工以為師。楊子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

積毒成藥，工以爲醫。

此言藥之迹起而醫生焉。蓋天下之弊多緣故迹而生，故大盜貸仁義以竊國，小儒借詩禮而發家。故曰：焉知曾史不為桀跖之嗌矢也。

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言其周流如環。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

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

天父，道也。地母，道也。

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温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

春以生之，象仁。

忠臣居前，

南方著見，象忠。

義臣居右，

秋以成之，象義。

聖人居後。

北方祕密，象聖。

鍾哉。

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

與人共之。

與天一作人與地，

亦與天地共之。

建立四維，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

以輔國政。鉤繩相布，一作希。銜橛相制，參偶其[27]備，立位乃固。經元作織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

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

春以生之，象仁。

忠臣居前，

南方著見，象忠。

義臣居右，

秋以成之，象義。

聖人居後。

北方祕密，象聖。

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薪，天地之門户，

本薪、門户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秋成熟、冬閉

藏之義。

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夫字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時，故君象天焉。

天不開門户，使下相害也。

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則天之門户塞矣。

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

修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為政者賞之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此謂進既仕之賢者也。

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

信雖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事之臣勸矣。故下文云。

則任事之人莫不盡忠。

《繁露》曰：一中為忠，二之則為患。

鄉曲慕義，

邦國欣慕，斯可知矣。

化坐自端，

羊肉不慕蟻，蟻慕羶也。故彼雖慕義，而我之化坐自端。化坐自端，言恭己正南面而已。

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

無二上也。

莫不受命，不可爲名，故謂之神。

妙萬物而為言也。

至神之極，見之不忒。一作或。

契此道者，豈有差哉。

匈乖不惑，務正一國。

灾變之至，無所怛惑，姑以天下大理考正吾國之失而已。

變也，以我為有某事而致也哉。

一國之刑，具在於身。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以身老一作考世，

以救於世而老。

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㊱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傳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擯，贊見言詔。《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絶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

因任之道，此其大略也。嘗試論之：古之明王無為而用天下也，豈特使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謙、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慘契此道者，豈有差哉。故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者司火，眇者督繩，剸者抱關，刖者守囿，罷瘖跛躄以實裔土。夫如是，故之餘，尚無棄者也。

上無遺事，下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知㉙而不知其智有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以為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赤也，可使與賓客言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擯，贊見言詔。《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絶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

因任之道，此其大略也。嘗試論之：古之明王無為而用天下也，豈特使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謙、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慘契此道者，豈有差哉。故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者司火，眇者督繩，剸者抱關，刖者守囿，罷瘖跛躄以實裔土。夫如是，故之餘，尚無棄者也。故咸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者司火，眇者督繩，剸者抱關，刖者守囿，罷瘖跛躄以實裔土。夫如是，故

任如此，然後可以原省。故下文云。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絶，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

《韓非子》曰：自營為厶㉚，背私為公。

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定制於冥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

由是而上至於冥冥，聖人之任也。

操以為驗，所謂道揆者是也。

然後有以一本無然、以二字量人。

無節於內，觀物弗之察矣。

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或作伴，亦或作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貧者觀其所不使之不隱，足以知信。

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

困任、原省之要，在於知人，而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

故此又具論之。

第不失次，理不相舛，一本作奸，一本作挐。近塞遠閉，備元變成，

元者，備之所以不困；成者，變之所以不倦。

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蓼立白蓼，一本作么麽，么麽，一作幼歷。

么麽，細人，俊雄之反。

白蓼於下，明起於上。蓼，垂藐也。

氣榮相宰，

君臣同體之況。言氣不言血，言榮不言衛，相備也。

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一作貧意生期，待時而發。

夫賢士之居邑里也，合哉而難同，而殊知時日。時君，元作時日。

遇人有德，一作隱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離流㉛，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不環，日夜相撓。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責，弗受或作愛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一作知之，士於純一作屯厚，

士如勿士行枚之士。

引而化之，天下好或作如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熱人，

倚上之威，作人寒燠。

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閎也。

閎，猶監也。

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或作博道，先王，一作先生。以相效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由是故也。

近迭第七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不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

神之精明曰靈。

勾萌動作與地俱，

屈生曰勾。

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贏。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鶡冠子曰：人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

鷹不擊伏，況於人乎？

騎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爲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于敵國，敵國乃責則却或作劫，以辭郤之。

却則說者羞其弱。

以辭郤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矣，其勢必至於用兵。

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

其在下者又無以回之。

國被伸或作神創，

浸大曰伸。

其發則戰。

其創之發則戰。

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莉音策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威字。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晨郵過，謀徙計易。濫一作監首不足，蓋以累重；

濫為謀首，其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目哉。

滅門殘族[33]，

滅門，周官所謂屋誅。

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

謂之伸創，以此故也。

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

以言弗知之害大矣。

悲乎哉，其禍之所極。

以言其禍可悲也已。

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

多己少人。

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

《近迭》名篇，蓋取諸此。

今大國之君，不聞先聖之道而易事，羣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碎字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恃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

鶡冠子曰：法度無以噫一本作遂意爲摸。

噫，讀為噫彼小星之噫。

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爲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於己明，

斷以獨見之明。

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己之身乎。

夫百己者，豈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而衆妙悉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千百於己者，然而所知纔止一二，而卒於泯没無間者，不能復之而已。

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責爲道，以意爲法，牽或作牢，或作罕。時誑一作詎，或作拒。世，逼下蔽上，使事兩乖，

兩失之矣。

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

軍敗曰北。

后知命亡。

投死之地久矣，乃今知之。

龐子曰：以人事百法，奈何？鶡冠子曰：法字在書字下[34]。

蒼頡作法，一本法字在書字下。

蒼頡，黄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

書從甲子。

日始於甲，辰始於子。

成史李官，

成史，蓋以獄成告於正者。李官，士師也。

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

蒼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法之端也。

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或作孅居曼曼作受之十分一耳。

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盡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

觀之，書以趣便，篆不如隸，隸不如草，則圖之鈍於應務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湣湣、傳恣恣者，莫如書。湣湣，目所不見。恣恣，心所不了。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或作叁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俊德也，非特桀雄而已。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超萬人之上也。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間或作聞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鶡冠子卷上

---

❶『鉄』，《四庫》本言：『一作鐵，非』。

❷『勢』，《道藏》本原作『埶』即古『勢』字。今從《四庫》本作勢。按：此語出賈誼《新書·制不定》，原文爲『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

❸《四庫》本『權』屬上句而作『命權』。

❹『傅』，《道藏》本原作『傳』，誤。今據《四庫》本改。按：商王武丁有大臣傳説，原爲從事版築業的奴隸。

❺『默』，《道藏》本原作『墨』，誤。今據後文及《四庫》本改。

❻《道藏》本原缺『樂嗟苦』三字。今據《四庫》本補。

❼《道藏》本原缺『人』字。今據《四庫》本補。

❽《道藏》本原缺『嗟』字。今據《四庫》本補。

❾『合』，《四庫》本作『矣』。

❿『无』，《四庫》本作『無』。

⓫《道藏》本原缺『不』字。今據《四庫》本補。

⓬『堯』，《四庫》本言：『一作撓』。

⓭『矣』，《四庫》本作『已』。

⓮此句《四庫》本作『以麤智爲造意』。百子本同道藏本作『爲知』，今正。

⓯『夸』，《四庫》本作『誇』。

⓰『以』，《四庫》本作『已』。

⓳『物』，《四庫》本作『勿』。

⓳『焉』，《四庫》本作『馬』。

⓳此句《四庫》本作『斯謂之調』。

㉚《道藏》本原缺『微』字。今據《四庫》本補。

㉚『官』，《四庫》本言『一作宫』。

㉒『一』，《四庫》本作『之』。

㉚『紇』，《四庫》本作『統』。

㉔『或』，《道藏》本原作『成』，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㉚『卒』，《四庫》本作『詘』。

㉚『已而』，《四庫》本作『而已』。

㉗『其』，《四庫》本作『具』。

㉘『王』，《四庫》本作『正』。

㉚『知』，《四庫》本作『智』。

㉚『厶』，《道藏》本原作『么』，誤。《説文》『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句改。

㉗『離流』，《四庫》本作『流離』。

㉒『爲』，《四庫》本作『焉』。

㉚『殘族』，《四庫》本作『殘疾族』。

㉔『《道藏》本此句原在『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下，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鶡冠子卷中

度萬第八

陸佃解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與神謀，道與人成。

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奈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火生焉，

至陽赫赫，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

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法猛刑頗則神濕，

刑與法，陰也。神濕則天不生水。音□❶聲倒則形燥，

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

執一作執。

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

天文地理，與人同焉。

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

譬如堯、舜，共工、驩兜欲與為惡則誅之類。

下愚不可辯也。

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為善則誅之類。

陰陽者，氣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季秋行夏令則暖。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也。

膊，形坿也。

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

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物而莫之勝也。

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

言地者，臣道也，平天下之物而莫之亂也。

音者，其謀也。

雜比為謀。

聲者，其事也。

布散為事。

音者，天之三光也。

三光雜比於上。

聲者，地之五官也。

五官布散於下。

形神調則生理脩，

形不病燥❷，神不病濕，則生理脩矣。

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或作隱專已。

夫偏養其本至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為太多，其德失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故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倪其後者而鞭之❸。

□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翳，翳知或作翳如❹。

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

天人同文，地人同理，於此見矣。

中絕人和，治漸終始。

言其治纔漸首末，而已失中道也。

故聽而無聞，視而無見，

天下之事壞於冥冥。

白晝而闇，

日中見斗之義。

有義而失誼，

人之所有，不能誼之。

失誼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

遠其進而誅不至也。

相史於既而不盡其愛，

史，使也。從省。言不盡己之愛而責人之盡。

相區於成而不索或作營其實。

區，驅也。從省。言不竭己之忠而望人之成。

虛名相高，精白爲黑，

沽於虛名而變亂事實。黑，或為墨。墨亦黑也。《詩》曰：狐狸而蒼，墨以為明。

動靜紐❺轉，

與物轉旋，如紐使之。

神絶復逆，

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言其神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經氣不類，形離正名，

《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此者也。名也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故形不麗名。

五氣失端，四時不成。

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

其於禍也，驅車就之。

開門逃福，

其於福也，若開門避之。

賢良爲笑。愚者爲國，天咎先見，菑或作薔，亦或作薔。害並雜，人執兆生❻，孰知其極。

見形而已，昧於在理。

虛名相高，精白爲黑，

沽於虛名而變亂事實。黑，或為墨。墨亦黑也。《詩》曰：狐狸而蒼，墨以為明。

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爲聰，事至而議或作義者不能使變無生。

不能消之於未萌。

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執能以褊材爲褒德或作襲隱博義者哉❼。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

言非少文不武之罪。

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立官以授長者在內❽，和者在外。夫長者之爲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治❾。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

多門杜矣。

散無方、化萬物萬物，一本❿作無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

法者，守於分域之內。

令也者，出制者也。

令者，所以行法。

夫法不敗是，

是出於義變而不可常法者，所以趣變。

令不傷理，

王⓫出於理一而不可變令者，所以守法。

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或作昌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

備天地之羨，稱神明之容。人以成則，
以成法則。
士或作土以爲繩。
以為繩墨。
列或作削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火之禽、或無鶉火之禽，玄枵之獸字。陽之精也。
雄曰鳳，凰者其雌也。鶉火，南星之次也。
騏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
牝曰麟，騏者其牡也。玄枵，北星之次也。騏似麟而無角。
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駿。其或無其字精畢至。龐子曰：致之奈何？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⑫。
五正見下。五明宜謂名尸氣皇、名尸神明、名尸賢聖、名尸后王⑬、名尸公伯。
十變九道，
未詳聞也。
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
大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所謂取稽於身者耶？
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
五五，五其音之五也。
六六三十六，以爲歲式。
六六，六其律之六也。
旬三十有六。
氣由神生，道由神成。
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也。非氣而氣以之生，非道而道以之成。
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⑭太清，
太清，天也。
下及泰寧，
泰寧，地也。
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
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
朱草生，
朱草，可以染終，以別尊卑。
衆祥具。
《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臻，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麟臻、白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蓂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嘉氣時、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
故萬口云或作去帝制神化，
衆祥備至，則外帝內神之道具矣。
景星光潤。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而月死則見，所以助月照民夜績也。
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當。一本云：武則天下莫能當。無之兵字。遠乎近⑮，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或作勝爲名。從是往

或作生者，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也。無欲之君，不可與舉。

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人君之患正在多欲。此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也。故曰：內實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平氣，欲神則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與《鶡冠》異矣。昔有鬼谷著書，以為馳說諸侯，陽開陰閉，必因其好惡憂樂而椑闔之。然至於無好者，蓋不得而說也。若然，多欲之君乃從橫之家欲以售術。而《鶡冠》言道，末流乃至於此，不已卑乎。

賢人不用，弗能使國利，此其要也。龐子曰：敢問五正？鶡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或作爭治。龐子曰：願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矯或作僑修諸己，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拮或作拓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事。鶡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或作象四時，

其體常如此。

拔或作教陰陽，移寒暑。

其體變如此。《傳》曰：古之真人，提⑯挈天地，把握陰陽。

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或作咸全，名尸氣皇。

伏義氏得之，以襲氣母。蓋近是乎？

官治者，師陰陽，

陰陽，王事之本。

應將然，

神化者於未有，故升此一等。

地寧天澄，衆美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或作署四時，

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類，因時順氣，於功易也。

事功順道，

俯而事功，仰以順道。

名尸賢聖。因治者，招或作拓賢聖而道之，

不能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也。賢也者，地道也。仁也者，人道也。

荀精牧神，

荀，急敕也。牧，驅制也。

分官成章，

精神勞矣，而不能普遍⑰，於是又備官焉。

教苦利遠，

教雖苦而利遠。

法制生焉。

萬法擾擾，自此起矣。

法者，使去私就公，

法者，將以有所去也，非以有所取也。

同知壹警，有同由者也，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

公如公侯之公，伯如霸王之伯。

王鈇第九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鵴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傳》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曰天靈，

其治萬八千歲。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別號也。

有天下兵强，世不可奪。

天地初立，豈容已有兵哉。此言亦筌蹄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與天地存，久絶無倫。

無倫，細之至也。《中庸》曰：毛猶有倫。

齊殊異之物，

齊鵬鷃之大小，等麃鶴之長短。

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

言其懸絶如此。

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取中於日德。月信死信生，終則天者，信其月刑也。

有始，

朔而後魄生，望而後魄死。

故莫弗以爲政。

取正於月刑。

天者，明星其稽也。

明星，大星也。二十八舍之類。

列或作削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

小星不見陵掩[18]。四時當名，代或作伐天者，因時其則也。

而不干或作于，

彼謝此代而無侵越。

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或無其字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

奈何杞人之憂其崩墜也。

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

凡此叩其所以。

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無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

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

故莫弗以爲法則。

易一，故莫能與争先。

《南華》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先，或為光。

易一非一，

一不足以囿之。

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

所謂侯王得一為天下貞者也。

龐子曰：願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際，

況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

克嗇萬物而不可猒者也。周泊或作汩，或作流徧照，

周泊，無外也。徧照，無裏也。

反與天地總，故能爲天下計。

往而不反[19]，豈能與民同吉凶之患哉。

明於蚤識，逢曰或作遠曰[20]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

鶡冠子曰：置下不安，

上不可以載，或作可以載。累其足或作是不爲衆父。或作文。

為衆父父。

也。其最高而不植局或作不可植局者，未之有也。

此譬安危之稽。言其置下苟危難，欲累於上，難矣。又況又在其上者乎？則其所立，豈有不局哉。累足，踡也。植，立也。局，曲也。

辯於人情，究物或作萬物之理。稱於天地，

稱之為言，量也。

廢置不殆。或作佁，或作治。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

蠢迪檢柙。

生物無害爲之，父母無所躪躤。仁於取予，備於教道，

教以為人，道以為己。

要於言語，

直言曰言，問難曰語。

信於約束，已諾不專，

反諾為已。《禮》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喜怒不增，

喜不過予，怒不過奪。

其兵不武，樹以爲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或作脩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

天曲若五家為伍、五鄉為縣之類。

日術若家里用提、甸長用旬之類。

此法起於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然則此書寓言多矣。

龐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或作已理都，使矐習者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扁，

扁，當為甸。後皆放此。

扁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脩或皆作循其屬縣，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里，里有司退脩其伍，伍長退脩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

與，或為為。

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鄉，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窬。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物。一本無伍人有勿四字，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

此言有餘不足居處之狀，無故輒違上令，當告有司。

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

同，謂同坐伍人之罪。

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扁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

其人為首，其家為貳。貳，猶副也。

若今從坐。

扁不以時循或作脩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

一二教之曰誨。

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

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

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其家，則誅可知矣。

郡大夫不以循行教誨，受聞雖實，或作賓。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之絲或作絞，或作繆政，

絲，急也。

其誅柱國，滅門殘族㉑。時合或作令地、合地之德。

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

柱國，楚之寵官。令尹，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柱國，封土執圭。軫曰：其有貴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也，《周官》曰轘。軫或作斬。

此其所以嗇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一作守中央，參於兩間。

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

元以氣言之，朔以方言之。天運始於玄元，地處始於玄朔。

此用五行分王之數。蓋一歲之運，四時始於歷。

王者敬授人，時實始於歷。

五行各王七十二日。

勉有功，罰不如。

句。

故家里用提㉒，

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

扁長用旬，鄉師用節，

驚蟄、芒種之類。

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

二分、二至之類。

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

用節。

扁十日報鄉，

用月。

鄉十五日報縣，

用氣。

縣三十日報郡，

用月。

郡四十五日報柱國，

用律。

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

天子七十二日遣使，一本作遣使於郡。

此其所以嗇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一作守中央，參於兩間。

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

元以氣言之，朔以方言之。天運始於玄元，地處始於玄朔。

此用五行分王之數。蓋一歲之運，四時始於歷。

王者敬授人，時實始於歷。

五行各王七十二日。

勉有功，罰不如。

句。

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序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

天下晏然，雖陰有欲畔者，無所乘其隙也。

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溢，

不增之使溢。

綰大或作天而不芒。

不損之使芒。芒之為言，小也。

天子申或作甲正㉓，使者敢易言，尊益區域，或無域字使利逼下蔽上，
使者變言，貸褒借譽，尊益區宇，則
其弊至於逼下蔽上。
其刑斬笞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
播惡於衆。
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
疑取次或作敢次。
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
運天或作運大。
而維張，
《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予昌。屬各以一時典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一本作則織。三則或作典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不誤，公市爲平，生者不喜，
非故生之。
死者不怨，
非故殺之。
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父或作各㉔伏或作狀其辜，不得創謚。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
創，或為制。
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以爲善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或作諭。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爲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齊長則同友，遊赦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
安居曰處。
行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儩諜或作謀足以相止。
儩，探道也。諜，間諜也。
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或作醜。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一本作天下無道適矣。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或作信本滅德之則，故爲之不朽或作株，又或作採之國，定位牢或作罕祭，或作然。
不能保其邦家則位不定矣，不能保
其宗廟則祭不牢矣。
使鬼神亶曰：或作日。
增規不圓，益矩不方，
此言法度至足，無欠無餘，規不可增，矩不可益，非特使人信之，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蓋聖人之法譬諸夫以效末傳之子孫，唯此可持，或無唯此可持字。唯此可將。
效，猶示也，讀如效犬、效羊之效。
言以示子孫之末裔，立而可持，行而可將，唯此而已。
將者養吉，釋或作澤者不祥，墠以全犧，
純謂之犧，完謂之牷。
正以齊明，齊，或作天，或作文。
不草謂之齊㉓，不眛謂之明。齊明者，蓋祭祀之正也；犧牷則以為副而已。《禮》曰：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今此獨言墠者，於墠如此，則由壇而上可知也。

四時享之，祀以家王。
子孫祭祀不輟，所謂祀以家王。
以爲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爾
正諸或作諸侯，
為之信符，藏之宗廟，而又以其璽正
之，以明後世所當守也。
故其後世之保教也全。
句。
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異物而遷，
捐或作指私去毒，或作也。
捐己之私，去人之毒。
鉤此字上有每字。一本鉤作均。於內哲，或作
堲。
智足以及之。
固於所守，
仁足以守之。
更始逾新，
周而更始，久而愈新。
上元爲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亶昭
穆，
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魯躋僖公
失是矣。
具或作其招士，
疑。
此先結之㉖，後入弗解。
先入者定矣，故後入之事弗能解也。
此知極之至也。
極如紀極之極。
龐子曰：願聞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
道。鶡冠子曰：成鳩，所謂王鈇之
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
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
生，
以殺止殺。
從中制外之教也。教或爲數。後世或作世
後成至，孫一靈羽，靈或作虛。理或作理虛羽
埋。或作虛村理。符日循，或作脩。功弗敢
或無敢字敗。
智者雖工，弗敢敗也。
奉業究制，執正守內，拙弗敢廢。
愚者雖拙，弗敢廢也。
樓剖與旱，蘇本作樓剖與卑。疑旱或爲早。以
新續故。四時執效，應鋼或作銅不駿。
疑。
后得入廟，惑惑作或爽或作
謂之焚。或作婪。
生火甚多，其和焚矣。《列子》曰：
焦然肌色，奸黽昏然，五情爽惑。
祖命冒世，
冒，忝也。
禮嗣弗引，奉常弗內，
世，如世德之世。
弗引，弗引於朝。弗內，弗內於廟。
奉常，禮官也。與宗廟之儀有丞，景
帝更曰太常。
靈不食祀，
其鬼不得食祀。
家王不舉祭，天將降咎，皇神不享。
家王越而祭之，則將獲罪於天，皇神
雖郊不享。皇神，昊天上帝。
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
異意，
人君爽惑不嗣，其罪如上所云，則繼
其後者據舊鑒新，豈敢輒異哉。
民心不徙，與天合則，
句。
萬年一范，
范，如《荀子》范形之范。
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
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

海以爲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或作續。而莫敢效增或作蹭免。
此言夷貉萬國皆以朝服致貢，而不敢輒增，亦不敢免。《法言》曰：被我純績，帶我金犀。聞者傳譯來歸其義，
又其遠者。
莫能易其俗、移其教，《孟子》所謂：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
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内帝或作耑之法，
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謂之素皇内帝，則又其至者也，蓋至人神矣。由是而在下則玄聖外王之道也，由是而在上則素皇内帝之法也。
成鳩之所枋以超等，
枋，柄也。
世世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或作禮正之術也。不待士史或作女蒼頡作書，故後世莫能云其咎。
士，李官也。太古無法而治，不立士史，不造書契，而至德玄同。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尚何議其咎也哉。《傳》曰：蒼頡作書，鬼夜哭，天雨粟。方是之時，至德衰矣。
未聞不與道德究，究字下或有謂字。而能以爲善者也。龐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
彼類善則萬世不忘，
有可字。一本情作成。
類，猶聚也。
道惡則禍及其身，尚或作有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或作履。
李，如李官之李。李者，治也。
百父母子，且或作其未易領㉗。或作頃。
言父母暨子至百不易領矣。
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
離，附也。言以上所云，方若疇合四海以為一家之言，似違中國之正遠矣。
丘第之業，
第，里第也。
域或作或不出著，
著，土著也。
居不連堶，
毀墻曰堶。
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爲一家，夷貉夷貉，或作第却。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一本情下
此言丘里之間，其業之異如此，又況四海夷貉之遠乎。
鶡冠子曰：虎或作唐狼殺或作救人，或作下。烏蒼從上，蠛蛾一作螻蟻。從下聚之。
烏，烏烏也。蒼，蒼蠅也。
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
此言四海之情同以為一家，無不可者。
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

委，亦米之數也。《傳》曰：少曰委，多曰積。其數未詳聞也。《禮》云：出入三積。

列或作削地分民，亦尚一也耳，或無耳字。百父或作交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至下或有制字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及其故，天地跼跼或作跼奚足以疑？

跼跼，狹貌。《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近之理，或作異。使鬼神一失，

一失，失其奧也。此言聖人燭理，有以窺之。

不復息矣。

運而不停。

與或作爲天地相蔽，

蔽天地而不耻。

至今尚在，以鉦面達行。

疑。

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

泰鴻第十

泰一者，

泰一，天皇大帝也。

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

泰一無所不同，故曰執大同之制。

楚人忘弓，未能忘楚；孔子曰：惜哉，其未大也。

調泰鴻之氣，

泰一，含元氣者，故曰調泰鴻之氣。

鴻蒙，元氣也。泰鴻，元氣之始也。

正神明之位者也。

《南華》所謂：天尊地卑，神明之位。

夫道者，天地之母，縮而修身，伸以治國，皆可以長久。此廣成子之所以千二百年，而成鳩氏之所以萬八千歲也。故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又曰成鳩氏天。

靈。

得此道者，何辨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

用之則是，安辨孰何㉘？

故九皇受傅，

受教於傅。

以索其然之所生。傅謂之得天之解，或作天然之解。

不與法縛，不求法脫。

傅謂之得天地之所始。

不妄曰常。

傅謂之聖人，聖人之道，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

德者，得此者也。

郤始窮初，

郤者，開也。有初然後有始。《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一至矣，其地蓋處太易、太素之間，故曰郤始窮初。

得齊之所出，

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太一者郤始窮初，得齊之所出，故能北辨而南，與萬物相見。

九皇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

泰一者，無適而非一也，故九皇殊制而不能二也焉㉙。

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

泰皇，蓋九皇之長也。

泰一曰：愛精、養神、内端者，所以希天。

内直者，與天為徒。

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旋無形，

旋，和土也。

刻鏤未萌，

木曰刻，金曰鏤。凡此亦皆自然也，夫豈物刻而雕之？

離文或作父將或作特然者也。

離，華離也。天道造始而地事終之，故其言如此。

地者，承天之演，備載以寧者也。吾將告汝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

此將從體起用，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故先建立君臣之義。

所陳四則㉙，

四則，即上所云傳謂之得天之解、傳謂之得天地之所始、傳謂之得道之常、傳之聖人。

散以八風，

東方曰明庶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東北曰融風之類。散謂散放此。

撲以六合，

撲，言總之六合之内也。

事以四時，寫以八極之外也。

寫，言放之八極之外也。

照以三光，牧或作收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改以二氣，

亭之以温凉，毒之以寒暑。

致以南北，

南北謂日。

齊以晦望，

晦望謂月。

受以明歷。或作曆。

歷，謂日月星辰。蓋四則至矣，而其道無乎不在，在此為此，在彼為彼。故八風得以散，六合得以撲，四時得以事，八極得以寫，三光得以照，五音得以調，六律得以正，刑德得以牧，度數得以分，五色得以表，二氣得以改，南北得以致，晦望得以齊，明歷得以受。然則，道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亦無所不在乎？故曰：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

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

此申致以南北之義。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日在東井，其長短有度。

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

此申齊以晦望之義。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其損益有數。

列星不亂其行，代而或作以不干，位之稽也。

此申受以明歷之義。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

天明三以定一，

義見下文。

則萬物莫不至矣㉛。或作以。

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

此言方其生長則三，不後於一。方其投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三極之道，莫知其孰急也。

夫物之始也傾傾，或作鴻鴻。傾傾，未正之貌。

至其有也録録，

未能拔於常流之中，故曰録録。

至其成形端端王王，

端端，傾傾之反。王王，録録之反。

勿或作物損勿益，幼少隨足，

各隨其性而足，無事於老。

以從師俗。

仰以從於師，俯以從於俗。

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

人心譬如槃水，莫動則平，不撓則清；微風過之，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矣。

神聖踐承翼之位，

承翼之位，蓋天位也。前後曰承，左右曰翼也。

以與神皇合德；

五精之帝謂之神后，則神皇蓋昊天也。

無鉤無繩，渾沌

按圖正端，以至無或作天極。兩治或作祭四致。

兩治，上下察也。四致，普遍四方也。

間以止或作上息。

隨緣赴感，無所不周，如上所謂，可謂至矣。然而動息則靜，語息則嘿，豈常離此寂然之地哉？

歸時離氣，以成萬業。

離，附也。取譬言之，借如五精之帝㉜，其道各遍五方，而太昊司春，少昊司秋者，所以歸時離氣，以成萬業也。

一來一往，視衡佤仰。

彼來此往而佤仰視車之衡，所以同乎人也。《禮》曰：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綏之。或曰：衡如權衡之衡。衡之佤仰應物而已，何所容其心哉。

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沌

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擢六律，塞師曠之耳；散五采，膠離朱之目；毀絶鉤繩，儷工倕之指，而天下人始舍其樸矣。

大象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

此明渾沌之不可判也。蓋偽生真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相戰，百族為之不寧。《南華》曰：上倍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神。蓋謂是乎？

偷氣相或爲祖時，後功可立。

盜陰陽之和以載其形，而還以相時。

先定其利，待物自至，

不迎。

素次以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

所謂：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上聖者，與天地接，

句。

結六或作交連而不解者也，

六連，六合也。《老子》曰：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右前後，靜侍或無侍字中央。

此言君無為也，而臣亦無為。

開原流洋，

洋，若今海之有洋也。

精微往來，傾傾繩繩，或作鴻鵕繩繩。

傾傾，側貌。繩繩，正貌。

內持以維，外紐以綱或作經，行以理紀，或作執，紀以終始，同一殊職，

聯之使同，統之使一。

立爲明官五范。

五范，五音也。義見下文。

四時各以類相從[33]，昧或作味玄生色，

春夏之華，發於玄冬。

音聲相衡。

衡，平也。

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或作東方生物圖揭立止焉。

止，猶植也。

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録藏焉，故調以角。

徵屬南方，而今此言於東方者，蓋言以調東方而已，非謂分配東方也。下皆放此。

中央者，太一之位，

北極，天地之中，而其一明者，太一之座。

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宫。道以爲先，

夫道至矣，而更推以為先。《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

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或作華物天上。

疑此樂章之名，蓋若《皇華》、《析揚》也。

調其五行之氣。木温、金清之類[33]。

和其味，

和其五行之味。水鹹、火苦之類。

聽其聲，

火焦、金殺之類。

正其形，

木圓、土方之類。

迭往觀今，或作令。故業可循或作修也。

天下一致，來不異古，往不異今，却而觀之，則其業可循。《近迭》篇曰：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蓋前却迭。

本出黄鍾，所始爲東方[34]，萬物唯隆。

以木華物，天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土爲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以天子爲正。

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五方，又以天子治之。

調其氣，

首尾易面，或作向[36]。

春夏先，秋冬後，其方各有向焉，何可易也。

地理離經，

天之首尾易向，則地理亦失其經。

奪愛令亂。

奪其所欲而亂。蓋天序易於上，地理離於下，則人其有不亂者乎？

上滅天文，理不可知，

天文滅矣，地理安可知也。故曰：文理相明者也。

神明失。或作夫。從或作徒文或作父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

對質曰藻，對實曰華。藻，文也。藻如草之藻，華如木之華。

衆者，我而衆之，故可以一范請也。請，如請益之請。蓋衆者自我而千萬，則其一之亦在我矣。無不可者。

順愛之政，殊類相或作未通；《列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逆愛之政，同類相亡。

《傳》曰：焉知父子不為豺狼。故聖人立天爲父，建地爲母，范或作危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或作明以使一人也。氾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或作人被其和。

此言聖人蓋知一期以使一人，而惟是心焉。氾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也，非務使之必同。故曰：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和也者，無形而有味者也。和者，道也。蓋道無形而有味。

同和者，仁也。

與道同和。

相容或作密者，義也。

與道相容者，義也。

能容，不義則道不能容。

仁義者，所樂同或作自名或作召也。能同或作因所樂，無形內政，

此言能同仁義之樂，則政法雖有而真空內之。蓋所謂真空者，無不礙有故也。

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

天，受藻華以爲神明之根者也。

天受道之英華，以生神明。《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地，受時或作得以爲萬物原者也。

地者，受天之時以產萬物。

入而論泰鴻之內，出而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便物取稽焉。

衷之言，中也。無所出入為定。

泰錄第十一

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

此言神聖契理而有以制命，則蘧粉萬物而不為戾，雖以慰地責天，可也。昔者老子上毀五帝、通及三皇，而西域之學有喝佛罵祖者，豈近是乎？

調味、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

其道如上所謂，則天、地、人事豈有出於此乎？

便物取稽焉。

《拾遺記》曰：望三壺如聚米，視八鴻若縈帶。說者以為：八鴻，八方之名。鴻，鴻大也。然則九鴻蓋九圍歟？

地有九州，

此即鄒子所謂九州，蓋非禹別者也。

泰一之道，九皇之傅，請成於泰始之末。

泰一之道至矣，故上篇云：九皇受傅，以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又言其傅嘗請成於泰始，蓋非泰始莫足以知焉。其曰末者，言順下風而請也。

見不或無不字詳事於名理之外，更當要其會歸。故下文云。

此言纔見其事之略而已，更當要其合意，扶義本仁，或作收。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爲其事者有其功。

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形也。正，如覆怨其正之正。

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故下文云：萬物乘於天地，故天地萬物之理。

蓋形受養於味者也。

味者，氣之父母也。

氣不足，補之以精。精不足，補之以味。

精或作清微者，天地之始或作所治也。

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者，蓋將要名理之所會，又當致此三者也。

不或無不字見形巒而天下歸美焉，

巒，肉也。

名尸神明者，大道是或作正也。夫錯行

為其事者有其功。若夫聖人無名，

未有囿於管、晏之卑，而可以招堯、舜之高者也。

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己而在彼者，狎漚也[39]。

如狎漚者，心動於內則漚鳥舞而不下，此未離己而在彼者也。

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或作他名，文理明[40]別，神聖之齊也。

齊，如齊量之齊。

法天居地，去方錯圓，或作督。

方以智則滯，圓而神則通。

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

擬之者，象也。議之者，說也。

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

神聖之教，不即不離，而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適者反下。隱顯

豈相離哉。

神聖之教也。

天一位，地一位，聖人參於兩間以齊。齊之而以彼鑒此，以此教彼，則天下之理得矣。然後萬物各遂其生。故下文云。

故流分而神生，

流分，謂水也。天一生水，其於物為精。精聚而後神從之。

動登而明生，

動登，謂火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為神。神會而後識從之。故文者，所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或作地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

天域於上，地域於下。

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

二端或作聖端者，神之法也。

神明之法，如是而已。

神聖之人后或作命，先天地而尊者也。

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故能知度之；

其道圍乎天地之外，故知能知之，義能度之。

尊重焉，故能改動或無動字之；

拔陰陽，移寒暑。

敏或作數明焉，故能制斷之。敏，或爲數。

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

精神之外，皆其緒餘土苴者也。

內聖者，

或作聖內。

精神之原也。

外王者乃其緒餘土苴，則內聖者精神之原也。

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

精欲嗇，神欲養，氣欲專，故其辭如此。擢者，秀拔之辭。

幽則不洩，簡或作聞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

明太用則昏，精太用則竭。

故能役賢能，使神明，

無為也，故能用天下而有餘。

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

豫，暇豫也。

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或作万。要之極也。

要其會歸，至於此而極矣。

帝制神化，治之期也。

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

故師或無師字爲君而學爲臣，

教者為君，學者為臣。

上賢爲天子，次賢爲三公，高爲諸侯。

高者以為諸侯。

易姓而王，不以祖或作禮籍爲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

堯授舜，舜❹❶授禹，用此道也。

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或作然同生物無害。

聖人心外無法而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動作出入反在於胸中，則事豈有不成，物豈有不利哉？

闔闔四時，引移陰陽，怨没澄物，

疑。

天下以爲自然，

百姓謂我自然是也。

此神聖之所以絶衆也。

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

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

有情有性，無為無形。

故過人可見、絶人未遠也，

《南華》曰：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矣。

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

紘者，取譬於冠。而錮結云者，以明無危墮之患也。

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或作用不窮一。

所謂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至於山、川、鳥、獸、草、木，裕如也。

影則隨形，響則或作明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

隨而應之，故曰師也。

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爲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

輔相導陰陽終始四時之功。

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或作纏氣不常之故，孰不詔請或作諸都或作鄙理焉。

都之為言，總也，讀如都鄙之都。此言人保聖人，故陰陽失和，詔而請之，使總理焉。雖然，大亂之本，實始於此。此庚桑楚所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故下文云。

故神靈威明上變光，

老聃所謂上悖日月之明。

疾徐緩急中動氣，

老聃所謂中墮四時之施。

煞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徵下在地。

老聃所謂下燥山川之精。

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效，

既已見矣。雖然，豈其效如上所謂，亦已見矣。故下文云。

遂可以無聖人之治哉？故下文云。

天者，氣之所總出也；

所謂虹霓也，霜露也，風雨也，積氣之成乎天者也。

地者，理之必然或作理然之必也。地道則取無可無不可者，天道也。

故聖人者，出之於天，

其道常出於天。

收之於地。

不肯出於地也。

在天地若陰陽或無陽字者[42]，杜燥濕以法義，與時遷焉。或無焉字。

若陰者以法義杜燥，若陽者以法義杜濕。度萬云：神濕則天不生水，形燥則地不生火。

三者[43]，聖人或無人字存則治、亡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或作文知先靈，

先靈，先王之靈。

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或作乃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鶡冠子卷中

---

❶《四庫》本案：『一本音下缺一字；又，聲上多一「故」字。疑悞』。

❷『燥』，《道藏》本原作『屎』，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❸『倪』，《四庫》本百子本作『視』，是。

❹此句《四庫》本作『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知，或作如』，并案：『一本元缺以下十三字，與正文不相應；疑當在下文「知無道」知字之下，而錯悞於此。今姑仍之』。

❺『紐』，《四庫》本作『組』。注文同此。

❻『執』，《四庫》本作『孰』，并案：『一本作執，非』。

❼『執』，《四庫》本作『孰』，并案：『一本作執，非』。

❽『立官』，《四庫》本作『主官』。

❾『平治』，《四庫》本作『平法』。

❿《道藏》本原脱『一本』。今據《四庫》本補。

⓫『王』，《四庫》本作『主』。

⓬《道藏》本原缺『司』字。今據《四庫》本補。

⓭『后王』，《道藏》本原作『后二』，誤。今據後文及《四庫》本改。

⓮『及』，《道藏》本原作『反』，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⓯『遠乎近』，《四庫》本作『遠之近』。

⓰『提』，《道藏》本原作『是』，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⓱『普遍』，《四庫》本作『善徧』。

⓲《四庫》本案：『一本無掩字』。

⓳『往』，《四庫》本作『狂』。

⓴『遠臼』，《四庫》本作『遠白』。

㉑『族』，《四庫》本作『疾』。

㉒『提』，《四庫》本作『楹』。注文同此。

㉓『申正』，《四庫》本作『中正』。

㉔『各』，《四庫》本作『名』。

㉕『草』，《四庫》本作『莫』。

㉖《四庫》本無『此』字。

㉗《四庫》本案：『一本「且」作「旦」』。

㉘『孰』，《四庫》本作『誰』。

㉙《四庫》本案：『一本「也」下有「焉」字，誤』。

㉚『陳』，《四庫》本作『謂』。

㉚《道藏》本原缺『至』字。今據《四庫》本補。

㉜『帝』，《四庫》本作『指』。

㉚《道藏》本原缺『時各』二字。今據《四庫》本補。

㉔《道藏》本原缺『東方』二字。今據《四庫》本補。

㉚『温』，《四庫》本作『蘊』。

㊱『向』，《四庫》本作『白』。

㉚『蕢』，《四庫》本作『貴』。

㊳《道藏》本原缺『神』字。今據《四庫》本補。

㊴《道藏》本原缺『狎漚』二字。今據《四庫》本補。

㊸『理』，《四庫》本作『聖』。

㊶《道藏》本原脱『舜』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㊷《道藏》本原缺『天地』二字。今據《四庫》本補。

㊸『三』，《四庫》本作『二』。

鶡冠子卷下

陸佃解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效也。

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

故形名可信也。

《易》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有方矣，然後形名著焉。

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

知俱起。黄帝百戰，

百戰之數未盡聞也。蓋與炎帝戰於

阪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七十二，此其大略也。

蚩尤七十二，或云無二字。堯伐有唐，

《傳》云：堯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

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唐，未詳

聞也。伐或作代。

禹服或作伐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

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

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

善用兵者，其道如此。

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❶，

怠然後解，解然後憺，故君子言憺，真人言怠。《禮》云：三日不怠，三月不解❷。

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

保，傭保也。

太公屠牛、

《傳》曰：太公少貧，賣漿，值天熱而肉敗。屠牛賣肉，值天凉；管子作革或作草，百里奚官奴，百里奚，虞人也。虞亡，晉主辱之，以媵穆姬，而飯牛於秦，豈此所謂官奴者乎？

海内荒亂，立爲世師，莫不天地善謀。

日月不息，迺成四時，精習象神，

《南華》曰：鐵成見者驚猶鬼神。豈

熟謂能之？

言非不學而能也。

素成其用，先知其故。

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

知一不煩，

知一則簡。

千方萬曲，所雜齊同，

會之有元，故不能異也。

勝道不一，

制勝之道，夫豈一端而已。

知者計全，

戰必勝，攻必取。

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❸。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

徇俗則病傭，欲踰至德之美難矣。

安可以問塗而至也。九天具見《鴻烈真經》。蓋若南方曰朱天，北方曰玄天，中央曰鈞天之類。

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或作火體。

計失，其國削主困，爲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嘗或作賞試。

嘗試失之疏❹，遇計失之細，事貴取中而已，明此所當審也。

是以曹沫爲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爲敗軍擒將。曹子以爲，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計。桓❺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❻公墠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傳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爲知時，魯君爲知人。

劇辛爲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此不還人之計也，

言其計畫無後之爾。

非過材之荊也。

此言賢者城❼重其死。雖然，曹沫之

事適遭管仲，不欲愈一小快而以齊信於諸侯，故能成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欲以報漢而卒族妻母，隴西之士用為恥焉。則沫之劫致豈可以為常哉？矧又霸者之事也。至於王德之人❽，誠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誅沫矣，何足貴乎？

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則❾多惡、欲多惡則不積德❿，不積則多難⓫，或云多惡則多難，無則不下五字。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强不能者僇，

僇之言辱⓬。

是劇辛能絶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爲法，微道是行，齊過進退，齊，不過也。

參之天地，出實觸虛，

吴奔東南，亞夫使備西北，蓋知此矣。

禽將破軍，發如鏃或作鍭矢，動如雷霆，暴疾擣虛，殷若壞墻，

殷，壞聲也。

執急節短，

《孫子兵法》曰：其執險，其節短。

用不縵縵，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授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或作遊。與道翱翔。翱翔授取，錮據或作推，或作損移，

或作豫堅守；呼吸鎮一作揕

鎮，不移也。

與時更爲。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奉。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

復，反復也。還，回還也。

安可控摶⓭？

控，引也。摶，持也。

禦，控摶言不可止。

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數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虚實相因，得失浮或作得失相浮縣。

浮縣，言無定也。

兵以勢勝，

兵法曰：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時不常使，蚤晚絀贏，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

有命，一作言息，又作止息。

必中三伍⓮。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或作不遺。獨或作動與道俱，逝，或作遊。與道翱翔。

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

此言禍福相為表裏，孰如索綯纆索也。三合曰糾。

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

芴芒無貌，或為根。

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作能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

小休曰息。

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太疏⓯故也。

籠中之鳥，空窺不出。

太密故也。

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慶者在堂，吊者在門。

失反爲得，成反爲敗。吴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可，或作苛。橢枋一術，奚足以游？

橢，讀如隋銎之隋。枋，讀如方銎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以百變應之。而今隋方一術，則豈足遊於變通之會哉？

往古來今，事孰無郵？

郵，置郵也。行者過之而已，故事之過者為郵。

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囚。坱軋奪垠，奪垠，或作葬云。孰煙得之？

此言大鈞播物，坱軋無垠，皆在壚煙之内，孰煙得之。

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任之而已。

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

域域，淺狹之貌。

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一本自矜容下云徇名終身謀奈，無列士以下兩句。

《詩》曰：垂帶悸兮是也。

列士徇名，貪夫徇財。

以身逐物曰徇。

至博不給，給，或作結。

統之無要，則雖博乃更不給。何則？至道常約故也。

知時何羞？

不愧不作。

不肖繫繫，或作敷俗，賢争於時，

知也者，争之器也。名也者，相軋也。

細故袃一本袃作襲，蒯作蒯蒯，

蒯，猶芥也。袃芥，刺鯁也。

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

此言如意與不，無足欣戚。

千言萬説，卒賞謂何？

此言理盡於上而彼之繁言雖累千萬，猶當賞此。

勾踐不官，

勾踐嘗臣於吴。

二國不定；文王不幽，

幽於羑里。

武王不正；或作武王不執正。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不得與三王[16]，鉦面備矣。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盗，而不能使人不意己。

横逆豈可必哉？

申徒狄

殷之末世枯槁者也。

以爲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男曰赤子，女曰嬰兒。

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

鳥鵲性猜瞿，麋鹿性驚決，以故為之。

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

夫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恩信素足，非自外至。故蹔市人之足則辭以脫悞，兄則以嫗，大親而已矣。令德下衰而至於父子相猶、兄弟相痛者，豈其性固異於古也哉？蓋治之之過也。

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爲也。

此言不能相與於無相與[17]，相為於無相為，故其弊至此。郭象曰：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殷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蓋知此故爲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傰，傰則亂，亂則阿，阿則理廢，傰則義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爲堯智，其好利者以爲堯愚。湯、武放弒利其子，好義者以爲無道，

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唯好義者以為有道。

而好利之人以爲賢。

爲或無爲字彼世不止之者傰，

止之使勿爾者，覆受僇焉。凡此以傳賢，故有放君。君好傰阿，故有弒主。夫放弒之所加，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而安處危以妄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甯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

箕子逃

逃，逃禍也，非謂逃而去之。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

而搏裘牧[18]，

《宋世家》曰：南宮萬殺湣公于蒙澤，大夫裘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死。即其事也。

蹇叔哭

蹇叔，秦臣也。穆公襲鄭，蹇叔哭之。

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悾，或作殩。

悾，怖也。

手足爲之汗出，

怖故為之汗出。

而上人或無人字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19]，

言傍觀者為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危莫知焉，乃始搏而折枝，趨而操木。

是觀之㉑，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

此言伊、吕、申、管之才，人非莫及也，而箕、裘之徒卒以殺辱者，無其時命故也。

唯無如是，無其時命。

時有所至而求，或作衰，又或作表。有君無臣，故雖時有所至而上求焉。時有所至而辭，有臣無君，故雖時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闢，或作闔。闢，猶辭也。命有所至而闢。或作闕。闢，猶求也。

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

守命，猶委命也。

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恐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以早爲晚，地不能以高爲下，人不能以男爲女，賞不能勸不勝任，若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此言不達事變物化，故輒敗北。《素問》曰：物生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

龐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奈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埶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埶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

龐子曰：取功，奈何？鶡冠子曰：天不盡馬之情。此之謂也。故曰：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其後。其近是乎？

斧鉞在後，不能使啞者鳴。

龐子曰：以書御者，不能必不或無不字可。

鶡冠子曰：物有生，生，猶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

此言前期而勝也。

子獨不見夫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易褐之上。仆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

句。

物可以留其創？

留，猶止也。使創不伸曰留。

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鶡冠子曰：賢生聖，

賢上生聖。

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

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神生明。

神下生明。

神明者，正之末也。

偏生闇，公生明，誠信生神。故曰正之末也。

末或無末字受之本，是故相保。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問服師也[23]，

服，事也。

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捨。下同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

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闔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於得書之體，

得言之解。

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之本，故爲素也。

素如獻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

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

分數，所以觀氣變也。

《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以十有二風，占天地之災祥。

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

道德已明而陰陽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也。百官取揆，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祥兆。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

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

《祭義》所謂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伎藝者，如勝同任，或爲住。所以出無獨異也。

《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六藝則同之以禮、樂、射、御、書、數。

人情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

械器者，假乘焉，或作馬。世用國備也。

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取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

形，著見也。

后能見變而命之，

物至能名。或曰：奇見異聞爲變。

《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蓋此類也。

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虛。辭或有傳字雖摶捆，

捆，猶叩椓也。

不知所之。彼心爲主，或作至則内將使外；内無巧驗，

精不足以揆道，粗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

聞字。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無苗或作蕃者也。所謂樂者，無苗或作蕃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仁者，同好者也。所謂信者，久愈親者也。所謂忠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

卦，猶卜也。

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剖心體。

剖，猶刳也。《南華》曰：墮其肢體，黜其聰明。又曰：夫道覆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表術或無表字裏原，

術，如術業之術。原，如原道之原。

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

無其字材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

器故提之。

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㉔，一壺千金。

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

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絶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

此言細人且爾也，況於己乎？其義當以自況。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

卓，當為悼。此趙悼襄王也。蓋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

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爲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

《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病多矣，堯故使之。

楚王聞傅，暮鹹在身，

鹹，蓋病也。

必待俞跗。

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體洒、鑱石、蹻引、案机、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胍結筋，搦髓腦，浣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也。

卓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鷹醫郢、

郢，荆所都。

原季醫晋、

《國語》曰：晋文公使原季為卿。

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

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

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曰：疾醫曰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昧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兩驗之，亦已麤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中材之法也。歧、跗豈世有哉？故名不出於家。

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

故名不出於閭。

其閭里知之矣。

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其所能愈麤，其所聞愈遠。

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26]？

管仲匡救桓公，常在其細，故能以其君霸。蓋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或知焉。此其治毫毛者也。

凡此者不病病，或云不病。至於病而治之，不亦晚乎？疾甚曰病。

治之無名，或云治無名使或作便之無形，而走，豈能挈天地而游哉？

夫病之形名著矣，然後使醫，此桓侯之所以死也[26]。

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

離朱方晝拭眥，百步之外明燭鬚眉，而不能近視其睫。則逐物不反靈於人者，雖明照如月、光照如日，而不能照己之明，何足怪哉。

至功之成，其或作六下謂之自然。

針艾之功無所欣賴，故其昧者謂之自然。推之於治，此擊壤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力也。

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

維，牽攣也。

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庶幾管仲者出焉。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

《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

常住真際而不逐於名。

而不還於名之人。

區區外慕，逐物喪己，常為造化負之謂之還或作環。又或作繹名

獨化終始，隨能序致，致，或作故。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

無封，無畛域也。革曰[27]：四海之外，無極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後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

浮懸天地之明，

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埶若浮懸。

委命相鬲謂之時。

且然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木敷、金歛、火炎、水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

通而鬲謂之道。

道故有塞有通。

連萬物，領天地，天地下有建報重九明五字。

合膊膊，一作搏，或爲宇宙二字。

同根，命曰宇宙。

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膊同根。

知宇，故無不容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

知宙，故無不足也；

有乎長而無本薊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

知德，德，或作隱。故無不妥也；

知德故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

知道，故無不聽也；

知道故所受於天者，不辭而聽之。

知物，故無不然也。

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也。

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裏也。

不能視己之明，故曰未能裏也。

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

蓋昔之亡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

象者，意之筌蹄。夫索所不知，求之筌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粹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人之糟粕。已尋繹鶡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

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

危機雖未兆見，而理已有焉。

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

以故，是以知之。

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

注谷曰谿。

乃始翺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客。

成其翺翔之容。高飛曰翺。布翼不動曰翔。

牛馬墜焉，碎碎，或作鉢。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

此言貴高之蹶㉘，其患大矣。《老子》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爲富。道而當，一作道奠富。

言而然，然後道而當。道，猶行也。

故一蚋嗜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幅度帷幪、隱於帷薄哉。

細曰幪，麤日薄。

周平弗見之謂蔽，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為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蓋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周有物障之也哉？

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蒙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

句。

鬲鬲，或作高。故奠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

句。

塞故四發上統上統，或作上紇而不續，□□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後至，一作後合至。

觀之於易見矣。

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爲，

成之於無為。

得無來，

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須心解，而君不能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來豈有自哉。

詳詳，或作辟[29]。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茲而，一作慈西之惑也。

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

惑故疾視愈亂，惇而易方。

疾視，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譬彼病目見空中華蓋，空本無華，由妄見故。惇，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者也，非獨目視昏華而已。

兵有符而道有驗，

蓋弗迷者然後見之。

備必豫具，慮必蚤定。

否則惑矣。

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

五度既正，

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

無事不舉。招摇在上，

招摇，斗之柄端，主指者。

繕者作下，

《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繕其怒。即此是也。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繕其怒[30]，使再不至於衰，三不至於竭。此黄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

取法於天。四時求或作生象，

四時求象，猶言求象四時也。

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或作稅成。鳥乘隨隨，躹蜚垂輙或作輙。

未詳。

故昔善計者[31]，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或有及字。設始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説，尚不曉也。

隱者韜潛，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

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

悲乎，夫蔽象鬲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或爲歸也。

士益武，人不益文，

二句其實一也。變文，是以不同。

二者或作甚寡愛[32]，

武事刻慘，失之少恩。

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

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

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迷者不反，呼之使勿往也。

發蒙，

《南華》曰：微夫子之發吾覆，則吾無以見天地之大全。

釋約解刺，

約，如繩約之約。刺，如針刺之刺。

達昏開明，而且知焉。故能說能說適計險，說，止息也[33]。適，如往也。

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跋衆人，或作人[34]。求或作未絶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

章，如彰往察來之章。

要領天下而無疏，

疏之為言失也。

則或作明遠乎敵國之制。

不為敵人所制。

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不總。

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焉，給諸。

類類生之，耀或作翟名之所在。

朝廷，耀名之所在也。《傳》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

究賢或作則能之變，極蕭楯之元，元，或作無。

蕭蕭，斧也。干謂之楯。蕭以戮人，楯以衛己。知此則知兵矣。戎之字從戈從甲，蓋兵之道如此而已。

謂之無方之傳，

究變極無則適乎變通之會矣。《南華》曰：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著乎無封之宇。或作博。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或無者字。用兵外不能充其功。

不得於內，斯不可成於外矣。

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

天時，地利，人和。

兵極人，

盡兵之事則人道得矣。

人極地或作蔽地，

人極乃地。

地極天。

地極乃天。

天有勝，

天時，故有勝。

地有維，

地利，故有維。

人有成，

人和，故有成。

故善用兵者慎

子之所慎者戰。

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35]，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

勝，
天事窈冥，無所用質，然而不可勝也。
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
曰勢，五行休王孤虛之屬。
彼天生或作士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
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
《南華》曰：春夏先，秋冬後，神明之序也。
其權音也。
觸於角、章於商之屬。
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
其功以非糟粕，故不可傳也。
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
句。
徵君爲隨，
徵，在其後。
以轉或作轉無素之衆。
轉，猶群也。韓信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駔市人而戰之也，其執非置死地，人自為戰，寧尚得而用之乎。蓋知此矣。

陸或作陸溺溺人，
陸溺，陸沉也[36]。蓋以奇用兵，其陰謀赤地能興風波。
故能往來寶決，
不水能致風波，則彼雖如川之流，可使之竭也。《荀子》曰：厭其源，開其竇，江湖可竭。
獨金而不連，
偏任金德，隆於殺伐，不以四行連而輔之，故其弊如下所云。
絶道之紀，或作絶。亂天之文，干音之謂，違或作達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
其咎燥或作慘凶。
燥凶，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咎凶旱。《老子》曰：必有凶年。蓋言是也。
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英二字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
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
常聖博□□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闔耳。或作耳目。

此言真聖三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我為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能制，雖遺陰陽，可也。苟為不在此域，則豈能廢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
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
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兵法一書之名。
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節。
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能天第十八

原聖心之作，
句。
情隱微而後或作以起，
情，如情天地之情。言聖人盡天下之情，然後應物。
散無方而求或作永監焉，
道中庸，故求監焉。
軼玄眇而后無，
軼，如軼倫之軼。言聖人超天下之理，然後忘物。

抗澄幽而思謹焉。
　道中庸，故思謹焉。
截六際而不絞，
　情隱微而求監，軼玄眇而思謹，此道之所以大而不蕩，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絞。六際，六合也。絞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為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
觀乎孰莫，或作暮。
　孰莫，猶無何也。
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絶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
　獨往。
來無與偕，
　獨來。
希備寡屬，
　食於苟簡之田，故云希備。遊於寂寞之鄉，故云寡屬。
孤而不伴，
　未嘗設對。
所以無疵。

澡雪之至。
保或作葆然獨至，
　保，猶安也。所謂不行而至者是。
傳未有之將然，
　見於未萌。
領無首之即次，
　和而不唱[37]。
度十五而用事，或作度十十崙肝事往來。量往來或作力而廢興，
　已往者廢，方來者興。
因動静而結生，元作笙。
　結，猶實也。生，猶華也。
能天地而舉措。
　能天，能地。
自然，形也，不可改也。
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
　而，汝也[38]。長，如長民之長。
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或作邳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
　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道豈容有貴，而鬼神亦奚與哉？
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
　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道豈容有貴，而鬼神亦奚與哉？
一者，或作日。德之貴也。
　未離乎數。
聖者，賢之愛也。
　愛，猶慕也。
道者，聖之所吏也，
　吏，猶任也。
至之所得也。
　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故道者，聖人之所吏，至人之所得也。
以至或作聖圖或作國弗能載，名弗能舉，
　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户是也，
能天地而舉措。
　道，猶言也。
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
　能使之由而已。
非齊物者也。
　不能序之。

故聖，道也，道非聖也。

夫聖人者，道之主也。故聖，道也，而道非聖也。

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

此申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

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爲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

《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者，富也。

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或作王。不若金石固而能鬼神潛而能著其靈[39]，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或作活而能陳其形。

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或作芩巒塽或作甄谿、

苓，如零落之零。塽，寒也。

橐木降風

橐，薄落之薄。降，下也。

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埶，而弗索於察。埶者，其散而之物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惠物者也，

雜亂之貌。

孰不從一出、

皆出於一。

至一而易？

至一而易。

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或作愛究曉，

俞之言然。受，聽受也。

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詖辭者，革或作庠物者也，

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

淫辭者，因物者也，

聖人知其因物者也。

詐，猶邪也。

詐辭者，沮物者也，

聖人知其所飾。

又從而為之辭。

遁辭者，請物者也，

聖人知其所極。

夷之曰命之矣。

專而在己者也；察者，惠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

猶窮也。

聖人知其所飾。

極，猶窮也。

正辭者，不詖、不淫、不邪、不遁，謂之正辭。

聖人知其所立。立者，能效或作郊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

微妙之會，意不能到。況於言乎？

聖人知其所明諭或爲論外內，後能定人。

表裏俱通，而後可以印證。

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凌凌乎泳澹波而不竭。

涵泳溢流，莫之能竭。

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或作飾其身體。若或作與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或作干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

一本凡也下云：而察人，聖者之功也。此所以虛傳章文，顯能未立，上下異奏，賢不如尊卑之術也。合百家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凡者，統要之辭。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煥或作煖曰：

武靈，趙武靈也。龐煥，蓋煖之兄。

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工者貴無與爭。

工，猶善也。

故大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或爲謡俗、使為淫俗所移。哆暴憍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或作居而自慎，或作填。刑民而自以為慎。少人而自至，狹人而自以為至。繁無用，嗜或作耆龜占，專任卜筮而已。□□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其近臣，使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或作雖君之際用忠臣之路。

離之言間[40]。

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陽用此，無句踐二字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靈王八年，使棄疾滅陳。十年，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

三家用此而智氏亡，或作殘。

三家，晋、韓、魏也。

韓用此而東分。

晋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單舌氏十縣。東分其謂是乎？

今世之言兵也，皆强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强，此所謂不戰或作能而勝[41]，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

《陰經》，黄帝之書也。

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爲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得恩。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祀祺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

枋，柄也。

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主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歎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42]。

鶡冠子卷下

---

❶『真』，《四庫》本案：『一本作「貞」』。
❷『解』，《四庫》本作『懈』。
❸『死』，《四庫》本作『法』。
❹『疏』，《道藏》本原作『踈』。

❺「桓」，《道藏》本原作「恒」，避宋諱。今據《四庫》本改。

❻「桓」，《道藏》本原作「栢」，今據史實及《四庫》本改。

❼「城」，《四庫》本作「誠」。

❽「王」，《四庫》本作「正」。

❾《四庫》本案：「一本無「則」字」。

❿《道藏》原缺「積德」二字。今據《四庫》本補。

⓫《道藏》本原缺「積」字。今據《四庫》本補。

⓬此句《四庫》本作「夫强不能者僇之，其言辱」，並案：「一本此六字誤作注。又，一本無「之其言辱」四字」。

⓭「搏」，《四庫》本作「搏」。

⓮「伍」，《四庫》本作「五」。

⓯同注❹。

⓰《道藏》本原缺「得與」二字。今據《四庫》本補。

⓱「無」，《道藏》本原作「天」。今據後文及《四庫》本改。

⓲「裘」，《四庫》本作「仇」。

⓳「摶」，《四庫》本作「搏」。

⓴《四庫》本脱「由」字。

㉑此句《四庫》本作「由是觀之」。

㉒「澄」，《四庫》本作「登」。

㉓「之」，《四庫》本作「學」。

㉔「失」，《道藏》本原作「矣」。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㉕「桓」，《道藏》本作「恒」，今據《四庫》本改。注文同此。

㉖「死」，《四庫》本作「免」。

㉗此句《四庫》本作「《列子》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

㉘「蹶」，《四庫》本案：「蹶，一本作跛」。

㉙「辟」，《四庫》本作「脖」。

㉚「繕」，《四庫》本作「無」。

㉛「計」，《四庫》本作「討」。

㉜「二」，《四庫》本作「一」。

㉚「止」，《道藏》本原作「上」。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⓮「人」，《四庫》本作「久」。

㉚「三」，《四庫》本案：「一本作王」。

㉚「沉」，《四庫》本作「沈」。

㉚「唱」，《四庫》本作「召」。

㉚「汝」，《四庫》本作「女」。

㉚《道藏》本原缺「著」字。今據《四庫》本補。

㊷「間」，《道藏》本原作「聞」。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㊷「戰」，《四庫》本言：「或作「能一」」。

㊷《四庫》本案：「一本無「得」字」。

（郭武點校）

010 黃石公素書

經名：黃石公素書。舊題秦黃石公著。宋魏魯注。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

目録❶

序
黃石公素書
五者一體章第一
正道如生章第二
求人之志章第三
德宗章第四
尊義章第五
安禮章第六

❶目録原缺，據正文標題補。

黃石公素書序

攝褒信縣令將仕郎太常寺協律郎魏魯上

黃石公蓋鎮星降靈，昊天長瑞，助聖君之德，資賢臣之謀，述五常之規儀，垂不朽之教誡。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有霸業匡邦之理，備而無遺。子房得之，一匡天下；武侯習之，獨霸三川。嗚呼君如，禮樂生知，機鈐天授。未有道德仁義不合於斯文，而成功業者也。魯，巖谷賤士，濫窺聖玄，言質而既慚不文，義淺而莫窮幽旨，有所訛謬，以俟將來。

黃石公素書

五者一體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夫有道者必有德。德者必懷仁。既懷其仁，必行其義。故有道、德、仁、義、禮五者，闕一不可也。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各得不失其由。

君不違民利，使民遂成其性，為之道理。

德者，人之所得，使人各得其所欲。為君之道，處其厚，不處其薄，法於天道，不言而信。

仁者，人之所親，為人君親萬姓皆如赤子，使民仰之如慈親，故云人之所親。

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慈者，常念萬物、恐失其所謂之慈。

惠者，賜也，與也，重人之才而與方

便、各得其所謂之惠。惻隱者，能憫惻于微細，憂及于人，常念之如赤子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成功立事。

懲奸勸善、濟弱扶危謂之義。賞善者，不以私嫌而廢功。罰惡者，不以親戚而免誅。然後可以成功立事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夫為人君之長，晝夜恭勤于禮節，乃能化被于人倫，令尊卑有序，使非法不行，謂之傳教。《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乎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能審乎盛衰者，謂之賢人。君有道即隱，明乎即就，明其盛也，君無道即隱，明乎衰也。通乎成敗者，君有道能匡君之美，君無道終不同其醜而故為惡也。雖居敗世而不亡身，故云通。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君有道則理，可就而成之；君無道則亂，可捨而去之。故曰去就之理也。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潛者，隱也。賢人君子混于世，非遇明君而不顯其道。故曰待其時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

君臣道合，能建立事功、華夷歸德，自然位極人臣。若非道而處，雖得之，不久也。

得機而動，則能成絶世之功。

機者，謀也。夫人藏機于心，如弩之有關也，若審其物而發，即物無不中。乘其時而動，即物無不成。故弩不可虛發，機不可亂施。弩虛發即狂，機亂施即敗。惟得時而動，得機而發，則如神而成功也。

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沒者，隱也。言君臣道不相合，不可以贊，則隱之于世。身不可妄仕；身不仕，無禍及也。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垂于後世，謂之聖人。

言行此道者皆履于高貴，名播後代，是以謂之聖人。

正道如生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

不顧小節而謀遠大，是謂有德。

信足以一異，

天之於人無言，而四時行，寒暑不差毫釐。故君子法於天，不可無信。

設彼法度，終始如一。

義足以得衆，

不私於財，不厚於己，然後能伏其衆也。

才足以鑒古，

才，非文才也，謂公才也。能思前王之行有美德者行之，其不善者省而非之，此為鑒古。

明足以照下，

夫君子處人之上，如鏡在臺，無物不照。能參人是非，故為明君也。

此人之俊也。

行此五事，得名之俊才也。

行足以爲儀表，
　所行之事，動合規儀，衆取則於我，而爲儀表。
智足以決嫌疑，
　避嫌遠疑，是爲有智。
信可以守約，
　受君之命，雖萬里越境而守信，不可移也。
廉足以分財，
　不厚己而薄人。
此人之豪也。
　能行斯四者，得名之豪士。
守職而不廢，
　不曠其位而行令，謂之不廢。
處義而不回，
　事君盡忠、見危致命而匡救不移，謂之不回。
見利不苟得，臨難不苟免，此人之傑也。
　非道之利，豈可苟得乎？合義之難，豈可苟免乎？是謂人傑。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絶嗜禁欲，所以除累。
　君若躭玩於一事，則使民廢其業，競以所好來求寵也。多欲，即牽累其心。是以不躭、不欲，自然無其累也。
抑非損惡，所以攘過。
　抑者，遏也，遏其是非之心。損者，減也，滅其造惡之事。可以除己之過。
貶酒節色，所以無污。
　酒色於人，損而無益，使人神不清、智不明。神濁即減算，智暗即聽政不審也。
避嫌遠疑，所以不悞。
　處於嫌疑，寧無禍患？
博學切問，所以廣智。
　前王之教，傳於典籍；博而覽之，以成學業。切問者，有不明之義，切而問之，以廣其智。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高行者，處下而不深，居衆而不羣，謂之高行。微言者，習先王典誥垂教之言以化人，謂之微言。專而行之，謂之修身。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
　恭恭於物，人能敬之；儉約謙和，可保終吉。
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計不深而必敗，慮不遠而必憂。故君子深遠計慮，而能不處於窮極之地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墜。
　親於仁人，結彼直友，即能不怠其身於禍害。
近恕篤行，所以接人。
　恕人之短，藏己之長，不傲於物而行恭敬，即無人不接矣。
任能使才，所以濟務。
　良匠無棄材，良將無棄士。度彼才能而用之，故名濟其務。
絶惡斥讒，所以止亂。
　閉讒説之門，塞姦邪之路，行於正道，固無禍亂也。

推本念古，所以不惑。

君子必思其本末，不躁而求進於古先，無不立功業而成大名，所以不惑。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軍機尚怯，故兵書曰：其要在豫謀，是以有備無患。不豫揆度，何以應卒？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君子之性如水，能就其方圓，不可固而執之，必能變通，故可解其結。

括囊順令，所以無咎。

不累非道之財而能濟衆者，故無災害。

掀掀挺挺，所以立功。

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不墮不慢，初終如一，所以長守其貴也。

德宗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籌謨，

小人以力爭，君子以謀勝，是以良將不戰而勝。故力事不如謀成。

安莫安於忍欲，

忍其所欲則心神不撓，心神不撓則四體安寧。

先莫先於修德，

修德為百行之先，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樂莫樂於好善，

崇奉正教，敬仰神祇，謂之善。

神莫神於至誠，

至誠感神，從精誠發于心，必能動天地、感鬼神矣。

潔莫潔於慎濁，

戒慎無染，可致高潔。

吉莫吉於知足，

任直體道，不非理以求富貴，故常保吉慶。

苦莫苦於多願，

多願而少得，必苦於心。

悲莫悲於精散，

形者，神之屋宅也。精散則形枯，形枯則神無所居，為陰鬼所侵。雖金玉滿堂而不可贖其身，妻子至親而不可炫藏，其心不能自炤，可謂淺

病莫病於無常，

君子之性必有常度，苟或不常，是為病也。

短莫短於苟得，

不以其道，苟而得之，是為不久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貪求向己，鄙悋於人，此是小人之行，故云幽。

孤莫孤於自是，

人君常執自是以責人非。衆聰不與共聽，衆明不與共視，豈不孤矣？

危莫危於任疑，

既懷其疑，即不可任。若任所疑，必致死禍。

敗莫敗於多私。

向公無憂，多私必敗。

尊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淺，

明不可炫藏，其心不能自炤，可謂淺

矣。

有過不知者蔽，

君子日新其德，慮恐有過不自改乎。

迷而不反者惑，

日月時有虧盈，人豈無過？不患有過而患不改，是不惑矣。

以言取怨者禍，

不慮其遠，以言傷人，既取其怨，久而成患。故曰：口是禍之門。

令與心乖者廢，

令不可以心乖，即民不敬。

後令謬前者毀，

法令謬行，即毀謗起。

怒而不威者犯，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無威德，小人是以犯之也。

好衆辱人者殃，

折辱於人，為衆所恥。積怨蓄懷，久而成殃也。

戮辱所任者危，

曾受無辜之辱，不可任之。使，必危也。

慢其所敬者凶，

合歸敬者而反慢之，必招禍矣。

貌合心離者孤，

貌與心乖者，事多不同道。既寡其朋，必孤獨也。

親佞遠忠者亡，

不納忠良之言而聽讒邪之説，良臣去國，奸佞在朝，此為滅亡之本也。

近色遠賢者昏，

好色而不親善事，此為昏亂之君也。

私人以官者浮，

張彼虛譽而無實功，其名日消，其道日耗。

才器無堪而强處於禄位，如漚之在水，浮而不久也。

略己責人者不治，

倚尊凌卑，强取勝功，是謂侵欺，故非有德。

女謁公行者亂，

顯己之長，責人之短，自恃其能，必名不勝實者耗，不治也。

内戚外連，公行私事，此乃禍亂之本。

自厚薄人者棄，

自厚薄人，人不同心，故多棄叛。

羣下外思者淪，

以小過棄大功者損，

思歸於外，即多離心。援寡德孤，淪亡之兆。

以小過掩大功則使徒進，日減其志，故可損也。

上下相違者散，

行賞悋色者沮，

君臣貴和，患在不睦。上違下拒，可既疑勿使，既用勿疑。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散可離。

窮問盡理，量罪行誅，使不受於無辜，以道教化，謂之得，衆人皆聚而

上下相承，功齊天地。是非各異，何功而成？

上下相易者傾，

以勢奪權，以財易位，君臣俱傾危也。

凌弱取勝者侵，

上下相怠者無功，

歸化也。不量輕重，不窮詞理而行誅滅，令人恐懼，不復聊生，謂之暴虐，故散亡也。

小功不賞，大功不立。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小怨不捨，大怨必生。

大人君子，法象天地，無不包容，不求小過于人，故天下無怨也。

賞人恨之、罰人不甘心者叛，

功大而賞輕則恨起，過小而罰重則人必不甘。

賞加無功者怨，

無功者賞，有功者怨。

罰及無罪者酷，

無罪者罰，善人被其酷暴。

聽讒如美膳、聞諫如仇者亡，

樂讒言如飲美膳，聞忠諫似見仇讎，去道日遠，不亡何待？

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能有其有者，滿而不溢，故安。無道之君貪人之有，非殘害者不可得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

捨小過而怨，是稀也。

患在不預定謀。

不預定謀，臨難何悔？

福在積善，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禍在積惡。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饑在賤農，寒在墮織。

守天之道，分地之利，何有饑寒之憂也？

安在得人，

苟得其人，人必匡以政，故仁者安矣。

危在失士。

士有宣力，匡君竭誠。棄，則賢者退，國必危亡也。

富在迎來，貧在後時。

智者預謀，愚者後動。

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君子居止不撓進退之儀，是為有德。心若躁靜不常，喜怒不節，人皆莫測，故多疑生也。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慢上招禍，侮下情疏。君臣既疏，故無親也。

近臣不重，遠者輕之。

欲仰其君，先觀其臣。良臣在朝，德福在積善，

先歸於君。國無良臣，若車無軏也。

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

人君多自疑，不信忠直之言。若自誠信，則人化之情各盡誠，何勞疑矣。

枉士無直友，

枉者，曲也。夫好曲者必惡直，故云無直友也。

曲上無直下。

未有形正而影曲者。蓋上不正即使下多委曲也。

危國無賢臣，

夫國之起禍，如身之有疾。善攝養者不使困弊，善理國者不致顛危。用忠信之言，其禍可救；從無益之

計，其國必危。國既危矣，賢人何救？故云無賢臣也。

亂政無善人。

上以風化下，故小人隨之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

昔周公欲成大國之美，而求天下之賢，吐哺進賓，握髮待士，居上位而不驕，輔成大業，垂芳萬古，謂之聖人。

樂得賢者養人厚。

取魚必香餌，縻賢必厚禄。求魚，魚可竭；以厚禄養士，士畢至。故得天下賢人聚而歸之。

賢士徵不歸，亡國之證。

君昏則賢士去國。迎而不返者，是亡國之徵也。

國之將亡，賢士先出。

微子去商，仲尼去魯。

地薄者，大物不生。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鳥不栖。林疏者，大獸不居。

此皆喻君德不廣，賢人無所容也。

山峭者崩，

言山無基脚、峭拔而獨高必崩。喻君無輔佐而必致危亡。

澤滿者溢。

澤不及江海之廣而易為滿溢。喻量狹之君如澤之溢滿也。

棄玉如石者盲，

玉石不分，賢愚不辯，如其盲瞽也。

羊質虎皮者辱。

不量才而用人，德不稱其位。喻虎皮致于羊身，豈不辱其威儀哉？

衣不舉領者倒，

舉衣不從領必倒，用人不量才必亂。

走不視地者顛。

喻君子之德在乎寬審。不詳不審，必致顛墜也。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峻宇必資於梁柱，明君須藉其良臣。輔佐非其人，如屋之無梁柱也，必致傾壞。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國以人為本。明君能理民怨，常察民心，以遵所欲。太公曰：國將亡而民先困也。

山欲崩者先虧基，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山以基為本，樹以根為本。言亡其本，皆無以立也。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前車已覆，後車宜改轍。亡國之令，亦宜改之。反與同行，自貽傾滅也。

見已往，慎將來，惡其跡者豫避。

察彼興亡之道，可見吉凶之源。惡跡之人宜改而避之，終無累也。

畏危者安，懼亡者存。

君子居安思危，所以長久。不思不慮，恣情所欲，自取傾亡也。

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

周公、文王以德伏諸侯而天下歸之，有兵不戰而取勝，有城不備而無敵，子孫相承八百餘年，謂之吉君。桀、紂之君縱彼兇暴，以酒為池，以肉為林，積財如丘，以募勇士能拔山扛鼎者、能陸地行舟者、能舒鈎斷索者，勇力之人可及數千，立見亡敗，身首異處，子孫滅亡，無道雖縱於一時，醜名自彰於百代，豈不哀哉。

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

君行仁德，衆所歸之而成福。君行暴虐，衆所攻之而致禍。

非曰神聖，自然所種。

黃石公謙言云：非吾能致人之吉凶，乃隨人之所為而致其禍福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能遠慮者無近憂。

君子不務善策，如木不從繩；不有遠慮，其何免于憂乎？

夫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

堅者，堅守。

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

重，仁德深重是也。

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

既能貪財，必能亡命。

廉者可令主守，不可令進取；

孤守清潔，難與衆合。

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

執情守信，必無變通也。

五者各令隨其才而消息之，即無不亨也。

黃石公素書

（郭武點校）

011 黄石公素書

經名：黄石公素書。舊題秦黄石公著。北宋張商英注。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版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簡稱《四庫》本）。

目録❶

序
黄石公素書
原始章第一
正道章第二
求人之志章第三
本德宗道章第四
遵義章第五
安禮章第六

序

黄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黄石公圮橋所授子房書，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晋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黄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黄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

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叙九疇，傳説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黄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傅説、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黄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粕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

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張商英天覺序。

❶目録原缺，據正文標題補。

黃石公素書

宋張商英天覺註

原始章第一

道不可以無始。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離而用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為一。一所以貫五，五所以衍一。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一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内，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❶，得輕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為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以為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邇之一身，遠之萬物，無所欲而不得也。

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仁之為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如雨露，雨露無不潤。慈惠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所，無一物不獲其生。《書》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之至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賞善罰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禮也。言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何而生乎？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為德，德散而為仁，仁散而為義，義散而為禮。五者未嘗不相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河以行之，亦莫見其利涉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絶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哉。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❷。

正道章第二

道不可以非正。

德足以懷遠，

懷者，中心悦而誠服之謂也。

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

有行有為而衆人宜之，則得乎衆人矣。

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嫌疑之際，非智不決。

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

孔子為委吏乘田之職是也。

處義而不回，

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

見嫌而不苟免，

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不嫌於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俊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傑❸於人。有德、有信、有義、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足以名之矣。然傑勝於豪，豪胜於俊也。

求人之志章第三

志不可以妄求。

絶嗜禁欲，所以除累。

人性清静，本無係累，嗜欲所牽，捨己逐物。

抑非損惡，所以禳過。

禳，猶祈禳而去之也。非至於無抑，惡至於無損，過可以無禳爾。

貶酒闕色，所以無污。

色敗精，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

避嫌遠疑，所以不誤。

於迹無嫌，於心無疑，事不誤爾。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❹。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强國矣，而窮於仁義。弘羊之計，可謂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凡有窮者，俱非計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得友直❺。
近恕篤行，所以接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聖賢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
任材使能，所以濟務。
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彈惡斥讒，所以止亂。
讒言惡行，亂之根也。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
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驗方今之事，豈有惑哉？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則權而歸之於經也。
括囊順會，所以無咎。
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
槭槭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槭槭者，有所持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本德宗道章第四

本宗不可以離道德。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謀之欲博。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安莫安於忍辱，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來，其能逃吾之照乎？
明莫明於體物，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吉莫吉於知足，
苦莫苦於多願，
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也，來則應之，去則無係，末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❻，莫如秦皇、漢武，國則願

富，兵則願彊，功則願高，名則願貴，宮室則願華麗，姬嬪則願美艷，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而遺恨狼狽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可不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約乎？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之謂神。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舍於形也，則為明、為哲、為智、為識。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目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❼，其能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人而無常，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❽。未有苟得而能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以身徇物，闇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彊，項羽自恃其勇，王莽自恃其智❾，元載、虞杞自恃其狡。自恃則氣驕於外而善不入耳，不聞善則孤而無助；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

危莫危於任疑，

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疑李懷光而任之，而懷光遂逆。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疏❿，小則結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之所敗也。

遵義章第五

遵而行之者，義也。

以明示下者闇，

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闇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可知，賢人之過造形而悟。

有過不知，其愚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無迷，惑者自迷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則機在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令以行心。

後今繆前者毀，

號令不一，心無信而事毀棄矣。

怒而無威者犯，

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故孔子曰：不怒而民威於斧鉞⓫。

好衆辱人者殃，

己欲沽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道也。

戮辱所任者危，

人之云亡，危亦隨之。

慢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以賢愚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敬⑫，而外敬則齒也、爵也，內敬則德也。

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⑬。忠者，推逆人主之過而諫之⑭。合意者多悅⑮，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楚亡是也。

近色遠賢者惛，女謁公行者亂，
太平公主、韋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浮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為宰相之類是也。

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為重；利近於實，於義為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權實，名實相資則不耗匱矣。

略己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
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則人才將棄廢⑮矣。

以過棄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
措置失宜，羣情隔塞，阿諛並進，私徇並行⑮，人人異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

既用不任者疏，
用賢不任，則失士心⑮。此管仲所謂用人不得正者殆，疆用人者不畜，曹操疆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害霸也。

行賞吝色者沮，
色有慙吝，有功者沮。項羽之刓印是也。

多許少與者怨，
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
劉漳迎劉備而返拒絕之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⑮。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已者，貴賤不足以為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此所以不久也。

念舊惡⑳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於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錄，以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錄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

陰計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凋，
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斂之國㉑，

其財必削。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游士鼓其頰舌，惟幸煙塵之會。戰士奮其死力，專捍疆場之虞㉒。富彼貧此，兵勢衰矣。

貨賂公行者昧，

私昧公、曲昧直也。

聞善忽略、記過不忘者暴，

暴而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

濁，溷也。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怨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也。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人心不服則叛也。

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

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安禮章第六

安而履之之謂禮。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

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無善無惡，則亦無禍無福矣。

饑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

唐堯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力，越王勾踐之十年生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操㉓，下多疑心。

躁靜無常，喜怒不節，羣情猜疑，莫能自安。

輕上生罪㉔，侮下無親。

輕上無禮，侮下無恩。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

暗也。

自信不疑人。

明也。

枉士無正友，

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

曲上無直下。

元帝之臣，則弘恭、石顯是也。

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㉕。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

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賢而養之。

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

邦將亡者賢先避。

若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游。

樹禿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獸不居。

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無忠賢也。

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

棄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同。
羊質虎皮者辱。
有表無裏，與無表同。
衣不舉領者倒，
當上而下。
走不視地者顛。
當下而上。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材不勝任謂之弱。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夫沖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為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
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未之有也。
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長城之役興而秦國殘矣，汴渠之役興而隋國殘矣。
漢武欲為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王之褒姒同之。漢以閹官亡，而唐之中尉同之。
見已生，慎將生，惡其跡者預避之。
已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慎而消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跡，不若廢履而無行；妄動而惡知，不若絀心而無動。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
有道者非己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其有神聖為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
同志相得[26]，
舜則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顏回也。
同仁相憂。
文王之閎、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鮑叔也。
同惡相黨，
紂之臣億萬，跖之徒九千是也。
同愛相求。
愛利則聚斂之臣求之，愛武則談兵之士求之，愛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愛符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愛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同美相妬，
女則武后、韋庶人、蕭良娣[27]是也。
男則趙高、李斯是也。
同智相謀。
劉備、曹操、翟讓、李密是也。
同貴相害，
勢相軋也。
同利相忌。
害相刑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
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28]，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六國合從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焉，特同難爾。
同道相成。
漢承秦後，海內凋弊，蕭何以清靜涵養之。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惟曹參在齊嘗治蓋

公黃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

李醢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后羿是也。

規者，非之也。

同巧相勝。

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自同志下皆所行所可預知。

其如此，順理則行之，逆理則違之。

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

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智者知教者以言，化者以道。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教之逆者也。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化之順者也。

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順陰陽易而已。順日月而晝夜之，此天地之簡易也。順夷狄[29]而外之，順中國而内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之，順九土之宜而賦斂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易也。夫烏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郤行[30]，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鼻，三尺之綯縻其頸，童子服之。風于大澤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

如此[31]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小大不同，其理一也。

黃石公素書

---

❶《四庫》本無此『求於權衡者』句。

❷『隨』，《四庫》本作『垂』。

❸《道藏》本原脱『傑』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❹『彰』，《四庫》本作『張』，誤。百子本亦作『彰』。

❺『友直』，《四庫》本作『友也』。

❻『者』，《四庫》本作『也』。

❼『不已』，《四庫》本作『於已』。

❽『失』，《四庫》本作『失之』。

❾『王莽』，《道藏》本原作『高莽』，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❿『遠疏』，《四庫》本作『遠正』。

⓫《道藏》本原脱『民』字。今據《四庫》本補。

⓬『敬』，《道藏》本原作『能』，誤。

⓭《四庫》本無『中之』二字。

⓮『推』，《四庫》本作『惟』。又，《四庫》本無『諫之』二字。

⓯此句《四庫》本作『讒者合意多悦』。

⓰《四庫》本無『才』字。

⓱《四庫》本無『私徇並行』四字。

⓲『失士心』，《道藏》本原作『失天心』，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⓳『豈』，《四庫》本作『非』。

⓴《四庫》本無『惡』字。

㉑『之』，《四庫》本作『其』。

㉒『捍』，《四庫》本作『弭』。

㉓『操』，《四庫》本作『躁』。

㉔『生』，《四庫》本作『無』。

㉕此句《四庫》本作『君不能用故也』。

㉖《四庫》本『同志相得』句前有：『重可使守固，不可使臨陣；貪可使攻取，不可使分陣；廉可使守主，不可使應機。此五者，名隨其才而用之』。

㉗『蕭良娣』，《四庫》本作『張良娣』。

㉘《四庫》本無『五聲』二字。

㉙『夷狄』，《四庫》本作『邊陲』。

㉚《道藏》本原脱『行』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

㉛『如此』，《四庫》本作『詳體而行』。

（郭武點校）

012 淮南鴻烈解

經名：淮南鴻烈解。漢劉安撰，原題太尉祭酒許慎記上。二十八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參校版本：一、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二、明吴勉學：《淮南子》。

目録❶

叙
卷一　原道訓上
卷二　原道訓下
卷三　俶真訓上
卷四　俶真訓下
卷五　天文訓上
卷六　天文訓下
卷七　地形訓上
卷八　地形訓下
卷九　時則訓上
卷十　時則訓下
卷十一　覽冥訓
卷十二　精神訓
卷十三　本經訓
卷十四　主術訓上
卷十五　主術訓下
卷十六　繆稱訓
卷十七　齊俗訓
卷十八　道應訓
卷十九　氾論訓上
卷二十　氾論訓下
卷二十一　詮言訓
卷二十二　兵略訓
卷二十三　説山訓
卷二十四　説林訓
卷二十五　人間訓
卷二十六　脩務訓
卷二十七　泰族訓
卷二十八　要略

❶目録原缺，據正文標題補。

淮南鴻烈解叙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内之於宫，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並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趙美人弟建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争。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吕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争其母於吕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黄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

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也，則澹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其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睹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陵遲，於是以朝餘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並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淮南鴻烈解卷之一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原道訓上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道無形而大也。廓四方，柝八極。廓，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也。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源流泉涬，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清。源，泉之始所出也。涬，涌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所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汩，讀曰骨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無所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也。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故

曰六合。言滿天地間也。一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剛。道之性也。横四維而含陰陽，横，讀桄車之桄。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論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甚淖而滒，甚纖而微。謌，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謂滒。滒，讀歌謳之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之以翔。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曰翔也。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犧神農也。指説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與雲蒸，事無不應；應，當也。雷聲雨降，並應無窮。窮，已也。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一曰天也。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無爲爲之也，而言合於道也。無所爲言之，而適自通於德也。恬愉無矜而得于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于性。萬事不同，能於便性者，性不欲也。神託于秋毫之末，言微妙也。而大宇宙之總。宇宙，諭天地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也。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呴諭覆育，萬物群生。呴諭，温恤也。育，長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角觡生也。角，鹿角也。觡，麋角也。觡讀曰格。獸胎不贕，鳥卵不毈。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毈，言不者，明其成。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夭死。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婦曰孀也。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含德之所致[也]❶。含，懷也。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己有者也。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行喙息，蠉飛蝡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不怨虐之。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爲百姓不以爲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也。故曰不可爲像也。屈，竭也。怳讀人空頭扣之怳。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猶屈申也。俛仰，猶升降也。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夷，或作遲也。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爲其馬也，游，行也。微霧，天之微氣也。鶩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鶩，馳也。怳忽，無之象也。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行霜雪中無有迹，爲日所照無影柱也。扶摇抮抱羊角而上，扶，攀也。摇，動也。抱，了戾也。扶摇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抮，讀與左傳憾而能眕者

同也。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也。經紀山川，經，行也。紀，通也。蹈，躡也。騰，上也。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猶斥也。淪，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夷大丙之御，其能如此也。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勁，强也。策，箠也。未之感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鍛讀炳燭之炳。

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騶，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諭體道者也。造化天地，一曰道也。霄，讀消息之消。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大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雨師，畢星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也。月麗于箕，風揚沙也。電以爲鞭策，電，激氣也。故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雷，轉氣也。故以爲車輪。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霄讀紺綃。雿讀翟氏之翟。劉覽偏照，復守以全。經劉覽，回觀也。劉讀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猶方也。樞，本也。

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通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叙，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故曰無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損，減也。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埒，猶備也。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趣亦歸也。

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鏡水不施巧飾之形，人之形好醜以實應之。故曰方圓曲直不能逃也。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交也。情，欲也。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感也。不能反己本所受天清净之性，故曰天理滅也。猶衰也。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説曰天，身也，不以人間利欲之事易其身也。外與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内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聘，道要其宿會也。小大脩短，各有其具。具猶備也。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各應其度。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言民戴仰而愛之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讀距守之距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棋衛之箭，扞，張也。彎，引也。棋，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烏跱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起，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説黄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秉龍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黄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爲烏號之弓也。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

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罟，魚網也。詩云：施罟濊濊。故矢不若無形之像。言其矢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巨上，內置穴中，延熱走窮穴，適於禽一鼠也。蟾蠩，蝘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也，諭道益甚也。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鯀，帝顓頊五世孫，禹之父也。八尺曰仞，鯀作城郭，以其役勞，故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猾之心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四夷，海外也。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藏之於胸臆之內，故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粹讀禍祟之祟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懷，來也。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言攻戰之備於此生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伊尹名摯，殷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之臣也，而善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寅）[害]❷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

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八卦之風聲也。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禹，鯀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因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爲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長育之，以爲後世之常教也。

夫萍樹根於水，萍，大蘋也。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蹠讀捂摭之摭。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御寒暑。各生所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也。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

內默其中，爲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也。短綣不絜，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因之，因水之宜也。雁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失猶易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貉渡汶而死。見於周禮。巢。言非中國之禽，所以爲魯昭公仁，異也。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

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靜之性，故曰反也。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爲物爲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睢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歧蹏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也。游，行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言蜩蟬不知寒雪也。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情，濁之性者也。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天，身也。不以人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而當，不慮而得也。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

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爲情欲之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天文言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言傾，明其下也。與高辛爭爲帝。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嚳，黃帝之曾孫。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絶祀。謂共工也。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還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治，爲也。雖聖不得爲，故曰在道，孔子是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濟陰成陽也。人相遶椽之墝。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告語。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也。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四流饒魚之處。覃讀葛覃之覃。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信之言也，手不指麾，不妄有所規儗也。而當，而得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户説之，不能化一人。志，王天下之志也。一曰人心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饕餮之等。理，治也。羽民，南方羽國之民。使之朝者，德以懷遠也。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從，化也，肅慎，北方，遠也。傅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唯仁化爲能然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言

不足以致之也，明不如仁心化之爲大。是故聖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無爲，故物無不爲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一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原道訓下

萬物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門，禁也。百事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弱，柔也。强，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感動應和。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貴者，謂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爲本。而高者必以下爲基。基，始也。夫築京臺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强。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所謂其事强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淩。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强。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强者能勝不如己者，同，等也。至於如己者，則等不能勝也。言强之爲小也，道家所不貴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己者，其力不可訾也。言柔之爲大也，道家所貴。

故兵强則滅，木强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弊。兵猶火也，强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喻也。木强則折，不能徐屈也。革堅則裂，鼓是也。弊，盡。齒堅於舌而先舌盡。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幹，質也。而堅强者，死之徒也。徒，衆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隕陷，故曰窮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非，所謂月悔朔，日悔昨也。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隕陷，則後者蹙之；先者隕陷，則後

❶「也」字脱，據集解本補。

❷「寅」當作「害」，據吴本改。

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逢）[違]❶之。蹙，履也。音展，非展也。楚人讀蹎爲躓。躓者，車承。或言跋躓之躓也。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者之準執也。猶錞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錞，矛戈之錞也。讀曰頓刃矛戈之刃也。刃在前，故犯難。頓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於後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庸，衆也。公，詳也，衆民詳所見知。賢者不能避爲鋒刃也，以諭利欲也，故曰有所屏蔽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凝如脂凝也流行。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合於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勝事，爲變不必待於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也。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

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

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礦堅，諭難也，無與聖人之爭也。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也。脩極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滑也。夫水所以能成於無窮，遠渝於無有，入於無間，水是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有益於生。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爲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爲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爲光也，水形而不可毀，差之，故孫爲水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水之性也。淖溺流遁，錯繆相紛，適，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糺也。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强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强也，濟，通也。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忽，悅之。區，上也。言其飛爲雲，無所不上也。遭回川谷之間，遭回，猶委曲也。而洎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讀同異之同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與萬物始終。紛，轉也。是謂至德。言水之爲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水是也。

萬物之用者。萬物由之得爲人用。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

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貟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爲道關門。門，道之門。穆忞隱閔，純德獨存。穆忞隱閔，皆無形之類也。純，不雜糅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音生於無聲也。無味而五味形焉，形或作和也。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有形生於無形，人也。實，財也。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陬也。名，爵號之名也，實，幣帛之屬也。一曰仁義之功賞也。

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也。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生也。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辛苦也。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變也。色之數不過五，青赤白黑黃也。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春秋魯隱公觀漁於棠是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言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理，道也。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際，機也。解讀解故之解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若玉樸也，在石而未剖。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冲，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滿也。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衆聚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

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之人。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公，正。［約其所守，寡其所求，］❷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諭貪榮勢也，故去之也。嗜欲，情欲也，故除之也。損其思慮。常，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修繩，曲因其當。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爲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以憂悲爲失。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心當專。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中扃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當清靜以奉天素，而反嗜欲，故爲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爲堅冰，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陽升於上，積陽相薄，故曰陽墜也。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於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粹純。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

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不養外，情欲。也。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浩澹也。約其所守則察，

各得其所。思慮平者，本妄喜怒。筋力勁强，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悖，謬也。堅强而不轨。轨，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其神不嬈。躁，狡嬈煩嬈也。言精神定矣。淑淪寂寞，爲天下梟。淑淪，清静也。寂漠，恬淡也。梟，雄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影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仗。玄仗，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

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于富貴，而在于得道；（之）[知]❸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丘，紂臺名也，在鉅鹿也。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也。瑩，顓頊樂也。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鶺鴒之樂乎？鶺鴒，鳥名也。長脛緑身，其形似雁。一曰鳳凰之別名也。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廉猶儉也。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學見先王之道而説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以身爲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爲曜不忻欣，忻忻爲過制也。其爲悲不惙惙。惙惙爲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摇而無所定。吾獨忼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自得其天性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疏，少陰之木也。空穴，巖穴也。唯處此中夫自得者，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爲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

夫建鍾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旄象；管，簫也。弦，琴瑟也。傅，著也。旄，旌也。象，以象牙爲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也。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也。故師延爲晋平公歌之，師曠知之曰，亡國之音也。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樂不輟也。强努（千）[弋]❹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猶惕然。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内樂外，而以外樂内。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營，惑。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

是故内不得於中，禀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于骨髓，浸，潤也。浹，通也。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此中夫自得者，足以適其情性也。不留于心，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説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説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内不開於中而

强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户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鍾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經，理。

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用也，爲，治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焉，不肯就。故曰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任於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不在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玄，天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燿，明也。生而如死，無所欲。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言相比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天性也，一曰不失其身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

故雖游於江潯海裔，潯，崖也。裔，邊也。潯讀葛覃之覃也。馳要褭，建翠蓋，馳，驅也。要褭，馬名也。日行萬里。褭，撓弱之撓。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羽舞。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洎朗奇麗激趁之音，激有激揚趁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説新聲，使師延爲桑間濮上之樂，濮在衛地，故鄭衛之浩樂也，結激清楚之聲也，必爲鄭爲之俗樂。夫結激清楚以娛樂也。遺風，猶餘聲也。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也。沼，池也，濱，水崖也。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營，惑也。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藂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户甕牖，揉桑爲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一丈。故曰環者，言其小也。編蓬爲户，以破瓮蔽牖，揉桑條以爲元樞。上漏下濕，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堂也。雪霜滫瀡，浸潭蔪蔣，滫瀡，雪霜之貌也。浸潭之潤，以生蔪蔣，實蔪者，蔣實也。其米糟糠不飽，藜藿之羹不接，藜藿，惡菜也。上交不諂，下交不黷，中不以物累己，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爲峽。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者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懟，病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機，發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

故夫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嘗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爲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爲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惟)[推]❺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宗，本。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同志，同志，德也。至其交接，有一會而公定，故

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者也。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脩，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慴，達而不榮，雖窮賤不以爲懾懼也，雖顯達不以爲榮幸也。處高而不機，機，危也。持盈而不傾，傾，覆也。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朗讀汝南朗陵之朗。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翱翔猶傾仰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靳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位，爵號之名也。是故不以康爲樂，康，安也。不以慊爲悲，慊，約也。慊讀辟向慊之慊也。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蟯貞蟲，蚊行蟯動之蟲也。蟯讀饒，貞蟲細腰之屬也。蟯動蚊作，蚊讀鳥蚊步之蚊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讀曰桂。瞥然能聽，瞥讀疾瞥之瞥也。形體能抗，抗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聾幽州陵陵蓮之連。嶁讀崐崘嶁無松栢之嶁。而蹟蹈于污壑穿陷之中。污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趎垽，頭低植木，而不自知也，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蟯貞蟲，蚊行蟯動之蟲也。蟯讀饒，貞蟲細腰之屬也。蟯動蚊作，蚊讀鳥蚊步之蚊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讀曰桂。瞥然能聽，瞥讀疾瞥之瞥也。形體能抗，抗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聾幽州陵陵蓮之連。嶁讀崐崘嶁無松栢之嶁。而蹟蹈于污壑穿陷之中。污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趎垽，頭低植木，而不自知也，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蟯貞蟲，蚊行蟯動之蟲也。蟯讀饒，貞蟲細腰之屬也。蟯動蚊作，蚊讀鳥蚊步之蚊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讀曰桂。瞥然能聽，瞥讀疾瞥之瞥也。形體能抗，抗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聾幽州陵陵蓮之連。嶁讀崐崘嶁無松栢之嶁。而蹟蹈于污壑穿陷之中。污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趎垽，頭低植木，而不自知也，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蟯貞蟲，蚊行蟯動之蟲也。蟯讀饒，貞蟲細腰之屬也。蟯動蚊作，蚊讀鳥蚊步之蚊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讀曰桂。瞥然能聽，瞥讀疾瞥之瞥也。形體能抗，抗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聾幽州陵陵蓮之連。嶁讀崐崘嶁無松栢之嶁。而蹟蹈于污壑穿陷之中。污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趎垽，頭低植木，而不自知也，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非]❻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

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公勝將欲慮亂，立於朝，倒杖策，上貫其頭，血流至地，而不覺。此之類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爲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匹也。推輔，病也。形，體也。于，於也。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聾幽州陵陵蓮之連。嶁讀崐崘嶁無松栢之嶁。而蹟蹈于污壑穿陷之中。污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趎垽，頭低植木，而不自知也，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蟯貞蟲，蚊行蟯動之蟲也。蟯讀饒，貞蟲細腰之屬也。蟯動蚊作，蚊讀鳥蚊步之蚊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讀曰桂。瞥然能聽，瞥讀疾瞥之瞥也。形體能抗，抗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聾幽州陵陵蓮之連。嶁讀崐崘嶁無松栢之嶁。而蹟蹈于污壑穿陷之中。污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趎垽，頭低植木，而不自知也，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非]❻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

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公勝將欲慮亂，立於朝，倒杖策，上貫其頭，血流至地，而不覺。此之類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爲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匹也。推輔，病也。形，體也。于，於也。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聾幽州陵陵蓮之連。嶁讀崐崘嶁無松栢之嶁。而蹟蹈于污壑穿陷之中。污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趎垽，頭低植木，而不自知也，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

貪鬻多欲之人，漠暗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暗，猶鈍暗不知，足類誘進也。慕，貪。漠溺之漠。暗讀織。絹緻密暗無間孔之暗也。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冀猶庶幾也。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耗，禿也。久淫而不還，淫，過。還，復。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神，精神也。清淨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

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逾，益也。亟，疾也。夫精［神］❼氣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俛仰猶升降。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而百事之變無不應。應，當之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

❶『逢』，『違』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約其所守，寡其所求』，脱文據集解本補。
❸『知』誤爲『之』，據集解本改。
❹『千』，『弋』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❺『推』誤爲『惟』，據集解本改。
❻『非』字脱，據集解本補。
❼『神』字脱，據集解本補。

淮南鴻烈解卷之三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俶真訓上

俶，始也。真，實説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于有，故曰俶真。因以題篇。

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有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寞蕭條，未始有也。夫未始有始，彷彿也。有有者，言萬物始有形兆也。有無者，言天地浩大，言無可名也。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

所謂有始者，繁憤未廢，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無无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繽紛，雜糅也。龍蓯，聚會也。兆朕，形怪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虚無寂寞，蕭條霄雿，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霄讀紺綃之綃。雿，翟氏之翟也。

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葱苓蘢，雚蔰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讀參星之參。雚蔰炫煌，采色貌也。蚑讀車蚑轍之蚑。噲讀不説懌外之噲。切，摩也。循，順也。雚讀曰唯也，蔰讀曰扈。

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治，儲與扈治，褒大意也。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也。光耀，無形。

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内。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真人冥之中，謂道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剖判混分。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見其形。汪讀傳尸諸周氏之汪同。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自失没不見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能有無爲也，未

能本性自無爲也，故曰未能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大塊，天地之間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故曰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善吾生之樂，乃欲善吾死之樂也。明死變化有知，欲勸人同死生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趨，走。寐者不知，猶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故寐者不知也。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爲室，以藏萬物。物豈可謂無大揚攉乎。揚攉，無慮大數名也。攉讀鎬京之鎬。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遇也，遭也。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尚由善也。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而夢，故曰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寢爲鳥而飛於天，寢爲魚而没於淵，方其寢也，不知其寢也，覺而後知其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寢也。

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爲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時也。其爲虎者，便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爲人。公牛氏，韓人，淮南之人，因牛食芻，謂之芻豢，有驗于此。其兄掩户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殺其兄。掩讀曰奄也。覘，視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虎爪牙也。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神形皆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也。謝，叙也。舛，牙也。形謂成虎形人。舛讀舛賣之舛也。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萌，生也。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貟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南陽苑。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剥之若槁。罷，老。氣力竭盡，故若槁也。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狡，少也。濡，濡溼。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嬈，煩嬈，善行病祟人。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没也。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形神俱没，不俱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此謂俱没也。

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思慮，故不寢。志存仁義，患不得至，故不憂也。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静，攙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攙搶，彗孛也。杓，北斗柄第七星。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也。熙，戲也。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也。和，氣也。地德，五穀。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莽也。沈讀水出沈沈沈白之沈。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古者抱盛德，上質樸，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服其德也。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大性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限計之，故有餘也。譬若梅

矣，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也。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炙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熟也。煬讀供養之養也。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

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樂。一者道本。得其根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栢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也。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論德道者，能與日月明也。

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梜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齟齬，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間之際，撢掞挺挏世之風俗，撢，引。掞，利也。挺挏猶上下也，以求利便也。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摋，弊摋猶雜揉也。弊讀跂涉之跋也。摋讀楚人言殺也。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素樸性也。以利害爲塵垢，塵垢，諭輕也。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大一五弦之琴，樂曲神物，爲下降者。清角，商聲也。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蝯臨其岸而目眩，言滑，滑亂。和，適也。譬若鐘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鐘山，崑侖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骭，自膝以下脛以上也。骭讀閈收之閈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蚉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僞。僞，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終隆則終南山，在扶風。皆險塞也。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湍瀨，急流也。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也，在彭城。皆水險留滯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在野王北，上黨關也。石澗、深谿、飛孤在代郡。句望在鴈門。皆隘險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闕也。所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巍巍高大。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曰心下巨闕，神內守也。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之原也。

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貴富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諭道如川，不言而能飲人以和適也。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能解脫，故道以爲譬。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

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營。營，或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猶持也。簡，大也。引楯萬物，群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楯讀若允恭之允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擾。

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之門也。散六衢，散布於六合之衢也。設於無垓坫之宇，設，施也。垓坫，垠堮也。垓讀人飲食大多以思下垓。坫讀爲管氏有反坫之坫。寂漠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非有爲於物者，不爲之也。物以有爲於己者，物己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閱，總也。和，氣也。道所貴也。呴讀以口相吁之吁。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言道能化同異物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爲一家，道所化也。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雁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諭近，胡越諭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圈，陬。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楊，楊朱。其術全性保貞，雖拔骭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申，申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尚刻削。商者，魏公孫鞅也，爲秦孝公制相坐之法，嚴猛聞，故封之爲商君也，因謂之商鞅。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木)[未]❶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治工之鑄器，鑄讀如唾祝之祝也。金踴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有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

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梓，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梓讀詩頌苞有三葉同。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蓯，遼巢彭濞而爲雨，周雲，密雨雲也。龍蓯，聚合也。遼巢，彭濞，蘊積貌也。濞，榆莢之濞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濕焉。不與萬物俱濕。

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然而奚仲不能爲逄蒙，奚仲，巧爲車。逄蒙，善於射。言未能相兼也。造父不能爲伯樂者，造父，善御馬，事周穆王。伯樂，善相馬。事秦繆公。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涅，礬石也。母，本也。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鏤讀婁數之婁。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有猶住也。

小大優游矣。言饒多也。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秋豪微妙，故能入於無間。間，孔。言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爲大也。蘆符之厚，通於無整而復反於敦龐。厚，猶薄。蘆，葦也。符蘆之中白符，言其薄柯，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矣。符讀麪䴵之䴵也。若夫無秋毫之微，蘆符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道貫無形，秋毫、蘆符已有形，故曰無秋豪之微，蘆符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

圻，垠字也。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道之所能。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言道所化者大。夫疾風敎木，而不能拔毛髮。敎亦拔也。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蝡適足以翱翔。臺高際於雲，因曰雲臺也。蟲蝡微細，故曰翱翔而無傷毀之患，道所貴也。夫與蚊蟯同乘天機，蚊行蟯動，諭微細也，天機，神馬。（天）[夫]❷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尚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

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也。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知不詐，故曰真也。其所持者不明，庸（愚）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

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符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絶世，決挐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雕琢之飾，疏鏤之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剞，巧工鉤刀也。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青黃，采色之飾也。剞讀枝之技。劂讀詩蹶角之蹶也。華藻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華藻，華文也。鏄，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爲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也。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間，遠也。方其好醜，相去遠也。然而失木性鈞也。鈞，等。是故神越者其言華，越，散也。言不守也，故華而不實。德蕩者其行僞。蕩，逸僞不成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與物爲役。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淑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於）[而]❹外淫於世俗之風，風，化也。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

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宜]❺，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圄也，虎而小，一曰仙人名也。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棄其策而爲鄧林也。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三

---

❶『未』誤爲『木』，據集解本改。
❷『天』誤爲『夫』，據集解本改。
❸『愚』字衍，據集解本刪。

❹『於』當爲『而』，據集解本改。
❺『宜』誤爲『宣』，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四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俶真訓下

夫人之事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事，治也。嬈，煩也。營慧，求索名利者也。故曰有求於外。離宅，離精神之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者望冷風于秋。生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楛木色青翳，楛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剥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而贏瘉蝸眩，贏，蟲，薄贏。蝸眩，目疾也。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駭，動也。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矯，拂也。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涔，潦水也。涔讀延袷曷間，急氣閉口言也。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小山也，在陳留。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裹之者邪。無裹，無形。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此無有議長大。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趨泄，不處其守，故曰不免於虛疾。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

至德之世，甘暝于溷溷之域，溷讀閑放之閑。言無垠虛之貌。而徙倚于汗漫之宇。徙倚，猶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故盧敖見若士者言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是也。宇，居也。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而浮楊乎無畛崖之際。一手曰提，挈，舉也。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景柱。浮楊，猶遨翔也。無畛崖畔界，因以爲名也。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渾渾蒼蒼，混沌大貌。故曰純樸未散也。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優，饒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卧，治化自行，故曰雖有羿之知，其無所用之。是堯時羿也，謂能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之知巧

也。非有窮后羿也。

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太皞。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也。吟詠其德，含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被施頗烈，被讀光被四表之彼也。被其德澤頗烈施於民。而知乃始。昧昧睞睞，皆欲離其童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睞睞，欲所知之貌也。離，去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一，齊也。

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窾，重九勑，竅，通也。領，理也。襲，因也。窾，法也。勑，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提挈陰陽，嫥捖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嫥捖，和調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貫，位也。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睢盱盱，聽視之貌也。是故治而不能和。和，協也。下棲遲至于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伯，桀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性，命之本。

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施讀難易之易也。雜道以僞，儉德以行，雜，粗。而巧故萌生。巧言爲詐。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儒，孔子道也。墨，墨翟術也。徒，黨也。訟，争是非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設虛華之言，以誣聖人，劫脇徒衆也。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爲以求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慲觟離跂，慲讀蕭蕭無逢際之慲。觟，傒徑之傒也。各欲行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僞，索榮顯之名利也。故下句言曼衍於淫荒之陂也。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陂或作野。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

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郭，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捲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也。捲，縞也。皆不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也。耳妄聽，目妄視，淫故勞也。乃始招蟯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未之能行也。越，揚也。暴，卒也。越揚其詐譎之智，以取聲名也。此我所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不若有人說樂之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芥，中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分，猶意念之貌。

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

睹其易也。易讀河間易縣之易。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形，見。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於道，道性無欲，吉祥來止舍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薀；薀，污也。薀讀倭語之倭也。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神清者，精神內守也。情之嗜欲不能干亂。精神（以）[已]❷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事，治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玄光，內明也。一曰玄，天也。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

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也。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翣，扇也。翣讀鵝鵞食啖喋之啖。簡，賤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

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扃猶閉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群，耳分八風之調，目視耳聽也，八風，八卦之風，以，用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儡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儡身，身不見用。儡，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儡然也。儡讀雷同之雷。是何則？其道外也。澤，潤澤也。

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能説，説，釋也。聲色不能濫也，濫，餚也，或作監，不能使之過濫。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天地之間，宇宙之内，莫能天遏。間，上下之間也，内，四方之内也。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太行，今在河内野王縣北也。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四海，四方之海也。九江，江分爲九也。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扃猶閉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群，耳分八風之調，目視耳聽也，八風，八卦之風，調，和也。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澤，潤澤也。

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内，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極，至。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脱，又況無道乎。道不得行。

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蟲，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憮，螫讀解釋之釋。憮，定也。蚤蝨嚙膚而知不能平。嚙，

噬，猶穿。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攖，迫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蚊蝱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悟，攘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動用也。今夫樹木者，灌以潔水，疇以肥壤，疇，雍，壤或作嚷。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榳，榳，蘖。有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析，解也。剥解有才士也。夫鳥之擾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職，事。而處士脩其道。脩，先王之道也。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洛出丹書，河出緑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陽城人也，堯所聘而不利也。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善卷披衣而行，因曰披衣。得達樂其所脩，先王之道也。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自樂其道於天地之間也。或作文德自樂其間，先王之道也。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光，譽。

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人墜陊火中，而對之笑也。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脛，脚也。觀其有奇異。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説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也。一曰紂爲無道，梅伯數諫，故葅其骸也。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嶢，嶢山蓋在南陽。三川，涇渭洊也。涸，竭也。傳曰：山崩川竭，亡國徵也。飛鳥鎩翼，走獸擠脚，言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翼，走獸毀脚，無不被害也。當此之（間）〔時〕❸，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之擾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職，事。而處士脩其道。脩，先王之道也。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洛出丹書，河出緑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陽城人也，堯所聘而不利也。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善卷披衣而行，因曰披衣。得達樂其所脩，先王之道也。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自樂其道於天地之間也。或作文德自樂其間，先王之道也。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光，譽。

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人墜陊火中，而對之笑也。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脛，脚也。觀其有奇異。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説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也。一曰紂爲無道，梅伯數諫，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曰其所生然也。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稗稼不得育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諭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諭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稗稼不得育萑蒲萑葦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稗稼爲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曰其所生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兩者，雙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肆，極。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所居之里。言聖人不能通其道，行其仇者，不遭世也。夫鳥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四海，天下。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之，又況編户齊民乎。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猶及之，田獵不時也。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歷陽，淮南國之縣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没爲湖，謂嫗視東城門閾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閾，闇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鷄血涂門閾，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没爲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爲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脱也。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萧艾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諭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諭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稗稼不得育萑蒲萑葦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諭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諭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稗稼不得育萑蒲萑葦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諭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諭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稗稼不得育萑蒲萑葦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諭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諭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稗稼不得育萑蒲萑葦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諭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諭不肖。

也。命，天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清静之性，故能明。鳥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鳥號，柘桑也。谿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曰谿子，陽鄭國善爲弩匠，因以爲名也。越舡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舡，小船也。蜀船一版之舟，若今豫章是也。雖越人所便習，若無其水，不能獨浮也。今矰繳機而在上，罝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矰，弋射身短矢也。機，發也。翱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也。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四

---

❶『天』，『夫』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以』當作『已』，據集解本改。

❸『間』，『時』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五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天文訓上

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馮翼洞灟，無形之貌。洞讀挺桐之桐，灟讀以鐵頭斫地之鐲也。道始于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漢垠，重安之貌也。清陽者薄靡而爲天，薄靡者，若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爲地。重濁之凝竭難，清妙之合專一作專。易，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襲，合也。精，氣也。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者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於虙羲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强，故與顓頊、黄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絶，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傾，下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内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薄，迫也。感，動也。霧，霧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除，冬毛微墮也。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宗，本也。減，少也。膲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膲讀若物醮妙之醮也。火上薄，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

標相應。蕁讀葛覃之覃。標讀刀末之末。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方諸，陰遂；大蛤也。熟磨拭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虎，土物也。風，木風也。木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屬，會也。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絶，蠶老絲成，自中徹外，然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絶也。賁星墜而勃海決。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墜，隕也。勃，大也。決，溢也。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暴，虐也。飄風，迅也。枉法令則多蟲螟，食心曰螟，穀之灾也。殺不辜則國赤地，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干時之令不收納，則久雨爲灾。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期，會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雄爲虹，雌爲蜺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也。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星：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五官，六府，五官，五行之官。六府，加以穀。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下自解。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韓、鄭之分野也。東北曰變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萌芽，故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箕、斗，一名折木，燕之分野。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虚、危、營室。虚、危，一名玄枵。齊之分野。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營室、東壁，一名幽天也。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承委，衛之分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皓天，其星胃、昴、畢，一名大梁，趙之分野。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觜巂、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柳、七星、張，周之分野。一名鶉火。東南方曰陽天，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其星張、翼、軫。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蒼龍順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熒惑，五星之一也。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也。中央土也，其帝黄帝，黄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黄龍，土色黄也。其音宫，其日戊己。戊、己，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黄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黄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於北方之帝也。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

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也。

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一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

日（月）❶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周，徧。

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譴告人君。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五，十八歲而周。鎮星一偏。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

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效，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穀不熟爲饑也。

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艮卦之風，一名融。爲笙也。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也，爲管也。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也，爲柷也。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也，爲絃也。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也，爲埴也。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兌卦之風也，爲鍾也。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也，爲磬也。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也，爲鼓也。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脩田疇。春分播穀，故正封疆，治田疇也。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善布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也。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常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憯愴，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也。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脩邊城，備寇難也。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歲，不通關梁也。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

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群神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天阿。太微者主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四官，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鳥，主猶典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

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日」❷。

子午、卯酉爲二繩，繩，直。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爲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蹏始通之，故曰蹏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說火星正中，地漏濕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一說營室正中於南方。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面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蟬始鳴，半夏生，半夏，藥草。蠶蛘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未成)❸駒犢、黃口肌血跪弱未成，故蠶，鷙鳥應陰，不食不搏也。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

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十二月德居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也。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匝四維三百六十五度，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黃鍾，十一月也。鍾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也。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應鍾，十月也。言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鍾。加十五日指艮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林鍾，六月也。林，衆。中，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

而盛，故曰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故曰蕤賓也。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吕。仲吕，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吕申於陽，助成功也。故曰仲吕也。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濟，止。音比夾鍾。夾鍾，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鍾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小滿，四月也。音比太蔟。太蔟，正月律也。蔟，蔟也。言陰衰陽發，萬物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吕。大吕，十二月律也。吕，侣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吕。所以配黄鐘，助陽宣功也。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虢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也。正月建寅，月從在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伸，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不)[而]❹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

淮南鴻烈解卷之五

❶『月』字衍，據集解本删。
❷『日』誤爲『曰』，據集解本改。
❸『未成』二字衍，據集解本删。
❹『不』，『而』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六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天文訓下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徒嚴道，道死於雍，其四子皆爲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爲利其土邪？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以紀時也。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爲五，故曰合氣而爲音，音數五也。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

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戊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庚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甲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丙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戊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户，殺氣。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玉女，主霜雷也。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侯歲。雄鳩，蓋布穀也。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説也。

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一日至。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諸皋之朏也。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丘在南方。至于鳥次，是謂小還。鳥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止。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也。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至于淵虞，是謂高舂。淵虞，地名。高舂，時加戌，民碓舂時也。至于連石，是謂下舂。連石，西北山名也。言將欲冥，下象悉舂，故曰下舂。連，讀腐爛之爛也。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黄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敖所見若上之所也。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曙，明。浦，涯。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禹以爲朝、晝、昏、夜。冬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仰而生。夏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就而死。畫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

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調，和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七十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一曰和也。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戊子，黃鍾之羽也；丙子，夾鍾之徵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

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幅比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蔈，定者，成也，故禾熟。[蔈]❸讀如詩有貓有虎之猫，古文作秒也。律之數十二，故十（三）[二]❹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

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十，從甲至癸日。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

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

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❺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讀明楊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奎、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舍營室、東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觿、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作，讀昨。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困，讀群。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觿、參爲對。

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自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也。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觿二，參九，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五，（七星）[星七]❻，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温涼。木德仁也，故柔涼也。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也，故布施偏明也。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金德斷割，故脩兵也。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水）[冰]❼凍，故剛彊也。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康，盛也。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巳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

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毋）[火]❽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己卯，魏也。戊午、戊子，燕也。乙酉，庚申，秦也。辛卯，戎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地）[有]❾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也。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蓬。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蓬也。

單閼之歲，單，盡。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在乙，言蒙物遏蒙甲而出，故曰旃蒙也。

執徐之歲，執，蟄。徐，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在丙，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

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强圉。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强圉也。

敦牂之歲，言萬物皆盛壯也。敦牂，敦，盛，牂，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在戊，言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雍也。

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巳曰屠維。在巳，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

涒灘之歲，涒，大。灘，脩也。言萬物皆脩其精氣也。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

作鄂之歲，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陊落。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其煌煌，故曰重光也。

掩茂之歲，掩，蔽。茂，胃。言萬物皆蔽冒。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黓。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玄黓也。

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

困敦之歲，困，混。沌，萬物牙孽也。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菽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

赤奮若之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一作月。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

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岠，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岠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

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

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⑫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

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六

淮南鴻烈解卷之七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地形訓上

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故[曰地]❶形，因以題篇。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六合，已説在原道。四極，四方之極。無復有外，故謂之内也。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故曰農土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盛張，故曰沃土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穀成大，故曰滔土也。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

❶『爲』字脱，據集解本補。
❷集解本『土』作『上』。
❸『蔈』字脱，據集解本補。
❹吴本、名家評本『三』作『二』。
❺『太陰』二字脱，據吴本、名家評本補。
❻『七星』當作『星七』。據吴本、名家評本改。
❼『水』，當作『冰』。據集解本改。
❽『毋』當作『火』。據吴本、名家評本改。
❾『天地九重』，吴本、名家評本作『天有九重』。
❿『壁』字脱，據集解本補。
⓫『萬』，當作『方』。據集解本改。
⓬『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衍文，據集解本删。

土，未聞。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隱氣所隱藏，故曰隱土也。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復氣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爲東岳。王屋山在今河東恒縣東北，[沇水]❷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弘農陰山也，是爲西岳。岐山，今扶風漢陽縣北，周家所邑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内野王縣是也。羊腸，山名也。説苑曰：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也。何謂九塞？曰大汾、澠阨、荆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澠阨，今弘農澠池是也。荆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弘農郡澠池殽欽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是也。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雁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阻陽之東，通運都關是也。何謂九藪？藪，澤。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吴越之間也。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也。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晉之大陸，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閑弊邑，是也。宋之孟諸，孟諸在今梁園，睢陽東北澤是也。齊之海隅，海隅猶崖，蓋近海濱是也。趙之鉅鹿，今鉅鹿廣阿澤是也。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曰融風也。東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名山，大山也。掘崑崙虚以下地，掘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中，崑崙虚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像。此蓋誕，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脩五尋，上，崑崙虚上也。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南，絳，赤也。碧樹、瑶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木禾之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面有十門也。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也。旁有九井玉横，維其西北之隅，横，猶光也。横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内不周之風。傾宫、旋室、傾宫，宫滿一須曰中也。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説室璇璣關可轉旋，故曰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閶闔，崑崙虚門名也。縣圃、涼風、樊桐皆崑崙之山名也。樊，讀如麥飯之飯。是謂四海之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爲經，卯酉爲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徑，邪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内東西短，南北長，極内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名山，大山也。掘崑崙虚以下地，掘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中，崑崙虚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像。此蓋誕，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脩五尋，上，崑崙虚上也。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南，絳，赤也。碧樹、瑶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木禾之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面有十門也。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也。旁有九井玉横，維其西北之隅，横，猶光也。横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内不周之風。傾宫、旋室、傾宫，宫滿一須曰中也。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説室璇璣關可轉旋，故曰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閶闔，崑崙虚門名也。縣圃、涼風、樊桐皆崑崙之山名也。樊，讀如麥飯之飯。是

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復其原。原，本。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也。河水自崑崙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河出積石。入，猶出也。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絶流沙南至南海。絶，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陽，或作養[水]❹也。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假令高萬里，倍之二萬里。是謂凉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太帝，天帝。

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扶木，扶桑也，在湯谷之南。曊，猶照也。(過)❺陽州，東方也。曊、讀無枝攢之攢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生，引之有皮，若瓔黄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嚮，蓋天地之中也。衆帝之從都廣山上天還下，故曰上下。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有晷，故曰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

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殥，猶遠也。殥，讀胤嗣之胤。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皆藪名也。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爲穴之穴也。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蓋近丹水，因其名，故曰丹澤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也。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

八殥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户；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鄉曰之南，皆爲北鄉户，故反其户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爲金丘。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也。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曰澤名也。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爲名。積冰也。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内。

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蒼門；東北木將用事，音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也，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據天下諸城，東南角門皆陽門，其是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積温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成濟，將可及收斂。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也。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闔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

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寅、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中土，冀州。

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也。竹箭焉。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

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禹所葬。竹箭，今會稽郡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

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竹箭，今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華山，今弘農華陰山南是也。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霍山，今河東永安縣也。出夜光之珠，玉色之玉也。今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霍山，今河東永安縣也。出夜光之珠，玉色之玉也。今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讀斥丘之斥。文皮，豹虎之皮也。傳曰：無終子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豹虎之皮也，以請和諸戎是也。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岳，泰山也。五穀、桑麻、魚鹽，所養人者。出，猶生也。

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爲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也。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高者，陽，主生，下者陰，主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丘陵高敞，陽也，故爲牡。谿谷污下，陰也，故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澄，故黃金出焉。龍淵，龍所出游淵也。玉英轉化，有精光也。

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瘿，木氣多傴，自此上至山氣多男，皆生子多有此病也。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上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污者爲衍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水）[冰]❻，南方温，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泮釋也。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也。其人[衣]❼冠帶劍食獸，使二（大）[文]❽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西方金，金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爲鬼，能爲祆怪病人也。一説曰，形殘之尸於是以兩乳爲目，肚臍爲口，操干戚以舞，（無夢）❾天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故寢居直夢。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鷹代飛，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北，詣漠中也，燕秋分而去，雁秋分而南，詣彭蠡，故曰代飛也。代，更也。蛉蟹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壚，讀纑繩之纑也。細，小也。息土人醜，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鷺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食土者無心而慧，丘蚓之屬是也。食木者多力而愚，態羆之屬是也。羆，煩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污者爲衍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水）[冰]❻，南方温，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泮釋也。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也。其人[衣]❼冠帶劍食獸，使二（大）[文]❽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西方金，金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爲鬼，能爲祆怪病人也。一説曰，形殘之尸於是以兩乳爲目，肚臍爲口，操干戚以舞，（無夢）❾天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故寢居直夢。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鷹代飛，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北，詣漠中也，燕秋分而去，雁秋分而南，詣彭蠡，故曰代飛也。代，更也。蛉蟹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壚，讀纑繩之纑也。細，小也。息土人醜，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鷺之屬是也。食土者無心而慧，丘蚓之屬是也。食木者多力而愚，態羆之屬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捍，虎豹鷹鸇之屬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

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諸細要之屬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

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曰數十，十，從甲至癸也。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猨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

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龜鼈之屬也。鱗，魚龍之屬。齕吞者，八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也。無後，肥從後起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則卓石也。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淮南鴻烈解卷之七

---

❶『曰地』二字脱，據集解本補。
❷『沇水』二字脱，據集解本補。
❸『外』字脱，據集解本補。
❹『水』字脱，據集解本補。
❺『過』，衍字。據集解本删。
❻『水』，『冰』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❼『衣』據集解本補。
❽『大』，『文』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❾『無夢』，衍文，據集解本删。

淮南鴻烈解卷之八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地形訓下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脩形兑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卬行，竅通於鼻，末，猶脊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翕讀脅幹之脅。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憃愚，禽獸

而壽。惷，讀人謂惷然無知之惷也。籠口言乃得。其地宜菽，菽，豆也。多犬馬。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言燕代出馬也。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黄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者木，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四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宫其主也。五聲，宫商角徵羽也。宫在中央，故爲主也。色有五章，黄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宫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宫。變，猶化也。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本也。故曰五行相生，所以成器用。

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脩，長也。股，脚也。天民，肅慎，皆有國名也。傳曰：肅慎，燕，毫，吾北土。是云西方，黨獨西方之國自復有之邪。一曰：肅，敬也，慎，畏也。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女子民，其貌無有鬚，皆如女子也。丈夫民，其狀皆如丈夫，衣黄衣冠帶劍。皆西方之國也。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股，脚也。言其人一臂一手一鼻也。三身民，蓋一頭有三身。皆西方之國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胸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豫章之彭蠡。交股民，脚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穿胸，胸前穿孔達背。反舌民，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説：舌本在前，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三頭民，身有三頭也。脩臂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也。皆南方之國也。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東南壚土，故人大也。君子國，已説在上章也。黑齒民，玄股民，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上谷。玄股民，其股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也。毛民，勞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鏇也。勞民，正理躁擾不定也。皆東方國也。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爲九嬰。北方之國也。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之國也。一目民，無繼民。一目民，目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蓋無嗣也。北方之國也。

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之山名也。硥魚在其南。硥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硥讀如蚌也。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連臂大呼夜行。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之東南也。爰有遺玉，青馬，視肉，其人不知言也。楊桃，甘樝，甘(革)[華]❶，百果所生。皆異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也。和丘在其東北陬，四方而高曰丘，鸞所自歌，鳳所自舞，故曰和丘。在無繼民東北陬也。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褶衣之褶。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居海中。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夸

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見山海經。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一曰仙人也。昆吾丘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爲夏伯也。詩云，昆吾、夏桀也。軒轅丘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知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暘谷、博桑在東方。暘谷，日之所出也。博桑，在登保之山東北方也。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娀，國名也。姊妹二人在瑤臺不周，山名也。娀讀如嵩高之嵩。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爲玄王，殷之祖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地理志曰，西王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也。樂民、挈閭在崑崙弱水之洲。水中可居曰州。三危在樂民西。三危，西極之山名也。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洲，水中所居者。燭光所照者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龍門在河中馮翊夏陰界也。玄燿、不周、玄燿，水名。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海隅，藪也。孟諸在沛。孟諸，宋澤也，在睢陽東北。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在陽城，嵩高山之別名。濟出王屋。時、泗、沂、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桐柏山在上黨。濁漳出發包。楊戾山在上黨長子。二漳合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

名也。呼池并州之浸也，今中山漢昌呼沱河是也。泥塗淵出楠山。楠，讀人姓楠氏之楠。維濕北流出於燕。流於北燕，北，塞外也。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艮爲條風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風，震卦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巽爲清明風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離爲景風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天神也。坤爲涼風也。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皋稽，天神也。兑爲閶闔風。隅强，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强，天神也。乾爲不周風。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雨龍，其形如虎。坎爲廣莫風也。

突生海人，突，人之先人。海人生若菌，菌，讀下群之群。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之先。飛龍有翼。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介鱗，鱗蟲之先。蛟龍，有鱗甲之龍也。蛟龍生鯤鯉，鯤鯉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介，國也，龜之先。潭，讀譚國之譚。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龜，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龍，青龍生先鳳，先，前也。鳳，風也。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煙介，煙介，煙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相代象而蕃多也。曰馮生陽閎，曰馮，木之先也。陽閎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茭草者生於庶草。

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生。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字之誤。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花。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也。蔈生萍藻，萍藻生浮歲，浮歲生白鼉，白鼉九百歲生白渭，白渭九百歲生白金，白金，白鼉，鼉石也。白渭，水銀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渭，水銀也。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龍，青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龜。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煙介，煙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相代象而蕃多也。曰馮生陽閎，曰馮，木之先也。陽閎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茭草者生於庶草。

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生。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字之誤。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花。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也。蔈生萍藻，萍藻生浮歲，浮歲生白鼉，白鼉九百歲生白渭，白渭九百歲生白金，白金，白鼉，鼉石也。白渭，水銀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渭，水銀也。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龍，青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龜。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煙介，煙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相代象而蕃多也。曰馮生陽閎，曰馮，木之先也。陽閎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茭草者生於庶草。

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生。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字之誤。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花。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也。蔈生萍藻，萍藻生浮歲，浮歲生白鼉，白鼉九百歲生白渭，白渭九百歲生白金，白金，白鼉，鼉石也。白渭，水銀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渭，水銀也。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

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玄砥六百歲生玄涌，玄涌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道流之水皆入于海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八

淮南鴻烈解卷之九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時則訓上

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故曰時則，因以題篇也。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招搖，斗建。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是也。月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是也。月將旦時中於南方。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太皞之神治東方也。甲乙，木日也。盛德在木，木王東方也。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大陰。甲散，散爲鱗，鱗蟲龍爲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也。律中太蔟，其數八，律，管音也。陰衰陽發，萬物太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其數八，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曰八也。其味酸，其臭羶，木味酸，酸之言鑽也，萬物鑽地而生。羶，木香羶。其祀户，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户，故曰祀户也。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言常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東方木，火母也。氣温，故東風解冰凍也。振，動。蘇，生也。魚上負冰，魚，是月之時，鯉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獺，獭也。是月之時，獺祭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也。候鴈北。是月時候之應，鴈從彭蠡來，北過周、雒，至漢中孕卵穀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馬七尺已上曰龍也。服蒼玉，建青旗，服，佩也。熊虎也，旗也。食麥與羊，麥，金穀也。羊，土畜也。是月金土以老，食所勝，先食麥，以麥爲王也。服八風水，爨其燧火。取銅槃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其木燧之火炊之。其，讀該備之該也。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瑟，木也，春木王，故鼓之也。其兵矛，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其畜羊，羊土，木之母，故畜之也。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是月之朝，天子朝日于青陽左个。東向堂，故曰青陽。北頭室，故曰左个。个猶隔也。春令，寬和之令也。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布陽德，施柔惠也。慶，善。賞，賜予也。省減徭役之勞，輕其賦斂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率，使也。迎歲，[逆]❶春也。東郊，郭外八里之郊也。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祠位，壇場屏攝之位也。幣，圭璧也。禱鬼神，求福祥也。人神曰鬼，天神曰神。犧牲用牡，尚蠲潔也。禁伐木，春木王，當長養，故

❶『革』，『華』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鼠』，『鼠』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庶於』當作『於庶』，據集解本改正。

禁之也。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胎，獸胎，懷妊未育者也。麋子曰夭，鹿子曰麛，卵未穀者，皆禁民不得取，蕃庶物也。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毋聚合大衆，建置城郭，以妨害農功也。骼，骨有肉。掩覆薶藏之，慎生氣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孟春，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用火氣動於上，故草木早落，國惶恐也。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孟春温仁，而秋正金鈇之令，氣不和，故民疫疾，風雨隈至，故黎莠蓬蒿疏穢之草並興盛也。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冬，陰也，水泉湧起，而春行之，故爲敗。氣不和，故雨霜大雹，植稼不熟也。正月官司空，其樹楊。司空主土，春土受嘉穜，故官司空也。爾雅曰，楊，蒲柳也。楊木春光，故其樹楊也。

仲春之月，招摇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建星在斗上，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是月萬物去陰夾陽，聚地而生，故曰夾鍾也。其數有凶災。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聾通精癡狂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也。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度，丈尺也。量，釜鍾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爲石。角，平也。鈞，等也。斗稱，量器也。端權槩。端，正也。槩，平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皆爲夭物盡類。山林，至此月而鳴。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搏也。鳩謂布穀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囹圄，法室也。省之，赦輕微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毋笞掠，言不用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節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至，寇兵來征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陽不勝，則麥不升熟，民相殘賊也。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煙氣早來，蟲螟爲害。仲春行夏太陽之令，故大旱，陽氣熱，故煙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食心曰螟。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興農播穀，故官倉也。杏有竅在中，竅在中，像陰布散在上，故其樹杏。

季春之月，招摇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養

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桐(胴)始華，田(鼠)[鼠]❷化爲鴽，桐，梧桐也，是月生華。田鼠，鼢鼠也。鴽，鶉也，青、徐謂之鵪、幽、冀謂之鶉。虹始見，萍始生。虹，蝃蝀也。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萍，水藻也，是月始生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東向堂，南頭室，故曰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舟牧，主舟之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也。五覆五反，慎之至也。天子乃爲麥祈實。烏始采舟，薦鮪於寢廟，乃[故]❹禁民伐之也。烏，猶安也。自冬至此而安乘舟，故曰始乘也。薦，進也。鮪，魚似鯉而大。進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麥實。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發泄，猶布散也。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絶，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也。振，救也。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使人之聘問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問禮之，將與爲治也。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有浸清，傷害五穀，故循行偏視之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也。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畢弋，罝罘羅罻，餌(門)❸餌獸之毒藥所不得出，尚生育也。兼餘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如其毋出。桑拓。桑、拓皆可養蠶，(文)[故]❹禁民伐之也。三月官鳴鳩奮其羽，載鴽降于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者是也。載鴽，載勝鳥也。詩曰，尸鳩在桑，其子在梅是也。具撲曲筥筐，撲，持也，三轉謂之撲。撲，讀南陽人言山陵同。曲，薄也，青、徐謂之曲。負底曰筥，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婺女，一曰須女，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中於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炎帝之神治南方也。丙丁，火日也。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鱗散。羽，羽蟲，鳳(之)[爲]❺長。徵音，火也。律中仲呂，其數七，是月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曰仲呂。其數七，生數五，火第二，故曰七也。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焦，火香焦。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吴回爲高辛氏火正，死

爲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竈。肺，肺金也。祭祀之肉先用所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也。

螻蟈鳴，丘蚓出，螻，螻蛄也。蟈，蝦蟇也。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類應鳴也。丘蚓，蠢蚓也。王瓜生，苦菜秀。王瓜，栝樓也。爾雅曰，不榮而實曰秀。苦菜宜言榮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駹，服赤玉，建赤旗，（煩）[順]❻火德也。食菽與雞，菽，豆連皮也。雞、豆皆屬火之所養也。

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王南方，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其兵戟，戟有枝榦，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也。東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是月之令也。雞，羽蟲，陽也，故畜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歲，迎夏也。南郊，七里之郊也。還，乃賞賜，封諸侯，脩禮樂，饗左右。還，從南郊還也。賞賜有功，割土封爵。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也。修治禮樂，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左右，近臣也。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卿官也。才過千人爲傑。選擇賢良孝悌，舉而用之，蓋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也。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墮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豕嘗麥。豕，水畜，宜[麥]❼，先薦寢廟，孝之至也。聚畜百藥，靡草死，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司至者。反舌，百舌鳥也，能辯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有司，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孟夏盛陽，當助長養，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故苦雨殺穀，不得滋長也。四方之民來入城郭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冬寒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敗壞其城郭。奸時違行之應也。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杏同。後李熟，故曰四月桃也。

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孟夏當繼修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時啓蟄之令，故致螽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言暴風來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也。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杏同。後李熟，故曰四月桃也。

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是月陰氣萎蕤在下，像主人也，陽氣在上，像賓客也，故曰蕤賓。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螳蜋，世謂之天馬，一名齒肭，兗、豫謂之巨斧也。鵙，百勞鳥也。五月陰氣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殺蛇於木。傳曰，伯趙氏司至者。反舌，百舌鳥也，能辯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有司，修鞀鼗，鞀，管，一孔，似笛。簫，今之歌簫是也。篪，讀如池澤之池也。執干戚戈羽。干，盾也。戈，斧也，戟，屬也。羽，武(也)[者]❽所持翿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國之山川百原能興雲雨者，皆祈祀之也。雩，旱祭也。上，帝也。爲民祈雨，故用盛樂。盛樂，六代之樂也。天子以雉嘗黍，雉，雜雞也。不言嘗雞而言嘗黍者，以穀爲主也。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也。含桃，鶯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爲藍青未成故。毋燔灰，是月草木未成，不夭物也。毋暴

布，火盛曰猛，暴布則脆傷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也。閭，里門也。民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門，要塞也。市，人聚也。無索，不征稅也。挺重囚，益其食，挺，緩。存鰥寡，振死事，老無妻曰鰥，老無夫曰寡也，皆存之。有先人爲死難，振起其子孫也。游牝別其群，執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別其群。不欲騰駒蹶傷其胎育，故執也。班，告也。馬政，掌馬官也。騰駒，騰馬也。周禮，馬五尺以下曰駒也。日短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事無徑，詳後行當先請也。晏陰，微陰也。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墮也。蟬鼓翼始鳴也。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草藥也。木堇，朝榮暮落，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也。是月生榮華，可用作丞也。雒家謂朝生。詩云，顏如舜華也。禁民無發火，發，起。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積土四方而高曰臺也。臺有室曰榭也。順陽宜明也。一曰，望雲物，占氣祥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水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氣閉藏，又多水雨，故道陷壞不通利，暴害之兵橫來至也。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好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百螣，動股蝗屬也，時起害穀，故國飢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有霸曰果，無霸曰蓏。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早成。非其時氣，故民有疾疫也。五月官相，樹榆。是月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榆，說未聞也。

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奎，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中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黃帝之神治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言伐。龜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也。盛德在土，土正中央也。其蟲羸，其音宮，羽落而[爲羸]⑨，羸蟲鱗爲之長。宮，土也，位中央，五音之主也。其數五，百鍾，林鍾也。是月陽盛陰起，生養萬物，故曰百鍾。其數五，五行數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也，土臭香也。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用事，故祀中霤。中霤，室中之祭，祀后土也。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心，土也，自用其藏也。涼風始至，蟋蟀居奧，蟋蟀，蜻烈，趣織也。詩云，七月在野，此日居奧，不與經合。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氣閉藏，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水凍

善也。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宣，徧也。明，鮮明也。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殃，罰。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壇。是月大暑，土潤溽，暑濕重也。又有時[雨]❿，可以殺草爲糞，美土疆。[疆]⓫，土分畔者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解落，民疾病風，欬嗽上氣，像春陽布散，民遷徙者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灾。丘，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殺稼令不熟也。陰氣遇差，故多女灾。女灾，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冬陰蕭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蚤摯擊，四界之民皆入城郭自保守也。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少内，其樹梓。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少内也。梓，説未聞也。

❶「逆」字脱，據集解本補。
❷「鼠」，「鼠」字之誤，據集解本改正。
❸「門」字脱，據集解本删。
❹「文」，「故」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❺「之」，「爲」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煩」，「順」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❼「麥」字脱，據集解本補。
❽「也」，「者」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❾「爲贏」二字脱，據集解本補。
❿「雨」字脱，據集解本補。
⓫「疆」字脱，據集解本補。

淮南鴻烈解卷之九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時則訓下

孟秋之月，招摇指申，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玄武之宿，是日昏時中於南方也。畢，西方白虎之宿，是日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少皞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也。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羸者衣毛。毛蟲虎爲之長。商，金也，位在西方。其數九，夷，傷也。則，法也。是月陽衰陰盛，萬物凋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也。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也，金臭腥也。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内，入由門，故祀門也。肝，木也，祭祀之，用所勝也。一曰，肝沈金，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鷹搏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用是時，乃始行殺戮刑罰，順秋氣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白，順金色也。白馬黑毛曰駱也。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宫

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金王西，故處西宮也。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而章明之，故曰總章。左个，南頭室也。居是室，行是月之令。狗，金畜也。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陰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西郊，（也）[九]❶里之外郊也。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軍將。邑武，勇者功名也。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順，循也。四方，天下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也。平，治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也。殺氣始行也。贏，盛也，故曰不可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成。薦，進也。命百官，始收斂，孟秋始内也。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是月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故備水潦也。毋以封侯，立太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邑也。大官，九命之爵也。重幣，金帛之幣也。大使，命卿使之。金氣收斂，皆近不宜行也，故言毋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孟秋，陰也，復行冬水王之令，故陰氣勝也，其介蟲敗穀也。陰氣并，故戎兵來也。行春令，則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旱也。陽氣還者，此月涼風，而反行温風之令，故敗穀，令無實也。行夏令，則冬多火灾，寒暑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灾。寒暑相干，故不節，使瘧疾。瘧疾，寒暑所生也。七月官庫，其樹棟。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官庫也。其樹棟，棟實，鳳凰所食也，今雛城旁有樹。棟實秋熟，故其樹棟也。棟，讀練染之練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嶲中。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觜嶲，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數九，南，任也。言陽氣吕旅而志助陰，陰任成萬物也。庚辛，金日也。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凉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群鳥翔。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玄鳥歸，秋分後歸蟄所也。群鳥翔，寒氣至，群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弱也。言平直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反，還。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稚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草養曰芻，穀養曰豢。案其簿書閱租之。豢，讀宦學之宦。視肥臞全粹，全，無虧缺也。粹，毛色純也。粹，讀禍祟之祟。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讎，以御秋氣。讎，猶除也。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爲害也。讎，讀躁難之難。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城，邑曰築。穿竇窖，修困倉。穿竇，所以通水，不欲地濕也。穿窖，可以盛穀也。窖讀窖藏人物之窖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涸，凝竭。涸或作盛。盛，言陰勝也。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理，通也。入貨財，以便民

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温煦之仁，故草木生榮華也。氣相干，必有灾咎，故國大惶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炎陽之令，故旱涸。氣熱，故蟄蟲不藏，使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灾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行寒氣激之令，故有風灾。又冬閉藏，故收雷先行，草木早死也。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戎官也。是月治兵，故官尉。傳曰，羊舌大夫爲中軍尉柘，説未聞也。

季秋之月，招摇指戌，昏虚中，旦柳中。虚，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中於南方也。柳，南方朱雀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侯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是月雀入海爲蛤也。菊有黄華，豺乃祭獸戮禽。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黄。是月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戮，猶殺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西向堂，北頭室，故謂右个也。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冢，大也。要，簿書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寒，朱漆難成，故百工休止，不復作器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官，吹笙竽，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兩）[以]❺其命數也。百縣，畿内之縣，言百，舉全數耳。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四酇爲鄙，四鄙爲縣，然則縣二千五百家也。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税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來歲，明年。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曆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也。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兵也。刀、劍、矛、戟、矢，故曰五戎也。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苁，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級，等也。苁，授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曰，門内之垣謂之樹垣者也。司徒搢朴北嚮以贊之。搢，插也。朴，插置帶間，贊相威儀也。司徒主衆，教導以教導也。插之也。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也。命主祠，祭禽四方。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也。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也。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乃趨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青州爲伏爲俛也。無留，言當斷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也。不宜，謂不孝也。一曰所養者無勳於國，其先人又無賢德，所不宜養，故收也。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孝之至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季秋陰氣，而行夏月霖雨之令，故大水。火氣[熱]❻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鼽窒，鼻不通利也。鼽，讀怨仇之仇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

地分裂。冬水純陰，姦謀所生，故多盜賊，使邊境之民不安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爲鄰國所分裂也。行春令，則煙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並興。春氣陽温，故煙風至，民氣解墮也。木干金，故師旅並興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也。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候也。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

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玄武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七星，南方朱鳥之宿也，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者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顓頊之神治北方也。壬癸，水日也。盛德在水，王北方也。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像冬閉固，皮漫胡也。甲蟲，龜爲之長。羽，屬水也。律中應鍾，其數六，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成，故曰應鍾。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味鹹，其臭腐，水味咸也，水臭腐也。其祀井，祭先腎。井水給人，故祀也。井或作行。行，門内地。冬守在内，故祀也。腎，水，自開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雉入于淮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故處北宮也。其兵鍛，其畜彘，鍛者却内，像陰閉。彘，水畜。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北向堂，西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此月令也。冬令。命有司，修群禁，順陰閉，諸所當禁，皆使有司禁也。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傳曰，禁舊客，爲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爲觀釁也。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也。於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祥也。凡屬天子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之祭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故曰公也。命將率講武，律射御，角力勁。律，畢，饗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律射御，角力勁。律，習也。角，平地也。勁，强貌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也。師，長也。賦，稅也。毋或侵牟。牟，多。孟冬行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幼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皆存慰矜恤之。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審棺槨衣衾之薄厚，飾，治也。棺槨衣衾薄厚各有差等，故審之。營丘壟之小大高庳，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丘壟，冢也。小大高下各有度量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呈，堅致爲上。案，視也。度，法也。堅致，功牢也。爲，故也。上，盛也。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也。淫巧，非常之巧也。故行其罪。苦，謂鹽會之鹽也。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於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也。堅致，功牢也。爲，故也。上，盛也。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也。淫巧，非常之巧也。故行其罪。苦，謂鹽會之鹽也。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也。於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祥也。凡屬天子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之祭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故曰公也。命將率講武，律射御，角力勁。律，習也。角，平地也。勁，强貌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也。師，長也。賦，稅也。毋或侵牟。牟，多。孟冬行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幼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皆存慰矜恤之。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審棺槨衣衾之薄厚，飾，治也。棺槨衣衾薄厚各有差等，故審之。營丘壟之小大高庳，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丘壟，冢也。小大高下各有度量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呈，堅致爲上。案，視也。度，法

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軫，南方朱鳥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黃鍾者，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黃，萌於地中，故曰黃鍾也。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水益壯，地始坼，鴈鵠不鳴，虎始交。鴈鵠，山鳥。（陽）❼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交，讀將校之校也。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北向堂，中央室，故曰太廟也。命有司曰，命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大呂，呂，旅也。萬物萌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所以旅旅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其數六，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呵問也。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大加刑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也。色，美色也。有貪欲濫求者禁之。寧身體，安形性。閉情欲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螾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芸蒿，菜名也。丘螾，蟲名也。結，屈結也。麋角解墮，皆應微陽氣也。土事無作，無發室屋，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間，故命曰暢月。命奄尹，申宮令，奄，官也。尹，正也。申宮令，重戒敕也。審門（門）[閭]❽，謹房室，必重閉，助陰氣也。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酋，主沽酒官也。醞釀米麴，使化熟，故謂之酋。酋讀酋豪之酋，齊讀齊和之齊也。作麴蘖當得其時，不時則不成也。湛熹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熹炊必令圭潔也。水泉（者）[香]❾則酒善也，湛，讀審釜之審。熹，炊熾火之熾也。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炊享必得其適，故曰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祀四海大川名澤，祭其主也。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柳中。婁，西方白虎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柳，東方蒼龍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數六，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鵠加巢。鴈在彭蠡之水，皆北嚮，將至北漠中也。鵠感陽而動，上加巢也。雉雊雞呼卵。雉雊雞呼卵，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是也，雞呼鳴求卵也。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右个，東頭室也。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大儺，今之逐陰驅疫，爲陽導也。旁磔四面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疾疫也。出土牛，今鄉縣出勸農耕之土牛於外是也。命漁師始漁，是月將捕魚，故命其長也。漁讀論語之語。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

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耦，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⑩天，十二次窮于牽牛中也。紀道窮於故宿也。星周于天，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也。歲將更始，令静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布。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女)[之]⑪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秋節白露，故白露早降。介甲之蟲爲妖灾。金氣爲兵，故四境之民入城郭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温之令，氣不和，謂胎養夭傷，國多篤疾。逆風氣之由也，故命之曰逆故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夏氣炎陽，有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皆干時之徵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十二月歲盡刑斷，故獄官也。櫟可以爲車轂，木不出火，唯櫟爲然，亦應除氣也。

五位：東方之極，自竭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竭石在遼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也。東至日出之次，扶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榑木，榑桑。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太皞，庖犧氏，東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司，主也。其令曰，挺群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罰]⑫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强。剛强侵陵人，不循軌度者，禁止之也。

南方之極，自北户孫之外，北户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爲北向户，以日故北户。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爲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吴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號爲祝融，死爲火神也。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禄，行大賞，起毁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

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絶兩桓山，自，從也。絶，猶過也。桓山，常山，言兩，未聞也。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日月照其所經過之道。江出岷山，漢出番冢山。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黄帝，少典之子，以土德正天下，號爲軒轅氏。死爲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勾龍氏之子，名曰后土，能平九土，死祀爲土神也。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露，潤。無不囊懷，溥汜無私，正静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主也，故曰萬物之所歸也。

西方之極，自崑崙絶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流沙，蓋在崑崙之西南耳。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皞，黄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爲金天氏，死爲西方金德之帝也。蓐收，金天氏之裔子曰修禮，死爲金神也。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群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

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暝也。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群水

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黄帝之孫也，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爲北方水德之帝也。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適子曰昧，爲玄暝師，死而祀爲主水之神也。其令曰，申群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己德，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也。

六合：

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出，二月播種。内，八月收斂。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短、脩皆在至前也。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結。刑畢，刑獄盡。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五月下雹霜；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不脱，葉槁著樹，不零落也。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解凍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不發聲也。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止。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長。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不華而實不剛，鋭而不挫，鋭，利也。挫，折也。流而不滯，流，行也。滯，止也。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紀，道。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平，正。讀評議之平也。

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冀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强，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静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

❶『也』，『九』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月』字衍，據集解本改。
❸『嘗』原空缺，據集解本補。
❹『來』字脱，據集解本補。
❺『兩』，『以』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熱』字脱，據集解本補。
❼『陽』字衍，據集解本删。
❽『門』，『閭』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❾『者』，『香』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❿『次，月窮于紀，星周于』，正文誤入注文，據集解本改。
⓫『女』，『之』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⓬『罰』字脱，據集解本補。
⓭『中』，『申』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一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題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瘧病，晉國赤地。白雪，太一五十弦琴瑟樂名也。神物，即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瘧病，篤疾。赤地，旱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❶無災耳。平公德(使)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也。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是)[景]❷公之支體，海水爲之大溢出也。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菓，權輕飛羽，尚，主也。菓者，菓耳，菜名也。幽、冀謂之檀菜，雒下謂之胡菓。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之位復賤於主菓之官，故曰權輕飛羽也。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

至精。九天，八方中央也。以精誠感之。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宽)[竄]❸藏，猶見誅害也。故曰無所逃也。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也。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濟，止。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也，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謂魯陽文子。楚(替)[僭]❹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酣，對戰合樂時也。撝日令反，却行三舍。舍，次宿也。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質成上通，爲天所助。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脅淩，勇武一人，爲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間謂士(白)[曰]❺武。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爲宮室。懷，猶囊也。而友造化，造化，陰陽也，與之相朋友。含至和，直偶于人形，外直偶與人同形，而內有大道也。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鑽龜占兆，所不知事亦云然也。而心未嘗死者乎。心未嘗死者，謂心生與道同者也，不與觀九鑽一等也。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爲氏。哭，猶歌也。見，猶感。孟嘗君，齊相田文。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歔唈，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歔唈，失聲也。狼戾，猶交橫也。歔，讀鴛鴦之鴦也。唈，讀左傳嬖女人姻姶之姶。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能以精誠哀悲感傷人心，不可學而得之，故曰不傳之道也。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君形者，言至精爲形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七尺曰仞也。而詹何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鉤，令魚馳鶩來趨鉤餌，故曰鶩魚。得其精微，故曰太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來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醉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咡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咡或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于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囚，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運，讀連圍之圍也。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蓋長數里，死於海邊。魚之身賤也，彗星爲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聖人行自然無爲之道，故澤及萬民也。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內向爲珥，在上外出爲冠也。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木，水氣出雲似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旱雲，亢陽氣，似煙火。涔，大滀水也。雲出於涔，似波水也。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讀大夫之夫，已說在上。一說水火從太極來，在人手中，非所能說知。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巧，工也。天地之間，物類相感者衆多，雖工爲歷術者，

不能悉舉其數也。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覽得徵物，不能得其光。一說天道廣大，手雖能徵其忽怳無形者，不能覽得日月之光也。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動猶化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像，旁求之，得傅說於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之星，一名策也。

故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爲，則夷荒自至也。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惟夜行者爲能有之。夜行，喻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一說言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却走馬以糞，老子辭也。止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間爲軌也。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言坐行神化，疾於馳傳，沈浮冥明，與道合也。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之也。天道無私就去，能行道，功有餘也。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荊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刖其左足。文王即位，復獻之，以爲石，刖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文玉在春秋前，成王不以告，故不書也。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蓋周人也。曰衛人王孫賈之後也。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也。若夫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聖若鏡，不將不迎，將，送。應而不藏，應，猶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有藏匿者也。故萬

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是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故曰同音相和。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説，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調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於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此也。純温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純，一也。温，和也。淪，没也，（倫）［喻］❼潜伏也。鈍悶，無情也。欲終始於道。宗，本也。若未有其形。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赤螭、青虬，皆龍屬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濱也。嚌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争於江海之中。嚌味，長美也。蛇鱓自以爲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也。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陰陽交争，降扶風，乘雜凍雨，扶摇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也。凍雨，暴雨也。扶摇，發動也。登，上。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内，四海之内悉畏之也。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百仞，七百尺也。猨狖顛蹶而失木枝，狖，讀中山人相遺物之遺。渡深曰仞，傳曰，仞溝洫也。狖，猨屬也，長尾而昂鼻也。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諧，整齊，不差。歛，一，同心。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勞樂進，馳驚若滅，滅，没也。言疾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驂驂也。步趨之力，若被鞭矣。一説，言掉鞭教諭其易也。周旋若環，如人志也。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一之御也。一説，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除砥柱之湍瀨，疏圃在崑崙之東。湍，湲水，至疾。瀨，清。皆激湲急流。遵回蒙汜之渚，遵回猶尚佯也，蒙汜曰所出之地也，池決復入爲渚。渚，小洲也。尚佯冀州之際，徑躠都廣，入日抑節，躠，至也。都廣，東南之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運，行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

朕垠，朕，兆朕也。垠，形狀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於碣石之山，而中之鴈得之過去也。過，讀責過之過。軼鶤鷄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也。姑餘，山名，在吴也。鶤鷄，鳳凰之别名也。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鴈，便復東南，軼過鶤鷄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騖若絶，縱失躡風，追猋歸，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躡，蹈也。一説，矢在後，不能及，故言縱。其行疾，能及矢，言躡。追猋及之。猋，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及此，言疾也。朝發榑桑，日入落棠。榑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無爲。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藏嗜欲之形於胸臆之中。踰，和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黄帝師。孟子曰王者師臣也。以治日月之行律，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别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安其性命，不夭折也。歲時熟而不凶，不凶，無灾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調而無尤，君臣調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卿士公正，不立私曲從也。田者不侵畔，漁者不争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關，閉也。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言所有余。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争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翔，猶止也。麒麟游於郊，游，行也。郊，邑外也。青龍進駕，飛黄伏皂，飛黄，乘黄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歲。皂，櫪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夷國也。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裂，分也。廢，頓也。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息，消。猛獸食顓民，顓，善。鷙鳥攫老弱。攫，撮。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虙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説如此。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曰，鼇載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也。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内。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爲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蟲，狩。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榘四寸也。寢繩，(真)[直]❽身而卧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絶止之。逆氣，亂氣也。傷害民物之積財，故絶止也。嘗此之時，卧倨倨，興眄眄，倨倨，卧無思慮也。倨，讀虚曰之虚也。眄眄然，視無智巧貌也。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蹎，讀填寘之填。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黄壚，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黄壚。黄泉下有壚土也。壚，讀繩纑之纑。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使萬物有光輝也。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駕應德之龍。在中爲服，在旁爲驂。有角爲龍，無角爲虬。一説，應龍，有翼之龍也。援絶瑞，席蘿圖，珠絶之瑞應，援而致之也。羅列圖籍，以爲席蓐。一説，羅圖，車上席也。黄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讀道路之路也，謂車

之垂絡也。黃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於前。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九天，八方中央。朝帝於靈門，在朝於上帝靈門也。宓穆休于太祖之下，宓，寧也。穆，和也。休，息也。太祖，道之大宗也。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真人，真德之人。固，自然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智固巧詐。

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仁義道不復修設，故曰瀾漫。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興，舉也。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戾，反也。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言其所施日惡，不自知也。故曰除其德也。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爲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論語曰，國無道，危行言遜也。群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也。懷，思也。當，合也。取合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陰謀，私謀也。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橋）［驕］❾主而像其意，像，猶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墐裂。言不禋於神也。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之。犬群嗥而入淵，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而入淵也。一說，言犬禍也。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入之澳，言豕禍。一說銜蓐自藏處也。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挐］❿首，亂頭也。草與髮并編爲挐首。不修容飭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哀將滅，故吞炭自敗音聲，閉氣不復動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言時亂禮壞，不盡在哀。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所載勝，爲時無法度。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嘆也。飛鳥鍛翼，走獸廢脚，鍛翼，縱翼也。廢脚，跛蹇也。言桀無道，田獵煩數，鳥獸悉被創夷，鍛翼廢脚也。山無峻榦，澤無洼水，峻榦，美材也。洼水，渟水。言山澤不以時故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莎薠，讀猿猴蹯噪之蹯。狀如葴，葴如葭也。莎，草名也。金積折廉璧襲無理，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璧，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璧，讀辟也。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桀爲無道，不修仁德，但數占龜，莫得（古）［吉］⓫兆也。詩云，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又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是也。蓍策曰施。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也。

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晚世，春秋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芊，燕姓姚，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族也。從橫間之，舉兵而相角，蘇秦約從，張儀連橫，南與北合爲從，西與東合爲橫。故曰，從橫成則秦帝也。攻城檻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楊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爲京觀，故曰高重壘，京觀也。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也。一說，百人行伐，一反得勝耳。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甲，錯也。在車曰士，步曰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厮徒馬圉，軵車奉饟，厮，役。徒，衆也。牛曰放，馬曰圉。軵，推也。饟，資糧也。軵，讀楫拊之拊也。道（馬）［路］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短褐，處器物之人也。短，或作短字。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不完，言民窮也。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携於道，奮首於路，携，引也。奮首，民疲於役，頓化於路，僅能搖頭耳。言

疲困也，故曰奮首。身枕格而死。格，榜淋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榜之於格上，不得下，故曰枕格而死也。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甘，猶嗜也。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虐，害。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天子，嘆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混，同。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木諭也，不養之也。殫，病也。忻忻然常自以爲治，忻忻，猶自喜得意之貌也。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材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修太常，隳枝體，絀聰明，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者也。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羲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反，復。

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嘐嘐苛事也。嘐嘐，猶深篡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猶當以道德爲本，論申商之法失之也。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申，申不害也。韓，[韓]⑬非也。商鞅，公孫鞅。三子之術皆爲削刻之法也。捽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諭小利。言盡爭之也。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木諭也，不養之也。殫，病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一

濕，讀燕人强春言勅同也。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姮]⑭娥竊以奔月，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也。奔月或作坒肉，坒肉，以爲死畜之肉復可生也。悵然有喪，悵然失志，若有所喪亡，不能復無以續之。言羿悵然失志，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也。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申、韓、商鞅之等不得治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在天也，故或欲得知不死藥之所由出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❶『使』誤入後文，據集解本改。
❷『是』，『景』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宽』，『竄』字之誤，據集解本改正。
❹『替』，『僭』字之誤，據集解本改正。
❺『白』，『曰』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臨晋』，衍文，據集解本刪。
❼『倫』，『喻』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❽『真』，『直』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❾『橋』，『驕』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❿『拏』字原脱，據集解本補。

⑪「古」，「吉」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⑫「馬」，「路」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⑬「韓」字原脱，據集解本補。
⑭「恒」，「姮」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二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説其意，故曰精神，因以題篇。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有形，故天地成焉。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讀玉莽之莽也。芠，讀枚滅之枚。閔，讀[閔]❶子騫之閔。澒，言項羽之項。鴻，讀子贛之贛。洞，讀同游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孔，深貌也。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滔，大貌也。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八極，八方之極。剛柔，陰陽也。煩氣爲蟲，煩，亂。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我尚何存？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常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誘，猶惑也。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静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静漠者，神明之宅也，虚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内，有守之於内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禀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説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萬物以背爲陰，以腹爲陽，身中空虚，和氣所行。爲陰，故腎雙，爲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也。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也。腎主鼻，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溝也，鼻所以通氣也，故主鼻也。膽主口，膽，勇者决所以處，故主口也。肝主耳。

肝，金也，金内景，故主耳也。外爲表而内爲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歙，讀脅也。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也。一説，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説，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也。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爲雲。肺爲氣，肺，火也，故爲氣。肝爲風，肝，木也，木爲風生，故爲風。腎爲雨，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作電。腎，水也，水爲光，故爲電。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心，土也，故爲四行之主也。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蹲烏，踆，猶蹲也，謂三足烏。踆讀踆魏之踆。而月中有蟾蜍。蟾蜍，蝦蟆。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迫也。薄，讀亭薄之薄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今熒犯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他)[也]❷，餘準此也。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止。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既，盡。是故(面)[血]❸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面)[血]❹氣能專于五藏專，一。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猶，尚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言雖知道，故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不明，視而行正而不邪也。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襲，猶因也，亦入。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遇，得。或守之於形骸之内心無欲也。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户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神不内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丘山諭大。識，知也。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則視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之不僻矣。教志勝，言己之教志也。僻，邪也。行正而不邪也。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則志氣日耗。耗，損也。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言生生之厚者，何必極嗜慾，淫濫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於刑辟之戮也。夫惟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總，合

也。一，同也。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上一，道也。下一，物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

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與，邪，辭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言生我，自然之道，亦當以何益乎。其殺我也，將以何損？損，減。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離之。諭不求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炙而欲生者之非或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❺。其生我也不疆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也。其殺我也不疆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故不辭也。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己者，己不憎也。人有尊己者，己不喜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曰，性也。極，急也。諭道人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之於比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淪，入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撮也。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陶人，作瓦器治官也。頓泥坯取之於地以爲器，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與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煬，炙也。向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也。煬，讀供養之養。與道爲際，與德爲鄰，際，合也。鄰，比也。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變，動。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真人者，慮戲、黄帝、老聃是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窐水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洿水，猶澹水也。苦，猶疾也。一説，言各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業，事也。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極，盡。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蹶，顛。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煬，炙也。向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也。煬，讀供養之養。與道爲際，與德爲鄰，際，合也。鄰，比也。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變，動。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真人者，慮戲、黄帝、老聃是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識其外，治其内，守精神也。識其外，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

芒，讀王莽之莽。而消摇于無事之業。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不爲變者，同死生也。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抮抱，猶持著者。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强與持著，守其純熱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忤見利欲之貌也。能審順之，故不與物相雜粗。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内守也。心志專于内，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逯然而來。渾，轉行貌。逯，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逯，讀謂緑衣之緑也。渾，讀大珠揮揮之揮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諭無爲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爲紃，有待而然。紃者，決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默默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一曰亂。廓淵而虚，清靖而無思慮，不勞精神。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虚，雖此四者之大，不能惑也。是故視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言能化也。人不與鬼同形，而能使之者，道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也。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萬物之形不同，道以相傳生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人莫能得焉。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假，至也。上至於稀世之顛貌，非生人也。或作蝦蟆雲氣。是故真人之所游。道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者，有神而不行，言不濁其精，不勞其神，此之謂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也。其寢不夢，其智不萌，無思念也。其魄不抑，其魂不騰。魄，陰神。魂，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暝太宵之宅，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暝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像之貌也。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静無體，無形無體，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聽之所不及，智故之所不知，攫之不得，推之不往，大不可裹，小不可破，深不可測，遠不可極，包裹天地，禀授無形，變化消息，與時俱行，與物推移，其應變也，若景之與形，其動也，若鏡之與明，其静也，若水之清，其澹也，若大山之安，其鼓怒也，若雷霆之震，其行也，若飄風之舉，其疾也，若鳥之飛，其留也，若繫之維，其動也，若水之流，其静也，若鏡之明，其應也，若響之與聲，其往也，若以追之，其來也，若以迎之，其變也，若化之，其不變也，若固之，其合也，若約之，其解也，若釋之，其動也，若機之發，其静也，若槁之木，其居也，若龍之潛，其出也，若虎之步，其疾也，若鳥之飛，其遲也，若風之過，其有餘也，若谷之應，其不足也，若嚮之受，其虚也，若空之大，其實也，若填之滿，其平也，若砥之安，其曲也，若循環之轉，其直也，若矢之發，其園也，若規之旋，其方也，若矩之固，其圓也，若丸之轉，其應變也，若神之運，其不變也，若道之極，其常也，若天地之固，其變也，若四時之代，其常也，若日月之行，其變也，若陰陽之化，其常也，若星辰之列，其變也，若雲氣之動，其常也，若山陵之處，其變也，若流水之遷，其常也，若四時之運，其變也，若日月之行

爲。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也。或作介，介，被甲者。禮，介者不拜而能趨於步，故曰不變也。狂體具存，故曰不虧，但精神散越耳，故曰徙也。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也，故曰，未嘗化也。化，猶死也。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捻而未始有極。不化，精神也。化者，形骸。死者形爲灰土，爲日化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也，故曰豈木哉。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諭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所化者，萬物也。萬物有變，故曰則化。輕天下，則神無累矣；輕，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也，故其精神無留累於物也。細萬物，則心不惑矣；以萬物爲小事而弗欲，故心不惑物也。齊死生，則志不懾矣；齊，等也。不畏義死，不樂不義生，其志意無所懾懼，故曰等也。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眩，惑。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實，明。

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四方高曰臺，加木曰榭。麗，美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不斲削，加密石之。素題也，不加采飾。故曰，不枅者，不施櫨櫨。俱交架也。枅，讀雞枅，或作刮也。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粢，稷也。糲讀賴恃之賴。粢，讀齊衰之齊。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任，讀任俠之任。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傳，禪。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巡狩爲省，省視四方也。濟，渡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勞，憂，也。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人壽蓋不過百年，故曰生寄也。死滅没化不見，故曰歸也。滑，亂也。和，適也。視龍猶蝘蜓，蝘蜓，蜥蜴也，或曰守宮也。東方朔射覆，對武帝曰，謂爲龍，無有角，謂爲蛇，而有足。騃騃脉脉，喜緣壁，非守宮，當晰蜴是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逃，去。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見其兆徵。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也。報，白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也。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必不恤也。機，諭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齊，等。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於頂，出頭上也。腸，肝胸也。傴，脊管下窳也。高於頂也。兩脾在上，軀正負也。腸，迫，薄至於頤也。兩脾下在上，讀精神腸越無之歇也。燭營指天，燭，陰華也。營，其竅也。上指（六）[天]❻也。燭營，讀曰括撮也。匍匐自鬭於井，臨井水自觀照。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偉哉，猶美哉也。造化，謂天也。拘拘，好貌。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睹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以其禪舜。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以其視龍猶蝘蜓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論持以天壤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行，匍匐鬭於井，此之謂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於不可拔搖之柱，行於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

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往而遂也。無至而不通。至而通也。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違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轉。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儷，偕。而況斥鷃乎。斥澤之鷃雀，飛不能出於頃晦，諭弱也。勢位爵禄何足以槩志也。不足以槩至人之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也。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忠於君而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而利之。故曰臨死地而不易其義者也。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也；華，華周，皆齊士也。爲君伐莒之隊，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曰不改其行也。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夜矛何不摧，不撓不義。故曰不可劫以兵也。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言不爲利動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扎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扎，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兄國，春秋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子罕，宋戴公六世之孫，西鄉士之子，司成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子)[與]❼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故曰不受寶也。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也。湯代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窮鄙之社，窮鄙之小社也。盆瓾器，叩之有音聲，故曰自以爲樂也。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瓾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仍仍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瓾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尊勢，窮位。厚利，重禄。使之(尤)[左]❽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天下至大，非手所據，故不言手也。使得據天下之圖籍，行其權勢，而刎喉殺身，雖愚者不肯爲也，故曰生貴於天下矣。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輕天下不受，焉用此書爲，故曰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大義，死君親之難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

適情不求餘，接，續也。蓋，覆也。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和。虧，損也。虧，過也。和，適也。有天下，一實也。實，等。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地名。倉者，以之常滿倉也，在今滎陽縣北。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簞，笥。倉不爲之減也，減少。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竭，盡。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篇笔、有其井，一實。篇笔，受穀器也。井，家人之井水也。篇讀顓孫之顓也。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已説在原道也。大憂内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漠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清，明。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昧，暗也，厭也。楚人謂厭爲昧，諭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死生也，故曰與化爲一體也。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鑊畚，魚籠土，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爲繇道。揭，舉也。鑊，斫也。畚，鍤也。青州謂之鍤，有刃也。三輔謂之鎡也。籠，受土籠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汗也。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茀越下，則脱然而喜矣。茀，陰也。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脱，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三輔人謂休華樹下爲茀也。

嚴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叩或作跔，跔，讀車軥之軥也。蹉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卧極夜者。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畏以死；樂其不樂於一噲之樂，然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劫，迫。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養生之和，謂正道也。已脩正道不惑，故不可示以天下之窮勢而移也。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樂其不生之時，雖懼之以死，不知使之畏死。言不畏死。知許由之貴于舜，則不貪物。言不貪利欲之物也。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墻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冰乎。不如未爲墻冰之時，偃、凝能變也。自無蹠有，自有蹠無，從無形至有形也。至無形，謂死生變化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内，孰能無好憎？好憎，情欲。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内之内，至貴也；言天無有垠外，而能爲之内。道尚微妙，故曰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内之内也。言道至微，能出入於無間，故曰何往而不遂。遂，通也。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脩稽古之典，苟邀名號耳，故曰不知原心反本也。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直，猶但也。雕琢其天性，拂戾其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接也。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内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悲，哀也。謂衰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虚，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❾滑，亂。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

儀。縱，放也。肆，緩也。儀，法。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揜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葅於衛；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夭也。季路仕於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衛人醢之以爲醬，故曰葅。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子夏學於西河，哭其子而失明，曾子哭之。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道勝，不（感）[惑]⑩縣於富貴，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也。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子夏之志。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宜，猶但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强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壹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勉强，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萬物爲利矣。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畀也。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己雖欲之，能以義自止也。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制之。論語曰，不出户，五月不葬，故曰不以時葬也。胡王淫女樂而不能止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得其上地。上地，美地也。使此之娛而亡上地。胡，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淫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二

❶脱『閔』字，據集解本補。
❷『他』，『也』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❹『面』，『血』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❺脱『之哉』二字，據集解本補。
❻『六』，『天』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❼『子』，『與』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❽『尤』，『左』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❾『和』字脱，據集解本補。
❿『感』，『惑』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⓫『王』，『五』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三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天經造化出於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因以題篇也。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静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也。寂漠，不擾民。質真而素樸，閑静而不躁，推而無故，質，性也。真，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閑静，言無欲也。不躁擾，故常也。在内而合乎道，出於外而調于義，在内者，志在心。平欲，故能合於道。出於外者，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義或作德也。發動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發，作也。動，行也。文，文章也。便，利也。物，事也。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悦而順情，略，約要也。悦，簡易也。悦讀射悦取不覺之悦也。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僞，虚詐也。素，樸也。飾，巧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也。卦，八卦也。兆，契龜之兆也。世所以占吉凶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時，一，同也。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造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生也。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五星，熒惑、太白、鎮、辰、歲星也。軌，道也。循，順也。當此之時，玄元至暘而運照，玄，天也。元，氣也。暘，大也。言盛德之君，恩仁廣大，徧照四海也。鳳麟至，蓍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於門庭。蓍，四十九策。兆，信也。善言否臧也。甘露流黄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黄，玉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機械詐僞莫藏于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鐫山石，猶鑿也，求金玉也。鍥金玉，擿蚌蜃，鍥刻金玉以爲器也。擿，猶開也，開以求珠也。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盡物類也。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夭，麋子也。爲類見害，故不來游。覆巢毁卵，鳳凰不翔。鳥未穀曰卵也。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獵也。竭澤，漏池也。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積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

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疏，通。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電霰降虐，氣霧雪霜不霽，霽，止也。而萬物燋夭。霜雪之害不止，則萬物燋夭不繁茂也。茵榛穢，聚埒畝，茵草曰茂，木聚曰榛，積之於疆畝。芟野莢，長苗秀，芟，殺也。莢，草也。苗，稼也。不榮而實曰秀也。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聯受雀頭箸桷者。一曰，辟帶也。房，室也。植，户植也。榱題，橑，檐橑也。檐，屋垂也。榱，棟也。題，當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阿，曲屋也。芙蓉，藕華也。菱角，交葅也。荷，芙蕖也。五采爭勝，流漫陸離，流漫采色相參和。陸離，美好貌。脩揉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挐，皆屋飾也。（其）[芒]❶讀麥芒之芒，挐讀上谷茹縣之茹。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刳剔削鋸，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王爾，古之巧匠也。剖，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剔，鏟尺。削，兩刃句刀也。剖，讀枝尺之枝也。剔，讀詩蹢角之蹢。削，讀綃頭之綃也。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松柏根茂，菌露竹筍，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爲。不爲五穀。距刺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菌讀似綸。露，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江、河、三川絶而不流，三川，涇、渭、汧也，出於岐山。絶，竭也。故曰不流。國語曰，何竭而商亡也。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蛩，蟬，所生之貌也。一曰，褒大貌也。浸潭，廣衍。故曰包蟣蠓之屬也。一曰螳也。究州謂之螣。螣讀近殆，裹風俗也。斟酌萬殊，旁薄衆宜，旁，並也。薄，近也。衆物宜適也。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群生。咐讀苻命之符。醞釀，猶和調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爲。不爲五穀。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也，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至皆未動也。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所生之貌也。一曰，褒大貌也。浸潭，廣衍。故曰包裹風俗也。斟酌萬殊，旁薄衆宜，旁，並也。薄，近也。衆物宜適也。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群生。咐讀苻命之符。醞釀，猶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以身諭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六合，四方上下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脅，恐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審，明也。符，驗也。怪物非常，人所疑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殊，異也。一，同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猶委從也。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感)[威]❷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争生，是以貴賤，差賢不肖，有賓客歸之，無所庇宿也。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言其衆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等，差也。異

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譆，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譆，謀也。性失，失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群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別也。而相脅，脅，迫。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以樂和之。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有情也。未有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惑。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淫）[游]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言尚德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道德本，仁義末。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仁義大也，禮樂小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至德之道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影表。識，知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放斁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陰陽。是故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畫像，鏤倕身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清商，濁宮。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脩，設也。遷，移也。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上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有契，則詐僞萌生，詐僞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文所效，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見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而去，棲其神於崑崙之山也。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愈，益也。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巧工也。及周鑄鼎，著倕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但當銜齧其指，故曰以明巧之不可爲也。一説，周人鑄鼎畫像，鏤倕身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苞海內，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自當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實，財也。道不名，故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爲恩德，振不足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受之，不飾辭讓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也。

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有智謀者尚不能知，但口辯者何不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取焉而不損，損，減也。酌焉而不竭，酌，猶予。竭，盡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和氣之見者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成功。功，武功也。世無災害，雖足，則名生；名，仁名也。振困窮，補不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曆術也。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擾人，無害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蹍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羿善射，堯使羿射殺之。疇華，南方澤名也。殺九嬰於凶水之上，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羿於青丘之澤繳遮，使不爲害也。一日，以繳繫矢射殺之。青丘，東方之澤名也。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十日並出，羿射去九。猰貐，獸名也，狀若龍首。或曰，似貍，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斷脩蛇於洞庭，今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城西有糟丘，酒池處是也。脩蛇，大蛇也，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洞庭，南方澤名。封豨，大豕也。楚人謂擒封豨於桑林。脩蛇，大蛇也，吞象三年而出也，數諫紂之不道，紂剖其心而觀之，故曰刳諫者。桑林，湯所禱旱桑山之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孕，孕婦，身將就草之婦也。紂解剔觀其胞裏，故曰剔孕婦也。攘天下，虐百性。於是湯乃以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也。栢有之後。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魯也。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成呂縣，石生水中，流懸注，自上而下，若雷霆之聲，魚鱉不能遊。禹乃使羽人發五谿之閭，而洩三江之水，東注之海，以通九州之脈，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涸，九州攘封豨於桑林。脩蛇，大蛇也，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洞庭，南方澤名。封豨，大豕也。楚人謂擒攘天下，虐百性。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是也。夏臺，大臺，故作宮也。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武王，周文王之子發也。在車曰士，步曰卒。牧野，南郊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日，宣室，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乎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德之人。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鉗口不言而死也。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無

名，不可道，故曰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真人之名不可得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黄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同歸，同歸修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也。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説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楫而渡曰馮河。言小人而爲政，不可不敬[不敬]❺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此不免於惑，此之謂也。

帝者體太一，體，法也。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静調於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施，廷。廷於遠方之外。名聲傳于後世。後世傳聞之也。法陰陽者，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風，化也。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鞼，鞼，折也。寬而不肆，肆，緩。雖寬不緩，過齊非也。淪於不測，贏，長也。縮，烜也。卷，屈也。舒，散也。淪，入也。測，深也。入於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虚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窮之源本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于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斂，不失其叙，斂，約也。叙，次也。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子之與奪也，子，布施也。奪，取收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爲諸夏所侵陵。王者法非此無道也，則四時用六律之君，非用此上事，四時則削，爲諸夏所侵削。傳曰，諸侯侵犯王略也。霸者節六律則辱，爲鄰國所侮辱。君者失準繩則廢。爲臣所廢，絀更立賢。故小重，足以治其境内矣。權衡，平也。準，法也。其余無他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内矣。不失其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遁，逸也。淪，入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真，身也。則目

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矜，矜，自大也。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雜，糅也。精泄於目則其視明，泄，猶通也。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當，合也。集於心則其慮通。集，止也。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言守其常。

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遁，逸也。大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延樓棧道，雞棲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複道相通。雞棲井榦，複屋熒井也，刻花置其中也。欂標櫨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飾巧。盤紆刻儼，盤，盤龍也。紆，曲屈。刻儼，浮首虎頭之屬，皆屋飾也。儼，讀嚴然之儼也。嬴鏤雕琢，詭文回波，嬴鏤，文章鏤。雕，畫也。玉曰琢。皆飾巧也。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淌游濼淢，菱杼紾抱，尚游濼淢，皆文盡，擬像水勢之貌也。菱，芰。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淌，讀平敞之敞。濼，燕人强春言欶之欶。淢讀郁乎文哉之郁美讀楚言杼紾，讀紾結之紾。抱讀岐嶷之嶷。芒繁亂澤，巧僞紛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形像文章貌。挐，讀人性紛挐不解之挐。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肆，極也。崖垠也。畛，埒也。崖垠之際，積牒旋曲，牒，累。純，緣也。以石，以純脩碕，飾，治也。牒，累也。脩碕，曲中水所棠處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祐)[石]❻旋石切玉石致之水邊，爲脩碕。或作旋。脩碕，曲也。以牒累流水邊，爲脩碕。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抑，止也。減，怒水也。瀨，急流也，而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遭回，以像渭、涇，拂，戾也。遭迴，轉流也。渭，涇，江湖環之，故多象渠渠之君也。重器，大器，蓋鍾鼎也。華蟲疏鏤，以相繆綵，書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繆綵，相纏結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詰屈相連，文錯如織組文也。焜昱錯眩，照燿煇煌，焜光澤色貌也。錯，雜也。眩惑也。照燿煇煌，煒煒耀耀也。雕琢之飾，鍛錫文鐃，乍晦乍明，雕，畫也。緣錯錫可刷，如連珠不可棳，故曰乍晦乍明也。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蘧蒢，言劍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鐃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簟，竹蓆。蘧蒢，葦蓆。取其邪文次叙，劍鐃若此也。纏錦經冗，以數而疏，劍文相句，連纏如綺，經冗如錦，似數如疏，文鐃美眩人目。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吴甘酸之變，荆，楚。言二國善酸鹹之和，而窮盡之。焚林而獵，燒燎大木，

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鼓，繫也。橐，治鑪排橐也。埵，銅橐口鐵笛，埵入火中吹火也，故曰吹埵。銷，鑠。靡流堅鍛，無厭足(曰)[目]❼，山無峻榦，林無柘梓，峻榦，長枝也。柘，桑。梓，滋生也。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槁，草。白，素。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珍讀曰典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五者之中有一，則足以滅亡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望氣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上可以觀昭穆，謂之太廟。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宮，詩云，矯矯魯侯，在泮獻(公)[馘]❽是也。土事不文，質也。木工不斲，樸而已。斲或作琢，(而)[不]❾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設文飾也。鏤，讀婁之婁。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贏之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贏，讀指端贏文之贏也。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修禮容，故曰周旋。理文，理政事文書也。靜潔足以饗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屬陰行，火爲陽行，木爲燠行，金爲寒行，土爲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心和，不喜不怒。欲得，無違耳。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殫於會賦，會，計。計人口數，責其稅斂也。居節則禽獸跳矣。悲，悲則哀，有憂，艱難也。喪，(事)[亡]❿也。亡失所離，愛則悲，悲則傷。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也。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怒，怒則血充，人欲有侵犯則怒盛，血氣充盈，以成其勢。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釋，解也。憾，恨也。故鍾鼓管簫，干鏚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苴，麻之有實者。所以飾哀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慈，柔也。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有道之世，人得其志，故生者不怨也。皆終其天命，故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貶，故聖人爲之作樂以和節之。人爲之作樂以節之，猶通制也。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

思慕之心未能自絶於哀戚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⓫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也。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本在哀戚。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分，猶界也。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言不行上令者。誨之不變，誨，行，讀行馬之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戮其君，教也。變，更也。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有賢者受惡君之誅，則封殖其墓。若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是也。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禡也。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壤，並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絶先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絶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僕人之子女，僕，繫囚之繫，讀曰雞。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言兵爲禁暴整亂設，不爲作亂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言兵討人之暴亂，非所以自爲暴亂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樂蕩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其中和而已，非所爲自淫過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喪踊哭泣，所以盡孝子之哀情也，非所以爲詐僞佯哀戚而已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道，孝道。務在愛敬其親。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朝廷之容濟濟也，父子主愛，君臣主敬，故以敬爲上也。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處，居也。喪禮，三年之禮也。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故曰以哀爲主也。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術，數也。陰陽天生虛實之數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所由來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以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本立，義立也。本傷，義喪也。故曰道廢。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三

❶『其』，『芒』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感』，『威』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淫』，『游』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❹『與性』二字誤入注文，據集解本改。
❺脱『不敬』二字，據集解本補。
❻『祐』，『石』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❼『曰』，『目』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❽『公』當作『戠是』，據集解本補改。
❾『而』，『不』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❿『事』，『亡』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⓫脱『相』字，據集解本補。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四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主術訓上

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教，令也。謂不言而事辦也。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成辦而不自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也。傅，相也。諭導以正道也。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也。其世子時也。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誤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爲天下人所法則也。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遂筵也。下自目，故曰蔽明也。天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點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黈，讀而買黈益之黈也。天子外屏所以自障。屏，樹垣也。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國君樹塞門。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爲，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言釋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信身在中。懷其仁成之心，懷，思。甘雨時降，五穀蕃植蕃，茂。植，長。冬藏。月省時考，茂，成。歲終獻功，以明堂。祀于明堂。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佯也。已說在本經也。其民樸重端慤，端，直也。慤，成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煩，多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幽冥之都。東至暘谷，日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一同其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事，治。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捽梲而狎犬也，亂乃逾甚。逾，益。夫水濁則魚噞，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諭也。政苛則民亂。言無聊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故，巧。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上

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堁，塵歷也。楚人謂之堁。堁，動塵之貌。弭，止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爲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誠，實。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故曰贍，給。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踰，猶通也。冬日之陽，夏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人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莫使之，自然如是也。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卧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姓也，名熊。楚平王太子建爲費無極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以報讎，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曰)〔白〕❶公遂殺子西。兩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勒鞅鐵鎧，瞋目於以解難，薄矣。薄於德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蘧伯玉，衛人也，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也。簡子欲伐衛，使是史黯往覿焉。簡子，晉卿趙氏也。史黯，史墨也。覿，觀之也。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以其賢也。固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瘖，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瞽，盲，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皐陶瘖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以用師法。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從其志意之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争，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傾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傾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亟，疾。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弾，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驚弾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徽讀紛麻縗車之縗也。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在)〔哀〕❷，威王也。樂，孔子也。縣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以其賢也。固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寧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瘖，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瞽，盲，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皐陶瘖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以用師法。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從其志意之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争，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傾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傾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亟，疾。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弾，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驚弾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徽讀紛麻縗車之縗也。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在)〔哀〕❷，威王也。樂，孔子也。縣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以其賢也。固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寧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于見者。雖盲，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皐陶瘖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以用師法。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從其志意之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争，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傾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傾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亟，疾。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弾，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驚弾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徽讀紛麻縗車之縗也。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在)〔哀〕❷，威王也。樂，孔子也。縣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以其賢也。固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寧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于見者。雖盲，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皐陶瘖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以用師法。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從其志意之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争，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傾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傾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亟，疾。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弾，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驚弾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徽讀紛麻縗車之縗也。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在)〔哀〕❷，威王也。樂，孔子也。縣

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内，而好憎忘於外，形，見。好憎，情欲已充。出言以嗣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謡，業貫萬世而不壅，禽獸昆貫，通。壅，塞。横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亂也。

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衡，銓衡也。繩之於内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蟲首，蟲首，猶微細也。扶撥枉橈不失針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是任術而德無所立，立，見。怨無所藏，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轅，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物也。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海内，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别觡伸鉤，索鐵歙金，抱鼓爲小。小，細。憯，猶利也。以志意精誠伐人爲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尅。故以抱鼓爲小也。今夫權衡規矩，推陰陽虚實之道爲大。故以抱鼓爲小也。索，絞也。歙讀協。然湯革車三百乘，困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易，不爲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强，則人材不足任，明刑之，萬世傳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其民主，故曰無所爲爲之，爲自爲之。而以無爲爲之。言無廢道也。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理，道。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宗，本。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才，智。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黄馬白腹曰騵。詩曰，四騵彭祖。騊駼，野馬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❸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墨，墨翟也。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不能也。阻或作塗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偏照海内，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别觡伸鉤，索鐵歙金，推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觡，角也。索，絞也。歙讀協。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强，則人材不足任，明刑之，萬世傳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其民主，故曰無所爲爲之，爲自爲之。而以無爲爲之。言無廢道也。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理，道。由此觀之，無爲者，

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情性詭也。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驁。驁，疾。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苦，讀監。嫚，捕器。嫚，讀慢緩之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寡，少。任輕者易權，謀。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厭，欺。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宴飲，在宗載考。尸不言語，故曰玄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默，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飾爲美，亦不極爲善也。一人被之而不褒，褒，大。萬人蒙之而不褊。蒙，冒也。褊，小也。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爲惠者，而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亟，數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風，化。是故下者萬物歸之，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贛於君。贛，物。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術。令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桔皋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諭君。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百官得修下之物無不通者，通，知。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❺之上，弗重也；錯之而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尊重，舉之不自覺高也。推，求也，奉也。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涯。化

孟子曰，伊尹〔聖〕❹之任。國語曰，武丁以像旁求聖人，得傳説於傅巖也。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虚者天下遺之。遺，與。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基，業也。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也。險，猶遠也。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内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惟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

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不易奪，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是同也。莫相（臣）〔匡〕❻弼，故曰亂也。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腕脱而不任，故曰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則烏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不恃也。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强，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不易奪，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是同也。莫相（臣）〔匡〕❻弼，故曰亂也。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腕脱而不任，故曰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則烏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不恃也。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强，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

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不易奪，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是同也。莫相（臣）〔匡〕❻弼，故曰亂也。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腕脱而不任，故曰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則烏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不恃也。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强，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

游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入，中。夫鳥獸之不可同群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

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推，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臣也。車輕馬良，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群臣親，百姓附。附，從。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亦敗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事，治也。非治之使宜。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群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靈王，蓋楚靈王。殺食，省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越王，勾踐。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

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

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也。察，明也。實，真僞之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然，如是也。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業，事。以效其功，效，致。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群臣輻湊，莫敢專君。專，制。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偏，運照海内，中，正。群臣公正，莫敢爲邪，公，方。正，直。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庶，衆。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於軍功也。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聞而不明，群臣黨而不忠，説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往，自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邪。以黨與非謗上令，自邪姦也。爲智者務爲巧詐，爲勇者務於鬬争，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猶止也。今治亂之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❽計（君）〔功〕❾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四

❶『日』，『白』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在』，『哀』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脱『與』字，據集解本補。
❹脱『聖』字，據集解本補。

❺脱『載』字，據集解本補。
❻『臣』，『匡』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❼『資』字衍，據集解本删。
❽『君』字脱，據集解本補。
❾『君』，『功』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五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主術訓下

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爲珍，詭異爲怪，非常爲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亂。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綈綌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綈綌，葛也。精曰綌，麁曰綌，五彩具曰繡也。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强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越席不緣，越，結蒲爲席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鑿，細。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憒，衰，老也。憒，憂也。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脱蹤也。言甚易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當，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宫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猒粱，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錦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頡於天下，黎，齊。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不得安其正性，爲詐生也。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大者以爲楫楔，修者以爲榱

榱，櫚，屋垂，榱，憩也。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枅，讀如鷄也。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鷄毒，鳥頭。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略，行道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遺，失。不失小物之選者，或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絶世，志在直道正邪，决煩理挐，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隩窔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説，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機，理。是猶以斧劗毛，以刀抵木也，劗，剪也。劗讀驚攢之攢也。皆失其宜矣。宜，適。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争，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達也。百官修通，群臣輻湊，(也)〔群臣〕❶歸君，若輻之湊轂。故曰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當也。是故威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弊，闇。法令察而不苛，察，明也。苛，煩也。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群臣勸務而不怠，怠，懈。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性，生也。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檝，不能游而絶江海。絶，猶過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内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群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也。故曰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人君，謂國君也。揄，出。策，謀也。言之而非，雖(責)〔貴〕❷，罰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主)❸言可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則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商音〔清〕❹，宫音濁。掩目而視青黄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離，去。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言，平。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也。私，邪也。塞，閉也。古之置有司也，有司，蓋有理官士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恣，放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使無專行。專，擅。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爲。

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稷，禾穗稷孚榆頭芒也。十稷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政謂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宗亦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約衆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睹於要者，不惑於詳。惑，眩。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反，還。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己有聰明也。不非諸人，恕人行也。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己雖無獨見之明，不求加罪於人也。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法禁於民，亦自脩之。不廢於上，言不獨行之於身。言其正己以正人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用法律度量也。是猶無轡御而馳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爲人所擒制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魚能吞舟，言其大也。其居，水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茂木。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無所爲以持其位也。守職者以從君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

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稷，禾穗稷孚榆頭芒也。十稷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政謂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宗亦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約衆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睹於要者，不惑於詳。惑，眩。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反，還。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己有聰明也。不非諸人，恕人行也。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己雖無獨見之明，不求加罪於人也。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法禁於民，亦自脩之。不廢於上，言不獨行之於身。言其正己以正人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用法律度量也。是猶無轡御而馳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爲人所擒制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魚能吞舟，言其大也。其居，水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茂木。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無所爲以持其位也。守職者以從君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

犯禁也。故能令行於民也。聖主之治也，其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猶造父之御，齊轡之于轡御之際，而急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故治者不貴其自緩之于膚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內得於心中，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正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也。而旋曲中規，曲，屈。規，員。取道致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權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公，正。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佻長，卒非純賢也，故曰干次也。守官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也。故法律度量者，和，唐、虞不能以爲治。執術而御之，則蹠、蕃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蕃，莊蕃，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童子也。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之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

而弗用，不用智謀贊佐其上也。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爲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不任用臣智能也。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阿，曲從也。從風，風，令。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修，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剥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絶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無爲而有守也。資，才。是故君人者，無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謟諛之人乘志而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桓公，襄公諸兒之子小白。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釣，取。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誘，惑。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制，猶擒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越，散。耳目淫則竭，竭，滅。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道常未知。以不奈何爲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爲貴也。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離扃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于路，權重也；衛君，出公輒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管仲輔相桓公，晏嬰相景公，二君位尊故也。怯服勇而愚制智，趙國化之。武靈王出春秋後，帶鵔鸃而朝，以大貝飾帶，胡服。鵔鸃，讀曰私銊頭，曰郭洛帶，位銚鐫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大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約，要也，少也。所制甚廣。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强於本，則輕重小

帶、鵔翿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鵔翿，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得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繩矣。繩，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勇也。司馬蒯蕢，其先程伯休甫，宣王命以爲司馬，因爲司馬氏，蒯蕢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蕢在越，以善擊劍聞。應，猶擊也。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觚，劍拊。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絶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橈，刺船槔也。資，用也。撓，讀煩撓之撓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堿决塘。堿，水堿也。塘，堤也。皆所以畜水。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因其勢也。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百姓説。桓，齊桓公。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内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三舉，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再舉，殺比干，斮朝涉之脛也。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不樂其大麗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不甘其肥醲也。匡牀蒻席，非不寧，匡，安也。蒻，細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不安其匡牀蒻席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寒饑。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金，鍾。石，磬。管，簫也。絃，琴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效，致。衰絰管履，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此皆有充於内，而成像於外。充，實。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事，治。業，事。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

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過十畝，跖，蹈。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灾害之患，涔，久而水潦也。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閔矣。闕，憂無樂。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因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

閔急；閔，憂。病，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得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疏食，菜疏曰疏，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爲民資。資，用。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掩，猶盡也。不取麛夭，鹿子曰麛，麛子曰夭。不蒸澤而漁，涸澤，滹池。不焚林而獵。爲盡物也。豺未祭獸，置罘不得施於野；十月之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也。未祭獸，置罘不得施也。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獺，獾也。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獺取鯉四面陳之水邊，世謂之祭魚。未祭不得捕也。鷹隼未摯，不得羅網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摯矣，未立秋，不得施下。鷹或作隽。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九月草木節解，未解不得伐山林也。十月蟄蟲備藏，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鼈不期年不得食。皆爲盡物。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發，生。禽獸歸之若流原，飛鳥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之後，四海出雲。蝦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之時。陰降百泉則脩橋梁，十月之時。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昏，張星中於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倉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在南方。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盧，（能）〔北〕❺方玄武之宿，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昴星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昴星，西方白虎也。季秋之月，收斂畜積也。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也。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也。善積即功成，非積則禍極。極，至。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於未萌，不得用燒田也

爲也，非正道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也，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也。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不曲也。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疑者，搖鞀鼓。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備，具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舉，用。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更。堯、舜、禹、湯、文、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背屏而朝諸侯。當此之時，鼙鼓而食，鼙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鐘伐鼛。奏雍而徹，雍，已食之樂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卒德蹈正，無求於神。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貴也。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菟弘，周大夫，敬王臣賊疲民。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之非，紂殺之。故武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其里。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王，言聖人以類相穆稱篇又云，老子業於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成子爲之奴。武王伐紂，赦其囚執，問以洪範，封之於朝鮮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偏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意不敢言。非義不行，非仁義不敢履行也。言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菟弘、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也。

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不知，人不知其有伎巧者。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詛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匡，宋邑也。今陳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何。故顏色不變，絃歌不止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撮，分亦明矣。犯，猶遭。撮，猶懼。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爲魯定公司寇。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其所事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菟弘、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也。

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

之橋。（栗）❻鹿臺，紂錢藏府所積也。武王發散以

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不忍（智）❼斷割之色見於顏色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人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少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容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忤，逆。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知難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掌，主。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仁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論語曰，勇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不信於友，不能得譽。於友有道，事親不説，不信於友。不能説親，朋反不信之也。説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修其本也。不修其本，而欲得説親誠身之名，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遠，故弗得也。驗，效也。驗在近而求之遠，近謂本，遠謂末也。故不能得之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五

❶「也」，「群臣」之誤，據集解本補改。
❷「責」，「貴」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主」字衍，據集解本删。
❹「清」字脱，據集解本補。
❺「能」，「北」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栗」字衍，據集解本删。
❼「智」字似衍，據集解本删。
❽「君」，「若」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六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挂。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

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黄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關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道至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尚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來亦得其心。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

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戴，心所感也。情，誠也。禹無廢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勉無蔽財，自視猶觕如也。觕，不滿也。滿如陷，陷，少。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俱不知此二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肖者矣。

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寢，謂卧關上之不安。纊，繭也。曝繭，踴動搖不休，死乃止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諭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慰者也，慰，可蹶也。一曰，慰，極。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剟材，無所不用矣。禹無廢功，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租）［相］❶爲賜。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故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有也。誠出於己，則所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如容貌精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誌。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眇，不可傳。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也。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語，不如心行真直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内，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也。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服三苗，猶鷹翔川上，魚鼈恐皆潛。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爲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蹠也。而蹠焉往。言蹠乃往至也。君子之慘怛，非正爲僞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爲苟蕑易；君不能使臣爲苟合易行之義。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父母不樂子之如此，然不能止。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

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也。我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飧表其閭，釐負羈，曹臣，晉重耳出遇曹，負羈遺以壺飧。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争鬬。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爲下；冠莫大於陰陽，抱鼓爲小。聖人爲（害）［善］❸，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蹗，蹗焉往生也。言非爲冀幸往生利意也。故至（至）［人］❹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故若眯而撫，眯，芥入目也。撫，捫之。從中發，非爲觀容之也。若跌而據，跌，仆。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日行人不見也。騏驥不能與之争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言人見照用，瞽者猶闇而無爲，人而以治事用思也。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爲損也。故易曰，剥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剥落而復生也。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曰孳孳以成煇，小人曰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珠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

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導，憂深。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者也。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薶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荀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鋭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筦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不能及聖，猶文綿雖惡，宜以升廟也。子産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産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爲衣，温辱而非宗廟服也。虚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艾之美芳也。男子樹之，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肝在，弘演剖腹以盛之也。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爲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故至(至)[道]❺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曰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而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己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故也。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獨梁，一木之水(權)[橋]❻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信，故難。情先動，言人君以精動導民也。動无不得。動盡得人心也。無不得，則無莙，發無莙結。發，動也。莙而後快。雖莙結，快民心。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己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耕者日以却，耕，謂耕者却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吴其庶乎。艾陵之戰，吴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吴。陽，告也。句吴，夷語，不正言吴，加以句也。庶，幾也。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

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忧於不己知者，不自知也。忧，急。矜怛生於不足，怛，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矜，貪功也。誠中之人，樂而不忧，如鴞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爲之，非忧忧也，如鴞自好爲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夫有誰爲矜。各任自性，非徒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噦而哀，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俀倨佝，知情僞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内，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爲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爲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惡來，紂之臣，秦之先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户季子之世，東户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臣道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佑助臣。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辭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也。臣右還則失其貴也。右，君辭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也。小快害道，斯須害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鈞，等也。刑書，人有傳詞詰之。獄（繫）〔繁〕❼而無邪，繁，多也。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失事之情，則爲世人辭所窮塞也。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網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受命於人，不受於天。舜、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形，見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不義，從大伐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萬物載之，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必萌見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鈞，等也。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填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蹠，願也。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也。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於人有善惡。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己也。

凡人情，説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虚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損義。多憂害智，貪憂閉塞，故害智也。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倨。小人行也。蠻夷皆能之，嫚，蠻夷之行也。善

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稱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刑，法。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絶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内，失之乎閨内，失之乎境外；閨内脩而境外亂也。齊桓失之乎閨内，而得之本朝。閨内亂而朝廷治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争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虞人，秦相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照，曉。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九十五矣。而贏我，贏，劣。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贏之必得贏，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成也。人之爲，有能爲也，而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非天不行；終身爲善，非天不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所爲。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善求人而得也。故君子順其福之萌也綿綿，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恐)[怒]❽，以趙所獻酒。[獻]❾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爲趙酒薄而圍邯鄲。一曰，趙、魯獻酒於周也。事見莊子。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獲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通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共雍，楚臣。曰，有德者受吾爵禄，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踰，越。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謝，謂遣共雍也。莫，勉之也。周政至，至於道也。殷政善，善施教，未至於道也。夏政行。行尚粗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太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

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爲也，孝己，殷王高宗之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勞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人貪而弗味。孔子，魯人之學也，飲之而已，貞之能味也。歌之脩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洽化之至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如此，即其化民逾於樂也。欲如草之從風。草上之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死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

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紘，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强。是故德之所施者猛劫，子陽，鄭相也。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簡公，齊君也。以柔濡，田成子殺之也。子陽以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雖清濁失和，故不中律全。繩之外與一也；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也。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獑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子曦，曦，唬也。知象箸必有玉杯，爲杯必極滋味。以勇死，死衛侯輒之難。蓑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周人殺之。能以智智，而未能以智不智也。故行險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爲穴也。暉日知晏，暉日，鳩鳥也。晏，无雲也。天將晏靜，暉日先鳴也。陰諧知雨。陰諧，暉日雌也。天將陰雨則鳴。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庸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强。是故德之所施者猛劫，子陽，鄭相也。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簡公，齊君也。以柔濡，田成子殺之也。子陽以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雖清濁失和，故不中律全。繩之外與一也；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也。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獑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子曦，曦，唬也。知象箸必有玉杯，爲杯必極滋味。以勇死，死衛侯輒之難。蓑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周人殺之。能以智智，而未能以智不智也。故行險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爲穴也。暉日知晏，暉日，鳩鳥也。晏，无雲也。天將陰雨則鳴。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庸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强。是故德之所施者猛劫，子陽，鄭相也。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簡公，齊君也。以柔濡，田成子殺之也。子陽以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雖清濁失和，故不中律全。繩之外與一也；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也。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獑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子曦，曦，唬也。知象箸必有玉杯，爲杯必極滋味。以勇死，死衛侯輒之難。蓑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周人殺之。能以智智，而未能以智不智也。故行險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爲穴也。暉日知晏，暉日，鳩鳥也。晏，无雲也。天將陰雨則鳴。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庸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

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爲）[謂]❿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人君以德廣益其土地也。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强廣，君以强尊，之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⓫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⓬室至乎澤。德彌麃，所至彌遠；德彌

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於施亦仁，不施亦仁。道无爲而民蒙純，此所謂不施而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歷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種生之。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於道，小人欲於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櫻，櫻，纓。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稱。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朕。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六

❶『租』，『相』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王』，『玉』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害」，「善」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❹「至」，「人」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❺「至」，「道」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權」，「橋」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❼「繫」，「繁」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❽「恐」，「怒」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❾「獻」字脱，據集解本補。
❿「爲」，「謂」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⓫「皇」字脱，據集解本補。
⓬「周」字脱，據集解本補。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七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齊俗訓

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别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寘。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搆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搆搆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毁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盗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揵、抽箕踰備之姦；抽，握也。備，後垣。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弱緆，細（在）［布］❶也。羅，穀。紈，素也。必有菅屩跐音此。踦，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跐，偶也。踦，適也。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

夫蝦蟇爲鶉，鶉，鷂也。水蠆爲蝘蜓，青蛉也。音予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黂，黂，麻子也。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

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而代。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禄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紂爲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櫡。炮烙生乎熱升。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爲惡，以熱升殺之。趙國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撜，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厦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黄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誋音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樀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鈆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螟。黑螟，神蛇也。潛於神淵，蓋能興雲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猒厚，角觿魚沼反。不猒薄，角觿，刀劍羽間之覆角也。漆不猒黑，粉不猒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固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也。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岡，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棋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狢得埵防，弗去而緣；狟，狟豚也。埵，水埒也。防，隄。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

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原人之性，蕪滅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埳之也。埳，紛塵也。兒生皆同聲，羌，東戎。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氏，南夷。鞮，西夷也。象狄鞮，象狄鞮，驛也。象博狄鞮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今）❷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枝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滅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神清。意平，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正也。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竇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興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聖人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垂棘滅虞、虢。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曾參之養親也，若

事嚴主烈君，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其於養，一也。

故胡人彈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越人契臂，刻臂出血。中國歃血也，殺牲歃血，相與爲信。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髽首，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髮以枲束髮也。羌人括領，括，結。中國冠笄，笄，簪。越人劗髮，劗，斷。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仿。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爲爵冠也。搢，佩紛。笏，佩玉也，長三尺，抒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園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羌)[差]❸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襄也。衣，裾。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迕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困)[因]❹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并以見容。并，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絶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暮、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不强人之所不能爲，不絶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筐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虚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王田也。綸，絮也。束，縛也。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筐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虚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以爲窮民絶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墓紛道九嶷山，不煩於市，有所廢。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墓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爲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

作也。其服尚黄。舜，土德也，故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祝尸，春祭先尸，夏木德也。葬墻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爲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爲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護、晨露，大護，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吾德之次，從此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覆形，從典墳，虚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鞾。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

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德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芮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藉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黄，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衣，袀，純服。袨，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芻音出。而已，夫有孰貴之。言弃之不貴也。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海内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三年之喪於武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戚而笑鑲插，鑲，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石。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等招顔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不法其以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

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王喬，蜀武陽人也，爲伯人令，得道而仙也。赤誦子，赤誦子，上谷人也，病厲入山，導引輕舉。吹嘔呼吸，吐故内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假，上也。五帝三王，（經）[輕]❺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令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

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鉗且得仙道，升居崑崙山。而刀如新剖。刑剖，始石也。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鈞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敖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棁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剫，披，解也。撥，析理。剫，順。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剞劂銷音削。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鑪、橐、埵，皆治具也。坊，土刑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齊之大屠。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剃，截髮也。庖丁用刀十九年，庖丁，齊屠伯也。而刀如新剖。刑剖，始石也。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

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之非至）[至非之]❻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爲刻削者日致其醎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韓子，韓公子非。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密子者，密子，子賤者也。賓出，密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慢也。交淺而言深，是公也；談語而不擇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是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母親爲其子治疣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夫不爲寡人失。孔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言民不以己求備於下也。博聞强志，口辯辭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小，邪僻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倪之見風也，倪，俛風雨也。世所謂五雨者也。無須臾之閒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無爲以待有爲，則幾於免矣。近於免世難也。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鑺，長脛以蹋插者，使而入深。强脊者使之負土，脊强者任負重。眇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傴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

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亂世之法，高爲故蓑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❼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不可以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非舜，非其德之衰也。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契輕重不失殊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驟裹飛兔而駕之，驟裹，良馬。飛兔，其子。裹、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配，西施，毛嬙，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

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乘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刑，不能禁其姦。何[者]？❽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獸窮則攫，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也。不肯，而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故趙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墻。爲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爲武。家，雖皐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趙舍禮俗，猶室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不能定其處。故趙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紂）❾紂子祿父。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乘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刑，不能禁其姦。何[者]？❽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獸窮則攫，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也。不肯，而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故趙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墻。爲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爲武。家，雖皐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趙舍禮俗，猶室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不能定其處。故趙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

負扆而朝諸侯，户牖之間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周公兄也。克殷殘商，殘商，誅

齊非不能受禄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絶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内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吴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趍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淵藏。故所趍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從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也。鵷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鵷胡，（鳥）[汙]⑩澤鳥。鱓鮪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晋而欲不贍，贍，足。林類、榮啓期，皆隱賢。意不慊。慊，恨。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

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禄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成荆，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飛烏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趍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以爲牢。滑[亂]⑫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嚃音澆，薄也。淳，厚也。口，荆、吴，國也。芬，珍味也。嚃，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身）[耳]⑩，趍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縻沸豪亂，暮行遂利，煩挐澆淺，澆，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馬飾傅旄象，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黄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啥）[含]⑭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贍形；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贍形；煬，炙。故其爲編户齊民無以異，然

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樸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忌)[忘]❶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豈)[豐]❶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生子，殺葅之。利不足也；劉氏持政，劉氏，謂漢也。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七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

太清問於無窮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無爲，有形而不爲也。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無爲有形，故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又問於無窮，無窮❶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

❶「在」，「布」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今」字衍，據集解本刪。
❸「羌」，「差」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❹「困」，「因」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❺「經」，「輕」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之非至」，應爲「至非之」，據集解本改。
❼「白」字脱，據集解本補。
❽「者」字脱，據集解本補。
❾「紂」字衍，據集解本刪。
❿「鳥」，「汙」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⓫「上」，「工」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⓬「亂」字脱，據集解本補。
⓭「身」，「耳」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⓮「啥」，「含」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⓯「忌」，「忘」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⓰「豈」，「豐」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吴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二水也。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心知之。争魚者濡，逐獸者趍，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説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説齊王，田駢，齊人，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内，可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末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白公篡得楚國，貪其材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七日，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也。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也。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子曰，無卹賤，董閼子，趙氏臣也。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柔，能忍耻也。

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

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讎夷，熟視不言。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滅。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吴、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爲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强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

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説者，勇有功也，不説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此上(九)[凡]❷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六)[女]❸莫不歡然爲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富也。無官爲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忘)[志]❹，則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説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皋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菟後，鼠前足短，菟後足長，故謂之蹷。趨則頓，走則顛，

常爲蛩蛩駏驉取甘草以與之。蛩蛩駏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蹙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

薄疑説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國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愛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説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襄）[衰]❺，分爲西東，各自立其君也。文君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武侯之相。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國之福。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禍。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❻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具，夫差所[以]❼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問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説以爲天下。桓公大説，將任之，羣臣爭之曰，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己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號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

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江海之上，言忠在於己身。心之魏闕也，言内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己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❽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己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强弗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輪扁，(之)[人]❾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説則可，無説則死。輪扁曰，然，有説。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猒于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危安，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脱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請置酒也。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跣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名。方皇，水名也。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脇，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

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飧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飧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

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先馬走，先馬前。）果擒之於千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秦繆公（請）［謂］⑩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絶塵弭轍。（絶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林）［材］⑪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采薪者九方堙，（九方堙，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説，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禄，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本者，謂兵争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吳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吳起爲將，伐齊，敗之。）子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於衆。）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君）[群]⑫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⑫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有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汜，水涯也。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老子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公孫龍曰，與之弟子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具）[其]⑯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丈人，老而杖於人者。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大司馬捶視果反。鈞者年八十矣，捶，鍛擊也。鈞，鈞鈎也。而不失鈎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也。在河内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二玉爲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爲一朋也。玄豹、黄羆、青豻、音岸。杆，胡地野犬也。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説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爲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在」⑰？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内，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子發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

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回入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

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絶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絶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軍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

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淚，水。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慢然止舞也。遯逃乎碑。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楚人謂倨爲倦，龜殼，龜甲也。而食蛤梨。蛤梨，海蚌。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齒音拳。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

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而所行比之，則如窔奧。奧，室中也。若我南游乎岡㝗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子）［與］⑲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止）⑳柸治，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黄鵠與蠰蟲也。蠰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爲咫，十寸爲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貂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

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而巫馬期絻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誡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曰，昭昭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爲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旦澤出之也。炤炤之光，輝燭四海。闔户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照照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爲父復讎，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到杖策，錣音針。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到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預之，故懼之也。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内，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

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抱，弛弓絶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候執弊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愛]㉑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也。

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欽非，得寶劍於干隊。干音寒。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爲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挾繞其舡。蛟龍屬也。魚漏二千五百斤，蛟未爲之主也。欽非謂枻舡者枻，櫂。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悦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説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舡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弃劍者，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憚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筌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士(飲)[欽]㉒非之謂乎。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慎子，名到，齊人。所以不知門也，不知門之要也。故必杜然後能門。門之要在門外。

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楚王甚悦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説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舡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弃劍者，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憚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筌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肯之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説，其辭若然。從説，説諸候之計當相從也。衡説，從之非是，當横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

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晋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魏、趙、范、中行、知伯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故慎子曰

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

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子。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也。舉白，進酒。曰，請浮君。浮猶罰也，以酒罰君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酲不獻，酲，盡。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則蹇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也）[曰]㉔，蹇其兌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也。有器焉，謂之宥巵。宥，在坐右。孔子曰，善哉，（乎）[予]㉓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巵也。中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之道何能，對曰，能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叡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爲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之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也）[曰]㉔，塞其兌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督而載之木，督，被髮也。水驚，鳥冠也。知文者冠驚。解其劍而帶

---

❶『無窮』原脱，據集解本補。
❷『九』，『凡』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六』，『女』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❹『忘』，『志』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❺「襄」，「衰」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物，罷則怨，怨則極」，原文脱，據集解本補。
❼脱「以」字，據集解本補。
❽「詹子曰，不能自勝」，原文脱，據集解本補。
❾「之」，「人」之誤，據集解本改。
❿「請」，「謂」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⓫「林」，「材」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⓬「君」，「群」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⓭「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原文脱，據集解本補。
⓮「榮」，「勞」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⓯「非」字脱，據集解本補。
⓰「具」，「其」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⓱「至」，「在」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⓲「造」，「遽」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⓳「子」，「與」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㉓「止」字衍，據集解本删。
㉓「受」，「愛」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㉒「飲」，「佽」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㉓「乎」，「予」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㉔「也」，「曰」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氾論訓上

博説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槢以爲領也。一説，鍪，放髮也；綣，繞頸而已；皆無飾。德生而不辱，刑楷不用也。予而不奪，予，予（無）［民］❶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夭折。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褒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今之曲領褒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一説，穴毁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也。冬日則不勝霜雪，夏日則不勝暑熱昏蝱。蝱，讀詩云言來其茼之茼也。聖人乃作，作，起也。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穩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也。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黄帝臣也。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黄帝。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緂，鋭。索，功也。緂，讀恬然不動之恬。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揜，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臿屬也。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甀而汲，鉤，鎌也。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甀，武。今兖州曰小武爲甀。幽州曰瓦也。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鋤，斧柯而樵，桔皋而汲，耰，讀曰優。椓塊椎也。三輔謂之儓，所以覆種也。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絶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窬，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爲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爲靻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靻蹻，靻靸也。勤，勞也。而作爲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

勞。代負儋，故不勞也。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以兵刃備之，故不得爲人害也。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改之，故曰不可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可。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共）[其]❷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也。伯邑考，武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耳。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上句言之，宜伯邑考娶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賓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道遣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也。夏后氏聖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聖周也。殷人用槨，用栢爲槨，厚之宜，以棺爲制也。周人墻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比大夫之妾，士之妻，謂之女母，禮爲緦麻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興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❸，陽陵國侯也。蓼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艷，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經，常也。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舊或作咎也。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亡，謂桀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化，易。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矱之所周者也。榘，方也，矱，度法也。

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絶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失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者，言言，不如得其未言時本意。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不)(微)❹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能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斷。事無由己，請以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至也。洞，讀挺桐之桐。屬讀犁攦之攦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阼也。平夷狄之亂，夷，狄滑夏，平除之也。誅管、蔡之罪。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禄父爲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爲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扆而朝諸侯，負，背也。扆，户，牖之間也。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決之於心。威動天地，聲懾海内，懾，服也。服四海之内。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不自矜大其善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事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聲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數急，(往)(柱)❺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能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也。故仁義，人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不自矜大其善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事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聲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數急，(往)(柱)❺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能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也。故仁義，人之虚華也。工龐，氣堅緻也。商撲，不爲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棨策錣而御駑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黄，所制馬口也。錣，揣頭箴也。駑馬，突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之。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爲信也。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要誓，亦不違。周人盟者，殺牲歃血，以爲誅之，爲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扆而朝諸侯，負，背也。扆，户，牖之間也。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決之於心。威動天地，聲懾海内，懾，服也。服四海之内。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北面委玉帛

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別）（刺）❻。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讀領如蠐螬之螬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漸也。幨所以禦矢甲名也。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幨，讀如襜褕之襜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鬬。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開發之，曰銷車。銷，讀絹綃之綃也。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爲鄉邑之下也。夫神農伏羲。舜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不能及神農伏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舜。舜執干戚而舞干戚而服有苗，舜之初，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不能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

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隨。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能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源也。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嚴推則猛，猛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人不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德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也。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無親之。使吕氏絶祀，太公姓吕，簡公其後也。絶祀，陳氏代之。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猶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猶狗以亂擾，舍人

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舛，乖。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安，定也。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傳譯之傳也。清之則燋而不謵。憔，悴也。謵，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謵，三人皆善謵。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見，(髮)[接]❼。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撲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潛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潛，讀汶水之汶。潛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爲齊侯也。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爲臣。泯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死。見戰國策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召康公，善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伯盈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於霸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譏也。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有獄訟者搖鞉。獄亦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讀勞來之勞也。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能達其善，效致其忠，自爲無有其才也。

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四)[西]❽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面。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其)[北]❾户，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八寅也。於諸華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也；於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懸鐘鼓磬鐸，置鞉，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論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爲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磬。有獄訟者搖鞉。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鞉搖。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以不能達其善，效致其忠，自爲無有其才也。

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稾，戍，守長城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青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是

也。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也。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没。皆在遼西界。一説，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也。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

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絶，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鋭，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隽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爲隽，百人爲豪，萬人爲英也。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墮，入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鋭，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隽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爲隽，百人爲豪，萬人爲英也。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墮，入也。出百死而紿一生，以争天下之權，紿，至也。紿讀仍代之代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内大定，繼文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下作竹皮冠也。（之）[一]⓫曰委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黄帝樂也。干，楯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也。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去之也。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説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户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十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身王不待，亦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去之也。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説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户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十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身王不待，亦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去之也。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去之也。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

師，破之，故能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智伯是。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也。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爲善而能王天下，故曰不在於小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雖小，以爲惡無傷而弗革，積必亡，故曰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或作宮。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羑里，今河内湯陰是也。羑，古牖字。一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彊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修仁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不必湯武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内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爲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信爲過者，尾生是。誕爲功者，弦高是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於恭王，中（厥）[目]⑬因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潘尪、養由基、黄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讀繩之維。微讀抆誠之抆也。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唯聖人爲能知權。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

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河西周也。今河南縣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芬其枯槁也。秦師曰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於恭王，中（厥）[目]⑬因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潘尪、養由基、黄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讀繩之維。微讀抆誠之抆也。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唯聖人爲能知權。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

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蹙君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於兄則愛矣，而違親近曲顧之義，故曰不可行也。是故聖人論事之扃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强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迴也。出溺曰拯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道，仁義之善道。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令]⓮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於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身，故曰不能知來也。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鵠讀告退之告。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蓐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蓐弘，周景王之大夫也。數，曆術。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蓐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爲殺蓐弘以釋之，故曰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蘇秦，洛陽人也。贏，籯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爲武安君。初帶籯囊，襜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諸者。故曰服諸諸侯，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

❶『無』，『民』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共』，『其』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伐』，『侯』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❹『不』，『微』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❺『往』，『柱』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別』，『刺』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❼『髮』，『接』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❽『四』，『西』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❾『其』，『北』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❿『徘』，『供』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⓫『之』，『一』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⓬『伐』，『滅』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⓭『厥』，『目』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⓮『合』，『令』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氾論訓下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也。七諫篇曰，荆文誤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句踐奮計，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其屬鏤以死也。屬鏤，利劍也。一曰，長劍摽施鹿盧，鋒曳地，屬録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自知爲身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絶，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不知帷幄之將壞；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臾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戰）［言］❶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誾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寸小，尺大。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補缺也。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滅爭國之惡。而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言河上本非丘壟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於少。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死］❷者衆也，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❸者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剄而死，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一朝而反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死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爲益友也，人君不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

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爲臣，故曰以義

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損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

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涔，雨水也，滿牛蹏跡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實，略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用。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爲文侯師。駔，驕怛。一曰，駔，市儈也。言魏國之大儈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爲魏，能安其危國，類其勳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也。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磐，若絲之結類也。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故小謹者無成功，譬行者不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譬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說，譬，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爲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蹙距者舉遠。疏，長也。蹙，足也。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❹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瞽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桓公]❺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爲大田。（其歌曲）[事]❻在道應（說）[訓]❼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謂天下不以予子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謗，謂瞽叟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弒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弒紂宣室也。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以備具，不責備於人。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章，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磐，若絲之結類也。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爲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卒爲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甯戚之商歌，甯戚，衛人也，商旅於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爲大田。（其歌曲）[事]在道應（說）[訓]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尹。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公呂尚也。解于累紲之中，累紲，所以束縛人，謂管仲。興于牛頷之下，興，起也。謂百里奚也。頷，讀合索之合。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爝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爝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

司爟掌行火之正令。火，所以祓除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爲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言求賢。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牀似象）〔肖象，似〕❽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牙也，碧盧似玉，蛇牀似麋蕪也。故狼者類知而非知，狽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劍工或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閻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爲德，秦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也。趙襄子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尅，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害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利封侯。許由，隱者，陽成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於封侯也。故狠者類知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成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於封侯也。故未嘗灼而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是也。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爲德，秦穆公行之是也。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也。趙襄子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尅，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害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利封侯。許由，隱者，陽成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於封侯也。故未嘗灼而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是也。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爲德，秦穆公行之是也。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也。趙襄子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尅，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害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利封侯。許由，隱者，陽成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於封侯也。故未嘗灼而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人；振

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偏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己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箭十二爲束也。百姓皆説，乃鑄金而爲刃，鑄金而爲刃，治箭之笄好者也。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刑，不傷善。濫，讀收斂之斂也。至刑不濫。刑當賞，不虚費。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産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産誅之，故姦止也。傳曰，鄭馴遣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不以人廢言也。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

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爲善，静身無欲，信仁而已，（慎）〔順〕⑪其天性，故易。爲不善，貪欲無厭，毁人自成，戾其天性，（欲）〔故〕⑫難也。所謂爲善者，静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無所誘，或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籥也。金，印封，亦所以爲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罔罟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冒。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或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静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静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無愚夫憃婦，皆知爲姦之無脱也，任也。

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

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諭若桀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爲匹夫，何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禄不能累也。不以爵禄累其身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掩，奪。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雞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遥望炯炯，若燃火也。山出嚍陽，嚍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也。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内，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機祥，吉凶。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揜者也。離者必病，離，遭。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大高，祖。一曰上帝。饗大高者而彘爲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軵，擠也。讀近茸，急察言之。枕户牖而卧者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機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户，箕箒、臼杵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綈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資，用也。讋，忌恐。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鬬，而以小事自内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枕户牖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户牖之行，若循虚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虚，孔竅也。夫户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者必病，離，遭。故因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陰陽粗揜者也。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總形推類而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可以藏，相戲以刃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爲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絶流，澤及百里而

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死而爲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禹勞天下，死爲社；勞力，謂天下治水之功也，託祀於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稷，周弃也。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君公之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遂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睡不若鼠，蚉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蠯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説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

❶『戰』，『言』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死』字脱，據集解本補。
❸『生』字脱，據集解本補。
❹『故』字脱，據集解本補。
❺『桓公』二字脱，據集解本補。
❻『其歌曲』莊本作，『事』字，集解從之。
❼『説』莊本及集解作，『訓』字。
❽『牀似象』當作『肖象，似』，據集解本改。
❾『如』，『而』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❿『已』，『邑』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⓫『慎』，『順』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⓬『欲』，『故』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一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己之性宗，同於洞同。故動而爲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不物之物，恍惚虛无。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

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以名尸，尸，主。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刑，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弒僚，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也。羿死於桃梧，梧，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猶是已來，鬼畏桃也。子路葅於衛，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爲齊所殺。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貙之捷來措。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雖强必沉；有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人性之無以爲者，不務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

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雖强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

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内，周閉而外，廣成子，黄帝時人也。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一也，己以强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

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閉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内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而事爲治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不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閉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内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而事爲治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不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

可行。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爲晉所敗於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城。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脩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衆人之所觀也。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

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形而不有好憎也。

公孫龍粲於辭而貨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❶，故曰貨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也。蘇秦善說而亡國。蘇秦死於齊也。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知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撙，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賢聖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未而）[而未]❷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知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户而全封，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天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

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瞻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争名，利有本則民争功，二争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内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説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皆)[背]❸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内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斆死而民弗離，則爲民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强，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既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澹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而辭助。自負，自恃。辭助，不受傍人之助。一人之力以圍强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爲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爲心也。衆人勝欲。心欲之，而能勝止也。

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内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值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説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而不便於性，三宫交争，三宫，三關，謂食、視、聽。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飧，非不瞻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静，内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而塵垢弗

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己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筮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强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己不能使適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於己。未有使人智於己者。使人之智不能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筮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强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己不能使適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於己。未有使人智於己者。使人之智不能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

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筮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强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己不能使適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於己。未有使人智於己者。使人之智不能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

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爲受名，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

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没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内藏，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害，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其外者傷其内，失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於性。常思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鵠應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户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非旁人也。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時無所監，所監者非玄德，故爲狂生。

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

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中，身之灾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與衆同，無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不顯，隱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爲。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焉哉。豈故者，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爲。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强爲悲麗。善博者不欲牟，博其棋，不傷爲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駟者不貪最先，駟，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放於術則强，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弁氏之(譬)[璧]❺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君子其結於一乎。

舜彈五絃之琴，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爲七絃也。而歌南風之詩，南風，愷樂之風。以治天下。周公散膸不收於前，膸，前肩之美也。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畝一守，百畝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遑，暇。啓，開。無所移之庶，遇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滑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剥狗燒毳，弗爲也，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弗能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放於術則强，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弁氏之(譬)[璧]❺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君子其結於一乎。

舜彈五絃之琴，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爲七絃也。而歌南風之詩，南風，愷樂之風。以治天下。周公散膸不收於前，膸，前肩之美也。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畝一守，百畝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遑，暇。啓，開。無所移之庶，遇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滑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剥狗燒毳，弗爲也，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弗能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

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放於術則强，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弁氏之(譬)[璧]❺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君子其結於一乎。

舜彈五絃之琴，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爲七絃也。而歌南風之詩，南風，愷樂之風。以治天下。周公散膸不收於前，膸，前肩之美也。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畝一守，百畝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遑，暇。啓，開。無所移之庶，遇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滑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剥狗燒毳，弗爲也，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弗能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

善博者不欲牟，博其棋，不傷爲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駟者不貪最先，駟，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

善博者不欲牟，博其棋，不傷爲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駟者不貪最先，駟，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

者不貪最先，駟，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强，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弁氏之(譬)[璧]❺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君子其結於一乎。

舜彈五絃之琴，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爲七絃也。而歌南風之詩，南風，愷樂之風。以治天下。周公散膸不收於前，膸，前肩之美也。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畝一守，百畝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遑，暇。啓，開。無所移之庶，遇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滑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剥狗燒毳，弗爲也，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弗能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善博者不欲牟，博其棋，不傷爲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駟者不貪最先，駟，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

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内，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柔弱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菰，凋胡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性)[生]❻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

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所在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放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内，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廋而無溉於志，廋，隱也。溉，灌也。己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鄉於道。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争盈爵之間爵所以飲，争滿不滿之間。反生鬭。鬭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於邪。樂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施於人則責之。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徵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亡一名，謂仁義智勇兼以聖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温，以致大熱，與大寒相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雚蕈，席之先所從生，出於雚與蕈葦也。樽之上玄(樽)[酒]❼，樽，酒器，所尊者玄水。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以生魚也。豆之行泰羹，木豆，謂之豆，所盛大羹，不調五味。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宗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

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言人質不可變於火。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時。非失其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❽之(去)[至]❾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❿足以概志，故兼而能樂，静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

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己生以前至於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矣，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曼長也。以數雜之壽，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匝。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納新，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略也。生三日死也。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富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極，中。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作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於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冲。冲，調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一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解喻至論用師之意也。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略，獲得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蹏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强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若殷王中相絕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

---

❶『爲論』二字脱，據集解本補。『貨』他本並作『貿』。

❷『未而』，當爲『而未』，據集解本改。

❸『皆』，『背』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❹『文』，集解本作『久』。

❺『氏』義本原誤『民』，『譬』，『璧』字之誤，並據集解本改。

❻『性』，集解本作『生』。

❼『樽』，集解本作『酒』。

❽『時』字脱，據集解本補。

❾『去』，『至』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❿『不』字脱，據集解本補。

神農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黃帝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爲帝，觸不周山。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啓攻有扈。禹之子啓伐有扈於甘。甘在右扶風郡。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

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計)〔討〕❶也，故至於攘天下，攘，亂。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猵獺之類。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

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也。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曰]❷，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漬。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

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壍，傳堞而守，傅，守也。堞，城上女墻。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

轉而無窮，象日月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悛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内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

古得道者，静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脩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偪，迫。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或曰，宇中，四宇也。六合，六合内。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滒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椹質也。的，射准也。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擊鼓聞之日。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軔，車不支。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强，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錞相望，錞，錞于，太鐘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政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抱綰而鼓之，綰，貫。抱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

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賓之數，奇賓，陰陽奇秘之要，非常之術。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用，所得者鮮矣。治國家，理境内，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

兵有三詆，爲，大。詆，要事也。治國家，理境内，行仁義，布德惠，難以衆同也。夫論除

謹，論除，爲賢除吏。謹，慎也。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軍尉，所以尉鎮衆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斥度，使視也。此侯之官也。軍侯，侯望者也。隧路亟，隧，道也。亟，言治軍遂道疾。行輜治，行輜，道路輜重。賦丈均，賦治軍壘，尺丈均平。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空，補空修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枝）[技]❸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

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强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强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强；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

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郯、淮。巴蜀郯淮，地名。江、漢以爲池，垣潁、汝以爲洫，洫，溝。方城以爲固，綿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溪之深，不見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脩鍛短鎩，鎩，小矛也。齊爲前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族箭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强，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脅於齊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

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貲民之三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憀，賴。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蘄縣。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强衝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同）❹周雖鑿而爲刃。周，内也。撚矜以内鑽鑿也。剡撕箊，奮擊畫，剡，銳也。撕，剡銳也。鑽，斫也。以當脩戟强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麋沸蟻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

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歲在寅。至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慧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

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

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鬬，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我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强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勢]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侔，等。

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世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整；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未見其發，固已至矣。

故善用兵者，疾雳不暇掩目。善用兵聲，不暇復塞耳。疾雳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鐘之與鞉，鞉，鼓鞞聲。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陁，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淩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阡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

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必）

[心]❻，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蚜之足，研，馬蠭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强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刑不戰。

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蟠，窕屈也。却笠居，却，偃覆也。笠，登。羊腸道，羊腸一屈一伸。發笴門，發笴，竹笴，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揜揜，擠其揭揭，擠，排也。揜揜，欲卧也。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諜，(人)[言]❼軍之反間也。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盛曰蔚。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揉蹈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不旋踵，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形，無爲而應，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罷其足。彼若有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朴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盡之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己。與之推移。彼有所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遫，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動]❽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

靜以合躁，治以亂，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放，寄。蟠乎黄廬之下，唯無形者也。

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立牢端。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朴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盡之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己。與之推移。彼有所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遫，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動]❽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

靜以合躁，治以亂，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放，寄。蟠乎黄廬之下，唯無形者也。

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立牢端。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朴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盡之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己。與之推移。彼有所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遫，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動]❽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

聖人貴静。静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淩必破，靡不毁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桎；桎，擣也。萬人之更進，更，代也。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柰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之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

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罘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鬬，無術之軍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晭晭，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迴之淵，至深者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澄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

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刃之奉，雖順招摇，挾刑德，招摇，斗扚也。刑，(干)[十]⑩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栝淇衛箘簬，栝，前括也。淇衛箘簬，箭之所出也。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雖有薄縞之幨，縞，細繒也。腐荷之矰，荷，連華也。矰，猶矢也。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虚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虚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丘也。人之有所推

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卒也。所謂天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鳥，斗牛爲玄武。用兵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鄉星、張。此順北斗之銓衡也。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因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强。夫人之所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淵淵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於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亡

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

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⓫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者，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强，令猶且行也。

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隧。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嗑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則窮，形見則制。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冥，孰知其情。動必順時，解必中揍。揍，理。通動静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

蓋聞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擇巨旗，擇，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贖，不相越淩，翼輕邊利，翼軍之翼之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能織文錦。同，黄埴土，不能化埴土也。爲奇。兩爵相與鬬，未有死者也；鷇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静爲躁奇，有出於人。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

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擇巨旗，擇，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贖，不相越淩，翼輕邊利，翼軍之翼之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静爲躁奇，有出於人。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

亡不能動，此善爲充榦者也。充，盈。榦，強。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没，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爲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

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⑬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者，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則走，盛則强，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擒之，服晉。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憿悍遂過，憿，勇急也。縱欲，拒諫喜諛，憿悍遂過，憿，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

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驚，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趍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守者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凝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鬋，髮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斂衣也。在於闇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如此，則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驚，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

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内，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説山訓

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説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説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於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形體也。曰，以無有爲體。道無形，以無有爲體也。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言無有形狀，何以可得而知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遭遇有爲體也。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知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似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得，猶知也。何得而聞道？言聞得之矣，獨何爲者？魄謂魂曰，子尚無形，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魄言將反於無有。魄反顧，魂忽然不見，不見魂也。反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也。

人不小學，不大迷；小學不博，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不小慧，不大愚；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古得道善釣者，有精之術，故得千歲之鯉也。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輓者感之，爲之止。輴，棺下輪者。輴，讀若牛行輴輴之輴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其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之，則其母。故曰精之至。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鬲獄魚，而魚無鱗，出江中也。（百）[伯]❶牙鼓琴，駟馬仰秣仰秣，仰頭欠吐，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晋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絶糧，介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伍）[及]❷，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啖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處。龍以喻文公也，蛇以自喻也。於是文公覺悟，求介子推，不得而號泣之。故玉在山而草木

1「計」，「討」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2「曰」字脱，據集解本改。
3「枝」，「技」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4「同」字衍，據集解本删。
5「者」，「勢」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6「必」，「心」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7「人」，「言」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8「動」字脱，據集解本補。
9「之」，「不」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10「干」，「十」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11「大，人雖」三字脱，據集解本補。
12「令」，「今」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13「神」字脱，據集解本補。
14「者」字衍，據集解本删。

潤，玉，陽中之陰也，故能潤澤草木。淵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也。螾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螾，一名蜷蝻也。上食晞堁，下飲黄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也。一，情專也。清之爲明，杯水見牟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道貴無爲，故治也。有爲則傷道，不貴有爲也。故治有爲者，傷猶病也。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爲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爲。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有謂好憎情欲，不能恬澹静漠，故曰不能無爲。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不能行清静無爲者，不能大有所致，[致]❸其治，立其功也。故曰不能有爲也。

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道能化，故神也。有言者則傷。道不貴言，故言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於神。載，行也，常行其無言也。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自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無用者，謂鼻耳中空處也。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竽。籟，三孔籥也。以其管孔空處以成音也。故曰視籟與竽也。念慮者不得卧，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又曰，展轉伏枕，寤寐永歎。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强自抑去念慮，非(真)❹真無念慮，則與物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强不念慮也。忌二者，則神内守，故至德純一也。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非其言，非其所常言也。用所以言者，用當所治之言。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不善其詩，故曰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於蜀郡，赤喙者是，其色縹緑，能效人言。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效人言也。不知所以長言，教令之言，故曰不得其所以言也。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爲新迹，如鸚鵡知效人言，不能自爲長主之言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而未獲也，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剥以卜，故曰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

四方皆道之門户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敬加順其道，故可以相教。越人學遠射，叅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内。參，猶望也。不易儀。儀，射法也。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差則虧，至晦則盡，故曰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争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光也。故末不可以强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爲刀劍之口是也。一説，魚二千斤爲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上，大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説，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也。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

冰炭相息也。墻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爲土，故曰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釋反水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容，形。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埵堁，猶席翳也。埵，讀似望，作江、淮間人言能得耳。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内者，大不可以爲外矣。小不可爲内，復小於秋毫之末，謂無有也。無有無形者至大，不可爲外也。蘭生幽（宮）[谷]❺，不爲莫服而不芳。性香。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性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性仁義也。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抑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貴家爲腰主之腰也。無内無外，不匿瑕穢，無内無外，表裏通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情欲，能順善以安其身也。侯王寶之，爲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珠玉，故以爲天下正，無所阿私也。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殺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之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王之寶也。而得其所欲，所欲，不貪爲寶。孔子之見黔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瞶，血流及履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魏文侯見之反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毛無所傅也。兒説之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也。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欲，故肥也。孔子見子夏曰何肥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閉其心，故不關楗也。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鄰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救火者焦頭爛額爲上客。刺不備豫。喻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介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器，猶性也。拘囹圄者以日爲修，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説，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倚墻之傍不可以立。爲踣壓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之無外思。一説，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心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内守，故無病也。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治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閉其心，故不關楗也。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鄰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救火者焦頭爛額爲上客。刺不備豫。喻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介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器，猶性也。拘囹圄者以日爲修，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説，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倚墻之傍不可以立。爲踣壓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之無外思。一説，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心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内守，故無病也。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治也。

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於魚不善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充，大。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遠聞而章著。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無所植。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能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揲讀揲脉之揲。

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贏蠃應於下，同氣相動，動，感。不可以爲遠。月盛則贏蠃内減，故曰贏蠃應於下。月陰精也，贏蠃亦陰也，故曰同氣也。（雖）〔精〕❻能相感，故曰不可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梲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召，猶致也。剝牛皮，鞮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軺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於生也。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爲見識者。一説，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於殽，言其變凶服也，故不敢騎白馬也。亡者不敢夜揭炬，爲人見之。保而存鄭。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也。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百舌，鳥名也。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也。以喻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户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喻無聲也。一説，不脂之户難開閉，亦喻人少言語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而少誠實，比之於不詳也。百人之不詳，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言人畏也。爲墨而朝吹竽，墨道尚險，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也。喻人有多言而少誠實，比之於不詳也。百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邻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物固有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❼，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輿無輿也。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不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也。人能無所求，故以之同也。

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沉於淵。抗，高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却之，故曰誕而存鄭。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也。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百舌，鳥名也。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也。以喻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户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喻無聲也。一説，不脂之户難開閉，亦喻人少言語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而少誠實，比之於不詳也。百人之不詳，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言人畏也。爲墨而朝吹竽，墨道尚險，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也。喻人有多言而少誠實，比之於不詳也。百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邻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物固有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❼，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輿無輿也。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不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也。人能無所求，故以之同也。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

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内，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善之而未純，無所適名，故曰一槩而未得主名。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内也，百步之外則争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言相遠也。

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楚王，莊王旅也。猿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殫，盡。故澤失火而林憂。憂見及也。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繳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踰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大夫種知所以强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爲越所殺也。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士)[亡]❽，爲周所殺也。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强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辟，旁。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虚禍距公利也。虚，空。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范氏之敗，有竊其鍾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玄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入竊其鍾也。一曰知伯滅范氏也。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揜其耳，悖矣。悖，惑。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裹，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歲之内也。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有)[帷]❾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蔂，土籠也。始一匱，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審，知。

水濁而魚噞，魚短氣黄噞，出口於水上。形勞則神亂。形亂，神不治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車，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於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候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媒人以禮成爲室家也。因人而交，不因而親。以德親也。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必至。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邇人遠，故曰對門不通也。海水雖大，不受胔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讀詩惴惴其栗之惴也。倕，堯之巧工也。雖陲巧人，不能以倕巧故愛其手也。謂倕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爲己用，故不愛也。鉤，鈎也。可以得魚，故愛之也。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朅而走；夜行見束薪，以爲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爲吉凶之氣，殺牲以攘之，惑也。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如徐徐出其後者也。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也。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爲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攝己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吴王僚之子

也，要離爲闔門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其捷疾之力。滅非者户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嘿，止事當以卜。今以言止言，以事止事，猶揚堁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流，放也。雪，除也。涅，黑也。素，白也。矢之於十步貫兜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猶矢於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夏）[憂]⑩世不能尚德，苟任勞力，而以辟土折境、并兼人國爲賢也。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⑪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也。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籠也。以潔白爲污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鼠。燒薰自香，楚人謂之薰燧也。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鼠，割唇而治齲，桀、(踞)[跖]⑫之徒，君子不與。舉事所施如是者，則桀、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鎮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蹟爲蹟。愈，勝也。隧，陷也。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日，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挾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譽人，反爲損。損，毀。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社，讀雖家謂公爲阿社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人，雖閑暇無務，亦不能學也。

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窾，穴，讀曰科也。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鎮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聾截玉。聾，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俞昨也。賢，俞，猶勝玄文。言今歲勝於昔歲，今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脩進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諸而成器，礛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礛，廉，或直言藍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户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謂四極之内，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於日月之前。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已説在地形也。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一，同也。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言迷之也。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或)[惑]⑬，故曰不知凡要也。寒不能生寒，

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初未有天地，生天地，故無形生有形也。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此其至，未能有所霑。止者所至，故能有濡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喻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己情欲乃能止歸衆物，令不得已乎。

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罔狗，若爲土龍以求雨。罔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待罔狗之靈而待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一説，土龍待請雨之祈得食酒肉者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菜，芙渠。其莖曰茄，其本曰密，其根曰耦，其華曰芙蓉，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花，花之中心曰薏，幽州總謂之光。荷讀如燕人强秦言胡同也。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出。蹠，至。桴，筏，一曰瓠。非其所宜也。欲無窮，不可得也。無求之處也。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由其，楚王之臣，養姓。調，張。矯，直。擁，抱。號，呼。幽通賦曰，養流睇而蝯號是也。揖讓而進之，以合中者也。有先中之微，精相動也。咼氏與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與直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謀而從，勿遂大，與同小。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若麗姬欲殺太子申竺，先稱之於獻公，然後得行其害，此其類也。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皆議，平地生林，無翼之禽能飛，凡人信之，以爲實然也。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而人信以爲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推。撓，弱。一（人）[里]⑯之人皆（有）[言]⑰能屈椎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没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息。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草食故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

季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脅定公而專其政。傳曰，禄之去公室。孔子説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其誓，水至不去，没溺而死，故曰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庶子喪出母期。孔氏，子上，名白，仲尼曾孫，孔伋之子。後出子白之母，卒於外。記曰，子上之母死，不喪。門入問諸子

思曰，子先君其喪出母乎？(只)[曰]⑱，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者先君無所失道，[道]⑲隆從而隆，道污從而污，伋則安能反乎。是不爲伋妻，是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故曰孔氏之失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熊蹯豹胎，以極庶侈。故箕子爲之驚號啼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必用殉，故孔子爲之長嘆也。見微霜降，大寒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

今被甲者，以備失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武王伐紂矣。髡屯犁牛，既捌以犘，決鼻而羈，髡屯，醜牛貌。犁牛，不純色。捌，無角。犘，無尾。決鼻羈頭而牽。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犧者，牲。尸，祭神之主。祝，祈福祥之辭。祀河曰沉。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是。論語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害所在。

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偃，今下邳、徐、僮是。偃，謚。居衰亂之世，脩行仁義，爲楚文王所滅。滅者多以不義，故曰亡國不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之。世見諫者多以不忠，故曰被誅者非必忠。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顫，異者，寒與懼。顫，讀天寒凍顫之顫字，亦自如此。明月之珠出於蠬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蠬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爲龜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六銖曰錙，八兩曰錘，言賈直少。物有賤而在上，有貴而在下。車，或作履也。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失理情性，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與之風也。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

采菱，樂曲之和聲。有陽阿，古之名非，善和也。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明火香餌，則蟬魚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美其政，天下之人如蟬魚歸明火香餌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射射注飛鳥。詩云，弋鳧與鴈也。好魚者先具罟與罘，罘，細網。傳曰，數罟不入於汙池。罘，大網。詩云，施罟濊濊，鱣鮪潑潑是也。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道而能得民心也。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轙，轙，所以納衡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烹羹不與鹽，不成羹，故曰敗所爲。禮記曰，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知烹爲羹也。桀有得事，謂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其一說，不傳丹朱而禪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遺道也。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而行貞正，故曰有所美。嫫，讀模範之模。西施有所醜，西施，古之好女也。雖容儀光艷未必真正。故曰有所醜也。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嫫母有所美。有可非，猶西施有所醜。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弊箄甑瓾，在袀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瓾，甑帶。搏，取。瓾，讀鼃黽之黽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者在下位卑污之處。世不能貴者，喻小人在上位高顯之處。

春貸秋賦民皆欣，春飢而予，秋豐而收，故民欣也。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喻爲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武者居武官，故曰縱之其利而已也。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雜，猶駁。粹，純也。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無常行，猶論語人而無恒，不可作爲巫醫。故曰惡矣。有相馬而失馬者，失，猶不知。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夭壽，骨法非能相。不知，故曰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郢，楚都，在今江陵北郢是也。棟，穩木材。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也。長不足，言其短。蘧伯玉以德化，伯玉，衛大夫蘧瑗。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故曰德化也。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公孫鞅，衛公子叔座之子，自魏奔秦，相孝公，制相坐法，故曰以刑罪。秦封爲商君，因曰商鞅。商在京兆東南，瑗以德化，鞅以刑故，曰所極一也。病者寢席，寢，卧。席，蓐。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醫，師。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石針所砥，殫人雍(座)[痤]㉑，出其惡血。糈，(采)[米]㉒，所以享神。籍，菅茅。皆所以療病求福祚，故曰救鈞。狸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創，狸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鴈頭，亦愈之也。蝱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推，行也。膏之殺鼈，鵲矢中蝟，中，亦殺矣。爛灰生繩，爛，腐。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乾，燥。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

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喻學取道衆多，然後憂。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

斧不尅，尅，截。物固有以(寇)[尅]㉓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遠猶多也。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不)[子]㉔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或斷臂而顧活，顧，反。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柔，濡。擊鍾磬者必以濡木，轂强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强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釐截玉。言柔勝剛。媒但者，非學謾(他)[也]㉕，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慬者，非學鬬争，慬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侳賤。侳，辱。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廉。走不以尾，屈尾飛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翼，翼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止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不鳴也。不鳴，乃無聲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濕故炭重。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論，知也。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户，户不容故。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並也。足蹙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蹙，履。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儻黑，咎犯辭歸，晋文棄其卧席之下儻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請從此亡。故曰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既茹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少。周鼎不爨而不可賤，能和五味，故不足貴。周鼎不爨，不日炊火以休味，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不用，謂鼎不爨。爲用，謂爲五味。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流，行。傾，邪也。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輕重則衡低卬，故曰必有所感。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衡行感，動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物所不用，然用之乃知物之輕重，故曰不以用爲大用也。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必祭，示有所先。饗，猶食也。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爲不敬，故曰不可也。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

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並也。足蹙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蹙，履。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儻黑，咎犯辭歸，晋文棄其卧席之下儻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請從此亡。故曰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既茹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少。周鼎不爨而不可賤，能和五味，故不足貴。周鼎不爨，不日炊火以休味，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不用，謂鼎不爨。爲用，謂爲五味。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流，行。傾，邪也。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輕重則衡低卬，故曰必有所感。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衡行感，動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物所不用，然用之乃知物之輕重，故曰不以用爲大用也。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必祭，示有所先。饗，猶食也。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爲不敬，故曰不可也。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户，户不容故。

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動以固，介甲，龜鼈之屬。動，行。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腰蜂，蜾蠃之屬。無牡牝之合，日貞。而有毒，故能螫。[螫]㉗讀解釋之釋也。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撥。熊羆多力，故能撥攫，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觸觸，兕，獸名，有角。牛，犂牛。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措，置。治國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也。撓不正而可以正弓，撓，弓之掩牀。讀曰檠。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撓，正者弓也。不利者砥，利者金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遬爲上；齊，讀齎之齎。齊、捷皆疾。勝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剞劂勿釋，牛車絶轔。剞，切。楚人謂門切之轔，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轔，讀近蘭。急舌言之乃得也。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於事，曰勃也。

❶「百」，「伯」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伍」，「及」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致」字脱，據集解本補。
❹「真」字衍，據集解本删。
❺「宫」，「谷」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雖」，「精」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❼「美」字脱，據集解本補。
❽「士」，「亡」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❾「有」，「帷」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❿「夏」，「憂」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⓫「不」字脱，據集解本補。
⓬「踞」，「跔」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⓭「或」，「惑」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⓮「士」，「亡」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⓯「人」字脱，據集解本補。
⓰「人」，「里」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⓱「有」，「言」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⓲「只」，「曰」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⓳「道」字脱，據集解本補。
⓴「者」，「有」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㉑「座」，「痤」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㉒「采」，「米」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㉓「寇」當爲「尅」，據集解本改。
㉔「不」，「子」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㉕「他」，「也」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㉖「美」，「長」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㉗「螫」字脱。據集解本補。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説林訓

木叢生曰林。説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説林，因以題篇也。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桅，舩弦板。墮劍於中流，刻下舩弦，言其於此下失劍。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止求劍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桅之類，或無有大於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爲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命)[布]❶爲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蝫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半壁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蹷者淺矣，然待所不蹷而後行；蹷，履。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福)[褊]❷，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蹶，以手抪，不得其數，愈蹶愈敗。愈，益。敗，猶没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不用手足而自游也。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憂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章甫，冠。越人斷髮，無用冠爲。椎固(百)[有]❸柄，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爲，而不能自爲也。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也。顧，反。肥則烹之，故近其死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致，故曰莫之能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殆，猶畏。蝍蛆，蟋蟀，爾雅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蝍蛆也。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脩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鵻禮，爾雅謂裨苙，秦人謂之祀視。間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卜，故曰以爲壽。彭祖蓋楚先，壽四百歲，不早歸，故曰以爲夭。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蓋謂是。一説，彭祖益黄帝時學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讀甚任之任。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不怒乃是怒，不爲乃是爲也。視於無形，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言皆易恤無聲，故得有聞。

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鬭，慊，快。叫，譟呼。不斷，不自斲削。豆，簠簋籩豆之器。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鬭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黄鐘之比宫，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發，鉒，讀象金之銅柱餘之鉒。鉒者提馬，雒家謂之投翩。金者金步除。跋者刺跋走。發者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内爲之掘。所重，謂金與玉。掘，律氣不安祥。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已。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

蔽者，見利之物，不見其害也。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可以問於數。數，欲卜筮者也。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湯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鬼者，不益世用，故以爲薪，塞井以爲門以爲薪，塞井以爲門以爲薪，塞井以爲門

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其滿腹而已。敖倉，古常滿倉，在滎陽北。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令世人五月望作梟焚，亦作蝦蟇莫，言物不當爲用。舌之與齒，孰先隴也？隴，摩盡也。錞之與刃，孰先獘也？[錞]❺，矜下銅鐏也。錞不朽而刃先弊。錞讀頓首之頓。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箭。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故曰異也。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說在齊俗篇也。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得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藝，事。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讀如孔子射於矍相氏之矍。使但吹竽，使氐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無言鉏同也。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謀，或作豫也。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泄于外，故其中心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此之類，故曰不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極亦至。(玄)[互]❻文耳。一，同也。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佳，美。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調，適。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蔏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蔏苗，荻秀，楚人謂之蔏。蔏，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苕也。黂不類布而可以爲布。黂，麻之有實者。黂，讀左傳有蜚不爲灾之蜚也。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道亦直。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於海，後隨溝還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能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閭，漬小皰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纇瑕。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者，便也。埵坊，高處防隄也。

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湯，契後十三世王癸之子履。放其主，謂伐紂。爲民

除害，故有榮名也。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殺君齊莊公也。所以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所以爲則（同）[異]❼，湯殺君以利與民，抒以利與身，故曰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厲。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故使小人之疇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蝯狖之捷來乍。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弹一弦不足以見智，弹一棋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竇，百斗而足矣。篙摘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篙摘船，以篙渡江，篙没，以江水爲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漁，讀論語之語也。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❽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奏記之奏。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粹，純。白璧有考，不得爲寶；考，朦污也。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神巫憎）❾畏也。盜賊之[輩]❿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無祀，不禋於神，而卒祝之，故易爲黍肉，易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不可以瞥，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墮，墮。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不]⓬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也。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遁，逃也。獄常以權變於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絛可以爲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⓫不差，衡，秤。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墮，墮。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不]⓬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也。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遁，逃也。獄常以權變於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絛可以爲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不]⓭差，衡，秤。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墮，墮。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不]⓬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也。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遁，逃也。獄常以權變於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絛可以爲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

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⓫不差，衡，秤。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墮，墮。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不]⓬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也。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遁，逃也。獄常以權變於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絛可以爲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其]⓭適，亡，無。言不凍不暍何適之有也。湯武不死，[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不]⓬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也。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遁，逃也。獄常以權變於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絛可以爲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⓫不差，衡，秤。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墮，墮。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不]⓬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也。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遁，逃也。獄常以權變於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絛可以爲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

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⓫不差，衡，秤。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墮，墮。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不]⓬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也。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遁，逃也。獄常以權變於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絛可以爲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⓫不差，衡，秤。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墮，墮。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不]⓬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也。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遁，逃也。獄常以權變於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絛可以爲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

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矣。楊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楚人謂之堁。翣，扇。楚人謂之翣也。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蟾象之病，人之寶也；蟾，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爲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爲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援人，先自熱（自）[爛]⓮也。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猶哀，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倮國，在西南方。一，同也。一膊炭熯，一膊，一挺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死；百二十斤爲石。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跿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雉經，晉不絶繩。子胥自沉，吴不斷水也。釣者靜之，罷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擧之；爲之異，得魚一也。罷者以柴積水中，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以取魚。扣，擊。魚罷，讀沙糝。今兖州人積柴水搏魚爲罷。幽州名之爲涔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吴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見一節大，餘節不得用，以利動。用者不肯爲，以富寵其道。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鈃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爲者不出户而塵堁眯之，非類，猶事也。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户而堁之也。爲不出户而塵堁眯之，非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伐越，至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葹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有爲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蘇秦步，步，徐行也。曰何故，人問何故。趍，曰何趍馳，之，蓋，猶蔽也。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脩，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能動者播植嘉穀，以爲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其馬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矣。楊堁而欲弭塵，以車爲敗者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雉經，晉不絶繩。子胥自沉，吴不斷水也。釣者靜之，罷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擧之；爲之異，得魚一也。罷者以柴積水中，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以取魚。扣，擊。魚罷，讀沙糝。今兖州人積柴水搏魚爲罷。幽州名之爲涔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吴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援人，先自熱（自）[爛]⓮也。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猶哀，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倮國，在西南方。一，同也。一膊炭熯，一膊，一挺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死；百二十斤爲石。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跿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

提者射，旳旳，名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橫，放。海不受流胔，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胔。有不義之祥流入海，海神蕩而出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殂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而脅肋不得升。駉駮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規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孋姬；殺申生也。叔孫之知，欺於竪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謂之佞人。以方孋姬、竪牛，故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雍容恐失民之意。若蹷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治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蚈，馬蚈，幽州謂之秦渠。蚈，讀蹊徑之蹊也。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醠，清酒。周禮醠齊是。醠，讀瓮瓮之瓮也。黼黻之美，在於杼柚。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善，猶宜也。靨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靨酺，箸頰上窐，窐者在顙，以盤，故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詩云，衮衣繡裳故曰宜。譏，人譏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爲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胥時，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爲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汗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不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爲蟌，孑孑爲蜃，水蠆化爲蟌，蟌，青蜓。孑孑，結蠆，水上到跂蟲，讀廉絜。兔齧爲螚，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爲螚。螚讀能而心之惡。一說，免齧，蟲名。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怪，惑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黂燭捔，膏燭澤也。燭光捔澤，喻光明有明珠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

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病熱而强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户轔，言馬亡不可發户限而求。酒，不懷蓐。轔，户限，楚人謂之轔。轔，讀似鄰，惡氣言乃得之也。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爲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磩也。所生者亡，故死。伏苓掘，兔絲死。一家失燻，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故曰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已，止。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吊也。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欲，毀鐘爲鐸。鐸，大鈴。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杕，舟尾，讀說，毀舟爲杖；心所欲，毀舟爲杖；詩有杕之社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爲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懈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寅丘無盬，泉源不溥；言汙小潦水名寅。寅之丘無大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赤肉縣則烏鵲集，鷹隼觸木，獑狗不自投於河，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晝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不得達至。交，止。解連環，言此不可解則説德解法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羨，顧。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

壑，故泉流不得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能任。負子而登墻，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殤。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謼，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成必有衰。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獾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爲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憯於志，莫邪爲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耳，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覆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累積不輟，可成丘阜。輟，止。城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成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傅斷蛇，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爲寶也。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强，馴，擾。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察，別。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

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一於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涔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土龍，致雨物。臨菑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爲之悖戾。臨菑，齊都。悖，麤惡。室有美容，繒爲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讀曰淩繹纂之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珍和切適，舉坐而善。珍，轉，轉其和，更作急調，淑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代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伉，推。擊其要夾。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毗也。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賊，害。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效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雖然，以存國，故不如隨，牛之誕。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況常不爲信，不爲誕乎。一，或作一一，猶待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進獻者祝，治祭者疱。疱，宰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

---

❶『命』，『布』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福』，『褊』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百』，『有』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❹『玄』，『互』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❺錞』字脱，據集解本補。
❻『玄』，『互』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❼『同』，『異』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❽『夕』字脱，據集解本改。
❾『神巫憎』三字衍，據集解本删。
❿『輩』字脱，據集解本補。
⓫『則』字脱，據集解本補。
⓬『又』，『不』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⓭『其』字脱，據集解本補，下同。
⓮『自』，『爛』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人間訓

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徼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謂，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輩，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烟焚。突，竈突

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躓也。蛭，蟻也。是故人者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惛惛，劇。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夫，黄帝時醫。

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户，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户也；動静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皆大夫。欒，屈。威服四方而無所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而歸而封孫叔敖，（而不辭）〔辭而不〕❶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確石之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丘，名醜。荆人鬼，好事鬼也。越人禨，禨，祥。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爲趙襄子所殺。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唯孫叔敖獨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也。莊王滅陳，已乃復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之與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

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無所絀，絀，屈。禍福之門户，不可不察也。

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迫。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袪，袂。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

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

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恭王傷晉人射恭王，中目也。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絶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禄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夫病温而强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悦於目，悦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合而后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與之。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己，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

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孟孫，魯大夫也。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嘑。秦西巴弗忍，縱而子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嘑，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

故聖人先合而后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智伯之强，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柰何？任登曰，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

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

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有）［者］❷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亡］❸，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爲秦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於雲陽。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以鄉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當此之時，丁壯者死，老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以鄉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當此之時，丁壯者死，老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以鄉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當此之時，丁壯者死，老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以鄉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當此之時，丁壯者死，老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以鄉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當此之時，丁壯者死，老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

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后，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温。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雖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

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先賞而後咎犯，問於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許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❹也。君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於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伯)[士]❺。臣請試潛行，潛行，伏出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

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敗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

西門豹治鄴，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服，駕牛也。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也。解扁爲束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歛，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可罪者。

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之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奚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絶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白乙、孟明、西乙。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者，[仁者]❻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敪。敪，短。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

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之，以王爲非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皆以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

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而）[所]❼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亂所不能而受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不知足之禍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遣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費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豢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

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徐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❽剟索之，離朱明目，捷剟疾利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黃帝臣也。忽怳，善亡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

夫爝火在漂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臣恐其搆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金距，以芥菜塗其雞翅。而季氏爲之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傷，毀譖也。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如)[始]❾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上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兩人搆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荆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蟲蝨走牛羊，此之謂也。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得)[使]⑩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户，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蓮也。(耳)[且]⑪塘有萬穴，唐，堤也。言隄之有萬穴。塞有十，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户，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墻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齾，齾，缺。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施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其衣被，施，奪。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也。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施其衣被，施，奪。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始出於岷山也，可攘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潮者涌起，還者爲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人行也，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⑫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録圖，挾，銷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奏録圖書於始皇帝。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

卒五十萬，使蒙公、揚翁〔子〕⑱蒙公，蒙恬也。揚翁子，秦將。將，築修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洮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翡，赤雀。翠，青雀。珠璣，員者爲珠，顆者爲璣。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鄣城之嶺，鄣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零陵也。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監祿，秦將也。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也。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紡績考縷，考，成。贏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斂。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大人過之則探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

或爭利而反强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爲田宅。不止，益。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扃，延路、陽扃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公默然深念，憒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

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也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芚，申菽，杜芚，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

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洋而求穫，而蓑笠盤旋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則削，哀公魯君。代君爲墨而殘。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之時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戰）〔戟〕⑭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官侍。盲者得鏡則以蓋屩，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禄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禄，大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道遊。單豹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俗交；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趍，見門閭聚衆必下，斯徒馬圉，皆與伉禮，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之時務異也。非仁義儒墨而戲乎其調者也。得此皆載務而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也，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

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飲非犯河中之難，不遇其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出而鬻之。」⑮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爲也。東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螳蜋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

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隱，定。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蜋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自見四向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於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辨，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辨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爲兵。齊，同。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

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囚之，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蕃龜，以卜朝吳之吉凶也。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子貢曰，子不能行能行說於王，奈何吾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鰷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

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無柰何。事有人材所不及，無柰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户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也。曰，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内。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及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

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之陳留浚儀也。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也。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踹足而怒，踹足，蹼足。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憯，痛。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爲然而不索其内，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

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吴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内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枉尾。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❶『而不辭』當作『辭而不』，據集解本改正。
❷『有』，『者』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已』，『亡』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❹脱『咎犯之謀』四字，據集解本補。
❺『伯』，『士』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仁者』二字脱，據集解本補。
❼『而』，『所』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❽『捷』字脱，據集解本補。
❾『如』，『始』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⓫「得」，「使」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⓬「耳」，「且」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⓭「不」字脱，據集解本補。
⓮「子」字脱，據集解本補。
⓯「戰」，「戟」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⓰[]内文字，道藏本脱，據集解本補。
⓱「意」字脱，據集解本補。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脩務訓

脩，勉。務，趍。聖人趍時，冠危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爲先爲術如此，乃可謂爲得道之法也。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爲不如或人之言。嘗問於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菽、麥、黍、稷、稻也。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墝，埆。高，陵也。下，濕也。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爲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睹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爲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爲。洪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舜作室，築墻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葬於九嶷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爲梳櫛也。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龍門本有水門，鯔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

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闕也。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四載：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蹻。隨，循也。栞，石刊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爲也。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富。野民曰氓也。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雒家謂寡婦曰孀婦。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盧江居巢是。譙，責。讓其罪過於歷山。歷山，益歷陽之山。是湯之爲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墮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

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一，同也。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絶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絶，遠。殊，異。公相而秦興也。管仲束縛，管仲傅於秦，爲穆公相而秦興也。管仲束縛，管仲傅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汲汲施行道也。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百姓，甚矣。由以觀之，則聖人之憂勞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薦是蓘，耘耔之也。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政事而身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

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爲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爲。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體，行。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趍，走。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剉鋭，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剉，辱折。鋭，精。攻無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

段干木辭禄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尚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己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矣。吾日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蹏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蹏，趍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鋭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

故秦、楚、燕、魏之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天）〔哭〕❷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也。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楑之，故不欲學。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人〕❸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

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齕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噆，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❹帽憑而爲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説，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言有善性，命可教説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沉酾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我邈邈，是其類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説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佳，好。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者也。唈朕哆嗚，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唈，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朕，讀夔。哆，讀大口之哆。嗚，讀楚籧氏之籧。籧蒢，偃。戚施，僂。皆醜。嫫母、仳倠，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仳，讀人得風病之靡。倠，讀近虺。仳倠，一説，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喻，導也。而芳澤之施。且子有弒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絶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蹪，躓，楚人謂躓也。言以飽而不食，蹪而不行，喻丹朱、商均不可教化而非學，故謂之惑也。今（日）〔有〕❺良馬，不待册錣而行，駑馬，雖兩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册錣而御，則愚矣。爲良馬能自走，不復用垂，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摺，折也。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黄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多。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氐，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氐爲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駤，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駤，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急，亦以多者言。訬，讀燕人言躁操善趍者謂之訬同也。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鬢鬚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帝，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漏，穴也。大通天下，摧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傳曰，劉子觀於雒汭，云，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害也。文王四

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爲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主，故百姓所親也。皐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城氏之女簡翟，吞燕卵而生契，慲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史皇産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爲近，明聖賢之難。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爲俊。謂皐陶、稷、契、史皇。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展足水也。展，履也。夫純釣、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釣，利劍名。魚腸，文理屈碎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也。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刃，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陸剸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下型，曚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毛可得而察。旃，摩；微，細；察，見。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

以，用也。過，非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脩，短，謂缺。脩，長。明有所不足，謂愚有所不違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衆，凡也。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治，刻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今南陽胡曲。衛，故在河内，後徙頓丘，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梱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櫚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黄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易曰，黄帝垂衣裳。胡曹亦黄帝臣也。后稷耕稼，詩曰，携厥百穀。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爲車。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也。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爲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

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弘。參彈，并弦。復徽，上下手。攫援，摽。摽拂，敷。蔑蒙，言其疾學之習。徽，讀維車之維。攫，讀屈直木令句、欲句此木之句。摽，讀刀標之標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摽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摽，亦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謂上不失一弦。故弓待撽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撽，矯弓之材，讀曰敬。砥，礪石。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是。礛，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規，員之也。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摇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遥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於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静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娱，講論辯別然否，自娱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猶計。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也。而後能利。撽，矯弓之材，讀曰敬。砥，礪石。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是。礛，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規，員之也。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摇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遥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於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静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娱，講論辯別然否，自娱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猶計。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也。而後能利。撽，矯弓之材，讀曰敬。砥，礪石。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是。礛，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規，員之也。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摇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遥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於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静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娱，講論辯別然否，自娱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猶計。百舍重趼，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趼足胝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策曰視，非常曰觀

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彊，謂吴。蒙，冒。石，矢弩也。一曰發石也。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吴，不旋踵因軌而死。勇，然不如申包胥之功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而此者，一人之功也。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諸伯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一曰：橐，跣走，不及著履。不蹊隧爲跋涉。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遊，渡。自楚至秦所經由也。犯津關，獵蒙籠，蹩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捲獵蒙籠之山。一曰，葛藁所蒙籠，言非人所由。蹩，僵。蹠，足。達，穿。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荆者也。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鶴峙，跱立。言不動不食，黴黑其面，色欲速則秦救也。涕流交集，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吴爲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豨、蛇，喻貪。蠶食，盡無餘。上國，中國。虐，害。始，先。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遠在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强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

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强，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烈，業也。名。世，猶身也。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詩云，小雅皇皇者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諮，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之不自專，己慎之至，乃聖人之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怪，通，達。言怪物不能驚之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非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燿，眩。名，虚實之名也。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遯，欺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黄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爲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説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喻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

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絶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達於音律。伯牙，楚人，睹世無有知音若子期，故絶弦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爲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爲道家之言也。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敵，橫。丈人，長老。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敵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

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唐，姓，名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是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革也。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召，猶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間之，因藏怒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瞽也。出，猶作也。新曲，非雅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諸人皆爭學之。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諸，衆也。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鄙人，小人。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以聽其說，則所從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人和氏得美玉之璞於荆山之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刖其右趾。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王曰，先王輕於刖足而重剖石。遂爲剖之，畢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今劍或絶側贏文，齧缺卷鉅，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之爭帶之。絶無側，贏無文，齧齒卷鉅，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説，頃襄王，善爲劍人名。鉅，讀豐年之稔也。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枉撓，曲弱。闊解，壞。漏越，音聲散。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山桐之琴，澗子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伐山桐以爲琴，谿澗之梓以爲腹，言其鳴音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營，讀營正急之營也。通入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通人，通於古今一也，故曰同也。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緑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濫脇，音事類。不然，不如衆人貴遠慕聲。不期得銛利而已。墨陽、莫邪，美劍名也。號鍾，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略，達物事也。頌，或作容。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辯，別也。清濁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然，如是也。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目不識父之顔，心不哀也。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

良工能識之。卞和是也。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叙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於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據書明指以示之，據，舒也。指，書。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

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也。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爲知音施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氣聞、窮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於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悠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墻、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人）[之]❽衙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掩其鼻。孟子曰，西施之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榆步，體搖動，撓足行。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妙昏。目，視也。冶由笑，目流眺。冶猶笑，巧笑。詩云巧笑倩兮是也。流眺，精盼。詩云，美目盼兮是也。口曾撓，奇牙出，酺酺搖，曾，則也。掩，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酺酺，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悒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悒，貪欲。癢心，煩悶也。憚悒，讀慘探之探也。今以中人之才，蒙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善謌攻舞，因名鄭舞。一説，鄭重攻舞也。而悠忽。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悠忽遊蕩，輕物也。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繞身若環，車輪倒也。便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藥被風，藥，白芷，香草。被風，言其弱。髮若結旌，屈而復舒。騁馳若驚，騁馳，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舉，授也。梧，桐。檟，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掘也。蝯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天矯，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阿，細縠。錫，細布。拘，言纘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爲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披倡衣，脩擢舞，爲後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淹，久。浸，漬。漸於教化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

而脩，長者，令長之長。砥礪礱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黎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加，猶益也。櫨，屋也。梗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知猶覺，覺其大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已說在上章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

❶「崇山」二字脫，據集解本補。
❷「天」，「哭」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❸「人」字脫，據集解本補。
❹「仁」字脫，據集解本補。
❺「日」，「有」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不」，「大」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❼「相」，「規」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❽「人」，「之」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邍未轉，縣邍，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喁矣，魚潛居，知雨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

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

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旅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大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之無聲，然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内，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訟，容也。謬，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柮而毛脩之哉。

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期)[朗]❶，非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内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長，分別長者得多。而斑白不戴負，斑白，頭有白髮。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户辨而家説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内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長，分別長者得多。而斑白不戴負，斑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强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

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莞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❷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煦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之所匠成也。故[無]❷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煦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

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去遭大風雨，不迷也。昭華，玉名。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子也。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臣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犞之具，生肉爲鮮，乾肉爲犞。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皐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興，廢公趍私，外内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趍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也。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也。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忮，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忮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絶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轅從衡横，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馬也。帶不猒新，鉤不猒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襄公獲也。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

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虚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趍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

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貪)[令]❸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淩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苟。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用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治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功約，易

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藝]❹破道，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顛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養衆。今夫祭者，屠割烹而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郡縣，覆稽趍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顛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養衆。今夫祭者，屠割烹而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郡縣，覆稽趍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

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塡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骴流漸，弗能汙也。腐骴，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士）[亡]❺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

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篾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尊）[導]❽之，親賢而進之，賤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

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舉天下之高以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壍而固，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户，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不]❻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魯）[曾]❼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篾刺皮，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篾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尊）[導]❽之，親賢而進之，賤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

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舉天下之高以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壍而固，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户，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不]❻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魯）[曾]❼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

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之）〔知〕❾，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

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觀行者於其終始、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

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觀行者於其終始、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趣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行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觀行者於其終始、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趣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行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觀行者於其終始、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

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言

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宫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令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曰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主）[武王]⑩左操黄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抱毁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胁）[搢笏]⑪而朝天下。百姓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楚爲九龍之簴，以縣鐘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讎。舍昭王之宫。吴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命]⑫奮臂而爲之鬬。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恐吴，次於乾谿也。外内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之比，弃疾，皆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

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楚丘。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恃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况

開户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13]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聲，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説；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説之快哉。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患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傳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下）［人］[14]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搆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

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

若」⑮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

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韓非之孤憤，韓非説孤生之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爲從，張儀説爲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内）[聞]⑯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也。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

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之，聞其音者，不怨思之聲，之施於弦管，閨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也。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山水之嘔，謌曲。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也。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也。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也。築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説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黄金於斬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絶嗜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謌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爲紂作朝謌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空）[實]⑮衰也。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疾。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静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而百姓怨矣。吴起爲楚減爵禄之

令，減爵者，收減群臣之爵禄。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吴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吴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俠以御骨，齒牙爲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吴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黄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爲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也。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勝二邑也。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

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内，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晉投拂不見處也。蝡蠕一歲再收，蝡，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相似。耨之，爲其少實。非不利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滅。愚者或於小利而亡於彼者。故行棋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棋，謂大博也。或予跱而取勝。予跱，子對家行一棋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知術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知者，知人所謂仁者，愛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讙兜、有苗，舜所放佞也。知伯有五過人之材，知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功文辯慧，四材也；强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强，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二君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

❶『期』，『朗』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❷『無』字脱，據集解本補。
❸『貪』，『令』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❹『義』，『藝』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❺『士』，『亡』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❻『而』，『不』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❼『魯』，『曾』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❽『尊』，『導』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⑨「之」，「知」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⑫「主」當爲「武王」二字，據集解本補。
⑬「挺胠」當爲「搢笏」，據集解本改。
⑭「面」，「命」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⑮「見炤炤」三字脱，據集解本補。
⑯「下」，「人」字之誤，據集解本改。
⑰「國，棟莫若」，據集解本補。
⑱「聞」誤爲「内」，據集解本改。
⑲「實」誤爲「空」，據集解本改。

淮南鴻烈要略間詁卷之二十八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要略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夫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大宗，事本也。則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説，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説山，有説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

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虚無之軫。軫，道畛也。畛，域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静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覺。時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内洽洽，潤。五藏，澹漻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耦，通。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坪有無之精，嬴，繞帀也。坪，靡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用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説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迵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爲人一節也。以爲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撟，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宵，夜。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

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提，挈也。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有符曮晛，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

詮言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爲主而爲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静以爲

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圓也。困，苯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

人間者，是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

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爲常，恬惔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通）〔同〕❶，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庶幾也。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以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天地四時，正流方，綏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則不知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❷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

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攄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術則博，謂之物則少，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僈，紛紜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朝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捭山川，捭，屏去也。其於逍遥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炕，挾，至也。炕，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酒池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爲炮烙之刑，剖諫者，剖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謂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以伐無道，剖擐甲冑，擐，貫著也。剖，洩去也。九岐，江水通則爲九。辟五湖使水辟賦，兵也。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酒池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爲炮烙之刑，剖諫者，剖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謂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以伐無道，剖擐甲冑，擐，貫著也。剖，洩去也。九岐，江水通則爲九。辟五湖使水辟賦，兵也。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酒池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爲炮烙之刑，剖諫者，剖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謂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以伐無道，剖擐甲冑，擐，貫著也。剖，洩去也。九岐，江水通則爲九。辟五湖使水辟賦，兵也。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酒池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爲炮烙之刑，剖諫者，剖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謂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以伐無道，剖擐甲冑，擐，貫著也。剖，洩去也。九岐，江水通則爲九。辟五湖使水辟賦，兵也。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曠曠兮，可以游矣。

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絶，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内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大鍾聲似雷震，雉應而句鳴也。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群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景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絶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争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恃怙連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横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别國也，地墩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荒也。强力，寡義而趍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儲與，猶攝業。扈冶，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摇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摇。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爲畛挈也。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繁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窕也。

淮南鴻烈要略間詁卷之二十八

（陳静點校）

❶『同』誤爲『通』，據集解本改。

❷『專』字脱，據集解本補。

013 鬼谷子

經名：鬼谷子。梁陶弘景注。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參校版本：一、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簡稱《四庫》本）。二、嘉慶十年江都秦氏刻本（簡稱嘉慶本）。

目録

卷上

捭闔第一
反應第二
内揵第三
抵巇第四

卷中

飛箝第五
忤合第六
揣篇第七
摩篇第八
權篇第九
謀篇第十
決篇第十一
符言第十二

卷下

轉丸、胠亂二篇皆亡
本經陰符七篇

鬼谷子卷上

捭闔第一

捭，撥動也。闔，閉藏也。凡與人之言道，或撥動之，令有言示其同也；或閉藏之，令自言示其異也。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若，順；稽，考也。聖人在天地間，觀人設教，必順考古道而為之。

爲衆生之先，

首出萬物以前人，用先知覺後知，用先覺覺後覺，故為衆生先。

觀陰陽之開闔以名❶命物，

陽開以生物，陰闔以成物。生成既著，須立名以命之也。

知存亡之門户，

不忘亡者存，有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先見者，其惟知機乎。故曰：知存亡之門户也。

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

萬類終始，人心之理，變化朕迹，莫

不朗然，玄悟而無幽不測，故能籌策達見焉。朕，迹也❷。

而守司其門户，

司，主守也。門户，即上存亡之門户也。聖人既達物理，終始知存亡之門户，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趣存也。

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莫不背亡而趣存，故曰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

其道雖一，行之不同，故曰變化無窮。然有條而不紊，故曰各有所歸也。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

此二者法象各異，施教不同。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户，審察其所先後。

政教雖殊，至於守司門户則一，故審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

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

權謂權謀，能謂材能，伎巧謂百工之役。言聖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謀能之優劣，校考其伎巧之長短，然後因材而用。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

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捭而同之，不肖者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盡其力，但恭己無為牧之而已矣。

審定有無❸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

言任賢之道，必審定其材術之有無，性行之虛實，然後隨其嗜欲而任之，以見其志意之真偽也。

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實，貴得利何如耳。

凡言事者，則微排抑其所言，撥動以反難之，以求其實情。實情既得，又自閉藏而撥動之，彼以求其所言之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開而同之所以盡其情，闔而異之所以知其誠也。

凡有所言有可有不可，必明審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離合有守，先從其志。

計謀雖離合不同，但能有所執守，則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先從其志以盡之，以知成敗之歸也。

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

言撥動之，貴其周遍；閉藏之，貴其隱密。而此二者皆須微妙合於道之理，然後為得也。

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

料而❹簡擇，結謂繫束。情有真偽，故須簡擇。誠或無終，故須繫束也。

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

權衡既陳，輕重自分，然後為之度數，以制其輕重。輕重因得所，而為

設謀慮，使之遵❺行也。

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

謂輕重不合於斤兩，長短不充於度數，便爲廢物，何所施哉。聖人因是自爲謀慮，更求其反也。

故捭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

而藏之也。

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

誠者闔而取之，不誠者闔而去之。

捭闔者，天地之道。

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故謂天地之道。

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

陰陽變動，四時開閉，皆捭闔之道也。縱橫，謂廢起也。萬物或開以起之，或闔而廢之。

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言捭闔之道，或反之，令出於彼；或反之，覆來於此；或反之於彼，忤之於此，皆從捭闔而生。故曰必由此也。

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

言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閉者所以化大道。變言說事雖大，莫不成之於變化。故必豫之。吉凶繫焉❻。

口者，心之門户也；心者，神之主也。

心因口宣，故口者心之門户也。神為心用，故心者神之主也。

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户出入。

凡此八者皆往來於口中，故曰由門户出入也。

凡此八者皆欲人之死，故曰陰曰終。

故關之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閉也，默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言八者若無開閉，事或不節，故關之以捭闔者，所以制其出入。開言於外，故曰陽也。閉情於内，故曰陰也。

陰陽其和，終始其義。

開閉有節，故陰陽和。

終始義。

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

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始曰陽。

故言死亡❼、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

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陰曰終。

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❽，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

謂言說者有於陰言之，有於陽言之，聽者宜知其然。

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

謂言說或撥動之，或閉藏之。以陰陽之言試之，則其情慕可知。

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

謂與情陽者言，高以引之；與情陰者言，卑以引之。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

陰言卑小，故曰以下求小；陽言崇高，故曰以高求大。

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

陰陽之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

可，何所不可乎。

可以説人，可以説家，可以説國，可以説天下。

無所不可，故所説皆可。

爲小無内，爲大無外。

盡陰則無内，盡陽則無外。

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

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賊曰損，義乖曰去，志同曰就，去而遂絶曰倍，去而復來曰反。凡此不出陰陽之情，故曰皆以陰陽御其事也。

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

此言上下相成，由陰陽相生也。

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静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

此言上以爵禄養下，下以股肱宣力。

陰陽相求，由捭闔也。

上下所以能相求者，由開閉而生也。

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説人之法也，故其法可以説人也。

言既體天地，象陰陽，

反應第二

聽言之道，或有一不合，必反以難之，彼因難以更思，必有以應也

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户。

天圓地方，上下之義也。理盡開閉，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覆會，於然後生萬物，故為萬事先，上下之此成此，在於考彼。契今由於求古，道，自此出入。故曰圓方之門户。斯聖人之意也。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

大化者，謂古之聖人以大道化物也。不可不察。

無形者，道也。動必由道，故曰無形俱生也。

反以觀往，覆以驗今；反以知古，覆以知己。

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

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

言大化聖人稽衆捨己，舉事重慎，反覆詳驗，欲以知來，先以觀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彼，先度於己。故能舉無遺策，動必成功。

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次，令得自盡。象謂法象，比謂比例。

動静虚實之理，不合於今，反求於古者也。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

理在玄微，故無形也。無言則不彰，故以無形求有聲。聲即言也，比謂比類也。

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

得魚在於投餌，得語在於發端。發端則語應，投餌則魚來，故曰釣語。語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在於敷言，故曰得人實也。

其猶⑩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

張網而司之，彼獸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理既彰，聖賢斯辨。雖欲自隱，其道無由，故曰釣人之網也。

常持其網驅之，其不⑪言無比，乃爲之變。

持釣人之網，驅令就職事也。或乖彼，遂不言無比。如此則為之變常者矣。

易網，更有以勇⑫之者矣。

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審也。

此言其變也。報，猶合也。謂更開法象以動之，既合其心，其情可見，因隨其情而牧養也。

己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

己反往以求彼，彼必覆來而就職，則奇策必申。故言有象比，則口無擇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

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

謂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後重之襲之，反覆之，皆謂再三詳審，不容謬妄。故能萬事允愜，無復失其辭者也。

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

聖人誘愚，則閉藏之，以知其誠；誘智，則撥動之，以盡其情，咸得其實。故事皆不疑也。

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

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鑒，不思玄覽，故能變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夫會鬼神本密，今則不能，故曰變也。

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

言既變而當理，然後牧之道審也。

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定基不審。

情明在於審牧，故不審則不明；審基在於情明，故不明則不審。

己反往以求彼，彼必覆來而就職，則奇策必申。故言有象比，則口無擇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

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

謂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後重之襲之，反覆之，皆謂再三詳審，不容謬妄。故能萬事允愜，無復失其辭者也。

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

聖人誘愚，則閉藏之，以知其誠；誘智，則撥動之，以盡其情，咸得其實。故事皆不疑也。

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

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鑒，不思玄覽，故能變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夫會鬼神本密，今則不能，故曰變也。

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

言既變而當理，然後牧之道審也。

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定基不審。

情明在於審牧，故不審則不明；審基在於情明，故不明則不審。

欲取反與。

此言反聽之道，有以誘致之。故欲取，我反施與，如此則物情可致，無能自隱也。

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

欲開彼情，先設象比而動之。彼情既動，將欲生辭，徐徐牧養，令其自言，譬猶鶴鳴于陰，聲同必應。故能以實理相歸也。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

謂所言之事，或因此發端，或因彼發端。其事有可以事上，可以牧下者也。

此聽真僞，知同異，得其情詐也。

謂真僞、同異、情詐，因此上事而知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

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之，令其先説，我乃還静以聽之。

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

謂動作言默，莫不由情與之出入。至於或喜或怒，亦由此情以見其式也。

皆以先定爲之法則，

謂上六者皆以先定於情，然後法則可為。

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

反於彼者所以求覆於此，因以觀彼情之所託，此謂信也。知人在於見情，故言用此也。

己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

謂聽言之道，先自平靜。既得其辭，然後察其事，或論序萬物，或分別雄雌也。

雖非其事，見微知類。

謂所言之事雖非時要，然觀此可以知微[13]，故曰見微知類。

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也。

若羿之引矢。

聞其言，則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内，則情原必盡。故量能射意，乃無一失。若合符契，膠蛇所指，禍福不差；羿之引矢，命處輒中。聽言察情，不異於此，故以相況也。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從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必須自知。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

此言用人之道，或昇進或黜退，或貶左或崇右，一惟上圓方之理。故曰以是道司之。

我能知己，彼須我知，必兩得之，然後聖賢道合，故若比目之魚。聖賢合，則理自彰，猶光生而影見。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

以聖察賢，復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

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

聖賢相與，其道甚微；不移寸陰，見情甚疾。

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

上下之道，取類股肱，比之一體，其來尚矣。故其相成也，如陰與陽。

其相形也，猶圓與方。

乃無一失。故量能射意，未見形，圓以道之；既見[14]形，方以事之，

謂向晦入息，未見之時，當以圓道導之；亦既出潛離隱，見形之後，即以方職任之。

進退左右，以是司之。

此言用人之道，或昇進或黜退，或貶左或崇右，一惟上圓方之理。故曰以是道司之。

己不先定，牧人不正，

方圓進退，若不先定，則於牧人之理不道[15]其正也。

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

用事不巧，則操末續顛，圓鑿方枘，情道兩失，故曰忘情失道也。

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己能審定，以之牧人，至德潛暢，玄風遠扇，非形非容，無門無户，見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謂之天神也。

內捷第三

捷者，持之令固也。言上下之交，必內情相得，然後結圓而不離。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道合則遠而親，情乖則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順其事則去之而反求。

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分違則日進前而不御，理契則遥聞聲而相思。

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言或有遠之而相親，去之反求，聞聲而思者，皆由內合相待，素結其始。故曰皆有內捷，素結本始也。

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

結以道德，謂以道德結連於君，若之，臣名為臣，實為師也。結以黨友，謂以友道結連於君，王者之臣名為臣也，實為友也。結以貨財，結以采色，謂若桀紂之臣費仲、惡來之類是也。

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

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隨其所欲。故能固志於君，物莫能間也。

若蚘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

蚘母，螲蟷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言蚘母養子以蓋覆穴，出入往來，初無間朕，故物不能止之。今內捷之臣，委曲從君，以自結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

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

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故曰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

欲說者務隱度，計事者務循順。

說辭也。度情為謀，君不持而不捨，故曰捷者捷所謀也。

說而隱度，則其說必行。計而循順，則其計必用。

陰慮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

謂隱慮可否，然後明言得失，以御君志也。

方來應時，以合其謀。

方，謂道術，謂以道術來進，必應時宜，以合會君謀也。

詳思來捷，往應時當也。

詳思計慮，來進於君，可以自固，然後往應時宜，必當君心也。

夫內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

計慮不合於君，則不可施行也。

乃揣切時宜，從便所爲，以求其變。

前計既有不合，乃更揣量切摩當時所為之便，以求所以變計也。

以變求內者，若管取捷。

以管取捷，捷必離，以變求內，內必合。

言往者，先順辭也；說來者，以變言也。

往事已著，故言之貴順辭；來事未形，故說之貴通變也。

善變者，謂善識通變之理。審知地勢，乃通於天，以化四時，使鬼神合於陰陽。

勢，則天道可知。故曰乃通於天。

知天，則四時順理而從化。故曰以化四時。鬼神者，助陰陽以生物者也。道通天地，乃能使鬼神合德於陰陽也。

而牧人民，見其謀事，知其志意。

既能知地通天，化四時，合陰陽，乃可以牧養人民。其養人也，必見其謀事而知其志意也。

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

謂知之，即與合；未知，即不與合也。

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

或有離合而不結固者，謂以陽外相親，陰内相疏也。

事有不合者，聖人不爲謀也。

不合，謂圓鑿而方枘，故聖人不為謀也❶。

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

陰德，謂陰私相德也。

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

謂所言當時未合，事過始驗，故曰中來事。

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

謂所行合於己謀，待之以決其事，故曰遥聞聲而相思也。

故曰：不見其類而爲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説之者見非。

言不得其情類而説之者，必北轅適楚，陳軫遊秦，所以見揣來事，見疑能決也。

得其情，則鴻遇長風，魚縱大壑，沛然莫之能禦，故能制行其術也。

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

此用者，謂其情也，則出入自由，捷開任意也。

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

内謂情内，外謂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此蓋理之常也。

外内者必明道術，故策無失計。策無失計，乃可以立功建德也。

内自得而外不留，説而飛之。

言善知内外者，必明識道術之數，預揣來事，見疑能決也。

策無失計，立功建德。

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

則為國之基。故曰捷而内合也。

言以得情立事，故能先知可否，萬品分明。遠近無差，則徭役簡。如此之業，使遠近無差。上下有序，則職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賦税治民入産業，曰捷而内合。

所以結固而不離者，皆由得情也。

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

上暗不治其任，下亂不寤其萌，如此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反之。

由夫得情，故能行其仁義道德以下天下無邦，域中曠主，兼昧者可行其事，侮己者由是而興。故曰捷而反之。

先取《詩》、《書》，混説損益，議去論就。

混，同也。謂先考《詩》、《書》之言，以同己説，然後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事也。

言自賢之主，自以所行為得，而外不留賢者之說。如此者，則為作聲譽而飛揚之，以釣觀其心也⑱。若命自來，己迎而御之，君心既善，己必自有命來召，己既迎而御之，以行其志。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翔而後集，意欲去之，因將危與之辭矣。環轉因化，莫之所為，退為大儀。去就之際，反覆量宜，如員環之轉，因彼變化，雖傍⑲者莫知其所為，如是而退，可謂全身大儀。儀者，法也。

抵巇第四

抵，擊實也。巇，釁隙也。墻崩因隙器，壞因釁而擊實之⑱。則墻器不敗，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營，置人事亦由是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

此言合離，若⑳乃自然之理。近而不可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反往古，則可驗來。故反考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察辭觀行，則近情可見。反往驗來，則遠事可知。古，猶今也。故反考往古，則可驗來。故曰反往以驗來。

巇者，罅也；罅者，嵱也；嵱者，成大隙也。

隙大，則崩毀將至，故宜有以抵之也。

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

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來者可抵而却，自下生者可抵而塞，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後善抵巇之理也。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以治，則抵之以法。世可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

形而上者謂之聖人，故危兆纔形，朗然先覺，既明且哲。故獨保其用也。

因化說事，隨機逞術，通達計謀，以經緯，識細微而預防之也。

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

漢高祖以布衣登皇帝位，殷湯由百里而馭萬邦。經，始也；揮，動也。

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謀，皆由抵巇，抵巇隙為道術⑳。

言化政施外，兆萌牙孽之時，託聖謀而計起㉒，蓋由善抵巇之理。故能不失其機。然則巇隙既發，乃可行道術。故曰抵巇隙為道術也。

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牙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

如此謂抵而塞之，如彼謂抵而得之，反之謂助之為理，覆之謂因取其國。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五帝之政，世間猶可理，故曰抵而塞

之，是以有禪讓之事。三王之事，世間不可理，故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也。

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

謂五伯時，右由上也。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

合離，謂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觀尚有否泰，為之巇隙，又況於人乎。故曰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

捭闔，亦否泰也。體大道以經人事者，聖人也。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

後天而奉天時，故曰天地之使也。

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上合，謂抵而塞之，助時為治。檢下，謂抵而得之，束㉓手歸己也。

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言能因循此道，則大寶之位可居。故能為天地守其神祀㉔也。

鬼谷子卷上

飛箝第五

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也。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其所好牽持緘束令不得轉移。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

凡度其權略，量其材能，為遠。作聲譽者所以徵遠而來近也。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以此徵來，若燕昭尊郭隗，即其事也。

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

言遠近既至，乃立賞罰之勢，制能否之事。事勢既立，必先察黨與之同異，別言語之是非。

見内外之辭，知有無之數，

外謂浮虛❶，内謂情實，有無謂道術能否。又必見其情偽之辭，知其能否之數。

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

---

❶『名』原脱，據嘉慶本補。
❷『朕』，迹也』原脱，據嘉慶本補。
❸『以』嘉慶本作『與』。
❹『而』嘉慶本作『謂』。
❺『遵』原作『道』，據嘉慶本改。
❻『吉凶繫焉』嘉慶本作『吉凶，大命系焉』。
❼『亡』原脱，據嘉慶本補。
❽『者』原脱，據嘉慶本補。
❾『來』嘉慶本作『於』。
❿『猶』原脱，據嘉慶本補。
⓫『不』原脱，據嘉慶本補。
⓬『勇』嘉慶本作『象』。
⓭『微』嘉慶本作『彼』。
⓮『見』原脱，據嘉慶本補。
⓯『道』嘉慶本作『得』。
⓰自『欲説者務隱度』至此，原脱，據嘉慶本補。
⓱『以釣觀其心也』嘉慶本作『以釣其歡心也』。
⓲『傍』嘉慶本作『儻』。
⓳嘉慶本在『而擊實之』之前尚有『方其覺隙』。
⓴『若』嘉慶本作『者』。
㉑『抵巇隙爲道術』嘉慶本作『抵巇之隙的馬道術用』。
㉒本句嘉慶本作『言亂政施外，兆萌牙蘖之時，香謀因此而起』。
㉓『束』嘉慶本作『使』。
㉔『祀』嘉慶本作『化』。

既察同異，別是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之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則賢不肖可知也。

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

權之所以知其輕重，量之所以知其長短。輕重既分，長短既形，乃施隱括以輔其曲直。如此，則徵之亦可，求之亦可，用之亦可。

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

鉤，謂誘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鉤箝之辭亦有等級。故引鉤箝之辭，內惑而得其情曰鉤，外譽而得其情曰飛。得情即箝持之，令不得脫移，故曰鉤箝，故曰飛鉤箝。

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

謂說鉤箝之辭，或捭而同之，或合而異之，故曰乍同乍異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

不可善，謂鉤箝之辭所不能動。如此必先命徵召之。重累者，謂其人既至，然後狀其材所有。其人既至，然後都狀其材術所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從化者也。

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

或有雖都狀其所有，猶未從化，然後就其材術短者訾毀之，人或過而從之，言不知化者也。

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

將用之於天下，謂用飛箝之術，輔於帝王。度權量能，欲知帝王材能可否。天時盛衰，地形廣狹，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時地利人和，合其泰否。諸侯之交，親疏愛憎，又欲知從或重累之，或訾毀之，所以驅誘令從化。

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

其用，謂人既從化，將用之，必先知其性行好惡，動以財貨、采色者，欲知其人貪廉也。

或量能立勢以鉤之，

量其能之優劣，然後立去就之勢，以鉤其情，以知智謀。

或伺候見嶞而箝之。

謂伺彼行事，見其嶞❷而箝持之，以知其勇怯也。

其事用抵巇，

謂此上事用抵巇之術而為之。

將欲用之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疏、孰愛孰憎

否也。樞，所以主門之動靜，機所以主弩之放發。言既知其諸侯智謀能否，然後立法，鎮其動靜，制其放發，猶樞之於門，機之於弩，或先而迎之，或後而隨之，皆箝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宜之。如此則諸侯之權可得，而執己之恩又得而固。故曰飛箝之術連於人也。

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用於人，謂以飛箝之術任使人也。但以聲譽揚之，故曰空往。彼則開心，露情歸附於己，故曰實來。既得其情，必綴而勿失。以究其辭。如此，則從橫東西南北。又令敷奏以言，反覆惟在己之箝引，無思不服。

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雖有覆敗，必能復振，不失其節度，此箝之終也。

忤合第六

大道既隱，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將合於此，必忤於彼，令其不疑，然後可行其意，即伊呂之去就是也。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

言趨合倍反，雖參差不齊，然後施之計謀，理乃適合。

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

言倍反之理，隨化而轉，如連環之屬。然其去就，各有形勢，或反或覆。理自相求，莫不因彼事情為之立制也。

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

所多所少，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多少所宜，然後為之增減。故曰以此先知。謂用倍反之理知之也。轉化，謂轉變以從化也。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

能仁為貴，故無常貴。立善為師，故無常師。

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❸，

善必為之，故無不為。無稽之言不聽，故無所聽。

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

於事必成，於謀必合。如此者與衆立之，推以為主也。

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

合於彼而離於此，必離於此，是其忠謀不得兩施也。

必有反忤，反於是，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

既有❹不兩施，宜行反忤之術。反忤者意欲反合於此，必行忤於彼。忤者設疑其事❺，令昧者不知覺其事也。

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

用之者，謂反忤之術。量者，謂其事業有無。與，謂與之親。凡行忤者，

必稱其事業所有而親媚之，則暗主無從而覺，故得行其術也。所行之術，雖有大小進退之異，然而至於稱事揚親則一，故曰其用一也。

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

將行反忤之術，必須先定計謀，然後行之，又用飛箝之術以彌縫之。

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

言古之深識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并諸侯，驅置忤合之地，然後設法變化而轉移之。

求其真主而與之合也。

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

伊尹所以就桀紂者，以忤之令不疑，彼既不疑，然後得合於其真主矣。

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

以天命系於殷、湯、文王，故二臣歸之不疑也。

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非❻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

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

夫忤合之道，不能行於勝己，而必用之於不我若，故知誰不如，然後行之也。

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既行忤合之道於不如己者，則進退縱橫唯吾所欲耳。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之有無。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之數，料人民多少❼，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❽，孰便❽能知。如此者，是謂權量。

天下之情必見於權也，善修量權，其情可得而知之。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適而不可哉。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❾其變。

夫人之性甚喜則所欲著，甚懼則所惡彰。故因其彰著而往極之。惡欲既極，則其情不隱。是以情欲因喜懼之變而失❿也。

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

雖因喜懼之時以欲惡感動，尚不知其變。如此者乃且置其人無與之語，徐徐更問斯人之所親，則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

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

夫情貌不差，内變者必見外貌。故常以其外見而知其内隱。觀色而知情者，必用此道。此所謂測深揣情也。

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説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

審權量，則國事可計，審揣情，則人主可説。至於謀慮情欲，皆揣而後行，故曰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也。

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

言審於揣術，則貴賤成敗唯己所制，無非揣術所為，故曰其數一也。

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雖弘曠玄妙，若不兼揣情之術，則彼之隱匿從何而求之。然則揣情者，乃成謀之本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説之法也。

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雖弘曠玄妙，若不兼揣情之術，則彼之隱匿從何而求之。然則揣情者，乃成謀之本也，而説之法制也⓫。

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爲。

挾揣情之術者，必包獨見之明，故有事於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窮幾盡⓬變，故先事而至。自非體玄極妙，則莫能為此矣。故曰此難為者也。

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

人情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欲揣度而守司之，不亦難乎。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謀慮出於人情，必當知其時節，此其所以最難也。

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

蜎飛蠕動，微虫耳，亦猶懷利害之心。故順之則喜悦，逆之則勃怒，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利害者必審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

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言既揣其情，然後修飾言語以遵之，故説辭必使成文章而后可論也。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⓭，内符者，揣之主也。

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摩之。故摩為揣之術。内符者，謂情欲動於内，而符驗見於外。揣者見外符而知内情。故曰：符為揣之主也。

若己不同於此計，令功歸於君。如此可謂塞竅端，隱貌逃情。情逃而竅塞，則人何從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息其所僭妬，故能成事而無患也。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

此摩甚微，彼應自著。觀者但睹其著而不見其微。如此用之，功專在彼，故事無不可也。

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釣者露餌而藏鉤，故魚不見，鉤而可得。賢者觀功而隱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兵勝由於善摩，摩隱則無從而畏，故曰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凡此十者，皆摩之所由而發，言人之材性參差，事務變化。故摩者亦消息盈虛，因幾而動之。

潛謀陰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測，故曰神也。功成事遂，煥然彰著，故曰明也。

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聖人者體道而設教，參天地而施化，韜光晦迹，藏用顯仁。故人安得而不知其所以利，從道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比之神明。

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善戰者絕禍於心胸，禁邪於未萌，故以不爭為戰。師旅不起，故國用不費。至德潛暢，玄風遐扇，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所以畏，比之於神明。

凡此三者，唯聖人[18]然後能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15]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

名貴發揚，故曰發也。行貴成功，故曰成也。

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言上十事聖人獨用，以為摩而能成功立事，然衆人莫不有之[16]。所以用之，非道不能成[17]。

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唯聖人[18]然後能之。

謀不周密，則失幾而害成。說不悉聽，則違順而生疑。事不必成，則止簣而有廢。皆有所難能任之而無難者，其唯聖人乎。

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

為通者說謀必虛受，如受石投水，開流而納泉。如此，則何隙而可得。

故曰：結而無隙也。

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

平者，靜也；正者，直[14]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

夫謀成必先考合於術數，故道術時
三者相偶合，然後事可成而功業可
立也。
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
進說而能令聽者，其唯情合者乎。
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
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
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
言內符之應外摩，得類則應，譬猶水
流就濕，火行就燥也。
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
摩之以其欲焉，有不抱，久而化成。
之道。
善於摩者其唯聖人乎。故曰獨行之
道者也。
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拘，何有。功成不拘，
見幾而作，何晚之有。
抱之久。行此二者可以化天下。

權篇第九

說之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
說者，說之於彼人也。說之者，有資
於彼人也。資，取也。
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
說者所以文飾言語，但假借以求入
於彼，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須有損
益。故曰假之者損益之謂也。
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19]輕論也。
謂彼有所問，卒應而對之者，但便利
辭也。辭務便利，故所論之事自然
利辭，非至言也[21]。
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
覈實事務以成義理者，欲明其真偽
也。真偽既明，則符驗自著。故曰
明之者[21]符驗也。言或反覆，欲相却
也。
難言者却論也，却論者釣幾也。
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却論前事
也。却論者，必理精而事明，幾微可
得而盡矣。故曰却論者釣幾也。求
其深微，曰釣也。
佞言者諂而于忠，
諂者，先意承欲，以求忠名，故曰諂
而于忠。
諛言者博而于智，
博者，繁稱文辭，以求智名，故曰博
而于智。
平言者決而于勇，
決者，縱舍不疑，以求勇名，故曰決
而于智。
戚言者權而于信，
戚者，憂也，謂象憂戚而陳言也。權
者，策選進謀，以求信名，故曰權而
于信。
靜言者反而于勝。
靜言者，謂象清淨而陳言。反者，先
分不足以窒非，以求勝名，故曰反而
于勝。
先意成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
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宜者決也，先分
不足而窒非者反也。
己實不足，不自知而內訟，而反攻人
之過，窒他謂非，如此者反也。
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
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
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
口者所以發言語，故曰口者機關也。
情意宜否在於機關，故曰所以關閉

情意也。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目，即能窺見間隙，見彼姦邪，故曰窺間見姦邪。耳心目三者調和而相應感，則動必成功，吉無不利。其所無不利者㉒，則以順道而動。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者也。

故繫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

苟能睹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雖繫言紛葩不亂，翱翔越越不迷，變易改常而不危者也。此二者為下起端也。

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

五色為有目者施，故無目不可得而示其五色。五音為有耳者作，故無耳者不可得而告其五音。此二者為下文分也。

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聖人㉒故不事也。

此不可以往說於彼者，為彼暗滯無所可開也。彼所不來說於此者，為此淺局無所可受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通，故聖人不事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口可以食，有諱忌也。眾口爍金，言有曲故也。

口食可以肥百體，故可食也。口言或可以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觸忌諱，故曰有忌諱也。金為堅物，眾口能爍之，則以眾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怨㉔，曰憂，曰怒，曰喜。

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怨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內動，故腸絕而言無主也。故曰：病者恍惚，故氣衰而不神也。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

智者之短不勝愚人之長，故用愚人之長也。智者之拙不勝愚人之工，故用愚人之工也。常能棄拙短而用工長，故不困也。

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

人能從利之所長，避害之所短，故出言必見聽，舉事必有成功也。

故介虫之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之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

言介虫之堅厚以自藏。螫蟲之動也，行毒螫以自衛，此用其所長也。故能自免於害。至於他鳥獸莫不知用其長，以自保全。談者感此，亦知言必見聽，舉事必有成功也。

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怨㉔，曰憂，曰怒，曰喜。

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怨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內動，故腸絕而言無主也。故曰：病者恍惚，故氣衰而不神也。

怨者內動，故腸絕而言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鬱勃，故妄動而言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

喜者搖蕩，故宣散而言無要。

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

此五者既失於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之在利。其不精利，則廢而止之也。

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㉕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

此量宜發言之術也，不達者反之，則逆理而不免成㉕於害也。

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也。

與智者語將以其明斯術，與不智者語以此術教之，然人迷日因久，教之不易，故難為也。

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

言者條流舛難，故多類也。事則隨時而化，故多變也。若言不失類，事亦不亂。

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

不亂，故不變，故其主有常。能令有常而不變者，智之用也，故其智可貴而不妄。

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聽聰則真偽不亂，知明則可否自分，辭奇則是非有證㉕。三者能行，則功成事立，故須貴之。

謀篇第十

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

得其所因，則其情可求。見情而謀，則事無不濟。

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

言審情之術，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參以驗之，然後奇計可得而生。

奇計既生，莫不通達，故不知其所擁蔽。然此奇計非自今也，乃始於古之順道而動者，蓋從於順也。

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

諸同情，欲共謀立事。事若俱成，後必相親；若乃一成一害，後必相疏，理之常也。

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偏害者也。

同惡，謂同為彼所惡。後若俱害，情必相親；若乃一全一害㉘，理必相疏，亦理之常也。

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疏，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用此而察。

同異之分，其㉕類一也。

故墻壞於其㉚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

墻木毀由於隙節，況於人事之變生於同異。故曰斯蓋其分。

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

言事有本根，各有從來，譬之卉木因根而有枝條花葉，故曰㉛變隙，然後生於事業。生事業者，必須計謀。

成計謀者，必須議說。議說必有當否，故須進退之。既有黜陟，須事以為法，而百事百度何莫由斯而至，其道數一也。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

使輕貨者出費，則費可全；使輕難者據危，則危可安；使達數者立功，則功可成。總三材而用之，可以光耀千里，豈徒十二乘而已。

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裁之。

以此三術，取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謀者因事興慮，宜知之而裁之。

故曰因事而裁之。

故爲强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

柔弱勝於剛强，故積弱可以為直。少則得直若曲，故積曲可以為直。少則得衆，故積不足可以為有餘。然則以弱為强，以曲為直，以不足為有餘，斯道術之所行，故曰道術行也。

故外親而内疏者說内，内親而外疏者說外。

外陽相親而内實疏者，說内以除其内疏。内實相親而外陽疏者，說外以除其外疏也。

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若内外無親而懷疑者，則因其疑而變化之。彼或因見而有所見，則因其所見而然之。

因其説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既然見彼或有可否之説，則因其説要結之可否。既形便有去就之勢，則因其勢以成就之。

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去就既成，或有惡患，則因其惡也，以權量之；因其患也，為斥除之。

摩而恐之，高而動之，患惡既除，或恃勝而驕者，便切摩以恐，懼之高危，以感動之。

微而正之，符而應之，雖恐動之，尚不知變者，則微有所引據以證之，為設符驗以應之。

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雖有為設引據符驗，尚不知變者，此則或深不可救也，使擁而塞之，亂而惑之，因抵而得之。如此者可以計謀之用也。

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

公者揚于王庭，名為聚訟，莫執其咎，其事難成。私者不出門庭，慎密無失，其功可立。故公不如私。雖復潛謀，不如與彼要結。二人同心，物莫之間，欲求其隙，其可得乎。

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

正者，循理守常，難以速進。奇者，反經合義，事同機發。故正不如奇。

奇計一行，則流通而莫知止也。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故説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説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則保身之道可全。

與人主言奇，則非常之功可立；與人臣言私，則保身之道可全。

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

身在内而言外，泄者必見疏也；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見危也。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謂其事雖近，彼所不欲，莫强與之，將生恨怒也。教人當以所知，今反以人所不知教之，猶以暗除暗，豈為益哉。

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學順人之所好，避諱人之所惡，但陰自為之；非彼所逆，彼必感悦，明言以報之。故曰：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將欲去之，必先聽縱，令極其過惡。過惡既極，便可以法乘之。故曰：縱之者乘之也。

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貌者，謂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謂其人中和平淡，見善不美，見惡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托之。故曰：至情托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謂彼情寬密，可令知者，可為用謀，所以貴於智矣。故曰可知者可用也。其不寬密，不可令知者，謀者不為用謀也，故曰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所不能知，衆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於智矣。

愚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愚者猜忌，故難事。然而不智必有危亡之禍，以其難事，故賢者莫得申其計畫，則亡者遂亡，危者遂危，欲求安存不亦難乎。今欲存其亡，安其危，則他莫能為，惟智者可矣。故曰：無為而貴智矣。

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

亦既用智先己而後人，所見可否，擇事而為之，所以自為也；見不可，擇事而為之，所以為人也。

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事為之，將此自為；所不可見，擇事而為之，將此為人。亦猶伯樂教所制命者，言命為人所制也。

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親相驁駘，教所憎相千里也。

聖人之道内陽而外陰，愚人之道内陰而外陽。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於智矣。

言先王之道貴於陰密。尋古遺言，證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在高深，聖人之制道唯在隱匿。所隱者中正，自然合道，非專在仁義忠信也。

故曰：非獨忠信仁義。

道理達於此義之[32]，則可與言。

言謀者曉達道理，能於此義達暢，則可與語至而言極矣。

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遠近之義[33]。

穀，養也。若能得此道之義，則可與居大寶之位，養遠近之人，誘於仁

壽之域也。

決篇第十一

爲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有[34]福，惡其有患，善[35]至於誘也。

有疑然後決，故曰必托於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則善，有患則惡。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惡其有患。然善於決疑者，必誘得其情，乃能斷其可否也。

終無惑偏 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

聖人善變通，窮物理，凡所決事期於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陽德決之；道成志情隱言僞者，以陰賊決之；道成志直者，以信誠決之；姦小禍微者，以平素決之。

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

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則為決之。

有以信誠之者，

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

有以陰賊之者，

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決之者，可則決之；

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

所謂惠而不費，故為決之。

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爲之者，則可決之；

所謂知之所無奈何[35]，安之若命，故為之決。

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

去患從福之人，理之大順，故為決之。

以正亂之。

治，決成敗，難爲者。

治亂以之正，成敗之決，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其有使失利，其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

言上之二者或去利託於惡，疑者既不受其決，則所行罔能通濟。故有失利罹害之敗。凡此皆決事之失也。

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平素之者。

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

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則為決之。

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

所謂惠而不費，故為決之。

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爲之者，則可決之；

所謂知之所無奈何[35]，安之若命，故為之決。

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

以正亂之。

去患從福之人，理之大順，故為決之也。

治，決成敗，難爲者。

以正亂之正，成敗之決，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35]。

謂疑者本其利善，而決者隱其利善之情，反託之於惡，則不受其決，更致疏遠。

若有利於善者，隱托於惡，則不受矣，致疏遠矣。

曰難為。

故先王乃用蓍龜者，以自決也。夫以先王之聖智，無所不通，猶用蓍龜以自決，況自斯已下而可以專己自信，不博謀於通識者哉。

符言第十二

發言必驗，有若符契，故曰符言。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39]。被，及也。肉，肥也，謂饒裕也。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靜，則所及人節度無不饒裕。

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言人君善與事結，而不安靜者，但虛心平意以待之，傾損之期必至矣。

有[40]主位。

主於位者安徐正靜而已。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

目明則視無不見，耳聰則聽無不聞，心智則思無不通。是三者無擁，則何措而非當也。

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蓋用此道也。

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

夫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若雲從龍，風從虎，霈然而莫之禦。若日月照臨，其可塞也。

不可塞也。

有主明。

主於明者以天下之心慮者則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

崇德之術在於恢弘博納。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辭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拒衆，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堅而拒之也。

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

言許而容之，衆必歸而防守。拒而逆之，衆必違而閉塞。歸而防守，則危可安，違而閉塞，則通更壅。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弘納哉。

位[41]術正靜，其莫之極歟。

高莫過山猶可極，深莫過淵猶可測。若乃神明之位，德術正靜，迎之不見其前，隨之不見其後，其可測量乎哉。

用此道也。

有主德。

主於德者在於含弘而勿距也。

用賞貴信，用刑貴正。

賞信，則立功之士致命捐生；刑正，則受[42]戮之人沒齒無怨也。

見聞者，莫不闇化矣。

言施恩行賞，耳目所見聞，則能驗察不謬，動必當功。如此，則信在言前，雖不見聞者，莫不闇化也。

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

言每賞從信，則至誠暢於天下，神明保之如赤子，天禄不傾如泰山。又況不逞之徒，欲奮其姦謀，干於君位者哉。此猶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有主賞。

主於賞者貴於信也。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
天有逆順之紀，地有孤虛之理，人有
通塞之分。有天下者宜皆知之。
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
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後，有陰陽向背
之宜，有國從事者不可不知。又熒
惑，天之法星，所居灾眚，吉凶尤著。
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熒惑之所
在。故亦須知也。
有主問。
主於問者須辨三才之道。
心爲九竅之治，君爲五官之長。
九竅運為心之所，使五官動作，君之
所命。
爲善者君與之賞，爲非者君與之罰。
賞善罰非為政之大經也。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
與者，應彼所求。求者，應而無得。
應求，則取施不妄；得應，則行之無
怠。循性而動，何勞之有。
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固能
久長。

因求而與，悅莫大焉。雖無玉帛，勸
同賞矣。然因逆理，禍莫速焉。因
之循理，固能長久者也。
有主因。
主於因者貴於循理。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
亂。
周，謂遍知物理。於理不周，故羣臣
亂也。
家于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
家，猶業也。羣臣既亂，故所業者無
常，而內外閉塞，觸途多礙，何如知
所開乎。
開閉不善，不見原也。
開閉，即捭闔也。既不用捭闔之理，
不見為善之源也。
有主周。
主於周者在於遍知物理。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
用天下之心慮，用天下之耳聽，用天下之目視。用天下
之耳聽，故曰飛耳。用天下之心慮，故曰樹明者也。
明知㊸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

因而與，悅莫大焉。雖無玉帛，勸下，姦莫不闇變更。
同賞矣。然因逆理，禍莫速焉。因言用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故千里
之循理，固能長久者也。之外，隱微之中，莫不玄覽。既察隱
有主因。微，故為姦之徒絶邪於心胸，故曰：
主於因者貴於循理。莫不闇變更也。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有主恭。
亂。主於恭者在於聰明文思。
周，謂遍知物理。於理不周，故羣臣循名而爲實，安而完。
亂也。實既副名，所以安全。
家于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名實相生，反相爲情。
家，猶業也。羣臣既亂，故所業者無循名而為實，因實而生名。名實不
常，而內外閉塞，觸途多礙，何如知虧，則情在其中。
所開乎。
開閉不善，不見原也。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
開閉，即捭闔也。既不用捭闔之理，名當自生於實，實立自生於理。
不見為善之源也。理生於名實之德，
有主周。無理不當，則名實之德自生也。
主於周者在於遍知物理。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
有德必和，能和自當。德生於和，和生於當。
有主名。有德必和，能和自當。
主於名者在於稱實。理生於名實之德，
《轉丸》、《胠亂》二篇皆亡。無理不當，則名實之德自生也。
或有莊周《胠篋》而充次第者。按：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
鬼谷之書崇尚計謀，祖述聖智。而

莊周《胠篋》乃以聖人為大盜之資，聖法為桀跖之失，亂天下者聖人之由也。蓋欲縱聖棄智，驅一代於混茫之中，殊非此書之意，蓋無取焉。或曰《轉丸》、《胠篋》者，本經中經是也。

鬼谷子卷中

---

❶「浮虛」嘉慶本作「虛無」。
❷「嶡」嘉慶本作「嶡隙」。
❸此二句嘉慶本作「聖人無常與無不與，無所聽無不聽」。
❹「有」嘉慶本作「忠」。
❺「其事」嘉慶本作「似之」。
❻「非」原缺，據嘉慶本補。
❼自「古之善用天下者」至此，原缺，據嘉慶本補。
❽「便」嘉慶本作「辯」。
❾「失」嘉慶本作「出」。
❿「失」嘉慶本作「生」。
⓯「乃成謀之本而説之法制也」嘉慶本作「誠謀之大本而説之法則也」。
⓬「盡」嘉慶本作「應」。
⓭「摩之符也」嘉慶本作「摩者，揣之術也」。
⓮「直」嘉慶本作「宜」。
⓯「明」嘉慶本作「期」。
⓰「之」原缺，據嘉慶本補。
⓱「非道不能成」嘉慶本作「非其道，故不能成功也」。
⓲「唯聖人」原缺，據嘉慶本補。
⓳「者」原作「也」，據嘉慶本改。
㉗自「論之事自然利辭」至此，原缺，據嘉慶本補。
㉗「著。故曰明之者」原缺，據嘉慶本補。
㉒「不利者」原缺，據嘉慶本補。
㉗「聖人」原缺，據嘉慶本補。
⓮「怨」嘉慶本作「恐」。
㉗「辨」嘉慶本作「拙」。
㉙「成」嘉慶本無。
㉗「證」嘉慶本作「詮」。
㉙「一全一害」原缺，據嘉慶本補。
㉙「其」原缺，據嘉慶本補。
㉙「其」原缺，據嘉慶本補。
㉙「曰」嘉慶本作「因」。
⓬「義之」嘉慶本作「之義」。
㉙「義」嘉慶本作「誘」。
⓮「有」原缺，據嘉慶本補。
㉙「善」原作「害」，據嘉慶本改。
㉙自「更使託意於奇也」至此，原缺，據嘉慶本補。
⓯「無奈何」嘉慶本作「無可奈何」。
㉙「機」嘉慶本作「基」。
㉙「無不肉」嘉慶本作「先肉」。
㊻「有」嘉慶本作「右」。
㊻「位」嘉慶本作「德」。
㊻「受」嘉慶本作「更」。
㊻「明知」原缺，據嘉慶本補。

鬼谷子卷下

本經陰符七篇

陰符者，私志於內，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故曰陰符。由本以經末，故曰本經。

盛神法五龍。

五龍，五行之龍也。龍則變化無窮，神則陰陽不測，故盛神之道法五龍也。

盛神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

五氣，五藏之氣也，謂神、魂、魄、精、志也。神居四者之中，故為之長。心能舍容，故為之舍。德能制邪❶，故為之人❷。然養事之❺，宜歸之於道。

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

無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始所生者一，故曰一其紀也。言天道混成，陰陽陶鑄，萬物

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容弘厚，莫見其形。至於化育之氣，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名字尋，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是以謂之神靈。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

神明稟道而生，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化端不一，有時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曰德養五氣也。一者，無為而自然者也。心乃有其術也。

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爲之使。

心氣合自然之道，乃能生術。術之有道由舍❹，則神乃為之使。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户，心之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爲一。

十二舍者，謂目見色，耳聞聲，鼻受香，口知味，身覺觸，意思事，根境互相停舍，故曰十二舍也。氣候由之出入，故曰氣之門户也。唯心之所操秉，故曰心之總攝也。凡此皆受之於天，不虧其素，故曰真人。真人者，體同於天，故曰與天為一也。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而知之者内修鍊而知之，謂之聖人。

聖人者，以類知之。

内修鍊，謂假學而知之者也。然聖人雖聖，猶假學而知。假學即非自然。故曰以類知之也。

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

言人相與生，在天地之間，其得一耳。既出之後，隨物而化，故有不同也。

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

竅，謂孔竅也。言之事類在於九竅，然竅之所疑必與術相通。若乃心無其術，術必不通也。

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

心術能通，五氣自養。然養五氣者，務神❺令來歸舍，神既來舍，自然隨理而化也。氣由

養志者也。

養志法靈龜。

志者，察是非。龜者，知吉凶。故曰：養志法靈龜。

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言以心氣不達，故須養志，以求通也。

志者，欲之使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志，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

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志，故思理達矣。

達者也。

故心氣一，則欲不偟；欲不偟，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達矣。

此明寡欲者能養其志，故思理達矣。

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胸中。

和通，則莫不調暢，故亂氣自消。

故内以養氣，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矣。

心通則一身泰，職明則天下平。

將欲用之於人，謂之養志之術用人也。養志則氣盛，不養則氣衰。盛衰既形，則其所安所能可知矣。然則善於養志者，其唯寡欲乎。

志不養，則❻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

此明喪神始於志不養也。

神喪則髣髴，髣髴則參會不一。

髣髴，不精明之貌。參會，謂志心神三者之交會也。神不精明，則多違錯，故參會不得其一。

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己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安者，謂少欲而心安也。威勢既不分散，神明常來固守。如此，則威精分，勢震動物也。上分，謂我有其威而能動彼。故曰乃能分也。

實意法螣蛇。

意有❼委曲，蛇能屈伸，故實意法螣蛇也。

實意者，氣之慮也。

意實則氣平，氣平則慮審。故曰實意者氣之慮。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

智不可亂，故能成其計謀。功不可間，故能寧其邦國。

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則凝。

心安，則物無為而順理，不思而玄覽。故雖心之所不錯❽，神自得之。

得之，則無不成矣。凝者，成也。

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凡安己，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識氣寄，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

寄，謂客寄，言氣非真，但客寄耳。

故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

如此，則言皆胸臆無復由心矣。

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

言心術誠明而不虧，真一守固而不

化。然後待人接物，彼必輸誠盡意，智者慮能，明者獻策，上下同心，故能交會也。用天下之耳聽，故物候可知矣。

計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

計得則存，計失則亡。故曰：計謀者存亡之樞機。慮不合物，則聽者不為己聽。不審著❾。聽既不審，候豈得哉。乖候而謀，非失而何。計既失矣，意何所恃，惟有虛偽，無復誠實。故計謀之慮，務在實意。實意必從心術始❿，故曰必在心術始也。

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大虛，待神往來。

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寂澹無為。如此，則五臟安靜，六腑通和，精神魂魄各守所司，澹然不動，則可以內視無形，反聽無聲。志慮定⓫，太虛至，神明千萬往來歸於己也。

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

唯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於不知，見於不見，豈待出户牖闚之，然後知見哉。固以不見，則我之威分矣。威分動，則物皆肅然，畏其人之若天也。

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道，無思也，無為也。然則道知者，言威勢既盛，人物肅然，是我實有而彼虛無。故能以我實取彼虛，以我有取彼無。若以鎰稱珠。

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舍者，志意之宅也。

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

外威既盛，則內志堅實。表裏相副，誰敢當之，物不能當之。物不能當，則我之威分矣。威分動，則物皆肅然，畏其人之若天也。

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鎰稱珠。

言威勢既盛，人物肅然，是我實有而彼虛無。故能以我實取彼虛，以我有取彼無。猶稱珠以成鎰。二十四銖為鎰者也。

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

言威分勢震物猶風，故能動必有隨，唱必有和。但撓其指，以名呼之，則羣物畢至，然徐徐以次，觀其餘衆，猶性安之，各令得所。於是風以動之，變以化之，猶泥之在鈞，羣器之形自見。如此，則天下樂，推而不

厭，誰能間之也。

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

言審識唱和之理，故能有間必知。我既知間，亦既見間，即能間，故能明於動變而威可分者。

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

既能養志，伏意視之其間，則變動之術可成矣。

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爲之形勢。

謂自知志意固實者，此可以自養也。能行禮讓於己者，乃可以養人也。如此，則神存於内，兵亡於外，乃可為之形勢也。

散勢法鷙鳥。

勢散而後物服，猶鳥擊禽獲。故散勢法鷙鳥也。

散勢者，神之使也。

勢由神發，故勢者神之使。

用之，必循間而動。

無間，則勢不行，故用之，必循間而動。

威肅内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

言威敬⑯内盛行之，又因間而發，則勢自然而散矣。

夫散勢者，心虚志溢。

心虚則物無不包，志溢則事無不決，所以能散其勢。

意失⑰威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

志意衰微而失勢，精神挫衄而不專，則言疏外而譎變。

故觀其志意爲度數，乃以揣説圖事，盡圓方，齊長短。

知其志意隆替，然後可為之度數。度數既立，乃後揣説之。圖其事也，必盡圓方之理，齊⑰短長之用也。

無則不散勢。散勢者，待間而動，動勢分矣。

散不得間，則勢不行。故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得間，勢自分矣。

故善思間者，必内精五氣，外視虚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

五氣内精，然後可以外察。虚實之理不失，則間必可知。有間必知，故能不失分散之實也。

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

計謀者，志意之所成。故隨其志意，必知其計謀也。

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神不肅察，所以勢敗。

轉圓法猛獸。

言聖智之不窮，若轉圓之無止。轉圓之無止，猶獸威無盡。故轉圓法猛獸。

轉圓者，無窮之計。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

聖心若鏡，物感斯應，故不測之智、心術之要可通也。

而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義⑱類，説義無窮。

既以聖心原不測，通心術，故雖神道混沌，妙物杳冥，而能類其萬類之變，説無窮之義也。

智略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

事至，然後謀興。謀興，然後事濟。

事無常准，故形容不同，圓者運而無窮，方者止而有分，陰則潛謀未兆，陽則功用斯彰[19]，吉則福至，凶則禍來。凡此事皆反覆[20]。故曰事類不同者也。

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

此謂所謀圓方以下六事，既有不同，或多乖謬。故聖人法[20]轉圓之思，以求順通合也。

故興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

聖人體道，以為用其動也，神其隨也。天故興造教化其功，動作先合大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違，然後發施號令。

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

天地則獨長且久，故無極。人事則吉凶相生，故無窮。天地以日月不過、陵谷不遷為成，人事以長保元亨、考終厥命為成。故見其計謀之得失，則吉凶成敗之所終皆可知也。

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

言吉凶無常准，故取類轉圓。然聖人坐忘遺鑒，體同乎道，故先知存亡之所在，乃後轉圓而從其方，棄凶而從吉。方，謂存亡之所在也。

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

圓者通變不窮，故能合彼此之語。方者分位斯定，故可錯有為之事。轉化者改禍為福，故可觀計謀之得失。接物者順通人情，故可以觀進退之意、是非之事也。

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

夫聖人者勤於求賢，密於任使。故端拱無為以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辭也。又明試以功，故曰：合於事也。

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

用其心眼，故能知之。減損他慮，故能行之。

損之說　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爲辭也。

言減損之說，及其所說之物，理有不可，聖人不生辭以論。

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幾危之理[20]，兆動[20]之微，非心眼莫能察見。故曰：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事有適然，物有成敗，幾危之動，不可不察。

適然者，有時而然也。物之成敗有時而然，幾危之動自微至著。若非情適遠心，知機玄覽，則不能知於未兆，察於未形。使風濤潛駭，危機密發，然後河海之量堙為窮流，一簣之積疊成山嶽。不謀其始，雖悔何之。故曰：不可不察。

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

夫聖人者勤於求賢，密於任使。故端拱無為以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辭也。又明試以功，故曰：合於事也。

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

用其心眼，故能知之。減損他慮，故能行之。

損之說　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爲辭也。

言減損之說，及其所說之物，理有不可，聖人不生辭以論。

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

智者聽輿人之訟，采芻蕘之言。雖復辨周，萬物不自説也。故不以己能言而棄人之言。既有衆言，故辭當而不煩，還任衆心，故心誠而不偽。心誠言當，志意豈復亂哉。

當其難易而後爲之謀，自然之道以爲實。

失事㉔而後謀生，改常而後計起。故心當其難易之際，然後為之謀。謀失自然之道，則事廢而功虧。故必因自然之道，以為用謀之實也。

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爲之辭。

夫謀之妙者，必能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追㉕彼而成我也。彼用圓者謀，令不行；彼用方者謀，令不止。然則圓行方止，理之常也。吾謀既發，彼不得其常，豈非大功哉。至於謀之損益，皆為生辭以論其得失也。

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爲之決。

夫所以能分威散勢者，心眼之由也。心眼既明，機危之威可知之矣。既知之，然後能決之。

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萬仞之谿。而能行此者，形勢不得不然也㉖。

言善損慮以專心眼者，見事審得理明，意決而不疑，志雄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

持樞。

樞者，居中以運外，處近而制遠，主於轉動者也。故天之北辰謂天樞，門之運轉者謂之户樞。然則持樞者，動運之柄以制物也。故曰：中經。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

言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不為而自然，所以為正也。

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

言理所必有，物之自然者靜而順之，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若乃干其時令，逆其氣候，成者猶敗，況未成者。元亮曰：含氣之類，順之必悦，逆之必怒，況天為萬物之尊而逆之。

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

言人君法天以運動，故曰亦有天樞。然其生養成藏，天道之行也，人事之正，亦復不別耳。

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

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言干天之行，逆人之正，所謂倒置之。故㉗曰：道非義㉘而何。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促，暢理不盡，或篇簡脱爛，本不能全也。

中經。

謂由中以經，外發於心，本以彌縫於物者也。故曰：中經。

中經，謂振窮趍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忘恩也。

振，起也；趍，向也。物有窮急，當振起而向護之，乃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救彼拘執，則窮者懷終不忘恩也。

能言者，儔善博惠。

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若乃干其時令，逆其氣候，成者猶敗，況未成者。元亮曰：含氣之類，順之必悦，逆之必怒，況天為萬物之尊而逆之。

儔，類也。謂能言之士解紛救難，雖不失善人之類而能博行恩惠也。

施德者，依道。
言施德之人勤能修理，所為不失道也。
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
言小人在拘執而能救養之，則小人可得而使也。
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闐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爲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
闐坑，謂將有兵難，轉使溝壑。士或有所因，而能免斯禍者。伐害能言，謂毀文德，崇兵戰。抑拘成罪，謂人不章，橫被縲紲。戚善，謂天下蕩蕩，無復綱紀，而賢者守死善道，真心不踰，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彫也。敗敗自立，謂天未悔禍㉙，危敗相仍，君子窮而必通，終能自立，若管仲者也。
制人者，依權。
制人也。制人者貴有術而制人，不貴無術而為人所制者也。
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者失命。
握權，制於人者失命。
是以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聞聲和音，解仇鬬郤，綴去却語，攝心守義。
此總其目，下別序之。
本經記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
能爲四聲主者，其唯宮乎。
此總言本經持樞中經之義，言本經紀事但紀道數而已。至於權變之要，乃在持樞中經也。
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者，謂爻爲之生也。
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受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
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遞相尅食，性氣不同，故不相配合也。
宮則土也，土主四季。四者由之以生，故為四聲主也。
故音不和，則不悲不是㉚。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
散傷醜害，不和之音。音氣不和，必與彼乖，故言其必逆於耳。
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
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
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
言若音氣乖彼，雖行譽美盛，非彼所好，則不可如比目之魚、合翼之鳥兩相須也。其有能令兩相求應，不與同氣者乎。
是以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者，謂爻爲之生也。
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受不接。
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
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遞相尅食，性氣不同，故不相配合也。
宮則土也，土主四季。四者由之以生，故為四聲主也。
故音不和，則不悲不是㉛。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
散傷醜害，不和之音。音氣不和，必與彼乖，故言其必逆於耳。
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
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
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
言若音氣乖彼，雖行譽美盛，非彼所好，則不可如比目之魚、合翼之鳥兩相須也。其有能令兩相求應，不與同氣者乎。
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爲形，以聽爲容，貌莊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郤而去之。
有守之人，動皆正直，舉無淫僻，厥後昌盛㉙，暉光日新。雖有辯士之舌，無從而得發。故隱情塞郤閉藏而去之。
解㉙仇鬬郤，謂解贏微之仇。鬬郤者，强郤既鬬，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
辨説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贏微為仇，從而解之。
强者為郤，從而鬬之也。

鬬而盛者，從而高其功，盛其勢也。弱者哀其負，傷其卑，行其名，耻其宗。鬬而弱者，從而哀其負劣，傷其卑小，污下其名，耻辱其宗也。故勝者鬬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知進而不知退，必有亢龍之悔。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强大力倍，死而是也。

弱者聞我哀傷，則勉强其力，倍意致死，為我為是也。郤無極大，禦無强大，則皆可脅而并。言雖為郤，非能强大，其於扞禦，亦非强大。如是者，則以兵威脅，令從己而并其國也。

綴去者，謂綴已之繫言，使有餘思也。繫，屬也。謂已令去而欲綴其所屬之言，令後思而同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爲可復，會之期喜，

欲令去後有思，故接貞信之人，稱其行之盛美，厲其志，令不怠。謂此美行，必可常為，必可報復。會通其人，必令至於喜悦者也。

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疑疑而去之。

言既稱行厲志，令其喜悦，然後以他人庶幾於此者引之以為成驗，以結已往之心，又明已疑疑至誠。如是而去之，必思已[35]而不忘也[34]。

却語者，察伺短也。言却語之道，必察伺彼短也。

故言[35]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言多不能無短，既察知其短，必記識之，以取驗之相也[36]。

動以忌諱，示以時禁。既有其短，則以忌諱動之，時禁示之，其人因以懷懼。

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却之。其人既以懷懼，必有求服之情，然後結以誠信，以安其懼心。其向語蓋利而却之，則其人之恩威固以深矣。

無見己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既藏向語，又戒之曰：勿於多方人前，見其所不能也。

欲將攝取彼心，見其好學伎術，則為作聲譽，令[39]遠近知之也。

方驗之道[38]，驚以奇怪，人繫其心於己。既為作聲譽，方且以道驗其伎術，又以奇怪從而驚動之。如此，則彼人心繫於己也。

效之於人[39]，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己。人既繫心於己，又效之於時人，驗之於往賢，然後更理其前所為，謂之曰：吾所以然者，歸誠於彼人之己。如此，則賢人之心可得，而攝亂者理之。

遭淫色酒者爲之術，音樂動之，以爲必死，生日少之憂。

言將欲攝[40]愚人之心，見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之可説。又以過於酒色，必之死地，生日減少。以此可憂之事，以感動之也。

喜以自販無見之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

又以音樂之事彼所不見者，以喜悦之言終以可觀，何必淫於酒色。若能好此，則性命漫瀾而無極，終會於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

永年。愚人非可以道勝說，故推音樂可以攝其心。

守義者謂守以人義，探心在內以合也。義，宜也。宜探其內心，隨其人所宜，遂人所欲以合之也。

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有繫曲[41]而隨也。

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也。得心既深，故能從外制內。內由我制，則何事不行。故事有所屬，莫不由隨之也。

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

小人，以探心之術來比於君子，必以左道用權。凡事非公正者，皆曰小人。反道亂常，害賢伐善，所用者左，所違者公，百慶昏亡，萬機曠紊，家破國奪，不亦宜乎。

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爲安，救亡使存也。

道，謂中經之道也。

鬼谷子卷下

①『邪』嘉慶本作『御』。

②『人』嘉慶本作『大』。

③『然養事之』嘉慶本作『然則養神之所』。

④『術之有道由舍』嘉慶本作『術者，道之由舍』。

⑤『神』原缺，據嘉慶本補。

⑥『則』原缺，據嘉慶本補。

⑦『有』原缺，據嘉慶本補。

⑧此句嘉慶本作『故心之所行不錯』。

⑨『不審著』嘉慶本作『故聽不審矣』。

⑩『故計謀之慮，務在實意。實意必從心術始』，據嘉慶本考證爲正文，下注爲：實意，則計謀得。故曰務在實意。實意由於心安。故曰必在心術始也。

⑪『定』嘉慶本作『宅』。

⑫『矣』原缺，據嘉慶本補。

⑬『職』嘉慶本作『威』。

⑭『其』原缺，據嘉慶本補。

⑮『敬』嘉慶本作『勢』。

⑯『失』嘉慶本作『衰』。

⑰『齊』原作『變』，據嘉慶本改。

⑱『義』嘉慶本無。

⑲『彰』嘉慶本作『動』。

⑳『覆』原缺，據嘉慶本補。

㉑『法』嘉慶本作『懷』。

㉒『理』嘉慶本作『兆』。

㉓『兆動』嘉慶本作『動理』。

㉔『失事』嘉慶本作『夫事變』。

㉕『追』嘉慶本作『沮』。

㉖自『而能』至此，原缺，據嘉慶本補。

㉗『故』原缺，據嘉慶本補。

㉘『道非義』嘉慶本作『逆非衰』。

㉙『禍』嘉慶本作『過』。

㉚『厥後昌盛』嘉慶本作『浸昌浸盛』。

㉛『不悲不是』嘉慶本作『悲是』。

㉜『解』嘉慶本作『執』。

㉝『已』原缺，據嘉慶本補。

㉞『忘也』原缺，據嘉慶本補。

㉟『言』原缺，據嘉慶本補。

㊱『以取驗之相也』嘉慶本作『取驗以明也』。

㊲『令』原爲『合』，據嘉慶本改。

㊳『道』原缺，據嘉慶本補。

㊴『人』原爲『驗』，據嘉慶本改。

㊵『攝』嘉慶本作『探』。

㊶『曲』原爲『由』，據嘉慶本改。

（鄭鵬程點校）

